国子藏书

逗家读史

大话史记

DA HUA SHI JI

【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大话史记》与《史记》相映成趣。《史记》是严肃的、端庄的，它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古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大话史记》并不「大话」，它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逗」到非常的方式演绎了十四位风云人物的往事。本[illegible]上疯狂转载，被众多网友誉为[illegible]之离骚」，堪称居家旅行、[illegible]水之必备良书。每日三次，每[illegible]青春长驻，内油飙升。

巴仁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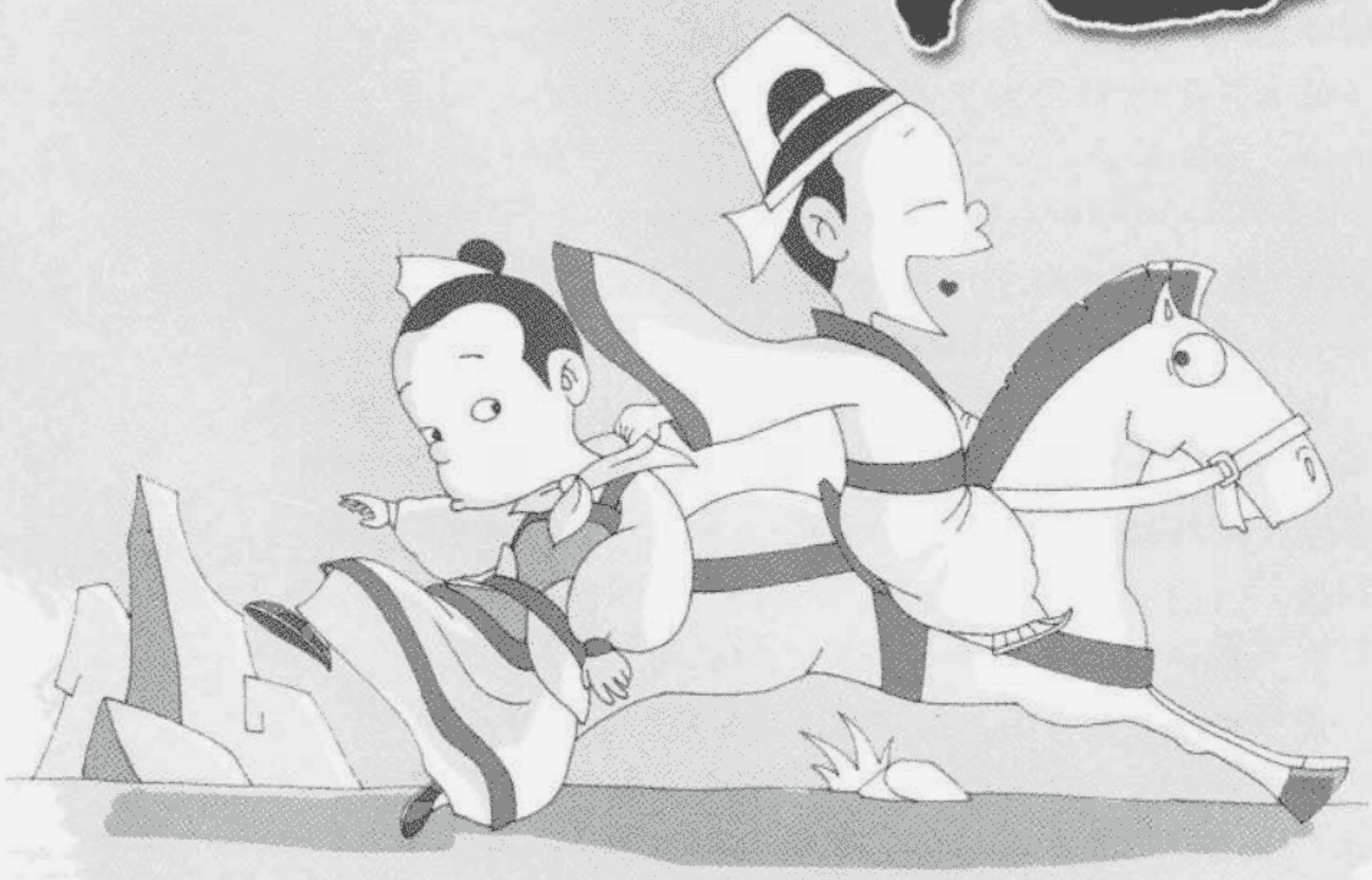
国子藏书

国家读史

大话史记

DAHUA SHIJI

吕仁 著



高清PDF
WWW.GOPDF.COM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国子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话史记

巴仁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360-5093-8

Ⅰ.大… Ⅱ.巴… Ⅲ.史记-历史人物-人物研究-通俗读物

Ⅳ.K204.2-49 K82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351 号

策　　划　陈皮

责任编辑　李谓

插　　图　有强

封面设计　邓传志

高清PDF WWW.GQPDF.COM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高要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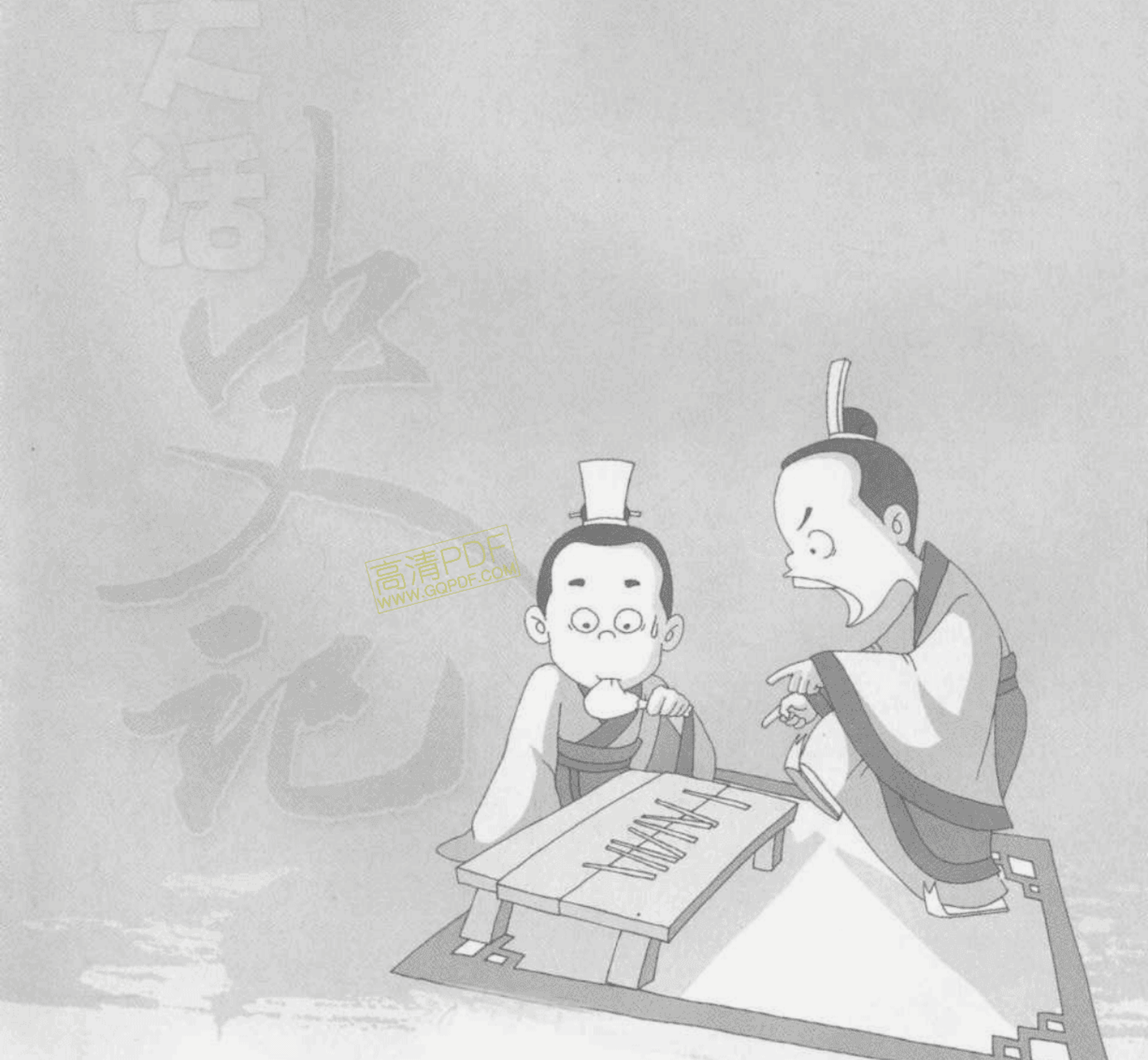
定　　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国子藏书

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高清PDF
WWW.GQPDF.COM

目录 MULU

楚汉风云

游戏风尘话陈平 / 2
一、一切从娶富婆开始 / 3
二、跟着刘邦混 / 5
三、气“死”亚父范增 / 8
四、三千妹妹蒙了项羽 / 11
五、智取韩信 / 14
六、美男计 / 17
七、老板去了，老板娘活得更风光了 / 21
八、离间计不敌苦肉计 / 24
九、铲除外戚定天下 / 27
后记 / 30

谁与争锋话韩信 / 31
一、街头少年的胯下之辱 / 32
二、萧何月下追韩信 / 36
三、拜将 / 40
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 44
五、扩大北方根据地 / 47
六、背水一战 / 50
七、刘邦向左，韩信向右 / 52
八、水淹楚军，击杀龙且 / 55
九、老大是不可以这样被忽悠的 / 58
十、功高震主 / 61
十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 64
后记 / 67

育木而栖话萧何 / 68
一、当萧何遇上刘邦 / 69
二、造反 / 72
三、为老大作媒 / 75
四、不爱珠宝爱图书 / 78
五、开发大西南 / 81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目录 MULU

六、发现千里马 / 84
七、做最出色的后勤总管 / 87
八、大汉第一功臣 / 90
九、诱杀韩信 / 94
十、与刘邦吵吵闹闹的日子 / 97
后记 / 100

仙人指路话张良 / 101
一、刺秦 / 102
二、奇遇 / 105
三、遇明主 / 107
四、智取峣关 / 111
五、项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 113
六、鸿门宴 / 117
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 120
八、烧栈道 / 123
九、作天下之谋 / 126
十、都是说客惹的祸 / 128
十一、合围项羽 / 131
十二、仙人就是仙人 / 134
十三、玩的就是心理 / 136
十四、保太子 / 138
后记 / 140

高清PDF
WWW.GQPDF.COM

我国风流

前 言 / 142

吴起 / 144
一、杀老婆，当我乐意啊？ / 145
二、疯狂的代价 / 148

商鞅 / 152
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 153

目录 Mulu

二、作法自毙又如何 / 156

孙膑 / 160

一、如此同门之谊 / 161
二、跟我斗？别傻了 / 164

张仪 / 168

一、 留得舌头在，何愁没架吵 / 169
二、 一舌能当百万军 / 172
三、 找个暖窝养老去 / 175

赵武灵王 / 179

一、都给我换新装 / 180
二、都是女人惹的事 / 183
三、天尽头，哪里是沙丘 / 186

夹 言 / 189

乐毅、田单 / 191

一、 千里马是怎样找到的 / 192
二、 敌人的老大是俺卧底 / 194
三、 反间计就是好使 / 198
四、 火牛火牛我爱你 / 200

白起 / 205

一、 杀人之戏 / 206
二、 决战长平 / 209
三、 我何罪于天 / 212

信陵君 / 216

一、 啥叫门客？看门的呗 / 217
二、 赵国，我救定了 / 221
三、 真的有鼠兄龙弟 / 223

李牧 / 227

一、 和匈奴玩，谁有我在行 / 228
二、 昏君就吃反间计 / 230

后 记 / 235

国子藏书

楚汉风云

Chuhan Fengyun

高清PDF
WWW.GQPDF.COM

游戏风尘话

陈平 chen ping

姓　　名：陈平
外　　号：靓帅酷的超人
性　　别：男
籍　　贯：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
学　　历：无文凭，那时还没有秀才、举人之类的，自学成才
职　　务：做官，最高做到丞相
家庭出身：贫农、无业游民
生　　卒：（？-公元前178年）
特　　长：长得靓帅酷，泡MM第一，智谋第二，贼精
社会关系：哥哥、嫂嫂，据说与其嫂关系暧昧
座 右 铭：娶得漂亮不如娶得有钱，男人长得酷，走遍天下也不怕
主要经历：1.少年时曾是无业游民，后成功泡上张小姐，从此发迹
2.在项羽麾下混过饭
3.投奔刘邦，多次以奇计安天下
4.做丞相，顺便端了吕后的底

国子藏书

说起陈平，无外乎两件事：英俊加聪明。

说起他的外貌，短短一篇《陈丞相世家》，提到他英俊的就不下五次。这可不是在评选世界先生，太史公这么频繁地提起，看来此公是真的靓、帅、酷。以至于小子我都以为太史公写陈平应该这么开头：陈丞相平者，楚汉第一帅哥也……

说起他的聪明，最好的例证当然是他的奇计安天下。注意是“奇计”，不是“妙计”。大多数时候，这小子根本不见影，可真要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此公偶尔睁开眼，其谋却无不削金断玉，而又奇妙难测，是谓“奇计”。太史公评他“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看来是真的聪明。

总体感觉，此公虽然风风光光地混了一辈子，其实很少真正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事情。这也难怪，不小心托生成了又帅又酷又聪明绝顶的超人，对他而言，这个世俗的世界实在是太简单了，哪里用得着那么严肃认真啊？游戏风尘，足矣。

高清PDF WWW.GQPDF.COM

一、一切从娶富婆开始

太史公说：平“少时家贫”，可又“有田三十亩”。按说有这么多地，该是不太穷呀，以小子我当年种责任田的经验，三十亩地很多了，种好了，粮食是不用愁的，每年还能养几头肥猪赚些银子回家。然而，陈平“好读书”，原来如此！估计他那点时间尽读书了，不事农事，地里的杂草远比庄稼长得茂盛。也正因为没有干农活的风吹日晒，陈平“为人长大美色”。以至于乡亲都问他：“贫何食而肥若是？”说穷光棍都吃些什么呀，长得这么高大英俊？

陈平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与哥哥嫂子住一起，后人所说的陈平“盗嫂”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关于此事的真伪，小子不得而知。不过陈平高大英俊，

国子藏书

又风流倜傥，而且他哥哥也曾经把自己老婆给休了，面子上的原因她嫌陈平好吃懒做。这么看起来：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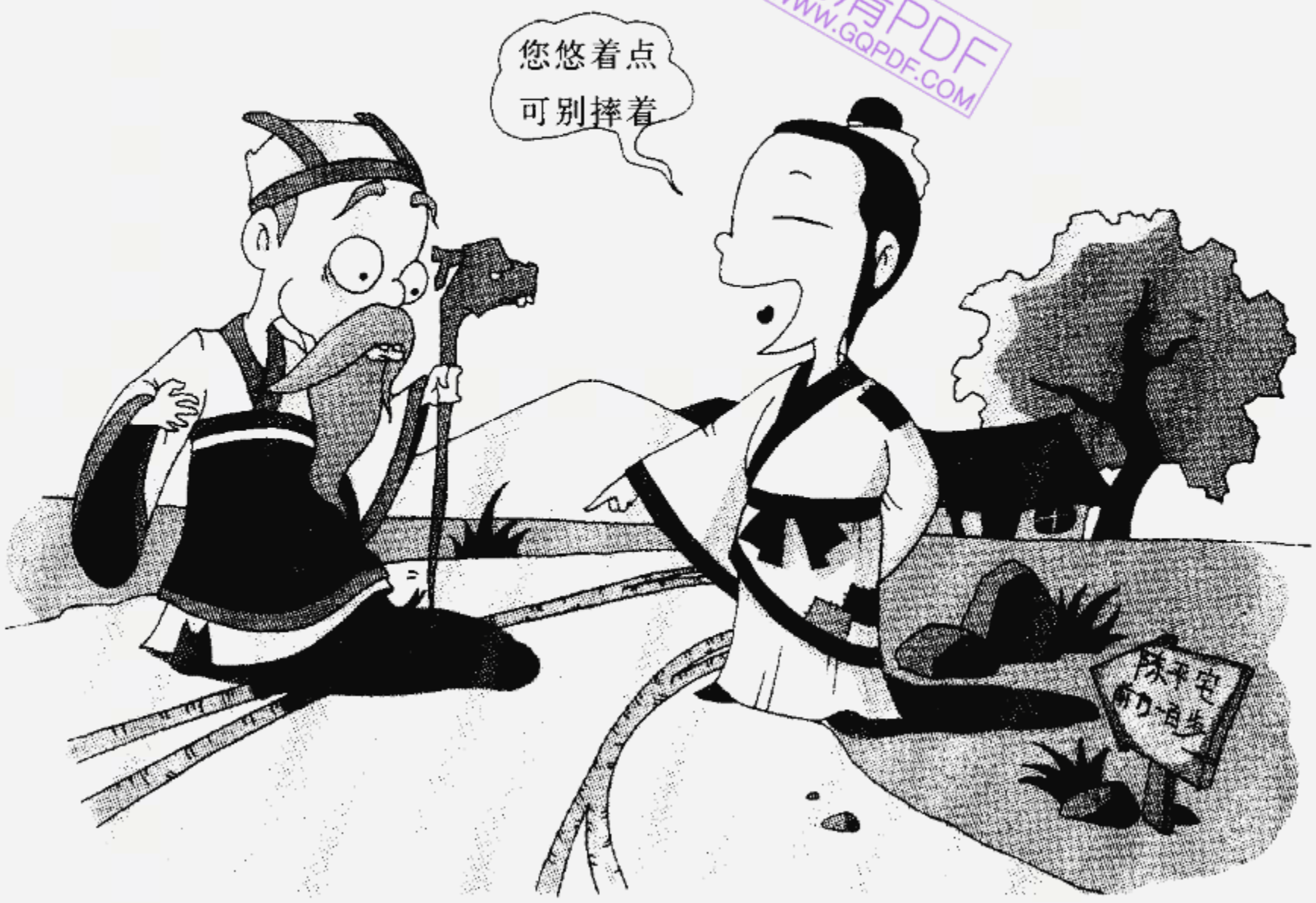
可就因为穷，陈平的终身大事还真成了老大难了，“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不成低不就了，这么一拖，这陈帅哥居然也给拖成了大龄青年了。

他老家有个富户叫张负，家里是很有银子，估计就是后来市井里头所称的张屠夫的原型。这张屠夫家有个孙女儿，那是地地道道的克夫，“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估计就是她爷爷职业不好，屠宰生灵太多，至而有恶报吧。

陈平还就偏偏看上这位张小姐了，“欲得之”。找了人去和张负说了这事儿，老爷子打算亲自出马去考察一下陈平。终于在一次丧礼上见到了陈平。你说司马迁这安排，这可是相亲啊，哪儿不能见呀，偏偏安排在丧礼上，让人怀疑是不是又在帮张小姐埋老公呀？陈平为了得到这位张小姐，还真的动了真格的，不惜力气地干活表现给人看，“以先往后罢为助”，看看，比别人先到，又比别人晚收工。

估计是他虽勤快，活计却确实不怎么样，张老爷子对他的工作没什么印象。不过陈平的外貌帮了他的大忙，张负对他的外表确实印象深刻，于是就到陈平的家里继续考察。可怜哪，陈帅哥家是家徒四壁，连大门都是用床破席子充数。然而陈平何许人也？带你来就为了给你看这破草席吗？非也！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陈帅哥“不小心”让老爷子看到了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妙吧？这车辙在跟张大爷说：老爷子啊，可别嫌陈平穷啊，似你这般坐着车来相女婿的“长者”可多了去了，你再不要可就被别人抢先了！果然老爷子回家就跟儿子说：“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尽管他儿子反对说：“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老爷子还是“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纳妇”。哈哈，忙不迭把孙女儿嫁了过去，还倒找银子若干。

然而陈平到底怎么就看上了这位克夫之女的呢？刚开始不得其解，难道是真的穷疯了，图其财？以平之志向，似乎不会吧。后人多有猜测，言此女美若天仙。更有甚者，言此女虽嫁五次，每次都是要进洞房的时候，老公就翘了，所以她还是女儿身……无稽甚也。

后来搞懂了陈平的为人，终于明白了。他呀，就是奔别人的银子去的！此公游戏风尘，连婚姻也根本没当个事儿。我管你是不是貌似南海夜叉，声若河东吼狮，我管你是不是连克五夫，反正，你有银子解我的急，那帅哥我牺牲下色相也在所不惜了。

所以这儿太史公说张小姐连克五夫，未必就真有其事，只是告诉我们陈平这厮为了达到目的，那是绝对不择手段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的计谋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要不然，丧礼上相亲，岂有此理？嘿嘿，我陈帅哥就是不信邪，非要把你这富婆傍到手不可。

小子我以为，真要有女儿这么嫁无不克，也太匪夷所思，恐怕第一个就气死了曹雪芹了。

既然那克夫之说不过是戏言一句，那张小姐嫁陈平之后，陈平依然健在了好几十年就不足为奇了。反倒是“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说的是傍到了富婆，再不愁钱花了，因此而“游道日广”。陈平的这一“游道”，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成为了其日后的奇计之源。

二、跟着刘邦混

陈平初投军，是跟魏王瞎混，不得志，又被人告黑状。“陈平亡去”，又跑到项羽那儿，也立有微功，受了赏金，但总的来说是不受用，刚好赶上项羽因为部下吃了败仗要杀将领，陈平一看苗头不对，“乃封其金与印”，派人还给项羽，自己独身“杖剑行”。是不是有点关羽封金挂印的派头？你要理解成陈帅哥也像关二爷那么重义轻利就大错特错了，看了下面发生的事你就知道了。

国子藏书

他在逃亡途中，有一次坐船过河，那船夫很有点眼力，“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厉害吧？一眼就看出他是个逃跑的将领，马上想到陈平“腰中当有金玉宝器”，于是“目之，欲杀平”。毫无疑问，这个船夫也是个张顺、李俊之类的水上好汉，而且请“亡将”们吃“馄饨”也不是一两次了，要不然这么有经验？

可惜呀，陈平是谁呀？这可是外表靓帅酷（这船夫也觉得他是“美丈夫”），脑瓜快灵狠的陈平啊，人家马上就觉察到气氛不对，“乃解衣挼而佐刺船”，这个“刺船”可不是要把船戳个窟窿，说的是陈平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帮着刺水撑船。这衣服一脱，“船人知其无有，乃止”。嘿嘿，知道他为什么封金归印了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终于，陈平在其人党介绍人魏无知的引见下见到了汉王刘邦。看到这名字我就想笑，还记得那个曹无伤吗？就是鸿门宴前出卖刘邦的那位，此公人在汉营心在楚，也算得是项羽的卧底了吧？结果是鸿门宴上，项羽傻乎乎地就把人家给抖了出来，于是无伤无伤，早早的就给刘邦伤了。这儿又来一个魏无知，无知无知，干的居然是帮汉王举荐贤能的活儿，可一点也不无知，他知道的人啊，多了去了，而且还知道得特彻底。这是后话。

WWW.GOPDF.COM

汉王其实和陈平并不陌生，在鸿门宴上，二人曾有过一面之缘。很多人都说陈平在鸿门宴后还助过一次刘邦脱险，并把这事列入其奇计之一。小子查了《史记》，似乎无此事。况那时候，不管怎样，陈平还在项羽手下混饭吃，该当不至于如此吃里扒外吧？

不管怎样，刘邦很看得起陈平，当天就和陈平畅谈了一次，为陈平的见解折服，“是日乃拜平为都尉”，和陈平一起坐车，还让陈平去监察将领。

那帮牛哄哄的将领们哪干哪？说：“老板哪，这小子不过是个刚逃过来的无名小卒，您还‘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还让他来监察我们这帮老家伙，兄弟不服！”

更有甚者，开始说坏话了：“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对帅哥评价不低），其中未必有也”，肚子里未必有真货呢，而且生活作风那么差，“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

现在又在干贪赃枉法的事儿，您让他监察将领，“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况且陈平连年炒老板，“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

初看这帮人真是小肚鸡肠，看刘邦那么厚待陈平，就一个个满眼红光。人长得帅又不是他的错；“其中未必有也”，那也未必就无啊；“盗其嫂”，

国子藏书

关你个屁事，你又不是他哥的小舅子，瞎操什么心啊？你听说他在哪儿受贿赂了那人家就真的受贿了？再怎么不济，人家来了没几天，怎么也得争取给人留个好印象吧？怎么会这么猴急马爬的就收黑钱呢？

然而高人就是高人，陈帅哥这次又涮了大家一把——此公真的急急忙忙打开私囊往里面填银子了。这刘邦不干了，先把陈平的介绍人找来挨训。这个魏无知也不是省油的灯："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否耳"，只要有奇计助您灭楚，"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那意思，如果没点子歪才，给您一个活雷锋一样的道德典范又有个屁用。哈哈，后来，陈平受封也要捎拉这魏无知一把，实在是太应该了。

这刘邦还是不放心，又把陈平叫来当面询问，不过这次没提盗嫂之事，估计刘邦自己对女色那个态度，也压根没觉得盗嫂是多大个事。他说："虽说我没反复在大会上讲反腐倡廉的事，你他妈也给哥哥我一点面子呀，怎么这么快就捞银子？对了，上次和你见面，你也没说你反复炒老板的事，是不是对我稍有不满也会把我给炒了？"

陈平自有他的道理："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得，高帽一戴，刘哥哥已经在琢磨给陈平升官了。

陈平坦承在收黑钱，不过应答起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臣勃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或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兄弟我封好还给他们，我这一百多斤回老家种地去。

看看，在平哥看来，和嫂子有一腿也好，炒老板也好，收点黑钱也好，又有多大个事啊？兄弟我孑然一身而来，不收点钱怎么去泡MM？反正这帮子将领谁是没钱的？此君倒有点像金庸笔下的令狐冲，真君子是说不上了，倒颇有几分真小人的味道。

然而刘邦偏偏喜欢了这类人，估计是这类人清澈透底，容易驾驭吧。反正是听了陈哥的辩词，汉王红着眼睛反过来给他道歉："合辙老弟你是因为穷成这样了才……老哥未查，偶的错，兄弟受苦了。"于是刘老大"厚赐(平)，拜为护军中尉"，告诉手下那帮子人，谁不服陈平管束，那就是对老大我不满。这样子，"诸将乃不敢复言"。

陈平对财帛官位，一律照单全收。不过我倒不信他这么个德行，真能去监察什么将领，刘邦不过给他个闲职养着，顺便让他发点小财，以期关键时刻的大用。这不能不佩服刘邦的驭人之能。

国子藏书

三、气“死”亚父范增

这之后很有一段时间，陈哥都不见人影，估计是每天价温柔乡里度日，填补前段时间穷巴巴逃亡期间拉下的亏空。太史公有个习惯，写人的话，一旦此人成年务事，那私生活就从此消失了。比如写韩信，提到的韩信的私趣，什么胯下之辱啊，漂母赠食啊，全都是在他投军之前的事。至于他带兵打仗之余，是不是也干点喝酒赌钱话红楼的勾当，几乎全无踪迹可循。

陈帅哥不干正事的时候在干什么歪事，《史记》也几乎只字未提。然而说陈平之业余常处温柔乡，小子以为是个合理的推测。君不见，陈哥身材伟岸，面如冠玉，又屡受赏金，以陈哥风流倜傥的为人，放着这些大好的资本不用，未免有暴殄天物之嫌。

想想有点生气，这男子帅而好色，人称之曰：风流；同样是色，如果你从天降世的时候是脸先着的地，终于长得貌若青蛙了，酷则酷矣，和风流从此绝缘了，谓之曰：猥琐。比如要听到谁说庞统庞士元玩风流，想想就起鸡皮疙瘩。

一直到汉王被项羽围在荥阳城多日，看看粮草将尽，军士们也快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刘邦有点慌了，不知听了谁的馊主意，打算“割荥阳以西以和”，奈何人家项羽不干。哼哼，我这没几天就能端了你，那时候呐，什么荥阳西荥阳东的，哪个旮旯儿不是我的？——看到了吧，弱国无外交，自古如此！

刘邦想割地人家还是照打不误，骂了若干句“娘希皮”，忽然想起我们这位陈帅哥，我养你也有日子了，你这艳福也该差不多了吧，你不是老鼓吹你有奇计吗？哥哥我都混这分上了，你倒是露一手啊。

陈平睡眼惺忪，给拖到了刘邦跟前，刘邦没好意思直接问：“您看我怎么逃出去啊？”那样子太直白了，一点没帝王风采，不够酷。而是“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啥时候了？还念叨着定天下哪。

陈平自然是心知肚明，什么定天下不定天下，当务之急是怎么走出这包围圈去。只是要奔出这个圈圈，还真不容易，那也难不住本帅哥，且看偶手段，不光是走出这圈圈，还得让项羽的那群马仔作鸟兽散。

他告诉刘邦，项羽手下如今还有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若干能人，老板您哪，虽然“能饶人以爵邑”，拜官封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吸引俺们这些“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自我定位准确），但是您“慢而少礼”，

国子藏书

没办法勾引那帮子“士之廉节好礼者”；要摆平项羽，得首先搞定这个范亚父，只要这个老头儿还在，老板您就玄。要得到他这个“廉节好礼者”，以大王您的高尚情操，基本没戏。不过要让他离开项羽却不难。要成此事，最好的办法，乃是“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就是搞反间计，让他们互相猜疑。这反间计么，本帅倒也在行，只是这计策么，得花点钱，所以请“捐数万斤金”。

看看，绕来绕去，最后俩字：要钱。顺便给自己收点黑钱打圆场，说老板您手下这帮子人哪，都是“嗜利无耻者”，宰他们点钱，天经地义，俺没打出“替天行道，受贿济贫”的旗号就很给他们面子了。

当然，陈平也没把自己这帮人贬得一文不值，他说咱们这一拨子“士之顽钝”，您“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挥则定矣”，说您要真把我们这帮子人的长处都利用好的话，天下弹指可定。

高祖此人，只要能办成事，花点钱从来都是不吝惜的，决不是那只进不出的铁公鸡。“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好一个“不问其出入”，聪明！问了也没用，陈平会不会贪污，大家心照不宣。现在大家的工作重心得转到突围这档子上来，反腐倡廉的事，以后再说吧。若果突不出去，抱着那一堆黄金向项羽求情，估计死得更快更难看。

这也是汉王最终能以弱逆强终得天下的心理素质之一，那就是轻重缓急，从来分得清清楚楚，一丝儿不乱。这可以从刘邦处理韩信请封齐王这一件事上看得真真切切，后话，这儿提一下。

陈平到底怎么花这“黄金四万斤”？前文提到陈平“游道日广”，其社会经验是超级丰富的，他明白反间计这玩艺儿不像别的什么美人计啦，空城计啦那么立竿见影。这君臣之间的猜忌直至反目实在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去看看后来曹孟德怎么摆平马超韩遂就知道了。

陈平也不着急，首先是派人和项羽的下层军官接触，莫名其妙地就给送点金子。那些下层军官，刚刚开始过上搜刮的瘾，好比久渴之人刚刚饮下了第一口甘泉，胃口比那尚未饮者还如狼似虎，这会有人只送金子还不用帮着办事，傻瓜才不要呐。这金子连着受了几天，任务终于来了，陈平的人告诉他们，“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你看那些跳槽的小混混们呢，在项羽这边还不如他们呢，如今跳槽去跟刘邦混，一个个都发了，所以钟离昧等人“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

这些军官们信不信这话？信，当然信，他们不发，怎么会有这些金子送给自己？那好吧，想得更多金子吗？去，把这话告诉别人，能让另一个人也

信了这话，再给你一两金子。嘿嘿，有点像当今社会的推销术，你用我的电话服务吗？去，再给介绍个客户，免你一个月话费！

在经济杠杆的调动下，你想想这后果，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就到了项羽耳朵里了。项羽为人本就多疑，陈平就是看准了“项王为人意忌信谗”的弱点，终于一击而中，“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话说回来，像陈平这么干，就算是项羽没那么猜忌多疑，也难免心里发毛，架不住人人都这么说呀。

陈平自己在干嘛呢？在闲逛！这儿走走，那儿看看，跟人交流麻将心得呢。陈平这几天特喜欢去一个人家，而且每玩必输此人几两金子。这个人就是纪信。纪信也没什么好说的，两件事，第一，长得跟刘邦有几分相像；第二，愿意为刘邦舍命。余下的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火药埋好了，得找根导火线了。刘邦这时候已经在荥阳混得山穷水尽了，完全听陈平的摆布。陈平让刘邦去跟项羽说：得，咱不干了，投降，大王您派个人来商讨一下受降事宜。于是项羽就派了个人进荥阳。陈平等使者到了，派人为“太牢具，举进”，也就是大鱼大肉，恭恭敬敬地献了上来，“见楚使，详惊曰：吾以为亚父（范增）使，乃项王使！复持去”，大鱼大肉，金碗银勺撤下去了，换上来的都是粗茶淡饭，外加二根咸萝卜条。小子我一读到这里，忍不住哀叹：完了，范增完了，这导火线着了。果然，“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

国子藏书

范增自然知道汉王手下有能人，就怕夜长梦多，主张一刻也不能等，“欲急攻下荥阳城”，然而项王刚刚被那个刚回来的使者上完眼药，哪里还信得了亚父的话，“不肯听”。范增也听说了项羽在猜忌他，而且已然削了他的一些兵权了，由原来的总参谋长降为现在的一级参谋，现在干脆让他只参别谋了，“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奶奶的，老子撂挑子不干了！

哎呀，都那么大岁数了，火气还那么大。结果是范增“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背上长了个脓包就这么死了。后人多说脓包啊，是给气起来的，人生气了是不是就长包，小子不懂中医，不敢妄断也。

平哥这招反间计委实厉害，范增是谁呢？如果张良的智力系数是100，那范增的智力系数不是99也是96。陈平在项羽帐下的时候，地位和范增不可同日而语也，谁知道亚父今日被这么个人整得这么惨。陈帅哥的奇计不出则已，一出必削金断玉，中其计的人下场都很惨，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陈哥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这个“阴谋”，不是现在所说的一般的阴谋，“阴”含毒辣之意。“阴谋”是不得已而为之，搞阳谋吧，人才比比皆是，哪用得着脑瓜快灵狠的陈帅哥呀？所以古往今来，并无人评价他“足智多谋”，足智是真的，这“谋”却实在不多。市人提起谋士，多言称子牙子房，其实诸君看看被陈哥摆平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

京津PDF WWW.GQPDF.COM

四、三千妹妹蒙了项羽

看看项羽的头号谋士、大名鼎鼎的范增范亚父就这么被陈平整得负气而去，弟兄们都大舒了一口气，然后是欢呼，再然后是忍不住猛往陈帅哥那儿放电，再然后又开始发愁。大家明白，亚父走了，并不代表已经走出包围圈了。不过大家还是一致认为突围的时机来临了。

怎么突呢？在汉王召开的的军事扩大会议（反正剩下的人也不多了，扩就扩吧）上，发言最踊跃的，居然是那个纪信，看起来这几天和陈哥切磋麻将技艺还真没白切磋。他发言的中心思想也很明确，那就是：“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说老大您哪，也别让我白长得那么像您了，给兄弟我化化妆，穿穿您的袍子坐坐您的车，扮成老大您去吸引楚军注意力，您偷偷溜出去。

这刘邦为他有这么个死党马仔是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不过他可比刘备硬气多了，愣是没哭。

毕竟事关中央机关的安危，大家都比较谨慎，虽然大家都愿意以死保汉王出城，但楚兵的强悍大家可都是领教过的，一味蛮干，就算真的一个个都光荣了，也未必于事有补。这时候的陈平已经因去范增而获得了当年的劳模提名，所以最后大家让他出出主意。谁知道此公想都没想，说："女人，我要两千女人！"

大家有点发愣，啥时候了，你他妈还在要女人？而且还要两千？等陈平说了自己的打算，大家是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最后还是刘老大拍板，就这么定了，两千女人！

当天，"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批)甲二千人"，镇守东门的楚军看到有汉军身着凯甲出来了，那就打呗。操起家伙一接仗，马上发现和自己交手的居然全是MM。诸位，这可不是经孙武子特训出来的那支女兵，你可以想象那个热闹，但见：

呐喊一声如莺歌，比划一招如燕舞，这个蛮腰一扭，那个美目一盼，偏披铠甲之重兮，顶金盔之阔兮，此为铠甲所压倒，彼为头盔而蔽目……

高清PDF WWW.GQPDF.COM

这哪叫打仗啊，分明是战地慰问团嘛。楚兵那个笑啊，乐啊，High啊，正热闹呢，"纪信乘黄屋车"，扮成汉王的纪信坐着汉王的车子出来了，一边走是一边叫："城中食尽，汉王降。"这场慰问演出算是达到高潮了。

"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好一个"之城东观"，楚军就这样被纪爷的"麻将"技术所麻倒，陈哥声东击西的计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成功了，"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就走了"数十骑"，干嘛不都走啊？估计是怕目标太大，会引起楚兵的追击。

汉王和陈平他们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围而去。可惜了纪信了，项羽搞清楚了这个汉王是个冒牌货，"烧杀纪信"，对待俘虏，这厮是一如既往的残暴！唉，但愿纪爷已经用从陈哥那儿赢来的金子安排好了后事。小子我佩服他，给他烧根香。

想起来，这陈哥还真是敢干啊。敌强我弱，来个声东击西之计，能想到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把党中央的安危就这么押在一群乌合起来的MM身上，简直如同儿戏。估计当时除了陈帅哥自己以外，别人的裤兜兜里都有点湿漉漉的。可偏偏还就成功了，小子我不由得翘根大拇指——"高，实在是高！"

荥阳突围之后，陈平就很少再离开汉王左右，尽管大多数时候，这陈帅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忙"，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见人影。刚好在这一段时期内，

国子藏书

张良张子房也是很少离开中央政府，这就是说，从荥阳突围一直到楚灭汉立，陈平其实是一直在和张良共事。

在这两年里，司马迁只提到陈平两次出招，且这两次出招还都是和张良联合出手，唱的是二人转，行文也颇简略。小子以为，这两次二人转虽然也都转得其“妙”，然而并不显“奇”，估计还是张良的戏份更多一些。既然不奇，本是不打算在此提及，然而因为韩信封王一节，和后面的故事有些牵连，在此简略提一下。

汉四年，刘邦一行又杀了回来，和楚兵在荥阳对峙，因为兵力不足，战事不是很顺，刘邦正慌慌张张地四面调兵，等得两鬓都花白了，这援军呢依然不知道还在哪儿转腰子。

这时候，“淮阴侯破齐”，“（欲）自立为齐王”，写了封信让人给汉王送去。这韩信呢，玩假谦虚，明明想当齐王，信里不好意思太直白，只说是让我代理一把齐王。韩信的使者到达荥阳的时候，刚好刘邦、张良和陈平在一起分食黑狗×肉。这信使能同时见到这么三个大腕儿，也算是福气不浅，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去索要个签名什么的。

按说，这工作业绩高了，要求适当提高待遇这无可厚非，刘邦向来不是小气之徒。问题是你韩信这申请提得太不是时候，我这儿等待援军等得两汪秋水都变成黄河了，你倒好，这时候拿这个胁迫我给你封王，你说哪个老大会高兴呀？果然这刘邦一拆开韩信的信，本来憋在肚子里的那团火腾地就从头顶儿窜出来了。

刘邦这个人，向来也不是什么谦谦君子，那是张口就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正打算接着骂点三字经什么的，突然觉得桌子底下，两只脚一左一右被人齐齐踩住，同时看到张良和陈平同时给他猛送秋波。

这刘邦还真有过人之能，立马就明白了，连盹儿都没打一个，接着骂：“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说这男子汉大豆腐，要当官当就当个真王，当个什么鸟代理呀？

哈哈哈，这小子厉害！

等那个使者出去了，这哥儿几个开了个三人会议，张良陈平一致认为：汉方现在形势不是很好，韩信如果一定要称王，那是使门板都挡不住的事儿，逼急了，搞不好会哗变。既如此，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不如因而立，善遇之”，先稳住他再说，“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终于“征其兵击楚”。

如前所述，轻重缓急，高祖刘邦向来分得是很清楚的，当前的主要敌人

国子藏书

是项羽而不是韩信。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大约也始于此时，张良走后，刘邦一定和陈平说起过这事，然而这陈平早没心思谈这事了，只是叫穷："老板哪，本帅的钱又花光了……"

汉六年，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此时张良已不大掺和政事，陈平呢？也不知在哪位房里享福呢，其他的将领说实在的在智谋上和张良陈平基本不在一个档次，你看看高祖问诸位将领怎么办哪？"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

这答案让刘邦目瞪口呆：这不他妈的屁话吗？你们想活埋人家就活埋人家啊？韩信是谁呀？真按你们说的，哥哥我发兵而去，搞不好当土鳖的就是你老大我，瞧你们如今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的，拜托用用脑子好不好？

韩信用兵的厉害，你知道，我知道，刘邦更明白。没法子，只好找陈平去。也不知从哪张床上把帅哥给开发了出来，"问陈平，平固辞谢"。这儿陈哥不太想出主意整韩信，是不是为了什么哥们义气还真很难说，因为一直以来，他和韩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交情，八成还是自己酣睡的兴头被打断了有点不太高兴，说："老板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懂不懂尊重人隐私啊，这么早就拖人起来，才日上三竿哪……"

刘邦也开始耍赖，说："当初还不是你们俩让我封韩信做齐地分部经理？现在事儿出来了，你俩都撂挑子不管了，别忘了，这个月薪水还没划到你卡上呢。"陈平没办法，问："诸将云何？"（看见没，此君确实没去参加刚才的军事会议）刘邦说了诸将及其冒险主义的主张，陈平说："开什么玩笑？'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楚王），而举兵攻之'，这不是找扁吗？"

高祖自然知道陈平会有办法，这次没再玩帝王风采，而是直巴巴地就问："为之奈何？"那你倒是说怎么办呀？陈哥又问起韩信知不知道有人告他？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陈哥胸有成竹了，这一次倒霉的是用兵如神的淮阴侯韩信。

五、智取韩信

这淮阴侯韩信的故事，说起来就更多了，小子我不想在这儿过多纠缠，否则我这《陈平》写到海枯石烂也写不完了。只想提两件事：第一，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韩信造反也好，不造反也好，反正人老刘这次是一定要把韩爷拿下，谁让你那儿聚了那么些个喽啰呢；第二，如果处理不当，刘韩之间会爆发第二次楚汉战争。小子我当然不信韩信最终能玩得过刘邦，但无论如何，

刘邦不想和韩爷锅对锅，勺对勺。不为别的，这韩大师傅主厨，实在了得，老大我怕怕。

陈平明白老板这点花花肠子，但见陈哥“呼”的一声，展开一张军事地图，很酷的样子，眯着眼用手指往地图上一点，说：“陛下您看，楚的西边界是哪儿？”高祖的回答掷地有声：“还是楚！”——晕！老大您还以为这是脑筋急转弯呐？您就别老整天念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行不行？

一看这启发式教育也不灵了，陈哥也顾不得摆酷了，开始自顾自就侃开了：“‘陈，楚之西界’，咱们现在在陈的北面，就这儿，看到了？从陈再往下，‘南方有云梦’，您指哪儿呢？在这儿，对了，云梦，知道吗？”

答曰：“知道！打猎的好去处。”一说起打猎，这厮立马两眼放光。

答对了，加十块！陈平接着往外掏：“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说这古时候的天子狩猎，会让那些个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儿来一块玩。再怎么忙，也得来露个脸儿领个盒饭。眼下又是长假，旅游旺季。“陛下递出伪游云梦”，赶紧收拾收拾，假装要到云梦去干那猎杀野生动物的勾当，“会诸侯于陈”，在陈这个地方组团，统一发放太阳帽。

到这儿，陈平这一计的玄妙之处还看不出来。且听人陈哥怎么解释：“从这儿要去云梦，在我军目前尚无空军建制的情况下，陈是必经之地。在那儿集中，除了咱俩之外，谁也不会怀疑陛下游云梦的目的是不是纯洁。目前这个季节，说要去弄几头野鹿回家补补身，也是天经地义，老大您日理万机，身子发虚，需要恶补，天下皆知，那淮阴侯虽也向来谨慎，但信闻天子以好出游，他韩信听说您还在玩您的业余爱好，定会觉得其势必无事。”

陈哥喝了口水，接着说：“又如陛下所说，陈属楚地，韩信看到您大大咧咧在他的地盘上开这个动员大会，更加会放松警惕，不会想到您哪，其实是奔他去的。他韩信也是诸侯儿的一员，也得义务加入这个旅行团，一看天下无事，必‘郊迎谒’，跑到郊外备好BBQ以尽地主之谊。”

这刘邦已经俩眼来电了，觉得人陈哥真是越来越帅了。陈哥不管，接着来：“一碰到他，‘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弄个大力士伺候伺候他不就搞定了？一个不够？您手下那么些个肌肉男干什么的？白吃饭乎？让他们搞定韩信，留着您那些一听说韩信来了就尿裤子的大兵们去对付北面的匈奴吧，省得一进汉营就处处见晾着裤子在晒，人还以为是咱新款战旗呢。”

以前汉王执行陈帅哥的计谋，小子以为或多或少有那么点心惊胆战的。现在不同了，高祖对陈平的计策那是没二话说，“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

侯会陈，曰：吾将南游云梦”。

于是刘邦就带了一帮子壮汉“警卫”，操上弓，别上箭，又生拉死拽拖上人陈帅哥，就这么上路了。这对付的可不是一般人，你陈哥也跟着吧，大不了报销差旅费的时候，领导我签字，给你发双份补助。

“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唉，这还没到陈呢，这楚王韩信就已经把自己给呈上来了。那还等什么呀？“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执缚之”，这韩信用兵如神，武功却还没到超一流境界。一代名将，就这么糊里糊涂给人摁地上给绑起来了。

曾觉得陈哥这次的棋，行得极险。万一韩信是带着个三五千精兵来的，那高祖这次会诸侯恐怕就要变成跪诸侯了。可人陈平就是吃准了你，只要不让你知道我们是在算计你，你就不会轻举妄动。事实上，高祖都已经进入楚地了，名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之”，可见这保密工作做得好啊，估计是除了刘陈二位，谁都不知道这次要去云梦咔嚓咔嚓了。

你看人陈哥出招这时机的选择，部位的捏拿，分寸的把握，什么叫“小陈飞刀，例无虚发”？反过来说，如果刘邦稍稍露一点要对付韩信的意思，比如说带两个团的兵力，事情就断不会如此容易了，韩爷可不是那莽撞之徒。

其实劝韩信造反的人，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奈何韩信本人一再贻误良机，终为所擒。这粗绳大索一捆上身，别人以前那些哼哼教诲顿时涌上心头，韩信是百感交集，大呼“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说你刘三啊，猎光了兔子宰狗吃。——还有什么用？晚了！

不过这刘邦也没急着杀韩信，只是削去了他的楚王封号和领地，降回为淮阴侯，一直留在雒阳身边。高祖明白韩信的斤两，嘿嘿，你孙猴子再能，能逃出我如来的手掌心？只要在我刘邦身边，就没你兴风作浪的余地，所以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关系？

韩信一直到后来被杀都不曾获得过一次猛虎归山的机会。推究起来，韩信之败，实始于陈平的云梦之狩，陈哥这“阴谋”地里渐渐地枝繁叶茂了。

从陈地“狩猎”回来，刘邦那个high啊，简直做梦就会笑醒，赶紧给帮着办事的那帮子人记功封赏。呵呵，看来又有一部分人要快乐奔小康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拥有重兵的韩信一直就是刘邦心头的一大块心病，这次能从你手里彻底拿下兵权，就算您还健在，对不起，老板我也立马跟人去煮喜面吃去了。

轮到加封陈平了，“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一看到这儿，小子我赶紧推开西面那扇窗户，看看太阳是不是正在从这边出来。陈帅哥推谢封赏，真

真天下奇闻。瞧瞧，一直跟党走，人长进了吧？谦虚了吧？也变成“士之廉洁好礼者”了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高帝也纳闷呀，以前都是你小子哭穷，动不动就要求预支几个月薪水，还有，要不是廉政公署看在哥哥我的面子上睁只眼闭只眼，估计你如今也只能申请移民，一走了事，今儿咋回事啊？“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哥哥偶用你的馊主意，轻而易举就卸下了这块心头石，节省了大量军费，帅哥你功劳不小啊。

且看人陈哥的应对：“非魏无知臣安得进？”没这个无知，本帅还不知在哪条船上帮人刺水撑船呢。嘿嘿，原来是在帮朋友拉选票哪。

这儿咱们说啊，人陈帅哥虽然自己没出血，做的是顺水人情，但这么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搞法，还是蛮让人舒服的。果然，高祖也说：“若子可谓不背本矣。”高祖人正在兴头上呢，最后是不仅依然赏赐了陈帅哥，“乃复赏魏无知”。这陈哥自然也是一文不拉把赏赐照单全收了。

比较当年的韩信王齐，和如今的陈平辞封，二人在对付老板的手法上，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打住，又阴到一拨子人的偶像了，“谁的砖头在飞，是不是本帅的眼泪……”

高清PDF WWW.GQPDF.COM

六、美男计

楚汉之争，最后是以西楚霸王的自刎乌江收场。这楚是灭了，然而高祖刘邦的天下还远远没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地方割据势力还死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不放，高祖自己亲手加封的那些个小将们，也是动不动就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这不难理解，历朝历代在经营之初，都会度过这么一个动荡期。这不，就在刘邦“猎捕”淮阴侯韩信的第二年，楚汉时期另一个韩信又在北面吵吵着要过一把皇帝的瘾。此韩信非彼韩信，此公是韩襄王之后，名信，受封韩王，多称韩王信，以与淮阴侯韩信相区别。你说这名字有什么好呀？还争着叫韩信。

高祖刘邦大约是对韩信说他只能带十万兵的评价很不太服气，现在你韩信是指望不上了，那老大我亲自去摆平这个韩王信，我叫你们俩用同一个名字！哼哼，罢了韩屠夫（不能提张屠夫了，那是人陈帅哥家丈杆子的爹），你看我吃不吃带毛的猪。这么着，刘邦就来了个御驾亲征。保险起见，给弄辆大车，把陈帅哥拉着也一块去。大哥我是为他好，省得他在家闷得慌。

国子藏书

刚开始战事还挺顺，高祖也打了几个胜仗，把韩王信追得满处乱钻，最后一不小心跑匈奴的地盘上去了。给高祖美得，狠狠地阿Q了一把，嘿嘿，虽然你不是淮阴侯，但是怎么说你也叫韩信，我刘邦在战场上打败了韩信，嘻嘻嘻……

就这么一得意忘形，加上人陈哥又不见了影子，哪儿知道那个韩王信和匈奴的冒顿单于一合计，居然臭味相投，引为知己，两人是兵作一处，将凑一堆儿，合起伙来就和高祖的马仔们干上了。这高祖也实在是高兴得糊糊涂涂了，看对面有人就糊糊涂涂地赶，糊糊涂涂地追，结果是糊糊涂涂地被人重重包围在距平城七里处的一个叫“白登”的糊糊涂涂的土包上，历史上糊糊涂涂地称之为“平城之围”。

有时候也很生陈哥的气，你说你那么好使的脑瓜，还总是随军当着高级参谋，可怎么还老是让你们这一拨子人给别人搞得山穷水尽，想找个地缝钻都找不着？这不，你老板又给人围上了，连帅哥你也他妈给装进了浑天袋，再不睁睁眼哪，可真要成人家瓦罐里的会游泳的小宠物了。

呵呵，有道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还有更让人着急的呢。

这高祖刘邦刚开始不想惊动人陈哥，想着这么个假冒伪劣韩信老大我自己都摆不平，多他妈没面子啊！所以一开始是东遮西挡苦苦支撑，也亏得将士们拼死命，才没被人一口吞下。可是当初冒进追赶，大家根本没带多少口粮，这时间一长，弟兄们开始有点虾米菜了，是煮皮带的煮皮带，挖草根的挖草根，一直扛了整六天。

到第六天晚上，看看实在扛不下去了，不成，这老命比面子重要，只好又把陈帅哥这杀手锏给拙了出来。陈哥睁眼一看，我靠，怎么搞成这德行了？我说怎么这几天送上来的伙食越来越差呢。高祖呢，是垂头丧气，一言不发。陈帅哥想了想，说：“老大别急，今晚上本帅去和这个冒顿单于的宠妃阏氏聊会天，顺溜的话，咱明儿就可以回到平城吃晚餐了。”高祖一听，头也不回，安心睡他的觉去了。这粮食不够，少动多睡，能节省能量。

这时候，太史公干了一件最最让人牙根痒痒的事儿，大家都把心吊嗓子眼上想看看这次陈哥又怎么“胡闹”一次，“阴”人一下，人太史公告你：“其计秘，世莫得闻。”没了！

你说这不是要把皇帝和太监一并给急死吗？要么你别说，要么给弟兄们说透了算。这人哪，就是有那么一股子挡不住的好奇心，你越说这事看不得吧我就越想看。

小子我曾追一MM，有那么几封感谢信之类的物事，想显摆一下又不好意

国子藏书

思，小子我怎么说也是谦谦君子（别扔砖头，至少表面上是吧？），怎么可以这么自己鼓吹自己呢？于是小子我做了一个封儿，把这些明明想Show给MM看的东东全都封进去，又拿笔在封上写上“此封不可拆，不可拆，决不可拆”，最后以泥涂其表，做日久状。后来MM“不小心”就发现了这个封，嘿嘿，大家知道MM那时候的心情了吧？就跟你现在想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世莫得闻”的“奇计”一样。

光为这事儿生气也没什么用，你《史记》里不写，难道别处就没写？待俺跳上云端，眨巴眨巴千里眼，放目一搜——结果很令人失望。那些关于这一计的描述，大多停留在猜测阶段，能经得起推敲的实在太少了。小子我就说说桓谭的《新论》里的说法，聊以解解馋吧。

《新论》上说：“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这“以是知”三个字就是告大家伙啊，偶下边儿编的故事也是根据“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等语猜出来的。

首先解释一下“阏氏”，指的是单于冒顿的一个宠妃，大抵相当于楚王之虞姬，汉王之吕雉，及陈哥之张小姐。陈平“往说阏氏”，帅哥亲自出马去游说这个单于宠妃，“必言汉有好丽美女，道其容貌天下无有”，这一提汉有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的MM，估计这阏氏已经心里发毛。

“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咱们已经派人去接这个超级大美女，打算献给你家老公，咱也不想这么干呀，可被你们围得弹尽粮绝了，皮带都吃光了，剥树皮系着裤子呢，不这么干出得去吗？

“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后果严重啊，阏氏这会子俏脸儿煞白，毛骨皆悚然而颤：这……可怎么办？“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嘿嘿，馊主意出来了，说趁着这大美女还没到，你去想办法让我们突围而出，我们出了包围圈，还会把美女给你家老公吗？这不犯贱吗？

这阏氏小女子一个，“有妒媚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早说了，女人最好的营养品乃是酸醋，只要这酸醋一喝，要力气有力气，要勇气有勇气，要才气有才气。至于后面她怎么于枕席之间摆平老公，让高祖他们平安而出，这和咱要鼓吹的陈帅哥无干，就不多说了。

然而这猜测却经不起推敲，最大的疑点是：第一，一点也不阴，看不出谁因之而倒霉了，按太史公的暗示，陈哥这一计似乎极尽阴毒之能事，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可这么猜测的话，岂不是人人得利，皆大欢喜？有什么不可为外人道之处？

高清PDF www.cdpdf.com

第二，这阏氏为了不让老公得到这个汉家美女，固然可以吹点枕头风，让单于放你们一马，然小子我以为更大的可能是：阏氏去鼓励老公加大火力密度，日夜强攻，汉军都被逼得献美女了，我看你们还能支持几天。只要在大美女到达之前，本小姐让你们灰飞烟灭，你们还愿意继续献美女给我家老头子吗？

后来小子我与人瞎侃，有才思敏捷之神君提到一个很现代意识的词汇：美男计！说你看，太史公屡屡提到人陈帅哥靓帅酷，其实是一次也没提到他正儿八经利用过这一资本，都是你小子挨这儿唧唧歪歪老说人拿这个泡妹妹来着，此其一也。

其二，陈哥计出，必有人遭殃，这一计里司马迁只提到四个人，高祖刘邦，单于冒顿，宠妃阏氏，还有帅哥陈平，那阴谁呢？阴老板？阴自己？有病啊？阴单于？我倒想呢，可阴得到吗？所以八成最后挨阴的就是这个阏氏。

如果陈哥诱之以美色，再加上陈哥积累的丰富经验，要让这个阏氏神魂颠倒一下，该当不是难事。人家芳心暗许，更说不定珠胎暗结，日日之盼君来，可你陈帅哥呢？头也不回，一走了之，人家岂不是惨不堪言？前前后后，这事儿很光彩么？足以为外人道么？

小子无言矣！总之是，“其计秘，世莫得闻”，余下的，只好留给大家自己去想象了。

七、老板去了，老板娘活得更风光了

高祖九死一生，从平城逃了回来，一肚子沮丧，依然为拚了命保自己出来的弟兄们记功行赏，每人加发熟牛皮腰带五根，也好，下次碰上平城这种情况，煮都不用煮，直接就可以啃，那也不必提了。

花开花落，岁月无情，韶光易逝，红颜易老。一代泼皮帝王也挡不住那日月双轮，终于两鬓霜白，垂垂老矣。偏偏我就是要证明一下寡人我不只能将兵十万，所以一有战事，这高祖就臀不离鞍，鞍不离马。后来淮南王英布又举兵造反，高祖也不看看自己已然年逾花甲，一如既往，御驾亲征，孜孜不倦想证明人生那个不变的主题。

最后倒也打败了英布，可就在攻打英布的战斗中，高祖刘邦不慎为流矢所伤。加上岁数大了，竟然一病不起，好不容易才蹭回都城长安。这时候燕王卢绾又举兵造反了，指名道姓要跟人刘邦单挑。

刘邦那个生气呀，好你个卢绾，晚几天再造反不好吗？偏偏趁着老大我不能御驾亲征的时候添乱，这自我证明的机会……啧啧。高祖自己实在干不动了，“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

樊大胡子大名鼎鼎，带带兵，打打仗，喝喝酒，骂骂娘，家常便饭，不值一提。不过这次以相国身份出征，这可不得了了，一时间有点晕菜，搞不懂这相国该怎么个御下，管他呢，老子先抖抖威风再说，你看那些个当相国的，哪个见了我不是神气得要死？俺如今也学学他们便了！

这一学，麻烦来了，惹人不高兴了，哙“既行，人有短恶哙者”，有人告恶状了吧。高帝岁数大了，又在病中，有点神志不清，别人告状说这樊哙怎么怎么地，这高祖还就信了，“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说樊哙这王八羔子，看老子病了，就咒我死！

高祖招陈平和绛侯周勃来一块商量这事儿。这个周勃出了名的不善言辞，关于他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后话，这儿提一下。说是商量，其实高祖哪儿还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也就是颁布了一条命令而已。

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斩哙头”。说：“你，还有你，赶快带着老大我的佩剑追上去，瞧，这剑不错吧？陈平呢，你传老哥我的命令，让周勃代替樊哙带兵给老子去抽卢绾的筋儿，扒卢绾的皮儿。你他妈造

国子藏书

反老大我不生气，你倒是看看时辰哪，没见老大我病着吗？对了，他卢老帽儿家的女人们……偶不多说了，老规矩。陈帅哥你辛苦一下，麻烦把樊哙的脑袋给我捎回来！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脖子硬还是老子的宝剑锋利！”

老板的话也不能不听啊，那就走吧。这二人就这么磨磨唧唧上了路。两人其实也都是明白人，岂不知高祖这不过是气头上的瞎指挥。这可以理解，大凡上了岁数的人，最忌讳别人说他死，好比这女人一过三十五，就算是风韵犹存，你说她傻，你说她笨，都没事，但你不能说她老，闻之必……砖头！别介，这谁把脂粉盒都砸过来了？

两人在路上就商量上了：

平：我说周爷，咱真的去砍樊爷的脑袋？

勃：唔……

平：周爷跟老大多少年了？樊爷跟随咱们老大，怕是和您前后脚吧？

勃：嗯嗯……

平：立的功虽赶不上您周爷，怕也是数不过来了吧？

勃：嘿嘿嘿……

平：人还是老板的小姨子的老公，可是皇亲哪。

勃：可不是吗？

平：老大这气头上，让周爷您带着我砍了他去，等气儿顺了，后悔了，樊爷的脑袋……

勃：你说怎么办？

平：周爷帮小子我拿个主意，看这样行不行，我给搞辆囚车，带席梦丝加卫生间的，把樊爷他活着拉回来，老板他要杀要剐，自己看着办好了。

勃：我看这法子行！

——怎么样？这陈哥有一套吧？

这人算不如天算，高祖刘邦最后是既没饶恕樊哙，也没杀成樊哙，为什么呀？陈平押着囚车往回走，还不等帅哥回到高祖身边听候发落，高祖刘邦就因病不治，结束了其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陈哥对时局看得极准，知道高祖一死，大权一定落入吕后手中，可不是？高祖刘邦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为立太子的事说过吕后羽翼已丰，他儿子惠帝登基，吕后挂帘子弄权是难以避免的了。再说刘邦身边这一帮子人，若论心狠手辣，无人能出吕后之右。

在这种抢班夺权的关键时刻，您要还紧抱着《仁义治国》这么一片纸儿，那你就趁早靠边站算了，省得池鱼之灾。所以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夺权斗

高清PDF WWW.GQPDF.COM

争中，不惜让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儿的脑袋搬家，你道真的是建成他们十恶不赦？不是那么回事！政治需要，干得对！没什么可指责的。

既然吕后会得大权，手里这个樊哙樊大将军可就真的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人可是吕后的妹夫呀。这吕后关爱自己娘家人，那好比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源远流长啊。当时的情况是，人都只知道陈平出差杀樊哙去了，可还不知道人帅哥陈没杀，只是请樊大将军坐囚车兜兜风而已。

陈哥一听说老板死了，马上想到了老板娘的光明前途，也马上记起老板的小姨子有次给自己发秋波，自己给她玩了个看帖不回，又马上想到这小蹄子一定会进谗言给自己小鞋穿，何况我这次公差的任务居然就是来撕她的终身饭票。

陈哥当机立断，自己带了几个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往回赶，让押运樊哙的车队随后跟来。半道上，中央来了指示，让平哥在荥阳屯扎一下暂时不要回宫。陈平不是吕后死党，吕后当然就怕他这会儿赶了回去给自己添乱；但陈哥也不是吕后的对头，所以让他暂时隔远点，等老娘我先把宫里这乱摊子理顺了再考虑怎么伺候你，是笼络还是打击报复，再说。

这哪成啊，等你理顺了，估计你听到的关于本帅的坏话都能装一火车皮了，娘的，帅在外，后命有所不受！于是那坐下白龙马PP上挨鞭子的频率又更上一层楼了，直累得前吐后泻腿肚子转筋，就恨这辈子投错了胎。陈哥返回长安，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就跪高祖灵前那硬梆梆的地板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哭开了。

“哭甚哀，因奏事丧前”：我的老板呀，您怎么就这么去了啊啊啊啊，您让我出差去宰了樊爷，我想那樊爷可是皇后的妹夫，皇后一家对您忠心耿耿，怎么会反您哪啊啊啊啊，因此，本帅只是把他接回来和家人团聚几天，并不曾为难他啊啊啊啊，皇后让我暂时屯扎荥阳，我哪能不回来参加老板您的追悼会呀？为了和您话声别，我只好抗旨了啊啊啊啊，您去了，偶也不想活了，您在天之灵，让皇后以抗旨之名弄死我算了，让我跟了您去吧啊啊啊啊，呜呜呜呜……

这通话当然是哭给吕后听的，你要是吕后，听了心里啥感觉？小子我要是她，首先一听能够派上大用的妹夫还没死，心里先偷偷狂喜一下再说。人陈帅哥又甩给咱吕家高帽一顶，戴着实在舒服，看起来他对咱吕家印象不错嘛，嗯，可以拉拢！为了看一眼死去的老板不惜性命抗旨，忠心耿耿，拉拢了他，日后对老娘我也这么忠心得不惜性命，这个么……就这么定了，抗旨有啥关系？用人之际，那圣旨，重写一份不就行了？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于是“吕太后哀之”，这个“哀”是同情可怜的意思，看看，陈哥这一科学哭丧而免祸，是不是与卧龙吊孝有异曲同工之妙？吕后反安慰起平哥来了：“君劳，出休矣。”陈帅哥我就是不出去：老板就这么去了，您就让我最后陪着他，多看他几眼吧，呜呜……心话啦：靠，我这一出去，你那个妹子还不是马上进来把本帅往死里摁？虽说我救了她老公，可是焉知她不算老账？不成，我得赖您身边，把您对我的好印象再巩固巩固。

所以在高祖丧葬期间，陈平“得宿鬯中”，就睡在灵堂，在吕后心里的分量那是直线上升。丧礼结束，“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做上了太傅，和那个项少龙官职平齐，不过我可不觉得他会和项少龙一样那么威风，这一次的变故，能未被吕后打击，已经算不错了，官大官小，不重要。君不见吕后杀起人来也是个不眨眼的？后来把人戚夫人砍手剁足，挖眼刺耳，就是明证！

“樊哙至，则赦复爵邑”，果然官复原职！

八、离间计不敌苦肉计

大汉帝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就这么带着满腹心事地去了，次子惠帝立，尊吕雉为太后。世界逐渐太平，汉朝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么个世人向往的和平时期，大家也别指望能看到陈帅哥（该叫帅爷了吧？）什么奇计。他那奇计，有伤阴德，还是少点好。

高清PDF www.GQPDF.com

然而陈平陈帅哥与吕氏集团之间的恩怨却不能不提。

以陈哥那么敏感的鼻子，这老板娘心里有多少小九九，那是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可是陈哥也明白，这个为人刚毅的吕太后自己做一个女老板其实没多大问题，怎么说也是高祖刘邦的老婆嘛。然而她这么眷顾娘家人，却不是什么好事，君不见，在太后身后，一个吕氏灌水集团已像无风时的炊烟一样冉冉升起，这么一个吕氏集团却是刘汉江山所不能容忍的。

陈平琢磨着：本帅虽然风流潇洒，不过要摆平这个吕氏集团，就我一个人好像没什么戏呀，弄不好还有被毁容的危险！得找个人合伙干！找谁呢？……嗯，首先这人得沉得住气，别动不动就像烧着屁股的猴子，走漏消息……最好在军队里头有点沉淀，真砍起来，可别让本帅以一敌万……唉，排来排去，就这个绛侯……可这老爷子一向嫉妒本帅这副身子骨，是个问题……不怕，怎么说周老爷子对咱前任老板还是没得说的，就这么定了……来人哪，查查周太尉的生日是哪天啊？什么？当然是今年的！

国子藏书

这个绛侯周勃，很是个人物，为人直爽，作战勇敢，但并不是没有心机。他和陈平第一次打交道，是陈哥入党那会，还没说起就忙着收黑钱，跑去汉王那儿告状的，就是以这位周老爷子居首，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陈哥不管那么多，等到周勃开生日party，陈哥是狠狠地出了一把血，备了一份厚礼就去给老爷子祝寿。这周老爷子性子虽然直爽，鼻子的敏感程度也比这陈平差得不远。一看这厚礼，心里就犯嘀咕：老子年年过生日，陈平这兔崽子都不知道在哪儿鬼混，今儿玩什么玄虚？无事不登三宝殿！就不知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哼哼，管你什么药，就你那两下子，老爷子我通吃！不过保险起见，我家的老少女性还是回避一下比较好。

寿宴上，这陈哥是频频举杯，来者不拒，最后是喝了个酩酊大醉。宴罢众散，这陈哥洋相还没出完呢，呕吐狼藉，一团烂泥一般，根本移动不得。周勃暗骂：嘿嘿，帅有什么用？草包一个，不过如此，得，今儿别回去了，就住这儿吧，倒霉，明儿还得给这小子洗被子床单。

等大家伙散尽了，咱陈哥的酒啊，嘿嘿，就奇迹般醒了。一条放过主母、铲除诸吕的跨时代的大谋划就在陈哥的醉酒之夜悄然诞生。

陈哥这一次表现得相当主动，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屎到屁股门儿了才想起挖茅坑。也是没办法，刘老大在的时候，这群马仔们的事，自有老大帮着张罗。如今老大已然作古，这事儿总得有人冒个头呀。

“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瞧人陈哥混得还真不错，按宪法规定的行政关系，该是第三把手吧。汉以右为尊，人王陵比他还高一级。可实际上，陈帅哥是第四把手，因为这儿还有一个藏在帘子后面看不见的一把手吕雉吕太后。

这个王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可能是很有几分彭德怀彭大将军的气质。直言是好事，那你也得看看对象。一味的直言蛮干，弄不好枉丢了性命，就成了贾宝玉所说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庸碌”了。

举个例子，高祖盛怒之下，非让你陈平去砍了樊哙，你当然知道这么做不对劲，那你也死谏？谏来谏去，你可能真的就死了见了。你就不会和陈哥一样想点别的法子？没听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吗？所以小子我赞成宝玉的观点，死谏的人，都很笨，做事不动脑子，徒徒丢了性命，就算得了忠勇之名，于人于己无益！呵呵，谁说咱宝哥哥不懂仕途经济学问？

这王陵最后就折在“直言”上了。他当了两年的右丞相后，“孝惠帝崩”，这大权啊，就连名带实被吕太后一锅端了。太后想照顾娘家人的心性不改，原来还只是隔三差五偷偷往娘家扛几袋面粉，现在更是“欲立诸吕为

王”。呵呵，小子我要有这么个闺女儿就好了。

有一次早朝，大臣们鱼贯而入，行礼毕，太监扯着公鸭嗓子那吆喝：有事儿快说，没事儿呆着——谁敢有事儿啊？那就呆着吧。

太后嗯嗯清清嗓子就问：“王相爷，偶这几个兄弟申请晋升王爷，您看他们政审的事儿……”

这王陵直巴巴就说：“回太后的话，臣以为这事儿基本没戏！”

太后眉毛一挑：“为何呀？”

对曰：“咱前任老大你老公早说了，非刘姓的娃不可以当王爷！这个凡是高祖……”

嘿，您还真的以为太后在征求您的意见哪？人不过是让你顺着太后的意思帮着吕家集团杜撰几条功德罢了。太后嘴上不说，那肚子里的火都快从喉咙里喷出来了：真他妈王老五！一看这不对劲儿，赶紧把他老人家的话打断，回头问：“陈相爷，您说呢？”

陈哥的回答让王陵目瞪口呆：“臣以为没什么问题！”

太后挑起来的眉毛又展平了：“哦？周太尉，那您说呢？”——真是问对了人了！

太尉周勃闪身出列：“回太后，臣也觉得可！”——够默契吧？

王陵不干了：“可当初先帝……”

太后不等王陵说完：“陈相爷您说说吧。”

王陵的话就这么给闷回肚子里去了，眼看着肚皮就给撑起来了。陈平说：高祖刘邦当老大的时候就封姓刘家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现在是太后您当老板了，封几个姓吕的做王爷，这太应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虽然前任老大确实说了那话，但咱们干事儿应该讲求与时俱进！

这陈哥说完了，周勃跟上来列了N条吕某某抗战在救灾第一线的事迹。也难为人周老爷子，口才一向不好，今儿居然能有条有理。听得太后是心花怒放，恨不得让陈平赶快休了张小姐（应该称大嫂了吧？），再从她吕家选个模样儿周正的嫁给他算了，周老爷子么，就算了吧，咱这儿不兴八十二的娶二十八的。

就看人这王相爷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散了朝，王陵气乎乎把这俩一把拽住，脸红脖子粗就发飙：“始与高帝啑血盟，诸君不在邪？”说这当年和高祖放血立誓，只要哪个不姓刘的小王八蛋敢封王，大家伙一起抽他丫的，现高祖是不在了，可咱们还在啊，你说吕雉这娘们当了老大，咱们看高祖分上

国子藏书

就算了，可现在要封他那么些个七大哥八大舅的做王爷，你们俩倒好，当初的誓言都他妈扔到爪哇国去了吗？俺？

陈帅哥和绛侯周勃挨了骂，可也知道和这么直性子人也不能抖露得太多。只是撂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说如今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比唾沫星子，咱哥俩不如您，强！咱甘拜下风行了吧？他日保全刘家江山，让刘家子弟重登皇位，您老就不如咱哥俩了。老爷子啊，您可要保重您自己啊，最近您这血压……

吕太后后来到底是清算了王陵的这笔账，"乃佯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呵呵，当上顾问了。王陵呢，气得称病不朝，"七年而卒"。看看，你非得跟自己较劲，有什么用？

吕太后顾而不问王陵之后，封了若干位堂兄堂弟堂侄为王，又干脆把陈哥升为右丞相，让自己的相好审食其当了左丞相。

就在陈帅哥为相期间，吕后的那个妹妹吕嬃，也就是樊哙的老婆，曾数次在姐姐面前告状说人陈哥的坏话。小子我就不明白了，人陈哥到底怎么就得罪这小蹄子了，司马迁说是因为"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说不通嘛，陈平不是保全了樊哙吗？如果砍了樊哙是陈平的主意，那还等什么呀？见到了立马人头落地，那恭喜吕嬃，如今她已经可以再"就业"了。

小子我想不明白，就安插了说吕嬃冲人帅哥放电，被人帅哥使出金钟罩屏蔽一节，我随口一说，诸君随眼一看，勿深究也！

高清PDF WWW.GQPDF.COM

九、铲除外戚定天下

吕嬃这次告人家什么呀？"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该告！你说你在相位不谋其政，堂堂丞相不思为人楷模，整天价"饮醇酒，戏妇女"，叫什么样子？不过小子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事儿为什么是吕嬃在告，谁封她做纪检委主任了？呵呵，兴许小子我瞎猜她曾在人陈帅哥这儿招了白眼也有那么几分道理！你看看萧峰和康敏的故事就知道了。

"陈平闻，日益甚"。陈哥听说吕嬃在告他，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一个酒色之徒看齐。高人行事，果然高深莫测。看看吕后的反应，"吕太后闻之，私独喜"，合着这吕后听说了还没事儿偷着乐呢。弄了半天，人帅哥陈又玩上"麻将"了！

果然，吕后为了鼓励陈哥继续"忙"，面质吕嬃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当着吕嬃这老蹄子的面，对人陈帅哥说：这俗话说得好啊，小孩

儿和小女子讲的话最信不得了，也不看看我和陈相爷关系那个铁，放心，别管吕婆的些许黑状。

咋跟个黑社会一样，老大鼓励马仔们去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麻将麻将，真够“麻将”的！

就这样，吕氏集团对陈平周勃基本没有防备，根本料不到吕后一死，率先发难的会是这两位。一下子来了个措手不及，连好几个吕家集团的死党都糊里糊涂就把军权交给了陈平周勃，还以为这是俺们娘家人呢，就这么糊里糊涂搞了个全军覆没。关于铲除吕氏集团那一幕，涉及到的人物、场地、背景实在过于复杂，要把这一节交代清楚，恐怕小子我又得再增补五节。好在里面涉及的有关陈帅哥要聪明的地方并不多，因为早在几年前，陈哥就已经和周勃把聪明要下了。

所以小子就偷个懒，引用一段《史记》搪塞一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三件事：第一，陈平和周勃合谋，端了吕氏集团；第二，立的这个文帝，就是史称“文景之治”里的那个汉文帝，真是立对了人了，有眼光；第三，陈平“本”谋，说的是最初的想法，始于陈平陈帅哥！

这个绛侯周勃，估计是人陈哥那会宰周勃手下将领的黑钱刀子下得太陡了点，尽管以后两人多次成功谋事，这周老爷子对陈平却一直不怎么服气。陈哥察言观色，心知肚明，这次趁着文帝上台，要对铲除诸吕的谋臣武将论功行赏，陈哥小小地点了周老爷子一下，不能算阴他，毕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乱阴人的。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呵呵，周勃能亲自冲锋陷阵，陈哥干不来，也懒得干，所以表面现象是周勃功大于陈平。陈哥已经身居高位，薪水足够他腐败奢华了，不打算去和人争，就“欲让勃尊位，乃谢病”。

文帝不干了，我一上台您就装病，是不是看俺年轻，不给我面子？陈帅哥呢，开始玩上假谦虚了，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说辅佐高祖刘邦，本帅功比他多，所以我的官品比他高，但这次铲除诸吕，却是他比俺功高，我愿意把右丞相之位让给他。

别忘了，陈平在吕后时期就已经是二把手了。这儿小子以为，陈哥他不过是把文帝想说的话帮他说了出来，这样让老板更有面子一点。文帝没想到这政治思想工作这么好做，于是宣布，绛侯周勃升为第一副主席（右相），帅哥陈平降为第二副主席（左相），同时号召全党全军学习陈哥的高风亮节，提

高政治觉悟。

周老爷子终于压过了陈哥，心里不免也有几分得意。你想想，以前见了陈平，都得低着头“卑职卑职”的谦虚，要骂也只能在肚子里猛念三字经。现在不同了，哼哼，见了小子你哪，可以高抬着头，“本相本相”的吟唱，那爽！

才上任没几天，老爷子就发现，他妈的又上了这小子的当了。是这么回事，当时文帝刚刚理政，对很多业务还不是很熟，动不动就需要下面的马仔们帮衬一把。有一次早朝，文帝就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说这天下一年里头砍掉的犯人有多少？周勃哪儿知道这些细节呀？只好很抱歉的说“不知”。一会文帝又问他：“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说这天下一年收多少粮食，铸多少钱币？这老爷子又不知，好嘛，这一问三不知，文帝要帮他改名叫做“周无知”就麻烦了。所以两道考题一过，周老爷子已经是俩老腿直颤，“汗出沾背”。

过一会，文帝又问：“天下……嗯？相爷您怎么啦？你，你，还有你，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搀着点相爷？”——差点就传速效救心胶囊伺候了。

周相爷给搀着到一边坐着去了，现在就是陈哥与皇上最近了，这文帝也觉得有趣儿，几个问题就把个威风八面的周大将军问成这样，年轻人心性，忍不住就又问陈哥，“天下一岁决狱几何？”陈哥想也不想：“问公安部长。”“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答曰：“问财政部长！”

这文帝还真来了兴致，接着问：说这什么事都有人管了，那相爷您干什么呀？文帝这一镖还真不好接，且看人陈哥凌波微步：“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真他妈能侃，中心思想就是说，丞相那是大官，大官哪能去管这些小官管的鸡毛蒜皮？大官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小官好好干活，供陛下您剥削。哈哈哈，精辟，后来诸葛出祁山，也是官拜丞相，要早按陈哥说的这么去做就好了。

“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周勃听到这一段答辩，恨不得找个地缝往里挤。散朝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拽着陈哥的袖子说：“哥们，太不够意思了，你平时怎么就不教教哥哥我这朝堂的应对呀，瞧今儿这洋相出的，都让人扶着坐冷板凳去了。”

陈平这兔崽子也忍不住“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说皇上要问您这长安城有多少小偷小摸，相爷也硬撑着对？周勃低头想了一下，曰：哥们我只好对“天下无贼”！

从这时候起，周老爷子才终于服了人陈哥了，“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当丞相没几天，估计尽是类似的洋相，“绛侯谢病请免相”，得，咱不干了，行不？次次让人扶着坐板凳，咱丢不起那张老脸。

周勃辞职，“陈平专为一丞相”。从此以后，汉废除左右丞相制度，只设一相，所以《三国演义》里头，曹操也好，诸葛亮也好，都只有一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

后记

小子涂抹这一系列的初衷，是看到网络上侃《水浒》者极众，而侃《红楼》者稍缺，侃《史记》者更是寥寥。《史记》和《红楼》，是小子的最爱，所以，想写点东西，激发诸君读《史记》、侃《史记》、辩《史记》的热情。

在写作之初，还踌躇满志，写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使命过于沉重，几乎不可完成。小子的那些涂鸦，能供诸君一哂，已经足矣。诸君对《陈平》有什么不满之处，千万记住那是小子水平不高，见识有限，而非《史记》之短也！不妨去翻开太史公原著，引经据典，将小子我驳得体无完肤。诚如是，小子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小子我脾气不好，善骂人，而且尽是粗言相向。有时为了引起他人对《史记》的关注，不惜贬低其他作品。在此一并致歉！曾对朋友言道：“重排《红楼》，我申请演焦大。我爱骂人，迟早将被人拿马粪封住嘴巴的。”虽是戏言，然小子我对自己的脾性还是有一二分自知之明的。诸君胸怀宽大之士，断不以此为念，所以，至今小子依然口能言事，未为马粪所封。小子在此再次谢过！

国子藏书

谁与争锋话韩信

姓　　名：韩信
外　　号：兵仙
性　　别：男
籍　　贯：淮阴(今江苏省淮阴西南)
学　　历：无文凭，贫困潦倒时疯狂读书，堪称穷家子弟的楷模
职　　务：大将，做过一段时间的齐王
家庭出身：贵族血统的无业游民
生　　卒：(?- 前 196 年)
特　　长：带兵，越多越好
社会关系：空白
座 右 铭：没有带不了的兵，没有打不败的将
主要经历：1.少年时到处蹭吃蹭喝，招人烦
2.曾在项羽麾下执戟，其实是做“肉柱”
3.被萧何发掘，拜为大将，统帅三军
4.助刘邦定天下，后被吕后所杀

国学PDF WWW.GXPDF.COM

国子藏书

写韩信，难！难就难在大家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既然是熟悉了，那就免不了都已经对他有了自己的见解，于是未必有兴趣看小子我在这儿的瞎扯。所以究竟要不要写这个系列，小子我委实犹豫了不短的时间，也和几位同仁稍有交流，得到的当然是鼓励。

昨天读到一个白话的《韩信》系列，不禁失笑，作者力图要把韩爷写成个道德楷模，于是添加了不少想象的人物和情节。呵呵，人无完人，所谓瑕不掩玉，个人行事上的些许缺憾丝毫不能抹煞其军事天才。鼓吹得过于完美了恰恰给人空洞的感觉。这个系列，小子终于没有耐心卒读。有感于此，小子觉得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抛砖引玉，就算给大家踢踏出一片一吐所思的场地吧！

关于淮阴侯韩信，小子以为凡是讲汉语的地方，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而且其大名也早已渗透到了多个非汉语的群落。个中缘由极其简单，那就是韩信震古铄今的军事指挥才能。韩信究竟指挥过多少战役，没有人精细地统计过，我等只知道自从汉王拜将以来，韩大将军攻必克，守必固，是个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淮阴侯终为吕后所杀，但这丝毫不能抹煞韩信在军事上泰山见顶般的历史地位。小子在此大喝一声：韩信既出，谁与争锋！

一、街头少年的胯下之辱

按太史公的惯例，写韩信也是从介绍人的私趣入手的。“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按今天的话说，韩信整个一无业游民，赖以为生的手段居然是“从人寄食饮”，就是赖别人家蹭吃蹭喝，还好没去酒店吃霸王餐，也没想起聚几个人收保护费度日，基本还算良民吧。

国子藏书

司马迁未曾提到韩信有没读过书，但小子以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韩信是没少读书的，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著作。首先，他那份军事才能不会凭空而来，凭你再怎么天才，没有后天的引导，终归是无用的。其次，这韩公子种地种地不干，经商经商不会，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他整天干什么呀？总得忙点什么吧？最大的可能就是读书！呵呵，您想想，俺们有时候碰到一本感兴趣的书，还不是一样读得昏天黑地，整天泡方便面度日？韩公子那会没方便面泡，只好去蹭个肚儿圆，可以理解！

韩信曾经在他们老家一个“亭长”那儿“寄食”达“数月”之久，“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那是，韩信那会正长个儿呢，吃起饭来就没个够，这谁受得了他呀？一到吃饭的时间这位就来了，不邀他一起吃吧又不太好意思，于是亭长老婆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把饭煮好了，一家子吃完了再钻被窝里接着睡。

嘿嘿，这等作息时间表，也算国内首创，填补空白了。等人韩信去了他家，这家子根本就不提起生火做饭的事儿。“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说实话，韩信这“怒”得没什么道理，人亭长并没孝敬您的义务，让你蹭吃了好几个月，确实对得起您了。

于是韩信的生计没了着落，有一天看书看到肚子又咕咕叫了，找了根竹杆子，跑城门口小河里去钓鱼，看看能不能请水里的鱼GG虾DD们舍身布施一下。可他哪会钓什么鱼呀，唉，整了一上午，鱼虾都被他喂饱了，他却依然饿着。

京清PDF www.qingpdf.com

有个在这儿冲涤丝絮的大嫂子（漂母），一大早就听见这位仁兄腹中风雷滚滚，中午回家吃饭，就给这韩公子也备下了这么个饭盒，下午就带给他吃。韩信一见，捧起来就往肚子里咽，连多谢都忘了说，更顾不上骂那河里的鱼虾忘恩负义了。

第二天，韩信的伙食还是没着落呀，于是又跑到城门口去“钓鱼”。那位大嫂还真不错，又给韩信弄了个盒饭。如此以往，这大嫂子的盒饭韩信居然是连吃了“数十日”，估计到后来，连鱼杆也不带了，就捧着书本往那儿一歪等中午饭就行了。韩信后来给人道谢，曰：“吾必有以重报母。”那大嫂子回答他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说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啊，哪里指望你报答我呢？

这大嫂子固然是高风亮节了，不过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其实也是对韩信根本不抱什么希望，觉得其所谓“重报”云云，根本是指望不上的客气话！这好理解，各位在大马路上为某个伸手大将军布施了几个钢镚儿，心里可有

企望回报的想法吗？方此时也，韩大公子混得与一个乞丐已经不相上下了！

有道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这韩信衣食无着不说，连一帮子有点钱势的子弟也拿他取笑。有一回，有这么一个杀猪的年轻人就当众拦住韩信，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说：瞧你小子长那么个傻大个儿，腰里还装模作样整把剑别着，其实他妈的狗熊一个！嘿嘿，说你呢，你还不服？你他妈要有种就拔剑捅我一家伙，来啊，捅啊，捅啊，嘿嘿，没种是不是？那好吧，从老子胯下钻过去，今儿就饶了你！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注意看，没有愤怒，也没有狼狈，没有申辩，也没有挣扎，只是盯着这家伙看了一会儿，一言不发，慢慢俯身从那家伙两腿之间爬过……这就是诸位耳熟能详的"胯下之辱"了。

太史公写人私趣，向来虚虚实实。小子以为，这儿挑拣的三件小事，并非随便说说的闲话，其实是于千里外为韩信之败埋下的性格伏笔。先来看胯下之辱，你当然可以理解成光棍不吃眼前亏，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小子我却看到了韩信骨子里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他的孤傲！

韩信虽混得形如乞丐，却随身总带着一把剑，在当时，男子带剑并不表示他就是剑客，而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譬如诗人屈原就是带剑的，你自然没法指望屈老夫子会独孤九剑。韩信破衣烂衫却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这把长剑，

国子藏书

在他心里，偶今虽落魄如此，寄人篱下，可依然是贵族血统，尔等皆草民尔！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的对手还能让你生气，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战胜他的把握！这话反过来理解，如果一个人对其对手的挑衅泰然而处之，那在他内心，这个对手已经根本不值一提了，更何况韩信坦然而受的是对手的侮辱！在他心里，你们这些个人根本不配和我同提！连和你们争论是非曲直都是浪费我的时间！

贫寒的处身环境容易造成两种人，心智愚者成为卑躬的奴才，心智极高者则偏偏成为孤高的雅士。在这一点上，韩信和林妹妹居然是同一类人。林妹妹自然没穷到韩哥这个地步，然而伊父母双亡，寄居贾府，和宝钗等其他人比起来，其处身环境是贫寒的。韩信对侮辱他的那帮子人是极度的没放在眼里的，就好像林妹妹永远也不会和刘姥姥争执一样。

然而孤高的人内心却是极度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的，一旦获得表现自我的机会，那就断断不肯错过，没机会也要创造机会表现。林妹妹不屑于和刘姥姥争执，然而在宝玉宝钗等这一个圈子里，却是万万不愿放弃任何机会的，数次要在诗赋方面压过众姝，就是明证。韩信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不折不扣的贪功。后话，这里提一下。

再看漂母赠食一节，韩信很懂得知恩图报的，这是他的优点，然而别人为他提供了一次免费午餐，此公居然又连续多日假钓待赐，未免过于天真，在他看来，一个人对你好了一次，那后面必永远对你好，唉！最终韩爷也就折在这份天真上了。

再来看那个亭长。不知道亭长到底是多大个官，估计也就和现在乡长那么大小吧。有意思的是，高祖刘邦在斩白蛇起事之前，所当的官也是亭长。韩爷在这个亭长寄食的故事，其实是韩信和高祖刘邦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韩信要出人头地，要证明给世人看，本公子就是佼佼不群，他需要这么一个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机会，是为其“饥”也；然而他自己不能创造这么个机会，只能“寄食”于刘邦处，然后又天真地认为我在此寄食一次，就能寄食一生；最后此亭长的老婆下手断了韩信的口粮，彼亭长的老婆（吕后）干脆砍了韩信的脑袋。悲哉！

韩信的母亲死了，“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穷得都没钱葬母，却依然为母亲选了一个旁边“可置万家”的风水宝地，人韩爷超级自信，知道自己会混得远远超过村里的同龄人，乡民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狂？本公子懒得和他们说，说了他们也不懂！

国子藏书

二、萧何月下追韩信

等到项梁带兵渡过淮河，韩信认为自己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临。穷得叮当响，也好，连收拾打包都免了，就拿了老别在腰里的那把剑，利利索索就去给项家军当兵吃粮去了。小子以为韩信此时的情绪是兴奋的，而并不是和那些要神话韩信的人所说的忧国忧民。拜拜了，弟兄们，看俺不混出个人样，誓不回来！那时候你们才知道马王爷原来生着三只眼！

韩信在项梁麾下并没混出个名堂，大概也就小兵一个吧，“无所之名”。项梁败死以后，所有的“遗产”为项羽继承。在项羽手下，韩信的地位稍有提高，“羽以（信）为郎中”，就是后人提到韩信时所说的执戟郎中。

说穿了就是个警卫兼仪仗队员，找一拨子长得高挑上眼点的，每人整把大戟，笔挺挺往过道那儿一戳，威风！这说起来韩信韩爷外表也是威武雄壮的，呵呵，又是一帅哥！不过小子以为韩爷的帅气和陈平陈哥是不一样的，韩爷的帅应该是更显阳刚一些，总不好整个小白脸做警卫吧？

并没有人提到过韩信在项羽手下担任过更高的官职，然而韩信“数以策干项羽”，一个小小的警卫能够数次为楚军的最高统帅出谋划策，一方面点出了项羽善待下属的一个侧影（后话，提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信韩爷为一展抱负所作的努力，要抓住任何的机会施展所学！

奈何项羽自己也是个不世的军事奇才，指挥作战素来让人闻风丧胆，从而对自己的才能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对韩信的策略，“羽不用”，可以理解，连他手下的头号谋士范增范亚父的话，人还爱听不听呢。

等到“汉王之入蜀”，在项羽手下看不到前途的韩信，终于决定跳槽，不是说树挪死，人挪活么？换家公司，碰碰运气吧。当然也不完全是棉絮包脑袋，撞哪儿是哪儿，汉王刘邦在入关灭秦之后，在关内一系列手笔，是获得了广泛的赞誉的。这次被下放到边远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依然有“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韩信也做了其中之一，“亡楚归汉”。

韩信初至汉营，依然“未得知名，为连敖”，“连敖”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连队的炊事班长那么个后勤小官吧。有什么办法？这一家伙过来的“数万人”呢，个个都高官厚禄的话，那只好刘邦反过来给他们打工了。

然而人韩爷可不这么看，俺韩爷是谁？您让俺跑这儿当个小小的街道妇女主任，简直开玩笑！于是工作上马子虎子，心不在焉。得，整一渎职罪。刘邦之入巴蜀，尽管后无追兵，然其后勤保障，也是极其艰辛的。于是韩信

“坐法当斩”！

和韩爷一块被绑赴刑场的共计十四人，就看见寒光闪闪，咔嚓咔嚓，“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呵呵，这儿有点追求艺术效果了，哪那么巧，刚好韩爷就是最后一个啊？咱不管它，反正只要韩爷不是第一个就成。

看看这吃饭的家伙一会儿就得搬家，韩爷那个不甘心哪，我韩信一身的本事还没施展呢，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交待了？于是“信乃仰视”，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嘿，还真给他找着了，“适见滕公”。滕公就是刘邦的铁哥们夏侯婴，那是地地道道的上层集团人物。

世多有猜测滕公是监斩官者，小子以为不然。第一，军队里斩这么几个小人物，家常便饭。都要滕公这种重量级的人监斩，他们不累得腿肚子转筋才怪。第二，如果是监斩，韩信应该能一上来就看见他，没必要等到轮到刀斧手站他后面了才“适”见滕公。多半是夏侯婴刚好路过，被一直在抬头张望的韩信看到。

韩信马上大叫起来，“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呢，“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这就怪了，一个死囚临斩前喊点子“老子二

十年后又是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给自己壮壮胆儿，这“言”有什么“奇”啊？

大多数看官在这儿都未求甚解，CCTV有个什么节目，请的好像还是个教授，讲韩信，也是糊里糊涂就放过了“奇其言”，而在“壮其貌”上大做文章，呵呵，你以为夏侯婴是Gay啊？没见“奇其言”还在“壮其貌”之前吗？

那么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奇呢？这得来看当时汉王的处境。刘邦平定三秦之后，本来是打算堵住函谷，不让诸侯入关，自己割据这块风水宝地的。奈何函谷关一战，被项羽打了个满地找牙，于是讲和，项羽携诸侯入关，划地而王，分封十八路诸侯。

为了充分削弱刘邦并抑制其发展，这才把巴、蜀、汉中这一片兔子不拉屎的边远之地塞给汉王，并在刘邦的周围另外封了三个秦朝的降将以钳制刘邦，尤其那个章邯，堪称末秦的头号猛将，让他守住汉王蹦出领地的出口。

高清PDF WWW.GQPDF.COM

刘邦军事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对项羽这种名捧实扁的搞法只能是忍气吞声。动身往自己的领地开拔的时候，又听从留侯张良的建议，把连接巴蜀和三秦的唯一通道——栈道放火烧毁，一来可以避免追兵，二来可以显示汉王无东归之意，从而麻痹敌军。

这一招是有效的，虎视汉王的章邯确实因此而放松了警惕。问题是，这一招固然蒙蔽了敌人，连自己人也一并蒙鼓里了，汉营的那些下层军官和士兵也是认为从此东归无望了，要在这边远地区生根发芽开花不结果了。在刘汉的最上层，此时将东归密谋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就算有，那也是高度的军事机密。这么一个高度机密，却从一个小小的死囚嘴里喊了出来，对滕公无异于一声惊雷！

你说“滕公奇其言”奇得有没有道理？滕公一听这话肯定是一震，这谁这么厉害？过去看看，于是才有了“壮其貌”。这也说明滕侯确实不是监斩，否则早就“壮其貌”了。既然被吸引过来了，那你刀斧手先歇会儿，待本侯先和他聊聊，看看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就知道俺们混成这德行了，汉王还“欲就天下”。呵呵，滕公毕竟是大人物，要赦免个把死囚，算个屁。

这滕公和韩信一交谈，“大悦之”，哈哈，老子今儿行什么运？垃圾堆里捡到这么大一块美玉。赶快“言于上”，汉王呢，这会还在为受了项羽的窝囊气在家补念三字经呢，没什么心思管这事，不过既然是铁哥们推荐的嘛，那就官升两级，做“治粟都尉”，团级粮草管理员，还是管粮草！

汉王他们终于到达汉都城南郑，那些跟随刘邦而来的将士们一看，我靠，这他妈也叫都城？出了门抬眼一看，除了山还是山；进了门，低头一瞅，除

了泥还是泥，这这这，你让俺怎么活呀？于是弟兄们是成群结队开小差脱离革命队伍。

是金子放哪儿都会发光的，就看有没人看得到了。韩信管理粮草，却因此而结交了对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丞相萧何。这不奇怪，汉王的根据地的经营，后勤的保障，一向是萧何在管。韩信也管粮草，其实是萧何的部属，免不了有些交道要打。“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第二个为韩爷之才惊异不止的人了！

韩信也挨这儿琢磨：本公子和萧丞相打交道也有日子了吧？看得出来，萧老爷子对本公满肚子墨水还是赞赏的，那肯定也向汉王推举了若干次了，可是汉王丝毫不见动静啊，怎么回事？……再等等看。又等了几天，除了觉得身边的弟兄们越来越少以外，根本不见变化。得，韩爷我是谁，就为了来给你看着这一堆造粪的原材料？对不起，您嘞，另请高明吧，本公子另谋高就去也！

这萧何有一天吃了晚饭没事儿，打发个人：“来啊，去把那个韩爷给我请来聊聊天，对人恭敬点，知道吗?”

一会那个人就回来了，“韩爷呢?”

“回相爷的话，韩爷不在那儿，听说也开了小差，跑啦!”

什么？震得老爷子胃部痉挛，差点没把晚餐吃的东西给挤出来。跺着脚

高清PDF WWW.GQPDF.COM

一个劲就嚷嚷："马，马，快备马……"也顾不上通知别人，扑在马上就是一阵虐待动物。唉，谁让俺是马呢，跑吧，幸亏今儿晚上天还行，看得清道儿，要不然黑灯瞎火的，您倒是让俺往哪儿跑。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了。萧老爷子明白，刘邦要"就天下"，固然需要韩信这么一个军事奇才，就算刘邦不用他，也万万不能让他跑到别人那里，所以无论如何，韩信不能离开汉营，除非大家同时犯了自虐狂！

三、拜将

萧相爷就这么心急火燎地追上去了，可他老人家临走也没说清楚他到底要去干吗，鉴于当时大家纷纷另谋高就的大环境，"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这还了得？"上大怒，如失左右手"。萧丞相可是最高统帅的最亲密的战友，汉家二把手啊！

萧丞相千辛万苦追上了韩爷，好说歹说，总算是把这韩公子带了回来。萧何一看这事可不能再拖了，否则绝对会搞成个人才外流的大漏勺，赶紧来见汉王。这刘邦一看丞相又回来了，"上且怒且喜"，呵呵，很有点少女见情郎去而复回的感觉，虽然芳心暗喜，这气还是要撒的。

汉王眼珠子一瞪："姓萧的，连你他妈都要舍偶而去乎？"

丞相俩眼笑眯眯："俺是去追一个舍您而去的人，哪里是要……"

汉王不放过："追谁啊？"

丞相依然不着急："就是俺屡次给您提起过的那个韩信韩爷，谢天谢地……"

汉王咆哮："扯淡！俺手下那些马仔一跑就是十多个，你当偶不知道？那么些人你都没追，就单单去追那个韩信？胡说八道！"

任你一蹦三尺高，人萧老爷子依然不慌不忙，俺先喝口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那些个逃走的"诸将"，和韩爷一比，狗屁不如！汉王您如果真打算就守着这几亩薄田终老一生，那就不关韩爷什么事了，如果还打算和天下英雄一争高低，非用韩信不可！您自己看着办吧。让俺再喝口水先。

这一提到汉王的远大理想，刘邦也不跳了，嗨，估计气儿也消差不多了："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打回老家，一统天下，谁不想啊，可心有余力不足啊，唉……

国子藏书

相爷依然笑眯眯："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遂留；不能用，信终亡耳。"——您还不用人韩爷，过不了三天，人还会跑滴！

汉王狠狠心："得，看您老爷子分上，偶让他做个方面军司令。"

丞相把茶杯往桌上一搁："虽为将，信必不留！"——一个方面军司令就想留住人家？

汉王一咬牙："相爷您这么坚持，得，偶让他做三军总司令！"

丞相又端起茶杯："幸甚。"——这还差不多！娘的，这几天差点没把俺累死。

轮到汉王又猴急起来了，"于是王欲召信拜之"。来人哪，去把韩爷叫来，寡人这就拆符拜将。"啊？别！"

差点没把人相爷呛着，"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就您这样像对待三孙子似的对待人家？不成的，三件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缺一不可！

"王许之"，一一照办，谁让寡人想用他呢？

于是乎翻皇历的翻皇历选黄道吉日，汉王也暂时把黑狗×肉三鞭酒什么的藏起来，又是洗大澡又是点熏香，一面又派人筑拜将坛，以昭示三军。

这儿一群将领们听说要拜兵马元帅，一个个高兴得很，为什么呀？"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哈哈，敢情没人觉得自己是饭桶的，这兵马大元帅嘛，人人想当。拜将这天，人人都找件精神点的衣服穿上，估计连樊哙都破天荒刮了把胡子。等到看见登上拜将台的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一军皆惊"！惊吧，别把眼珠子挤出来就成！目前喽啰跑得太多，分不出人手照顾盲人。

翻遍了《史记》，发现刘邦虽然封侯拜将无数，这次拜大将军却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许多人都说这样做是为了树立韩信的威信，以便其后的军事指挥，小子不以为然！刘邦的军队素以纪律严明著称，将领们之间内耗也是极少见的，韩信只要虎符在手，没人敢不听号令，因为兵符为王所授，不听持符者号令，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再说了，诚如萧何所言，刘邦拜将，从来都是这么大大咧咧不当个事儿，难道别的将领就不需要权威？也没听说哪位是因为拜将仪式过于简单而导致令不行禁不止的。所以小子以为刘邦如此隆重地举行授衔典礼，其实是另有他意的。

仔细看萧老爷子的话，"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明白了吧？搞得这么隆重，不过是为了留住韩信不得已而为之！小子在前面曾分

国子藏书

析韩信的性格特征，言此公乃孤高之士，内心充满了得到别人承认的渴望。

萧老爷子对韩信吃得极准，深知这么呼来喝去，韩爷必以为汉王并不认可其大才，这样势必造成韩信的二次逃亡。这和林妹妹为了别人拿她和戏子比了一下就闷气不止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具礼，乃可耳”，摆足了排场，才能让韩信认为汉王在充分尊重他而为汉王卖命！唉，难怪最后韩信败在萧何手里，萧老爷子实在是韩信的“知己”！

等所有的磕头撅屁股等等俗礼都做到了家，韩信“上座”。意气风发呀，熬了多少日子，碰了多少次鼻子，还差点掉了脑袋，终于登上这个一展抱负的将台。

高清PDF WWW.GQPDF.COM

汉王迫不及待：“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这丞相多次帮你鼓吹，你到底有多大本事，抖点子出来让大家看看先。

韩信呢，俺等的就是今天啊：“今东乡（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说这大王您要王天下，拦路的不就是一个项羽吗？

汉王也承认：“然。”——小子你一下就点在实处，有眼光！

韩信接着问：“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老板您自和项羽比较一下，谁厉害？

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哪壶不开提哪壶，真他妈不给面子！不过你老大我从来都是老命比面子重要，认了又咋滴？

到这里，该是韩爷献宝的时候了，“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接下来韩爷仔仔细细剖析了楚霸王项羽的为人：第一，匹夫之勇，说项羽发起火来大喝一声，“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就你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第二，妇人之仁，平时对部下“恭敬慈爱”，可是一到论功行赏，该给功高者赐爵封地，又表现得像只铁公鸡，“忍不能予”。第三，决策失误，放弃地利，“不居关中而都彭城”。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残暴嗜杀，失去民心。“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而老板您呢，恰恰反其道而行，“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所以将士们都愿效死命；尤其在民心方面，您大占上风，“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秦地的老百姓都希望您去作他们的领路人呢；老板手下那些弟兄们，大多不是本地人，谁都想打回老家去，一旦您举兵东向，三军必然都以一当百，三秦之地的百姓也必群起而应，“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国子藏书

“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汉王为什么大喜？有人说韩爷帮他拟定了政治纲领（“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也有人说韩信帮他规划了军事路线。小子以为都不是！

韩爷从不以政治见长，他和张良、萧何等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这些政治主张，并非韩信今天才提出来的，刘邦怎么会为早就已经在实施中的方针“大喜”？二傻子吗？

韩爷的这一段就职演说发表于拜将台，听众有众多将领，和诸葛的《隆中对》听众只有区区二人（还未必都听得懂）根本不同，岂不知“兵者，诡道也”，当然是要极密的。大庭广众就规划军事路线？这是捧韩信呢还是贬韩信？

那么到底汉王刘邦为什么“大喜”？这还得看刘邦当时的处境。刘邦本来和项羽是哥们，一同尊义帝之约伐秦，刘邦一路向西入关灭秦，虽然不是百战百胜，但那些败仗都未曾伤及刘邦筋骨，刘家军在战争中总体而言是不断发展壮大的。

刘邦本人对自己的实力也逐渐建立起信心，要不然也不会企图堵住函谷关，割据三秦。然而函谷关一战（这是刘邦和项羽首次交手），刘邦在占据地利、以逸待劳的情况下，依然被项羽的部队打得东倒西歪，终于破关而入，划地而王，还塞给刘邦这么几块荒无人烟的鸡肋地皮，大家都看到了楚汉之间军力上的巨大差距，刘邦赴汉，甚至都不得不烧毁栈道来避免被尾随追击。

这一系列的变故，不仅大大削弱了汉军实力，更严重的是使得汉军的士气遭到灭顶之灾，才出现了“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的悲哀，连汉王本人也是心气不足，要不然人云“丞相（萧）何亡”，汉王焉能信而大怒？

韩信是军事奇才，自然一眼就看透目前汉军最需要的乃是“士气”也！他那一大篇演讲，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项羽是个纸老虎”！看起来厉害，然而咱们必能战而胜之，尤其弟兄们哪，过不了几天，咱们就要东进拿下三秦了，到时候哪，老板他又能“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了，儿郎们不要怕也不要跑，就等着快乐奔小康吧！

韩信这次的演讲，毫无疑问地提升了汉军将士乃至汉王本人的士气，稳住了军心，相信也极大程度上减缓了汉军的非战斗减员，此乃“汉王大喜”的根本原因！汉王也因之看到了韩信治军的杰出才能，“自以为得信晚”。

汉王“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开始操练兵马，筹划东进！

国子藏书

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大将韩爷的就职演说终于使得刘汉公司的股票在连续多日跌停之后触底回弹，现有资金不再撤出，刚刚退出尚未他投的散户得到这个利好消息也纷纷回归，连日的走势图上，也拉出一条条温和的阳线。有了希望就有了动力，喽啰们如今出早操都勤快得多了，再也不是日上三竿尚拥衾而卧，还美其名曰节省粮食。

在韩爷的演讲中，列举诸多汉王较楚霸王的优势，着重分析了“人和”，也捎带提到了“地利”的问题，唯独不曾提到“天时”。这就是说，汉王东向争天下的时机，弟兄们尚须等待。一来汉军自己需要修整操练；二来楚军势大，虎视眈眈，需要等待一个老虎走神他顾的瞬间。

这么个时机，并没耗费汉军太多的耐心。汉王二月受封赴国，五月，在项羽北面的齐地就一下子乱了营。没办法，人人想当老板，还人人觉得自己的地皮不够多，不够自己搜刮的，最后是齐人“田荣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这个彭越可不是等闲之辈，最后与韩信等合围垓下，逼死项羽的，就有此公。后话，提一下。

齐地与项王的老窝比邻，项羽当然要先镇住它。偏偏连续派了几拨人去挑彭越，打了几个月，都被彭越整得灰头土脸。消息传到南郑，刘邦等人大喜过望，都知道东进的“天时”已经来临，项王为齐王所牵制，弟兄们此时不动，天诛地灭！

然而怎样才能兵出汉地，拿下三秦，诸将却是一筹莫展，连接汉地和三秦的秦岭栈道早就被那“春天里的一把火”化为灰烬了。要从这儿过去，两条路，第一可以来个空降，奈何那时候连飞机的祖先都还没问世呢；第二，让将士们都变壁虎，手脚长吸盘儿，吸着山壁扭过去！

等到大将军韩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这个问题就首当其冲被摆到了桌面，得到的是韩爷斩钉截铁的答复：修栈道！诸将一下子觉得脑子里满是浆糊，要知道业已被烧毁的栈道是前人花费了差不多两年才修成的！

诸将有点愣：“修？”

韩信很直白：“一定要修！”

诸将问题多：“怎么修？谁去修？修到什么时候？……”

韩信有安排：“周将军，樊将军，就请二位各带一千工程兵夜以继日，抢修栈道，越早完工越好！”

周勃、樊哙眼珠大：“嗯？”

国子藏书

诸将就是不明白："哗……"

刘邦大喝一声压住阵："尔等吵个屁，不听将令，我砍！"

诸将大着脑袋静下来……

等到韩大将军从容不迫把自己的计谋详加解释之后，这群马仔们才"哦"，"原来如此"，"高，愣是高"，"佩服佩服"，个个是俩眼放电加放光，周勃更是扯扯樊大胡子的袖子："哥们走吧，你去挑兵，俺去准备火把，恐怕还得准备点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红旗吧……"

当天晚上，密切监视栈道的雍王章邯就得到了汉军在抢修栈道的探报，哥们不大放心，亲自赶过去瞧一眼，就看见汉军工地上灯火通明，喽啰们扛木头的扛木头，凿山壁的凿山壁，忙得不亦乐乎，奈何地势实在陡峭，折腾来折腾去，大多数木头都玩自由落体掉进了山谷。嘿嘿，这他妈修到猴年马月呀？嗯？指挥抢修的居然是这两位爷，哈哈哈，大傻帽儿，慢慢修吧，偶喝酒去了！

要知道在当时的汉军将领中，周勃和樊哙是名气最大的两位了，连这二位都给派了出来抢修栈道，章邯理所当然地把此地当成了汉军的主攻方向，虽然看起来要修好这栈道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保险起见，把驻在别处的兵马再往这边挪过来点吧。

章邯哪里想得到，就在这夜幕笼罩之下，刘邦、韩信等亲率汉军主力正在沿一条荒僻小道轻装翻越秦岭，向北插向雍地内的军事重镇陈仓！

一连几天，章邯都来"视察"汉军工地的进展情况，直看得这哥们没事偷着乐：这他妈谁出的馊主意？尽管俩大将监工甚严，那栈道呢，向前延伸的速度那真是后院涨水漫（慢）到了家，这么修啊，明年见吧！于是乎，人雍王章邯干脆回都城废丘享福去了！

汉军主力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翻过秦岭，渡过渭水，虽然辛苦，但将士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摩拳擦掌，士气极高，稍作休整，一声令下，弟兄们是齐声呐喊，突然对陈仓发起冲锋。

陈仓守军还在琢磨怎么着搞把公费旅游，去栈道参观参观汉军怎么慢工出细活的优质工程呢。突然就听见外边杀声震天，跑出来一看，好嘛，汉军从天上降下来了，这一愣神，一个个的不是当了俘虏就是脑瓜子开了瓢，根本没摆成阵势，陈仓就失守了。汉军站稳脚跟，人不卸甲，马不卸鞍，迅速巩固阵地，一边出榜安民，理顺占领区。

这儿雍王章邯得到报告说那边修栈道的汉兵们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纳闷呢：不修了？搞什么名堂？就有从陈仓那边败下来的逃兵，灰头土脸，

连铠甲都没披，估计大多数人裤裆上都描着地图，尿湿了，又干了。

一听说陈仓失守，章邯是手脚冰凉，完，上了刘三的当了（他还不知道韩信大名呢）。要说章邯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当年定陶一战击杀项梁的就是此公，这次在韩爷的障眼法下面吃了大亏。慌慌张张带着集结在栈道跟前的兵将就往西赶，试图夺回陈仓，阻击汉军，估计还有若干将领日前正在休假探亲呢，也来不及等他们了。

等章邯赶到陈仓，汉军早就布好阵势以逸待劳等着他了，这时修栈道的周勃樊哙等将领也已经拉到了陈仓，大兵们也刚好拿陈仓守军热过了身，士气正高，结果章邯是一触即溃，狼狈退却。汉军哪肯就此罢手，汉将曹参和周勃带着人马是穷追不舍，那些个大兵，憋了这么久，一肚子火终于找到了个出口。

章邯逃到好畤，镇守好畤的是章邯的弟弟（一说儿子）章平，曹参等“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章邯“又复败，走废丘”，逃回雍都城废丘，任你汉军百般辱骂，俺就是紧闭城门，拒不出战，男子汉大豆腐，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高清PDF www.GQPDF.com

其实项羽在三秦的军事部署是一个大败笔，此公是地地道道的唯拳头论，实实在在过于忽视民意。当初在新安与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个秦降将“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其中大多就是关中子弟。这些放下了武器依然被活埋的秦地子弟，谁还没个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呀？所以诚如韩爷所言“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可你项羽偏偏让这三人镇守秦地，监视汉中，未免视民意如儿戏，这儿的乡亲们能心甘情愿配合这三个残杀自己亲人朋友的领导吗？

果然汉王杀回秦地，振臂一呼，应者群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子弟兵又回来了，你想想那个兴奋，那个踊跃，就好像当年俺们的爷爷辈帮着整小鬼子一样！

此时汉丞相萧何也把办公桌抬到了秦地，治理后勤，打点军需，武将们则马不停蹄，分兵出击。曹参继续围困章邯，周勃、夏侯婴等将领则继续向东，向北攻击，一路势如破竹。这也难怪，民心如此，大军未到，老百姓就闻风而动，许多地方都是兵不血刃就插上汉旗宣布不姓楚了，想不势如破竹都难！

汉王刘邦八月突袭陈仓，到第二年正月，短短四个月时间，先后迫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雍王章邯最后也城破自刎，章平被俘；“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他哪儿是韩公子对手呀！

国子藏书

汉王尽定三秦，剩下的就是萧丞相的事了，设置郡县，分封官吏以治理，“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呵呵，这么一大块风水宝地经过“土改”，成为了汉王刘邦的后方一块坚实的根据地，一个东向争权天下的战略依托！

陈仓一战，韩信采用明修栈道，将己方的军事意图及战略部署隐藏得滴水不漏，从而获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功效。诸将无不敬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此被写进军事教科书。大将军韩信从此声名鹊起，威震诸侯！

五、扩大北方根据地

汉王摆平三秦之后，又趁着项羽北上击齐，无暇西顾的良机继续向东狂抢地皮，在洛阳让马仔们歇了歇脚，喝了口水，又亲自带着这群饿狼直扑项羽的老巢彭城，嘿嘿，谁不晓得松鼠的窝里核桃多？把你老窝端掉，我，我恶心死你！

高清PDF WWW.GQPDF.COM

其实汉王刘邦的用兵水平自来并不差，与项羽、韩信两位比在战术上应该说逊一筹，但在大的战略方面，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刘三固然败仗多多，然而这些败仗大多数都是拜项羽所赐，这大概就像宇文成都碰上李元霸，可没人敢说宇文哥哥不是好汉的。在和其他人的较量中（不含韩信，因为二人从没真的干过），刘邦还是大占优势的，而且许多次都是干净利索的全胜！

这不，项羽分身乏术，还真就给刘邦把老窝给端了！这个刘三进入彭城之后，也有点脑子里熬浆糊，心想老虎还远在齐地斗群狼呢，于是乎有点飘飘然疏于防范，哪儿知道项羽一听到老窝没了，也顾不得在齐王他们身上撒气了，带了三万精兵星夜而回，彭城一战，直杀得汉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睢水为之不流”！

汉王不得已扔了刚刚搂到的核桃仓皇西退，镇守在韩地的大将军韩信一听老板正给人追得上吐下泻，赶紧带兵接应汉王，沿路不断接收从彭城下来的败兵。人韩爷就是狠，这些找不着北的残兵败将们，给韩将军一整合，战斗力立马飞速飙升，“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接着又在京县、索亭两次击败追击的楚军，“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最终把战线稳定在了荥阳、成皋一线，守住了关中根据地的门户。

彭城一战，刘邦再次看到了老虎会怎么样欺负猴子，清醒地认识到光靠

国子藏书

自己这几个虾兵蟹将短时间内是无法击败项羽的。然而老虎虽勇，脑瓜子的容量却远远不及猴子，猴子硬干老虎那是找死，岂能不发挥发挥猴子的主观能动性，来个智取？果然从彭城败退到下邑，汉王和军师张良就开始玩阴的。

刘邦跟军师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为了整死项羽，老大我愿意以函谷关以东的大片土地为馅饼，招几匹饿狼和老大我一起干，留侯您看"谁可与共功者"？留侯张良再次展现了运筹帷幄的超凡大能，认为英布和彭越那是饿狼里头的佼佼者，"此两人可急使"，赶快派人联络他们；"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老大您"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老大既然也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那就肥水别乱流他人地，这三位，卖房子卖地也要笼络住！

小子对这个"貌美如妇人"的留侯张良佩服得真要五体投地，须知后来合围垓下，逼死老虎的正是这三匹饿狼再加上汉王自己！由此也可以看出，后来韩信北上开辟新战场的战略，并非来自韩信，而是来自张良！很明显，留侯这一番应答，就是建议汉王让韩信放手去干，让他做大，独当一面！

必须承认，韩信在战术上远超张良，但在战略上确实不是留侯对手！同时也可以看出，刘邦对韩爷是早就有戒心的，所以东击彭城的是汉王自己而不是韩大将军。唉，从在"亭长"家"寄食"第一天开始，"亭长"就在琢磨养不养得起韩爷，韩爷未知而已！

楚汉在荥阳、成皋一线形成对峙，今儿我挥你一榔头，明儿你还我一棒槌，谁也奈何不了谁。"其八月"，汉王刘邦终于"以信为左丞相，击魏"，拉开了韩爷开辟北方战场的序幕！

韩信如何击败生擒魏王豹，固然也精彩，这事搁别人头上自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对韩爷而言，实在稀松平常，所以小子不打算在此着墨太多，就让太史公帮小子一笔带过。

"魏王盛兵蒲膝，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与韩爷的处女作一样，声东击西，派人在临晋摆好船只穿好游泳裤佯装渡河，主力却偷偷跑到上游的夏阳用圆木绑瓦罐渡过河去，干净利落，摆平魏王。魏豹比章邯输得更难看，章邯还被围困了一阵才自个儿割了脖子，魏豹是一上来就成了子弟兵优待对象，也好，省得给困住了还得饿肚子！"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看看，没几天，韩爷又摆平代地，代相夏说也在阏与被擒，和魏豹做了一根藤上的两根苦瓜。

国子藏书

韩爷在北面一路高奏凯歌，汉王刘邦自己在荥阳和项羽互相泼脏水扔砖头，却混得一日不如一日。这也难怪，毕竟在荥阳和汉王大眼瞪小眼的才是项羽的嫡系部队。等到韩爷在北方破代之后，汉王已经在荥阳混得揭不开锅了，弟兄们一个个皮包骨头，连举块板砖的力气都快挤不出来了，不得已，“汉辄使人收其（韩信）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得，韩爷手下那点精兵全给调到荥阳去了，手下还剩了一万多刚刚招募的新兵，那些个新兵蛋子，连铠甲都是刚刚搞清楚哪头朝上，还怎么继续击赵伐齐，扩大北方根据地呢？有道是，艺高人胆大，且看韩将军如何用这一万多乌合之众东征，击败二十万赵军！

“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这个赵王歇傀儡王爷一个，也没什么本事。实际用兵的是这个成安君陈余。陈余的参谋长是广武君李左车，倒像个韩国人的名字。

看到汉军将至，老李就发挥参谋职能给陈余支招：“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说俺们这地方地势险要啊，道路那么狭窄，战车过不来，部队行军都只能走成单列，汉军远道而来，粮草肯定在最后边，老大您给偶三万儿郎，偶抄小道绕到汉军屁股后面，把他们的口粮全劫下，然后“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偶堵住他们后路，让他们想抢粮食都没处抢去。老大您呢，“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嘿嘿，偶看这帮孙子能饿几天！

按说，这老李的筹划，还真是个不错的办法，谁知道这个陈余是这么个书呆子，“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简直是岂有此理！偏偏还爱拽点兵法：“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嘿嘿，也对，那您就和韩爷不避而击吧，以后诸侯确实不会轻来伐您的，因为他们没那个机会了！——弟兄们啊，咱们读书可别读成这样啊！

韩爷这儿还犹犹豫豫呢，就怕人绕到后边端走了弟兄们的锅碗瓢盆，本公子小时候饿怕了，晓得挨饿的滋味还真他妈难过。等得到李左车的计谋没被采纳的探报，“则大喜”，他能不喜吗？“乃敢引兵入井陉狭道”，离井陉口三十里下寨。

韩爷的营寨和赵军之间还隔着一条河，叫做醽蔓水。因为涉及水战嘛，韩爷让人去调查一下，哪些个当兵的会游泳，哪些个不会。一会那个做社会调查的偏将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报韩将军，这些兄弟大多是在魏地新拉来的，北方人，只有不到两千人会游泳，这可……韩爷挥手止住他，嘴角露出一丝

阴笑，且看本公子手段。

六、背水一战

韩爷先把这二千会游泳的召集起来，“人持一赤帜”，并配战马一匹，“夜半传发”，让他们不打火把抄小路，先连人带马偷偷摸过河去隐蔽起来，跟他们说但见赵军“空壁逐我”，尔等“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明儿上午，伙计们等到赵军倾巢出动追本大爷的时候，就赶紧出动，快马加鞭，趁城里没人，把他们的战旗卷巴卷巴揣怀里，再把这些赤红的汉军旗帜给挂上去！

这帮子懂水性的就连夜出发了，剩下一万多旱鸭子兵挨这儿睡觉。也就睡到五更天，就给叫起来了，干嘛？韩爷招呼大家伙吃早点，说先垫一垫，正餐么，等到“今日破赵会食”！什么？就俺们这群散兵游勇？还一个个旱鸭子，“汉”兵真的变“旱”兵了，连过眼前这条小河都难，还今日破赵？“诸将皆莫信，详（佯）应曰：诺”。

韩爷吩咐诸将：赵军现在占据着险要地势，“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他们不见本将大旗，是不会出击的，生怕揍了咱们的先头部队，让本将掉头开溜，哼哼，这姓陈的琢磨拿住本将成名呢，本公子让你啃不动骨头崩坏了牙！“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汉军就这么慢慢悠悠渡过河去了，其中的一万人就在河边背对河水列好阵势。赵军果然不曾进击，还等呢！

一看韩信摆成这么个阵势，“赵军望见而大笑”：嘿嘿，这哪个傻帽儿布的阵哪？有这么干的吗？待会弟兄们一冲锋，还不轰你们下河去喂王八？听说人肉养大的鳖特补……

这汉兵阵中当兵的也开始交头接耳：

汉兵甲：“哥们，会游泳吗？俺有点颤……”

汉兵乙：“不会游呢，俺是秤砣，小时候想学，找不到地方……”

汉兵丙：“上次不小心掉水沟里，还是隔壁的二丫把俺拉上来的，呛了几口水，现在想想就晕……”

汉兵丁：“俺也一样，俺是宁可给人砍死也不要下水的啦……”

汉兵戊：“俺刚才过河就是闭着眼睛过来的，说什么俺也是不敢回头看的啦……”

众汉兵：“对，说什么也不回头看！”

国子藏书

说着说着，天就亮了，“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终于韩信举起大将旗帜，带着剩下的约千把人擂着战鼓就往前冲，陈余一看韩信出来了，还捎带着副将张耳，“开壁击之”，打开城门，一窝蜂就扑上来了。

“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演戏呢！故意把旗帜战鼓满地乱扔，一扭头逃进了河边的阵势中，“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终于倾巢出洞了！想想也是，看着这汉军这么好打，谁还愿意在城里看着别人立功啊？不说别的，捡只皮鼓可以给俺家大小子当玩具，拾面旗还可以俺家才三个月大的二丫头撕几块尿布！

等到赵军和韩爷的这座旱鸭子阵一碰，就发现韩爷的厉害了，“（汉）军皆殊死战，不可败”，可不是，谁都不想掉河里去喝水，死往前砍是唯一的活路！那时候的战场啊，还真就怕这拼命的，你赵军人数是多，总不能同时递家伙招呼吧？何况许多赵兵根本就是出来跟着想捞点便宜的！

趁着这边厢双方砍得难解难分，“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好！昨夜里就游过来的那两千汉兵开始干活了。旱鸭子在那儿拼命，会水的就插插旗，看来这人哪，还是学会游泳的好！唉，小子我至今仍是个秤砣。

就这么大战良久，汉阵丝毫不动，就轮到赵兵虾米菜了，汉兵可是每个人早上都吃了油条，喝了豆浆的，而赵兵肚子里的那点陈货，都还得追溯到头天晚上了。这冲锋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体力活，砍到晌午，不成，哥们俺前心贴后背了，俺得吃饭！这陈余自己大概是也受不了腹中空城计的折磨，看看一时半会又奈何不了人家，就让大家撤退，想进城吃点东西再来和汉兵抡砖，顺便捎带点烂西红柿！

高清PDF
WWW.GQPDF.COM

等他们退到城下一看，偶的妈妈呀，“壁皆汉赤帜”，满目都是汉家红旗，“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以为赵国君臣都玩完了，心里头这么一震撼，“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完了，指挥不灵了，乱套了不是？这韩爷等的就是这个落井下石的良机，指挥旱鸭子们：冲，冲进城去吃正餐！刚换完旗帜的那两千汉兵也呼啦啦从城里冲出来，这帮子人有马，冲锋起来更狠！“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那些个赵兵整个给弄晕了头，吓破了胆，得，俺不干了，投降行不行？一个个往地上一跪，双手向上举，有的还顺便托着刚抢来的旗啊、鼓啊什么的！

井陉一战，俘虏的赵军，人数远远超过汉军自身，而且“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韩信又及时整编，这些降兵终为韩爷所用。

这韩爷手下的将领还真的在城里吃上了正餐，互贺立功之余，还是不明

国子藏书

白马仔们怎么就赢了。吃饭的时候，就问韩爷："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说这兵法都讲究背靠山，前临水，兄弟们也是这么理解的，背靠山嘛，俺们是往山上退，反攻的时候是往下冲，省劲！临水嘛，敌人一上岸，立足未稳，就请他转身吃馄饨，可将军您全反过来了，还"曰破赵会食"，那会弟兄们都不敢信，可大家伙这会还真就在这儿"会食"上了，"此何术也？"这是什么高招？偶等想不明白。

韩爷趁着高兴，开始给部下上课："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上写着呢，你们没仔细读罢了，兵法上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而且本将带的兵又全然不是老油条一般的职业部队，不过是"驱市人而战之"，忘了他们才当了几天兵了吗？"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只要还有别的生路，这帮人一接战必然跟耗子见了猫一样，逃还来不及呢，本将"置之死地"，除了死战，别无他路！哈哈，于是耗子变老虎了！

"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那是！

上边提到的陈余的那个韩国人参谋长李左车，"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唉，这经济杠杆就是厉害，韩爷这儿一悬赏，"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麾）下者"，"信乃解其缚"，松绑之后，恭恭敬敬"师事之"。嘿嘿，原来宋江收服秦明、呼延灼这一套，古人早就会了。这个李左车终为韩信所用，为韩爷攻燕伐齐立下大功！

井陉一战，韩信背水列阵，巧妙把握敌我双方士兵心理，不差分毫捏拿攻击时机，以不到敌方十分之一的兵力，击破赵军二十万，创造了以寡击众的经典战例。自此以后，韩信威名日隆，诸侯闻风丧胆！

七、刘邦向左，韩信向右

说诸侯闻韩信之风而丧胆，并不是吹捧韩爷的信手拈来之辞。井陉之战之后，韩信听从那个韩国人李左车的建议，一面"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休养生息，一面又"北向燕路"，拉开要攻击燕地的架式，暗地里又"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派个舌尖齿利的去游说燕王，晓以厉害，告燕王：您看见没？人韩爷抄起万余刚刚招募的新兵蛋子都能抡死赵王君臣，如今带来掐您的可不再是万余了，都已经挨那儿摆好pose了，您还等什么呢？等死吗？于是"燕从风而靡"，真的是闻风丧胆！燕地就这样被韩信以威名兵不血刃地拿下。

国子藏书

燕地平定之后，“(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这可不是因为韩信谦虚，把王位让给张耳。由于历史原因，张耳在赵地老百姓心中的声望要比韩信高很多（见《张耳陈余列传》)，这也是张耳被派去辅助韩信平定赵地的原因。况且作为武将的韩信，也暂时还不能留在赵地为王。

楚霸王项羽自然也不高兴赵地这一片肉给汉王一筷子夹过去，“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赵地慢慢稳定下来。

刘邦在西边死扛项羽主力，终于不支，荥阳失守，向南败退，与被拉拢反楚的英布会合，进入成皋，立马又被尾随而至的项羽部队重重包围。

西线势危，自然向北线请援，于是韩信张耳“发兵诣汉”。“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汉王刘邦就带了曾经在刑场发现韩信的那个滕侯夏侯婴，偷偷溜出成皋，北上，冒称汉王使者直接进入张耳韩信军营，还夺了二位的兵符印信！

这儿可是一件大事！那是什么原因使得汉王对韩信不满到“夺其印符”的地步呢？小子以为有二：

第一，韩信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按照留侯张良的运筹，韩信北方战场的开辟，是整个灭楚战略里至关重要的一环，他在北方上窜下跳得越厉害，越能吸引项羽的眼球，减轻西线的压力，所以就算要南下增援西线，也不能撂下北线于不顾，那样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分兵援助西线，韩信自己应该留下一部分兵力，利用自己的军事天才在北方拳打脚踢，可劲地恶心项羽，让他时常有想吐的感觉，而不是和张耳一起南下驰援！

第二，韩信在为人臣方面再次暴露出缺憾。张耳、韩信虽然南下驰援，进军速度却缓慢之极。俗话说，救兵如救火，何况所救的是自己的老板？既然已经决定南下驰援，星夜兼程也不为过，事实却是汉王在荥阳危急的时候就放飞了求救的信鸽，结果等到成皋又快守不住了，救兵依然还没爬过来。

这汉王看到北线救兵迟迟不到，又加上别人也未必指挥得动韩信，一着急，得，老大我亲自走一趟吧！结果他看到了什么呢？汉王晨时入营，“张耳、韩信未起”！老大被人围攻拍砖，都鼻青脸肿了，这两位要过去表忠心，你倒是快着点啊！居然还这么四平八稳地睡大觉。长此以往，如何不让老板对你的忠心指数表示怀疑呢？

“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虽然太史公并不曾记载汉王在韩爷面

国子藏书

前发雷霆之怒，但小子以为这儿汉王对这二位是少不了一通“教导”的。“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一部分兵随汉王南下，“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这才是正确的战略嘛！

韩信于是引兵从赵地东击齐。然而不等韩信的真正攻击，齐王田广却在汉王派去的辩士郦食其的游说下举紫旗降汉。“韩信欲止”，已然降汉了，田广就和韩信是同朝为臣了，那还打什么？

这时候另一个辩士蒯通出场了，“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汉王虽已另派人游说摆平齐地，可是有下令让将军您停止攻击吗？干嘛不接着干呢？“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他姓郦的不过是书呆子一个，动了动嘴皮子就搞定齐地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将军您好几万人，折腾一年多也就弄回了赵地五十余城，这岂不是说将军“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前述及韩信韩公子性格，小子曾言道，韩信其实是一个孤高的心智极高者，内心极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其具体表现就是贪功。这个蒯通吃准了韩爷的这一性格特征，一击而中，“于是信然之，从其计”，对齐王田广发起攻击。

这田广呢，心想偶已经投入了汉王的怀抱了，那你汉军自然不会给哥们抡板砖了吧，正打算度把蜜月呢，于是“即留（郦生）纵酒”，和郦食其在那儿把酒话红楼呢，根本没对韩信的儿郎们设防。以韩信用兵的大才，就算设防了也不管用，这都没设防，那你想想这后果，比势如破竹还势如破竹啊！

“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烹之”，任谁也会觉得受了郦食其这媒婆的欺骗呀，可惜了郦生了，就这么白白让人煮成了一锅人肉汤。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韩爷的大兵将至，没有韩将军的赫赫威名，郦生此行是很难奏效的，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这就是说，为郦生所下的齐城七十余座，至少一半的功劳要记在韩爷名下。汉王对下属的长短功过向来不犯糊涂，自然是看得到韩爷这一潜在的大功的，否则他真没资格得天下。

明白了这一层，就可以说，如果韩信是真的一心为汉臣的话，那他的击齐，就是地地道道的败笔！蒯通建议韩信伐齐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明知齐王已降汉依然举兵攻伐，就因为汉王未曾“诏止将军”？这样的理由连蒯通自己都不会信，又如何能向刘邦交差？如果韩信真的这么机械的话，与二傻子有什么两样？又如何独当一面？

本来已经都成了汉王的臣属，互相吞并，会削弱自身的有生力量不说，对汉家集团的声誉也是极具负作用的，而且还直接害死了辩士郦食其。不要

国子藏书

小看一个辩士的作用。一方上好的温补中药，光是药引固然难起丝毫作用，可没这药引，这化学反应也是难以发生的！

本来韩信直接开赴齐地就可展开对楚作战，现在为了争功而不惜和齐兵掐架，你再怎么快，再怎么伤亡小也是有贻误战机的嫌疑的，君不见，老板在西线上被项羽折磨得脖子都细了？小子相信刘邦在得到韩信击齐的消息后是会暴跳如雷的，呵呵，这家伙从来也不讲什么绅士风度的，不过多半不会跳给别人看到。

那么蒯通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呢？原因只有一个，蒯通希望韩信背汉自立！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提到。如果韩信并不想久为人臣，那他这么做就太合乎情理了！小子相信此时的韩信并未有自立之意，这一点后面还有论述。可韩爷依然采纳了蒯通这一建议，只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天真短视和性格上的孤高好强！性格决定命运啊，或曰：韩信并不是为汉家江山而战，而是为自己的建功立业而战，是有几分道理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爷在高祖刘邦心中的疑惧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

这儿田广糊里糊涂给韩信收拾了一顿，丢盔弃甲逃到高密西，越想越气，气得肝疼，派人向楚求救。唉，你说这人时楚时汉，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求救于楚？不过项羽还真就派了救兵来了，未必是为了田广这么个厚脸皮，主要还是为了齐这块地盘罢。“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且看韩信如何沙囊截流，水淹楚军，击杀龙且！

八、水淹楚军，击杀龙且

龙且的二十万大军终于和灰头土脸的齐王田广残部“胜利”会师了，也亏了是灰头土脸，脸皮子泛红也没人瞧得出来。这个救齐大军的司令龙且，可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他老人家随项羽攒下赫赫威名的时候，估计韩公子还在帮项羽执大戟当肉桩的吧，想来这龙且和韩爷以前也有过几面之缘的。因为韩信的才能在楚营全无体现，还真就有人拿着白金当废铁了，其中就有这位龙且龙大将军。

看看就要和韩信接上仗了，按惯例是谋士们的口水时间，“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而“齐、楚自居其地战”，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汉兵在别人的地盘上，可以尽情地打滚撒泼，为所欲为，更加上这帮喽啰最近因为跟对了老大，指哪儿砍哪儿，“其锋不可当”，咱们呢，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终究是多了层顾忌，总是怕把地里的庄稼尽数踩死，所以“兵易

国子藏书

败散”。

龙且有点不耐烦了：“那怎么办哪？难不成和韩爷商量商量，让他往后退，咱们上他地里再砍？嘿嘿，好好的主场球不踢，非惦着打客场么？”

这位谋士终于把自己的歪招掏了出来：“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说咱们先来个老鼠不出洞，当初齐王被韩信莫名其妙地扁了一顿出逃，齐地多有不服者，无奈以为精神领袖已然嗝屁着凉，加上为汉兵所胁迫，不得已才降汉的，如今这些“亡城闻其王在”，楚又有大军来救，“必反汉”。一旦“齐城皆反之（汉）”，那汉兵“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嘿嘿，偶就不信汉兵饿着肚子还抡得动板砖！

按说这计谋也是够阴的，真的实施下去也够韩信呛得涕泪交流的，就算龙且最终依然被韩信击败，断断不会像他后来死得这么难看这么快。可人龙将军是谁？“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马仔们大可不必一听韩信就尿急，“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嗨，又一个贪功冒进的！只是“战而胜之”，固然“齐之半可得”，万一战败了呢？可是要倾家荡产外加掉脑袋的。看到了吧，楚兵来抢亲，无非是看中了齐王的丰厚嫁妆罢了，田广可别自作多情放错了电，还以为自己魅力四射呢！

就这样，龙大将军打定主意和韩爷锅对锅、瓢对瓢硬着操练一回了。“与信夹潍水陈”，隔着一条小河就双方摆开了阵势。这潍水水浅，不需要船只士卒们就可徒步而渡。韩爷也拉开一副要和龙且论剑的架式。一直以来，楚军就和他们的大老板一样都是胳膊粗的说话。硬碰硬地干，还真没人练得过他们，这龙且还真真是有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本钱，可您别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啊！

这韩信什么人，岂能真的跟你乌眼鸡似的玩相扑？“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开始玩阴的不是？派人在上游用沙包堵住河水，屯住了一洼水备用，可怜黑夜下楚军的哨兵竟没发现这河里的水曾断流了几个时辰。

等天亮了，上边的水也屯好了，河水一无异样。“（信）引军半渡”，带一半的兵涉水过河“击龙且”。龙且一看那个高兴，和偶斗武力，你死定了！立刻身先士卒带着马仔们开砍。“（信）详不胜，还走”，开始诱敌了，“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哈哈哈，早知你是个胆小鬼，儿郎们，冲，拿住韩信的，赏五百楚刀！“遂追信渡水”。

韩信看看楚军先头部队已然渡河，“使人决壅囊，水大至”，河水暴涨数

国子藏书

尺，一下子把楚军拦腰截为两段！“龙且军大半不得渡”，估计也就过来龙且等特想立功冲在前面的几千兵马，韩信抓住时机，指挥主力“即急击”，可怜龙且一代虎将，就这样双拳不敌四十手，挂了！

隔在对岸的楚军，眼睁睁干看着主帅陷入狼群，被撕咬得呜呼哀哉，一点辙都没有。等这拨子追过河来的楚军被干了个一干二净，河里头那股子水峰也过去了，潍水河又恢复了往日的温柔恬静，韩信指挥大军涉河掩杀，此时的楚军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于是乎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全军覆没！

“齐王广亡去”，唉，命苦啊！小子要是他，非急得跳了楼不可。“信遂追北至城阳”，已经相当接近项羽的老巢彭城了。“皆虏楚卒”，高人就是高人，韩爷将兵，虽征战连连，麾下士卒却总是越战越众，纵经汉王刘邦数次抽调，可韩爷麾下似乎从来不必为兵少发愁，不服不行啊！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齐地终于稳定下来。这韩爷也为自己干净利落摆平齐地，拍死龙且着实有几分得意，估摸着这老板也该看自己工作业绩的分上有所表示了吧？天真的韩爷丝毫没有意识到汉王正为他的挥兵击齐窝了一肚子火呢，没处罚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还指望封赏？

好不容易等到了汉王刘邦的信使，人却不是带着顶戴花翎来的，只是打着哭腔告诉他，“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老板又在荥阳混得揭不开锅了，让韩爷分兵支援。韩信大失所望，内心颇有不爽，脑袋一犯昏，又走出了一招臭棋。

韩信没有发兵救援刘邦，而是“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这谁还看不出来韩信是在邀功请封？说什么请求做齐地代理经理，所列举的那些理由，有哪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就算齐地的人真的“伪诈多变”，反复无常，那您也该把事情分个轻重缓急，先解了老大的围再请封不迟。

果然，“韩信使者至，发书”，一看书信内容，“汉王大怒”，憋在肚子里的那一团火立马从喉咙里飙射而出，这泼皮也顾不得韩信的信使还在场，破口“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好你个王八羔子，老大我在这儿盼你的救兵盼得胡子都花白了，你倒好，给老子玩这一手！亏得“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桌子底下猛踩汉王的脚丫子，汉王也猛然醒悟，接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说这男儿汉大豆腐，要封王就封个真王，当什么鸟代理啊？呵呵，其实刘邦很有急智啊！

等蒙过了韩爷的信使，刘邦、张良和陈平就谋划这件事，认为目前“汉

高清PDF WWW.GQPDF.COM

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韩爷要称王，那是使防盗门都挡不住的事儿，“不如因而立，善遇之”，许他些好处，先稳住他，等整死项羽再和他算账。否则，一旦韩爷这儿发生变故，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的结果是，汉王“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真是高招啊，一个齐王的虚名，不仅能换来大量的援兵，更重要的是罩住了这么一位旷世奇才。韩信呢，只要别人承认他的水平，承认他的功劳，就乖乖地就范了！

平心而论，以韩信所立的汗马大功，封个齐王一点不过分，君不见连曾为韩信副将的张耳如今都贵为赵王，称孤道寡？然而韩爷求封的手段和时机的选择实在不敢恭维，在老板被围的危急时刻，您按兵不动而行此举，实在是脱不了要挟老板的嫌疑的，况且韩爷已经在刘邦心中有了前科呢？只是政治嗅觉迟钝的韩爷还没觉察罢了！

更加可叹的是，韩爷丝毫没觉察出这次的王齐给老板带来的不快，而是把这次策封看成了汉王对他的褒奖，对他的能力及功绩的认可，你看本公子只要求做代理经理，老本给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分部总经理头衔啊。唉，韩爷在揣度主子心思上的弱智迟钝实在是令人扼腕啊！

小子相信，刘邦、张良、陈平在商讨怎么处理韩信请封这件事的时候，也一定筹划好了一旦项羽这只猛虎玩完了，如何控制韩信这只超级猎犬的问题，否则的话，后来项羽兵败垓下之后，刘邦不至于那么干净利落搞定韩信！这是后话了。

九、老大是不可以这样被忽悠的

齐地被汉化以后，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实际上已经悄悄发生了逆转，汉王终于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合围:东北面是韩信，西北面是彭越，南面是英布，西面是刘老大自己。虽然在城墙西角那疙瘩的局部战场上，项羽的胳膊还稍稍比刘三粗一小圈，但他自己也知道真真正正走到了四面马刀伺候的窘境。尤其是彭越那个无赖，堪称游击战的老祖宗，从来不和偶放对硬拼，“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不断打楚军米袋子的主意，项羽几次击破荥阳，都因彭越骚扰补给而未能进一步西进。

韩爷这次又在齐地轻松吞下二十万楚军，乱砖拍死大将龙且，项老大的自信心终于发生动摇，“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派外交官武涉去游说韩信，试图分裂刘汉集团。以前曾经劝韩信攻击已然投入汉王怀抱的

国子藏书

齐王的那个辩士蒯通，也极力撺掇韩信拉竿子另立山头。

这武、蒯二位说的其实差不多，都是分析了当前楚汉之争的局势，指出韩爷如今对天下大走势已经握有了相当的控制权，“当今两主之命县（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

应该说这二位对局势的看法是准确的，项羽经过在荥阳、成皋一线和刘邦长时间的对耗，以及诸如彭越等其他马仔们不断的偷鸡摸狗，已经不再具有左右天下的实力。以韩信的军事天才和手握的重兵，投向刘、项中的任何一位的怀抱，另一位都必死无疑！

如果单论韩信个人的利害得失，武涉和蒯通的意见也是不谋而合，那就是“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劝韩爷谁也不投，自己摆摊单练，哥仨谁也别灭谁，提前来个三国演义。现在再回头看看蒯通当初劝韩信击齐，就太容易理解了，原来此公早有辅韩爷自立之心！从蒯生的视角，齐因辩士而降是降刘，因武力而降才是降韩，此公欲拥韩信自立，当然选择后者！

为什么劝韩信谁也不投而三分天下呢？蒯通对韩信也是吃得比较透的，知道韩信的超凡才能集中体现于军事，三分天下，谁都不得不继续保持庞大的军力、扩充军备，只有这样，韩信的军事天赋才可能有继续施展的空间。相反，韩信投入其中的任何一方，结果都是另一方的烟消云散，天下将进入宁静的和平时期，无兵可用，韩信不是自断财路吗？和平时期真正混得好的乃是政客而不是真正的将才，偏偏韩爷在政治方面实在不是强项！

可惜啊，韩信对汉王刘邦抱了太多美好的幻想，听不进此话。韩公子用来婉拒武涉、蒯通的理由有二：其一、“汉王遇我甚厚”，你看他“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说到底，本公子和老大那是铁哥们，交情不错；其二、“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本将给他立了那么大功，他不也刚刚封我为齐王了吗？不忠不信，何以立世为人？

蒯通自然看出韩爷这两条理由的天真短视，点明所谓政治不过是人利用人的哲学，所谓“忠义”用来交友则可，用来谋政却是瞎掰，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刘老大会跟你讲哥们？并以当初张耳、陈余“相与为刎颈之交”为例，老大您看这哥俩比您和刘邦的关系铁得多了，后来不也因为利害关系反目成仇，互相欲整死对方而后快吗？

至于您的汗马大功，恰恰是夺您性命的床头剑，当年文种、范蠡辅佐勾践兴越灭吴，何其忠信、何其功高？下场如何呢？“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国子藏书

“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如今您韩爷与当年的范、文一样，“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威风凛冽得连主子都俩腿打颤，立下的这份功劳除了以天下相让外无法赏赐你其他，“足下欲持是安归乎？”那您还指望依仗这一点求得善终吗？“窃为足下危之”，岂不闻“野兽已尽而猎狗烹”？

韩信考虑再三，终究“犹豫不忍背汉”，“遂谢蒯通”……唉，依然是对“寄主”寄食一朝，就指望寄食终生的天真！几百年之后，武圣关二爷也没明白所谓政治只是互相利用的哲学，执著地以忠义谋政，奏出了多少令人扼腕的悲歌！韩信、关羽虽然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然小子以为我辈交友，非此类莫顾！如果，君的目的并不是政治。

蒯通呢？终于知道看错了韩信，连日来的谋划不过是个瑰丽的春梦，“已佯狂为巫”，装疯卖傻去了。

项羽在群狼的东敲西扛之下，终于独木难支，“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打算与汉王隔沟而治，仍占半壁江山。然后“项羽解而东归”，汉王也“欲引而西归”。

张良、陈平这俩老狐狸一下子着了急，齐齐找到汉王：“我的老板呀，您怎么这么傻呀？‘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不过是士卒疲惫，饭票子将尽，才不得不请求罢兵，‘此天亡楚之时也’，如今就这么放他们走，‘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忘了老大您自己是怎么几落几起的吗？”

这刘老大一拍脑门：对呀，老子熬得脖子细得像根磨芯儿，不就是等今天吗？于是兴奋得面红气喘，大旗一挥，喽啰们跃出战壕，循着项羽留下的马蹄印子就追了上去。“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刘邦还是不敢和项羽单练的，派人去通知韩信、彭越，定下期限，同时出兵，合围项羽，打响最后的决战！

结果这一次刘老大再次被涮了个衣皱皮白，到了预定的会战日期，刘邦兴冲冲带兵“至固陵”，放眼一看傻眼了：我靠，“信、越之兵不会”，这狼群不到，让猴子单挑猛虎，不是找扁吗？这刘邦一看合辙就哥们偶一个人，还没来得及骂三字经，“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呵呵，被海扁了一顿，只好又挖沟立寨，高挂免战牌了，没办法，宇文成都碰李元霸，一个字：输！

汉王那个恼火呀，少不得私下痛骂韩、彭之流良心大大的坏了，没辙，又把留侯张良找来嘀咕：“张哥，不灵啊，你当初让老大我放任这几头饿狼做大，说是猴子带群狼可以咬死猛虎，如今‘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单偶

这猴子还玩个屁呀？”

这个留侯张良实在是谋士中的谋士，一眼就看透韩信、彭越不过是在玩当初请封齐王的老把戏，“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这两匹恶狼都看得出来，一旦群起而扑，项羽这头伤虎必然玩完，这俩不过是要抢在头里索要些封赏罢了，等楚灭了，哪里还找得到要挟的资本呢？

可叹，韩信能看到项楚一灭，自己就再也难以找到请求高升的依托，为什么就不能看得再远一点？项楚一灭，韩公子失去的岂只是升职加薪的机会？还能不能继续“寄食”下去也得看“亭长”脸色啊，因为其作为军事统帅存在的价值也不复存在了呀！这么看来，就算三国演义真的提前上演了，韩爷这一角也终究是难以持久的，此公确实不是玩政治的料！

韩爷就这样逐步走进一个处世悖论之中：一方面，他想忠于刘汉，未曾采纳蒯通等背汉自立的建议；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击齐、拥兵要挟索封等一系列让“老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作法，刘老大这次又被阴了一把，丢盔弃甲，肚子里没点闷火才怪，只是目前还不到发作的时机罢了！真的难怪项羽一灭，刘邦马上拿韩爷第一个开刀，任何一个想坐稳天下的帝王恐怕都会如此！

回到留侯张良的建议：老大你如今可“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呵呵，这次更绝，开的根本就是两张空头支票，说的都是等老虎死了，哪几片肉谁谁谁来吃。那韩信也照信不误，终于将兵出齐，与刘邦、彭越、英布等将项羽合围垓下，打响了韩信此生最后一战！

十、功高震主

说起发生在垓下的这场群殴，实在是让惜香怜玉的大侠们看着上火，赤裸裸的恃强凌弱！“项羽之卒可十万”，“兵少食尽”；刘邦这边呢，光是韩爷就带了三十万精锐，而且每天是油条豆浆、粥沫鱼块，加上有韩爷这种仙一级的人物担任总指挥，就算掘地三尺，也很难找到汉军吃败仗的理由。

果然，双方的儿郎们互抡了几天榔头棒槌，楚军就知道砍不过人家的，于是项羽招呼马仔们倚险坚守，以期救援。这下轮到汉军老猫吃乌龟了，流了一整天的口水楞是没地儿下爪。可这也难不住韩帅，找人现编了几句词，就着楚地民歌的曲子，到了半夜，汉军将士一齐用民族唱法开唱这支刚刚完成的民谣：

国子藏书

远方的人儿快回来啊
快快踏上回乡路
回到妹妹的身边来啊
妹妹笑着淌泪珠
回到阿母的膝下来啊
阿母为儿缝棉服
回到阿仔的摇篮边啊
阿仔已大戏牛犊……

歌声一遍又一遍，往来反复，加之以楚兵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唱出，楚兵听了无不东向涕泣，思念自己的情人，思念老母亲，思念幼子……终于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军失斗志、卒无战心。楚霸王自己夜闻四面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既如此,何来援军相救?

“则夜起，饮帐中”，美人虞姬出，侍饮……

这一段霸王别姬，以及随后的项羽自刎乌江，情极悲壮，小子委实不忍细述，就以项羽饮中所歌一笔带过：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老大败死乌江后，韩信驻扎在定陶，汉王则带兵深入楚地，迅速平定项羽余党，于汉六年正月也回到定陶。韩爷喜滋滋等着老板兑现支票，升职加薪。刘老大开始玩起了手腕，“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面子上的理由是楚地不是你韩爷的老家吗？哪有在外地混得风光了不回老家显摆腐败的道理？所以哥哥偶照顾小弟你，改封你为楚王，不日回国发展，以后就不用辛苦去齐地上班了，这就把齐地的物什交代一下走人吧。说到底，就是：你的，军权交出来的干活！韩爷想想老板的话也有道理呀，偶自己也惦着回老家摆摆威风呢，就这样“高祖袭夺齐王军”，此时离垓下之战仅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韩爷前呼后拥，衣锦还乡，“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呵呵，知恩图报，好样的！又找到曾让他寄食数月的那个“亭长”，“赐百钱”，理由是“公，小人也，为德不卒”，说你他妈做好事没做到底，给，这一百大毛，您爱收不收！——这不成心羞辱人家吗？怎么就不念别人毕竟白养了你数月之

国子藏书

久呢？如此而行，未免显得肚量不够！

然而对当年赐给他“胯下之辱”的那个“屠中少年”，韩爷又表现出了惊人的容人之量，“以为楚中尉”。“中尉”可不是个小官，管的是都城的治安、消防等等，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长。韩爷还“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个逼着形似乞丐的韩信钻裤裆的市井无赖，又哪里称得上什么“壮士”？毫无工作经验韩爷就以京城治安相托？韩爷对一个“为德不卒”的“亭长”尚且一肚子火，又如何对这个根本无德的杀猪佬如此器重呢？

小子对这一节始终未能想得透彻，后来看到有人把“杀之无名”解读成“杀了他我也不能成名”，再对照那个无赖侮辱韩信的时候所放的臭屁，认为韩爷讲此话其实是带着一脸的嘲弄：“您不是说本公子是‘怯夫’吗？那您就是‘壮士’啰？看看如今‘壮士’反要到‘怯夫’这儿混碗饭吃呢！”韩信以“中尉”重任相托，未必真的指望他能搞好京城治安，谅他也无此能耐，不过是让他时时在韩爷跟前唯唯诺诺，还他一个胯下之辱罢了！

这么一说，确实韩爷对待亭长和无赖的态度不复存在矛盾，只是把韩爷理解得有点过于不堪，不过似乎能自圆其说。无论怎样，提拔这么一个“壮士”当公安局长，这都城治安还要不要了？各位看客有什么见解，不妨指点小子一二，在此谢过。

高祖刘邦拿下韩信军权，转封楚王，传达的意思相当明确，那就是“韩爷您用兵实在强，老大我可不大放心，您哪，要吃要喝没关系，就别再舞刀弄剑了”。偏偏这韩爷这脑袋就是不开窍，“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走到哪儿都是兵进兵出！在韩爷，可能不过是个习惯，然而至此都不能读懂老板的心思，也实在难免让人误解。

这不，项羽死后，他的死党钟离昧“亡归信”，面子上的原因，是说钟离昧“素与信善”，说这俩是哥们，焉知不是老钟也误解韩信有反意而前往助力呢？老钟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曾是项老大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如果他铁信韩爷无反意，这么跑去投他，不是把好友置于两难之地么？

果然，高祖刘邦还真就“闻其（昧）在楚”，于是“诏楚捕昧”，您让韩爷怎么办呐？把您交出去吧，是卖友；不交，是背主！就在韩爷这么犹犹豫豫，左右为难之际，“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终于酿成大祸！

高祖刘邦闻听说韩信谋反，心里头一下子发毛得厉害，一来韩爷在高祖心里是个早有前科的不良青年，好几次差点没被这兔崽子涮死，气得老大嗝

国子藏书

嘏的；做楚王后，依然不忘招兵买马，这次又拒不交出死敌钟离昧，对韩爷的谋反，这刘三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根本就没去辨识这是不是诬告。

二来，这韩爷用兵的水平，高祖也承认自己就是比韩爷菜，老子和项羽拧，差不多每次都是挨揍的主儿，这姓韩的就能把人家拍死，要和韩爷真打起来，搞不好老大我也得当土鳖。因此刘邦决定趁其羽翼未丰，把韩信拿下。于是采用陈平的计策，谎称天子要狩猎云梦，让诸侯在楚的西边界陈集中。

消息传到楚都城下邳，韩信对刘邦的来意还真的吃不透、摸不准，如果韩信明了刘老大真的是奔他而来的话，估计也不至于束手就擒的，问题是韩爷到此依然“自度无罪”，不大相信老大这是要拿他开刀。他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惹老板上火的事情只是他对楚将钟离昧的收留，于是采纳了也不知哪位狗头军师出的馊主意：“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把人老钟叫来商量要借其脑袋一用，唉！

这老钟呢，发现自己傻乎乎做了第二个前通，看错了韩信，绝望之余，一咬牙自个儿抹了脖子。唉，追根溯本，这事还是源于韩爷的处世悖论：一方面一颗红心向着红太阳，另一方面，行为上又处处透着那么几分不拿老板当龙的遐想，况且他实在也有反的能力。既然确无反心，当初收留钟离昧就属不智之举，虽说是朋友，可帮助朋友又岂止此一途？看看无法收拾了，又要借人的脑袋，韩爷啊，一错再错啊，都是不懂政治之故也！

就这样“信持其（昧）首，谒高祖于陈”，糊里糊涂被摁在地上捆了个结实。韩信终于相信“狡兔死，良狗烹”，明白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可有什么用？晚了！

应该说，钟离昧的脑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高祖刘邦大概也觉得韩爷的反意实在是有限得很，所以“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免了韩爷的死罪，还封侯淮阴，不过高祖刘邦万万也不再敢放虎归山，韩信称王拥兵的日子彻底走到尽头！

十一、成亦萧何，败亦萧河

高祖刘邦让韩爷挂“淮阴侯”这么个虚衔，传递过去的眼波再也明白不过：我说哥们啊，老实呆着吧，只要您甭再玩兵，吃吃喝喝的，随您便，老哥家里断不会舍不下这几袋子白面。

国子藏书

心高气傲的韩公子哪里承受得了这么大的世事落差？刘邦这“亭长”的“为德不卒”直令韩爷忿怒不已，“信由此日夜怨望”，“常称病不朝从”，对老板采取一个毫不合作的态度。对同事呢？又极显其孤高，“羞与绛（周勃）、灌（灌婴）等列”。有一次韩信去了将军樊哙的府第，樊哙非常高兴，“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能驾临鄙府，真是蓬荜生辉啊！

樊大胡子论才不及韩信，然而也毕竟是随高祖出生入死的功臣，资历比韩信还老得多，能如此对待业已失势的韩爷，实在令人敬佩。可人韩信怎么想呢？“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真是傲得可以！忽然想起《红楼梦》里那个妙玉，为了达到拔高自己的目的，而嘲笑黛玉为俗人。其实如此孤芳自赏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纨说的“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相信同僚们对韩爷的态度也和这个李纨并无二致。如此待人，又如何能让周围的人心悦诚服？后来韩信谋反，终于被“身边人”出卖……

有一次高祖刘邦因为喝了点小酒，一高兴就和这韩爷聊上了手下这些马仔们用兵水平的高低，韩爷自然是又用嘴巴把这些将领“杀”了个流水落花。对韩爷的带兵水平，高祖是服气的，不过韩爷这样贬低其他将领，连高祖也有点不高兴，忍不住就将了韩爷一军。

高祖问韩信：“如我能将几何？”说你他妈这么看不起其他的马仔，你倒是说说老大我能带多少兵呢？韩信笑笑：“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老大心里更气，继续发飙：“你说老大我只能带十万，那你呐？”

要是个会做臣子的，趁机来个借坡下驴，来个“末将能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岂不是妙得很？老大能把垓下之战的指挥权交给你韩爷，自己甘当配角，这不明摆着早就承认其军事上不如您韩爷么？干嘛非得说破、不给老板留几分面子呢？

高清PDF
WWW.GQPDF.COM

可惜咱韩爷在这儿当了直言的好汉，“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好嘛，曹孟德煮酒论英雄,还晓得“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到韩爷这儿，就是“天下英雄，唯本公子韩信耳”了。这没办法，韩爷脑子里就是没那根弦！老大能服气么：好你个兔崽子，这么不给面子，那休怪老大我也来扁您的脸！于是“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你孙猴子自以为那么厉害，我把手一翻，你还不就得去五行山下吭嗤喘气，连厕所都上不成？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说老板您哪，虽然不会带士兵，可是会玩将领啊，再说老大您是真命天子，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啊。这话刘老大爱听，当帝王的，谁不喜欢别人说他是真命天子呢？喜滋滋就这么散了。等酒醒了才回过味来：

国子藏书

他奶奶的，这姓韩的还是一肚子不服啊，说了半天，这兔崽子是说老大我不过运气好，靠天帮忙，并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厉害，我靠！

既然连老板的本事、权威都不能认可，这么一个自视极高的人，也就难以在不服不屑中幽居人下。终于在“陈豨拜为钜鹿守”，来到韩府辞行的时候，与陈豨密谈，劝其举旗另立山头，并应诺“吾为公从中起”，里应外合。从以前的不用蒯通之计，到如今的躬行蒯通之策，韩爷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复“亭长”“为德不卒”的旧事。陈豨呢，也“素知其（信）能也，信之”。

“汉十年，陈豨果反”，高祖领兵，御驾亲征，“信病不从”，称病留在都城长安。度过了四年的幽居生活后，韩爷以为终于等到了出头的良机，派人潜到陈豨那儿，告诉陈豨我韩信将兑现诺言，以为内应。手里没兵怎么办？韩信和家将们商议，打算伪造诏书，释放狱中人犯、征招京城官吏们各家各户的保安、佣人们集结听令，韩爷曾有过率新招的二万生手击败赵军二十万的经历，自信能把这群乌合之众迅速整合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奇兵，然后袭击刘老大的老婆、儿子。

韩爷手下有一个家奴，“得罪于信”，被韩信囚禁，这个韩爷的“身边人”设法联络到他弟弟，他弟弟连夜奔吕后处，“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如前所述，韩爷不能让身边人心悦诚服，出个把叛徒太正常了。吕后大惊，立刻与丞相萧何商议对策，计议妥当，吕后在宫中埋伏下刀斧盛宴，萧何则亲往韩信府中请客。

萧何一进门就眉开眼笑告诉韩爷：“大喜啊大喜，我主赖天庇佑，马到功成。陛下派的信使刚刚到京，报说叛乱已被平定，陈豨这厮也被斩于马下，哈哈，群臣现在都正入宫开Party庆贺呢，老弟还不知道的吧？”

萧何是慧眼识韩信的伯乐，于韩信有举荐大恩。在韩信眼中，萧何一直就是位慈眉善目的佛爷，对萧老爷子的“喜讯”深信不疑，万难想到，丞相此行的目的却是来赚他入宫受戮。

一听陈豨已然兵败身死，韩信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脸色大变。萧老爷子装着糊涂问：老弟身体还是不舒服么？坚持一下，一起去吧，大家都去呢，就咱们不去不太说得过去啊。韩信也怕自己搞“特殊化”招人眼球，就心怀鬼胎随萧何入宫而去，迈步踏向了鬼门关。唉，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这是韩爷第二次被武士捆绑了吧？在杀人方面，吕后这娘们下手要比她老公狠得多，再说吕后也怕夜长梦多，她老公能

游刃有余驾驭烈马，这娘们无此大能，只好将烈马斩杀。抓住韩信之后，二话不说，“斩之长乐钟室”……

韩信临斩，叹息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吕后又斩草除根，“遂夷信三族”，正是：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

高祖刘邦平定陈豨之后，回到京城，“见信死，且喜且怜之”，一代泼皮帝王也不禁百感交集……

[注] 关于韩信之死，详见《育木而栖话萧何》。

后记

写《韩信》的目的，也和当初写《陈平》一样，依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史记》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陈平》作为一个人物传记是成功的，至少现在文化走廊里（注：文化走廊是一个网络论坛）了解此公的人比以前多了不少。然而作为《史记》的海报，《陈平》无疑是失败的，总觉得这个系列并没吊起诸君对《史记》本身的多大兴趣。

高清PDF www.GQPDF.com

推究起来，大约是因为陈平此人实在不为大家熟识，大家看《陈平》更大程度上是在关注主人公的故事、关注主人公的命运，到头来，弄成了小子我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于是作为《史记》人物的第二个系列，小子挑选了为大家最最熟悉不过的兵仙韩信。诚如小子在《韩信》开篇里所言，写韩信，难度比陈平要大得多。如果还仅仅停留于给大家讲个故事，而不作稍深层次的发掘，那就根本不用写了。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小子也几次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拖的时间也比写《陈平》要长得多。

终究是在各位朋友的不断鼓励支持下，完成了《韩信》系列凡十一节，小子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尤其在写作最艰难的时刻得到了网上诸君如史迷、没有桅杆的船、黄杨、有言、yymimmo、吉衣、Wondering等的吐血支持，再次深表敬意！

《韩信》或许不如《陈平》可读性强，但作为《史记》的宣传，小子以为《韩信》更称职。《韩信》系列的跟帖评述，感觉深度上要比《陈平》高一个档次，证明它让更多的人在思考，也让已经在思考的人思考得更深。更可喜的是，黄杨、Blah-Blah也在利用各自宝贵的时间，从《史记》中掘宝与大家分享，风之痕甚至大展其才，为陈平、韩信作画。既如此，小子无憾也！

育木而栖话

萧何

姓　　名：萧何
谥　　号：文终侯
性　　别：男
籍　　贯：沛丰（今江苏沛县）
学　　历：？《史记》里一出现，他就是县里的“二哥”
职　　务：相国
家庭出身：书香门第
生　　卒：（？～前193年）
特　　长：精通律例，善做后勤工作
社会关系：《史记》里只字没提他的家人，与刘邦认识前，跟"司机"夏侯婴走得最近
座右铭：执行老板的决策，我们没有任何借口
主要经历：1.早年曾"为沛主吏掾"，主管县属官吏的任免，实为沛县的"二哥"
2.结识刘邦，后与其一起造反，端了大秦的老窝
3.与老大一起开发大西南，发现超级"咸菜"（贤才）韩信
4.主要工作就是做相国，与刘邦吵吵闹闹，最后助吕后灭了韩信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良禽择木而栖”，本是卫灵公的大将军文子暗示孔子的弟子子贡的话，这儿“良禽”指的是凤凰，“木”指的是“梧桐”。此话本身并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跟在后面的“贤臣相主而事”。汉高祖刘邦当然是棵梧桐树，择此木而栖的凤凰就有张良、韩信、陈平等等。那萧何算不算凤凰呢？

说起萧何，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了，天下人莫不敬佩此公的伯乐之眼。然而最能昭显萧何识人之能的，却不是他发现了韩信，而是他发现了刘邦！相比较而言，发现刘邦才算真正发现了一个“人”，力荐韩信不过是为他发现的这个“人”找到了一件灭敌的利器，一旦发现此利器有伤主的危险，则毫不犹豫地毁灭之！

萧何最初识得刘邦，刘邦还远远不是一棵能招来凤凰的梧桐树，顶多就是一棵随时可能夭折的幼苗，正是因为萧何的辛勤浇水施肥，刻意培养，刘邦才终于成为一棵彩凤四方来投的岐山之木。凤凰“择木而栖”，向被称为百鸟之王，如此，萧何“育木而栖”，当称百鸟王中王！

一、当萧何遇上刘邦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和刘邦是地地道道见面泪汪汪的老乡。萧家是世代书香，亏得当年没被秦始皇当“儒”给坑杀了。萧何要长刘邦几岁，这个刘三还在街上当泼皮混混儿的时候，萧爷就已然“为沛主吏掾”。这个“主吏掾”又称“功曹”，除主管县属官吏的任免之外，还要掺和县里其他政事，如果县令不在，可代行县令之职——合辙萧爷早就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了，不过是在县里头。

萧何是个严谨认真的家伙，做什么事都要掘地三尺、刨根问底搞个明白，因为要参与政事的缘故，此公把秦朝的律法政令琢磨得一清二楚，也自然发现其中漏洞多多，可萧爷我就是不说。按秦朝吏制，中央政府经常往地方派

遣官员考察工作，名曰“御史”。这大多数御史啊，不过是大鱼大肉吃得脑满肠肥了，到地方上挂“监察”之名，行减肥之实。可这一年给派到沛县的，不知怎么就来个真的“瘦干狼”，翻着翻着县里的档案，就忍不住要问问“此行所据者何”之类的问题，县令给准备的野味乡菜全然跟他妈喂了狗一样，这位御史大人依然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式。

这位一县的父母官肚里墨水有限，碰上那些个问题，只有陪着抹冷汗腿肚子抽筋的分，亏得有萧何这个副官，对于御史大人的提问，咱萧爷应答得头头是道，御史大人“常辨之”，觉得人萧爷就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连御史大人自己也目瞪口呆、自愧弗如。

这个御史还真是个识货的，临走，“秦御史欲人言征何”，说：“萧爷呀，以阁下肚子里这么泛滥成灾的墨水，窝在这儿当这么个接近芝麻的小功曹，哥哥我的心都快要碎了，等哥们我回到京城，一定极力举荐，调您到京中任职。”

这事儿搁一般人头上，还不屁颠得跟范进中了举人一样？谁不晓得京城一夕官，胜打十年工啊？可惜萧何不是范进，一听要调进京去，“何固请，得毋行”，反正一句话：打死偶也不去！可以想象，萧何先是打躬作揖地玩假谦虚，说点什么能力不足尚需锻炼云云，其态也惴惴；一看不灵，又赶紧打出感情牌，高唱“生我是这片土地咦——养我是这片土地……”其情也切切；实在不成了，乃大喝你你敢调我，我我去刨你家祖坟，其势也汹汹……

那萧爷到底为什么不肯离开家乡去京城图发展呢？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

前已提及，“主吏掾”主管的是县属官吏的任免，自然要和县里各色人物打交道，不幸得很，这各色人物里头就有刘三这么个泼皮。萧爷最初与刘邦“相亲”，充当红娘的是沛县里头另几个官员，地点呢，说起来丢人，却是在沛县的班房里。原来萧爷的几个同僚深入基层体察民情，被一个年轻人戏弄了个灰头土脸，这哪成啊？也太损咱官爷的官威了！哥儿几个一合计，动用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把这位给带县衙里来了。这个从不拿官员当根葱的年轻人自然就是后来的泼皮帝王刘邦刘季刘三刘大虾咯！

这几位回到县里还在互相埋怨，我说是你不好，害我帽子里被尿上尿；你说是我的不是，害你裤带被斩成寸断，到处找麻绳系裤子。给萧何听到了，就问起这事儿。这帮家伙自然红着脸不肯讲，不过这纸嘛，总是包不住火的，终究是给拉这帮人出去的马车夫给抖了出来。这个马车夫不是别人，就是后来从刑场上救下一代兵仙韩信的滕公夏侯婴！当其时也，这个夏侯婴“为沛

国子藏书

厩司御”，就是负责县里头养马驾车，相当于前些年汽车不多的时候，县政府里负责接来送去的司机。

夏侯司机估计是没挨刘邦的整，眉飞色舞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萧何，这位司机向来口才成问题，不过连喷唾沫带比画，终于把事情交代了个大概，末了还连称来劲来劲。萧何也觉得有趣，就跑到班房里去看看这个胆大妄为的泼皮。这刘三知道这次事儿搞大了，没敢再对萧何过于放肆，这萧爷何等眼光，一席长谈，萧爷是俩眼直放电：璞玉呀，稍加雕琢，必成大器！此人于治世不过是堆渣滓，乱世却必有一番作为！嘿嘿，暴秦政局不稳，隐隐已有乱起之象，那么此人……

有萧何罩着，这次探监的结果自然是以刘邦的无罪释放而告终，最后是县衙倒贴盘缠，外加五刀惊吓费，又让县里的司机夏侯婴开着八条马腿的车把刘季送回了家——真他妈没天理呀！夏侯司机与刘邦的交情倒是由此而来。

说起来，这两位开发出刘邦这个人中之龙与后来发现韩信这个兵中之仙如出一辙，都是夏侯婴先觉得此人不错，但到底好在哪儿说不清，然后萧何用他那双透视眼去把人肚子里头的花花肠子点了个一清二楚，确定这人到底是骡子是马。从这时候起，萧何就开始找机会刻意培养起这位以戏弄官员闻名乡里的泼皮来。

偏偏这个刘三不大争气，动不动就又进宫了，为这事儿萧爷也头痛不已，你说这培养一个人儿，什么场面都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唯独这蹲班房的功夫大可不必训练了。没奈何，萧爷只好动用职权了，他又精通法律，就像现在的律师，想方设法找理由给刘邦开脱，别人辩不过他，一口口窝囊气只好往肺里憋，没多久一县官员得肺气肿的不在少数。“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指的就是此事。

当然不能说刘季一无是处，真那样的话，萧何又不是睁眼瞎，非得在他身上下变废为宝的赌注？高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豁达大度，又仗义疏财，所以此公的人缘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可此公天生见不得别人一本正经的酸腐样，尤其没把官吏当个屁事，要是哪位特注重官威排场的老爷碰上刘季，那恭喜他，死定了！

刘邦这个“优良品质”一直到死也没啥改变，后来称孤道寡，就因为没把这些个官位当个事儿，于是乎侯爵满天飞——荐人有功者，封侯儿；带百十号人投诚者，封侯儿；说了两句稍微管点用的屁话，封侯儿；项羽最后抹了脖子，分了其尸首的那五位，个个封侯儿……好嘛，后来的汉营啊，整个

国子藏书

儿一花果山，个个是“猴儿”！

这萧何恰恰就是从刘邦上佳的人缘和视侯爵如粪土这两点看到了一个乱世帝王的影子，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介布衣，藐视权贵，等着他的当然就是班房里的那堆稻草；可如果你是乱世里的一方首领呢？这两点却是招贤纳士的不三法宝！后来的楚汉之争，项羽手下如陈平、韩信等这样的金凤凰都栖到了刘邦这棵梧桐树上，无不是这俩法宝起了作用！不得不佩服萧爷的识人之能！

这都是将来的威风不是？暂时把眼光收回来。萧爷此时还得应付刘邦同学动不动就几进宫的现实，这萧爷也绝，咱不是管县里人事的任免吗？不久逮了个机会，干脆让这个调皮蛋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记得大概是初中的时候，俺班上就有个家伙尽是干调皮捣蛋的勾当，老师也镇不住他，就干脆让他当班长，嘿，还真灵！呵呵，这萧爷也玩上了这一招。

奈何他碰上的不是一般的泼皮，而是刘邦，结果这个刘邦是一如既往，“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那些当官的，就没有不被这刘三捉弄戏耍得头昏眼花的，说起这位刘亭长，这帮官员立马肺病复发，无不愁眉苦脸。

不过刘邦对萧何却向来敬重，一来不是没良心的白眼狼，萧爷屡次“罩”他，他是明白的；二来么，刘邦初次为吏，政务不熟，好多事得仰仗萧何，“高祖为亭长，（萧何）常左右之”，刘邦呢，也对萧爷的治政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稍有地位，就迫不及待封萧何为相国，治理后方，打点军需，后话。

就在萧爷培育刘邦这棵梧桐的关键时期，那个“御史”大人却想调他去京城任职，你说萧爷会去吗？况且萧爷已经敏锐地预感到风雨欲来，以其去京城见人就打躬撅屁股，还不如留这儿继续浇水施肥，谁不知道到了咸阳嫌自己官小，到了洛阳嫌自己钱少？

二、造反

尽管这刘三顽固不化，并没因为自己当了个破亭长而改变自己那臭德行，但确实从中学到不少作为一个为政者的手腕。萧何也从这一段共事中越来越感觉到刘邦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领袖魅力，二人的关系那叫一个铁。刘邦有一次要到咸阳出差公干，大家伙怕这厮刘姥姥进大观园，过于寒酸丢咱沛县老少爷们的脸，于是由这帮官员一起捐款凑盘缠，以便刘季在外边日子过得腐败一点，“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看看，独独萧何放出差不多两倍于

同僚的血。

这也难怪，别人顶多拿刘三当个同事，萧爷却是拿他当未来的老板呢，自然与众不同。世人稍有点地位，于芸芸众生中开发出个顺眼点的马屁精来培养一下做自己的的下属，为己所用，这不足为奇。萧爷能从市井中找出这么个泼皮来，一心一意地培养他来当自己的老板，非常人为非常事也！

刘季在萧爷手下混吃了两年秦朝的公家饭，就一半被逼一半主动地把这个饭碗给捐了出来。当时，“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徙郦山”，奉命带了一帮子壮丁到郦山服劳役，这帮子壮丁呢，知道这一去，基本就是和邻村的孟姜女的老公万喜良一样，泥牛入海，连是不是能有把骨头回乡都难说得紧，于是乎“徒多道亡”，半道上，一有机会就脚底抹油开溜。

这刘亭长一看，“自度比至皆亡之”，估摸着这样下去，挨不到郦山俺老刘就得混成个光杆司令，也好，可以提前自称“孤家寡人”了，只是这么些人的活让兄弟我一个人干的话，估计不吃不喝不拉不睡干到下辈子能完成个大概。他姥姥的，老子也撂挑子不干了！胸中那豪气一发作，化作了波涛汹涌的酒瘾，于是乎买了几坛子二锅头，和那帮还没逃走的弟兄们痛饮一番，然后拿剩下的川资给大家伙分了，跟大家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弟兄们都快逃吧，哥哥我也得另找地方安身了。

感念刘亭长的仗义，“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刚好一个班，于是刘邦不当亭长了，自立为无敌班长，醉醺醺带了这一班人连夜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刘邦这伙人虽然作了真真儿的亡命之徒，却又不屑去干那打家劫舍、偷鸡摸狗的勾当，这收支平衡就无从提起了，没几天自然就坐吃山空、囊中陈米清可数了。没辙了，肚皮子要紧呀，于是乎壮起鼠胆，居然派人跑去和萧何接头。一通“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对上暗号之后，来人也没废话摆酷，掷地有声就吐出八个大字：要米，要面，钞票若干！

萧爷得了刘邦的确信，又喜又愁，一边暗暗筹备钱粮，一边又派人联络夏侯婴、曹参、周勃等死党。哥儿几个变着方儿把太座的压箱钱都骗了出来，买好米面；樊哙光棍一根，没人帮着攒箱底钱，只好施展出祖传独孤九剑第十式——破犬式，无招胜狗刨，把人家好几只宠物狗变成了鲜狗肉，然后一并让夏侯婴驾马车神不知鬼不觉就给刘班长送了过去。

正因为逃匿的刘邦需要萧爷等不停补给口粮，这兄弟几个对刘三的藏匿之地都心知肚明，也就是那位县太爷还被蒙在了鼓里头。萧爷又伙同这几位偷偷给刘邦造舆论，经常鼓吹刘邦头顶有什么“天子气”，不信么？那你跟我

来，看我顺着这股子天子气一下子就把你小子带到刘季跟前。“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这说起来，萧何搞后勤、筹备粮草、补充兵员的历史真是源远流长啊，刘邦在称“沛公”之前，就已然把萧爷当成了自己的钱包子、米袋子、取之不竭的兵灶子。

不久，萧爷预感的乱世果真来临，“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蘄，至陈而王，号为张楚”，天下云起而应，“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消息传到沛县，这县太爷心里直犯嘀咕，就怕哪位子民家里缺夜壶，想拿本老爷的脑壳充数。“沛令恐，欲以沛应涉”，奶奶的，与其被革命者砍脑袋，还不如本座自己先下手为强，顶着脑袋革别人的命！于是派人去把萧何、曹参找来商量一下——咳，偏偏找上了这两位！

等萧、曹这二位爷到了，县太爷把自己拉杆子的打算捧出来和二位商量，萧、曹二位对望了一眼，心话呢：终于等到了这么个机会，靠，你算哪根葱，也想当把混世魔王程咬金，门儿都没有！

萧爷不动声色：“老爷，这个姓陈的乡下娃反的是谁呀？”

太爷这次没被难住：“当然是秦啊！”

萧爷进一步：“那咱们吃的是谁家的公家饭呢？”

太爷想也不想：“当然也是秦家的啊！”

萧爷微微笑：“大家伙反的就是秦，说明秦内阁不招人喜欢了，‘君为秦吏’，属于被革命的对象，如今赶把时髦，陈王自然是欢迎您的，可本县老百姓可不一定买账啊，怎么说您也是响应党的号召，为秦政府办了不少实事的，比如说征办壮丁！所以咱们想‘率沛子弟，恐不听’”。

这县太爷额头上又有汗想破皮而出：“那、那……你说怎么办呀？”

萧何深情地为老爷着想：“我看这样，咱们把那些已然逃亡在外的沛县子弟招回来，‘可得数百人’，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刀子架脖子上，这些刁民还敢不听？”

太爷忽然变聪明了：“且慢，那些招回来的亡命之徒会听本老爷的吗？”

萧爷早料到有此一问：“老爷呀，这些人是在提心吊胆地逃亡啊，见不到亲人不说，还随时随地有脑袋搬家的危险，更别提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老爷赦免他们的罪，允许他们与亲人团聚，再给他们吃几顿饱饭，他们不感激涕零才怪！”

太爷还是不放心：“可当初征他们壮丁的，也是老爷我啊……”

萧爷应对自如：“当初征壮丁，逼他们的是秦，现在老爷您宣布反秦，

国子藏书

他们会不高兴吗？俗话说：打一巴掌揉三揉，只要揉得得法，别人会只记得您帮他按摩过而忘了你揍过他。”

这县令想想也有道理，又征询曹参的意见，曹参岂不知萧何葫芦里卖的什么仙丹？自然是来了个吐血大赞助。这县令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批准了这一计划，顺便把脑门子上想冒出来的汗给憋了回去。

招收亡命之徒的工作进展得出奇的快，没几天，“樊哙从刘季来”，呵呵，一个个的轻车熟路，能不快么？此时，“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来到城外驻扎，萧何、曹参也表现得出奇的兴奋、殷勤，终于露出了马脚。

这县令纳闷，这俩兔崽子抽啥风呢？以往老子出差一去个把月，回来也没见他们这么屁颠屁颠忙活着接待；来得这么快?他俩与这帮亡命徒以往就有联络？再说，连人数都知道得大概……派心腹去一打听，才发现那帮亡命徒的首领乃是萧何的死党、本老爷的情敌刘三，终于恍然大怒，合辙你俩给本座喂臭豆子，偶还当是香饽饽呢！

这县太爷“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他奶奶的，我让你们俩一唱一和地拿本老爷开涮！反正现在反秦了，用不着你姓萧的帮着应付御史大人了！“萧、曹恐，逾城保刘季”，也难为萧爷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还得跳墙摔屁股墩儿。

刘季怎么混成了县太爷的情敌，还得从刘三的丈杆子吕太公说起。

三、为老大作媒

刘三的丈杆子吕公是单父县人，和沛县县令是老乡兼好友。这一年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人，这个被得罪的家伙很是个王八，不依不饶，屡屡欺人上门。这吕老爹一看老家混不下去了，“避仇从之（沛令）客，因家沛焉”，拖家带口，就投奔沛县这个县太爷而来，开创政治避难移民的先河。

这位县太爷起初看在老友分上，给办了绿卡，吕家初到，县太爷帮着找房子，并亲往探视。出于感激和礼貌，吕老爹把自己家人依次介绍给这位好友，等介绍到吕家大小姐，这县太爷俩眼一直——哇，不得了，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清丽、这么脱俗的MM啊，俺家后院里那一堆……粪土啊粪土！至于后面还介绍了谁，太爷脑子里是一团浆糊，视而没见！

这吕家大小姐是谁啊？就是后来赫赫有名兼心狠手辣的吕雉吕太后！县太爷从此对吕大小姐念念不忘，终于托人和吕老爹提亲，要讨来做妾。-——这老色狼，想乘人之危，小子俺愤恨兼妒嫉ing！

国子藏书

吕老爹不大高兴，满心不愿意女儿给别人做小，更不愿意她去跟这么个跟本老爹年龄差不多的二把子老汉，可又不敢发作，就推托说小女说了，自己的夫婿自己挑云云。这县太爷满以为有戏，有意要在吕大小姐这儿狠狠秀上一把，于是决定给吕家来个超规模的接风洗尘宴，暗示手下大小官员都去捧场，当然哪，别他妈空着手去白吃，并定下了“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的规矩，送礼金不到一千的，不得进入大堂吃正席，只能蹲在外边经济舱啃点干馒头！很不幸的是“萧何为主吏，主进”，负责收礼带位。

县太爷想玩一箭三雕：一、给吕家，尤其是吕家大小姐一个大大的面子；二、让她看看本老爷何等威势，你爹在本县目前的知名度约等于零，不过因为是本老爷旧友，这满县头面就都得给面子；三、跟着本老爷，钞票大大的有，你看随便整了个接风宴，就能让你们这一家人先富起来！

“高祖为亭长”，没辙，这公家饭还得吃呀，尽管“素易诸吏”，平时就没把这帮官员当个事儿，那也得去呀。可这泼皮就是改不了他那个老毛病。空着两只手老实不客气去白吃，进门装模作样递上个空红包，上书“秦币一万刀”，“实不持一钱”，刘季自己还扯着嗓子代萧何吆喝：“亭长刘季，贺钱一万——”，“吕公大惊，起，迎之门”，眼珠子瞪得溜圆，要看看谁这么大出血。

萧何一看刘邦这厮又开了这么不大不小的一个玩笑，赶紧过来帮着打圆场，跟吕老爹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说这位刘亭长经常就这么满嘴跑火车，您哪，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刘三呢，七不管、八不顾，“遂坐上座，无所诎”，径直爬到上席上一屁股塌了下去，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然后操起家伙开始祭自己的五脏庙。

这儿吕老爹着急呀，就琢磨着在宾客里头赶紧给女儿抓个像样点的夫婿，断了县太爷那根歪肠子，偏偏来的人吧，要不就是早就拖家带口不容易，要不就是生得像个隔年皱了皮的南瓜，再要不就是比俺吕老爹胡子还白。终于等到咱们这位刘三刘亭长，刘亭长长得可不是歪瓜裂枣，“隆准而龙颜，美须髯”，说不上是大帅哥，然而很有气度，尤其一把胡须，看起来相当的性感！

吕老爹“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目测以后，心里先给刘邦亮了个九分，又悄悄去跟萧何打听打听这位刘亭长，可还是自由身？家境如何呀？待父母如何？……好嘛，这可问对了人了，萧爷理所当然地当了把义务红娘，一通鼓吹，这刘三就基本没什么缺点，直让吕老爹乐了个心花怒放。于是席间，“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秋波频送，眉来眼去，示意刘季等席散了留下

来，有要事相商。

酒后相商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直把这个“好酒及色”的刘三乐得嘴巴裂到了耳朵根。吕老爹又趁热打铁，赶紧选了个日子，吹吹打打，忙不迭地坐稳了这首席岳父（后来刘邦又另挣了不少岳父）的交椅。县太爷为人作嫁，直气了个仰巴叉，可这刘三有萧何罩着，县太爷又不好咋地，无论如何，指望着这萧副官应付上头派下来的御史呢，摆不平御史大人，这县太爷基本也不用当了。后来这县太爷终于给刘邦找了个往郦山送壮丁的苦差，自以为出了口恶气，不想倒促成了刘邦的率众逃亡，如今萧、曹二位恭恭敬敬“请”回来的爷原来居然就是这位横刀夺爱的刘三，本太爷焉能不气？

书归正传，这萧何挂着一屁股的泥和曹参连滚带爬逃出县城与刘邦会合，大家伙顾不上给二位接风洗尘（接风没多大必要，这满身的尘确实需要好好洗洗了），就聚一块商量怎么办。考虑到大家的家人都还在县城里，投鼠忌器，还真不好以武力攻打，商量来商量去，还真没什么好主意。

萧爷自来不爱掺和军事，别人挨那儿七嘴八舌出馊主意，萧爷只顾喝他的水。末了，大家也没整出个头绪来，就让萧爷也好歹费点话灌点水，萧爷呢，把茶杯暂时离开了嘴巴，笑眯眯地说：“做了他！”

刘三纳闷啊：“做了谁？怎么做？”

萧爷不紧不慢：“当然是做了县太爷啊。”

夏侯婴和刘邦对望一眼，有点不忍心：“这……”

萧爷装作没看见："尽管刘哥这段时间一直在外边混，可您知道您现在在沛县的名气吗？那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啊，如今只要您出面振臂一呼，沛县子弟必闻风而动，等有人砍下了县太爷吃饭的家伙，咱们再进城不迟！"

刘邦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个性温和的萧大哥："靠，怎么比本大爷还狠！"

想想也没更好的办法，不妨试试吧，于是乎几个人在一起捏造了一封"致沛县老少爷们的公开信"，绑箭杆上，但见刘大侠摆好架式，拉弓如满月，发箭似流星，"咻"的一声，酷呆了！大家睁大双眼，含情脉脉目送这枚挑战者号，"噔"的一声，太矮了，撞城墙上了，没进去！重写一份，樊屠夫，你劲儿大，还是你来吧。

樊大胡子可不用那么装腔作势，随随便便就把根箭射进了城里。城里老百姓加防暴警察，早就为今天萧、曹二位出逃的事儿搞得沸沸扬扬，都在瞪大了眼珠子观望。忽然见到有箭书射进来，赶紧找个会认字的，大家聚一块看看写的啥？却见这公开信上写道："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说这暴秦可让大家伙喝够了苦水了，如今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烽烟遍地，群起反秦，老少爷们哪，你们想帮着县太爷守城，迟早被反秦大军攻破，那时候哪，沛县恐怕要惨遭屠戮了，不如大家合伙干，宰了那个骑各位头上作威作福的县太爷，"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大家另推举有本事的沛县子弟当头儿，响应反秦大军，这是保全家小的唯一出路啊！

箭书的末尾是刘季龙飞凤舞的签名。这位县太爷平时不积功德，在沛县子民心中早有不满情绪，加上许多人受了萧何等暗中教育，早拿刘邦当了真命天子，得了这箭书的深情召唤，"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这位县太爷的脑袋到底还是被人砍下来当了替补夜壶！

刘邦率部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县城，萧爷悄悄去城墙边找到刘邦射失的那根箭，偷偷收了起来不提。

四、不爱珠宝爱图书

沛县县城里头因为刚刚实施了斩首行动，群龙无首，局面有点乱套，当务之急是赶紧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组建新的领导班子，稳住局势。按说这不是问题，这头把交椅摆明了就是给刘邦准备的，沛县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也"欲以（刘季）为沛令"。谁知道这刘季关键时刻却少有地亮出了书呆子的脾

气，要耍什么“三让”的调调儿。

且看刘邦的这鸭子不肯上架的理由：“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说的也是，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身逢乱世，如果当头的是他妈个窝囊废，对他下边当兵的也就甭指望他们活得像个爷们！“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说这可不是兄弟我贪生怕死，实在是本事不太大，恐怕不能担当保全父老兄弟的重任，大家还是好好民主一把，找个本事更大更合适的冤大头吧。——你别说，这刘三玩起谦虚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这可把萧何、曹参等人急坏了，心话呢：“好你个丘八，哥儿几个费了牛劲，还差点掉了脑袋，就是要让您回来当这个老大，您这一通冠冕堂皇的屁话，要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小屁孩一屁股坐上那把交椅，咱们还不得再来一次斩首行动？”

果然看到刘邦一再推脱，就有人来推举萧何、曹参来当这个老大，萧爷终于逮着个机会再挺一把刘季。

萧爷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按照秦律，聚众造反，对主犯和从犯的惩处是不一样的，对从犯是治一人的罪，对主犯却是要灭三族的；如今诸侯与强秦相争，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兄弟俺‘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怕万一诸侯败落，暴秦政府秋后算账，灭俺三族！所以俺……闪！”

萧爷精通秦律，远近皆知，他既这么说，一下子吓住了一帮子跃跃欲试的愣头青，好嘛，这自己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可老爹老娘小子丫头七大姑八大姨一起陪着玩完，这个这个……于是乎尽管“刘季数让”，奈何“众莫敢为”，刘邦一付美臀终于给按到了那头把交椅上，萧何和曹参终于松了口气，忍不住相视而嘻——-这俩兔崽子！

凭萧爷那双眼睛，早看出暴秦行将就木、气数已尽，要不然早跑京城图发展去了，什么恐事不就、秋后算账、罪及三族云云，都不过是搬出来给刘邦开路的危言耸听，这姓萧的真那么既怕死又没有信心，那他撺掇什么造反啊！

反正是一通连蒙带骗，刘邦就这么众望所归地当上了偶像派明星，手下百十号人来七八条枪，暂时还够不上实力派的格。接下来是得对这明星好好包装一下，以便扩大影响，拓展营业范围。首先得给他整个艺名，革命么，推陈出新，总不能还叫县太爷吧？

萧爷读的书比别人多，当仁不让：“这样吧，我看就叫‘沛公’吧，‘沛’表示起于沛县，不敢忘了乡亲父老；‘公’么，古时候多尊称贤者为公

啊”——老百姓可不管你是咸者淡者，反正大家都知道这刘三不是个母的，这有吕大小姐作证，那就叫“沛公”吧！

再然后是做宣传、贴海报，“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又派干将四出游说拉赞助，“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沛公刘邦的娱乐公司就在大家伙的群策群力之下隆重上市，刘邦这棵梧桐终于隐隐然像一棵树了！

刘邦、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就这样各自丢掉了自己的老本行，走上了戎马生涯。出沛县几个月后，又碰上了正到处找梧桐树搭窝的超级凤凰张良张子房。张良正打算去投奔楚假王景驹，“道遇沛公”，天幸就碰上了沛公刘邦，俩人坐一块儿摆了会龙门阵，立马就眉来眼去来了电，子房一看原来这梧桐树长这模样啊，“故遂从之（沛公），不去见景驹”，楚假王那儿俺也不去了，就这么着，生生被沛公刘邦截胡了！

萧何本身并不善军事指挥，更甭说冲锋陷阵了，可目前沛公还没一块像样的地盘作为大后方供萧爷经营，所以也暂时跟着沛公转战南北。这一段时间在军中，“何常为丞督事”，也就是负责将士们的锅碗瓢盆呀、战袍冬衣呀、零花钱发放啊等等，呵呵，确有点高射炮打蚊子大才小用的味道，也没辙，创业期嘛。

沛公刘邦也注意到萧老哥最近比较郁闷，一再鼓励萧爷说军事这玩意儿，贵在掺和，大大小小军事会议，总派人去把萧何也拉来参加，萧何呢，老实不客气把军事会议厅当成了自己的品茶小轩，别人在那儿纸上谈兵，他就在那儿品他的香茗，一到散会，第一个冲出会议厅的必是萧何，干嘛呀？去尿尿啊，刚刚灌进去的茶水哭着喊着要出来了！

好在沛公刘邦福星高照，一路上过关斩将，该打的打、该招的招、该蒙的蒙、该骗的骗，手下喽啰越打越多，曹参、樊哙、周勃等武将现学现卖，在战争中不断成长，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几年下来，居然个个攒下了不小的万儿。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沛公大军一路向西，竟然先于项羽征服关中，迫降秦王子婴，进驻咸阳！

这家伙可给沛公手下那帮将领兴奋坏了，这些年每天提着脑袋东征西讨，现在总算要有收成了，谁不知道“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找秦始皇”？秦皇城里有的金银珠宝啊，那就海了去了！那些下层土包子将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今天你分了没有？”

上点档次的如夏侯婴、曹参等自然不能如此没绅士风度，夏侯婴直向秦皇的御马房飞奔，想要搞几匹赤兔马淘汰掉现有的二流坐驾；曹参直扑秦皇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的兵器库，要寻几把名剑来提高自己的武力指数……

刘邦自己呢，流氓本性不改，跑秦后宫去遛跶，直遛得俩眼发直、俩腿发软，舍不得离开，“欲止宫休舍”，琢磨着是不是住下来算了，樊哙、张良生拉死拽才把这位领导核心给拖了出来!

萧何奔哪儿？“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读书人就是读书人，首先去的地方是“大秦图书馆”，把记录“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的图书偷偷搬自己帐中保存——高明！有远见！须知，与人争天下而不知“天下厄塞”、“强弱处”，就这么棉絮包脑壳撞哪儿是哪儿，治理天下而不知各地“户口多少”、“民所疾苦”，盲人骑瞎马一笔糊涂账，如何能做到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又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楚灭汉立后，高祖坚称萧何功劳第一，归根到底，即源自这些图书!

忽然想起以前看的一部电影，讲的是军阀孙殿英掘墓盗宝的事：一声巨响，慈禧墓被炸开，一帮子人一拥而入，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一个个的见了黄金白银俩眼发红、见了珍珠玛瑙俩眼发绿，竟无一人对那些字画典籍看上一眼，落在地上任凭践踏，殊不知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要是有个萧何一样的人一起进去，就能为我等救下多少文化遗产？话说回来了，孙痞子帐下要有个萧爷一样的人，也不致干出如此生儿子没××的缺德事了!

五、开发大西南

沛公入驻三秦，实在是太喜欢关中这块地方了。也难怪，“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再加上秦后宫的佳丽三千，任谁也舍不得拱手让人不是？于是乎刘邦也不知道听了哪位狗头军师的馊主意，“急使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打算堵住函谷关，不放别人进来染指这煲靓汤。这可惹急了本来是沛公哥们的项羽，函谷关一战，刘邦被扇了个鼻青脸肿，刘家军遭到自组建以来第一次完败。项羽终于拥兵入关，自封西楚霸王，大刀一挥，把天下化整为零，分封十八路诸侯!

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巴、蜀、汉中在当时都还是兔子不拉屎的蛮荒之地，明眼人自然一眼就看出项羽这厮那一脸的阴笑：“嘿嘿，给你刘三这几块边皮角料，我让你吃不饱穿不暖，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在分封大会上，刘邦慑于霸王之威，强装笑脸委委屈屈接受分封，回来的路上一想起手下那帮出生入死的马仔，心里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国子藏书

满不是味儿："他妈那个蛋，这让本公怎么跟手下诸'公'交待呀？大家伙跟着俺东拼西杀，到头来就为了去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代替兔子拉屎么？……说不得，只好演演戏了，且看看俺手下这帮弟兄的反应再说，嗯，就这么办！"

刘邦一回到营帐就把一批高级将领召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一边骂三字经，一边通报了项羽分封的惨无人道，末了还情绪激昂地高呼："项羽这厮欺人太甚！本公'欲（与诸公）谋攻项羽'，弟兄们抄家伙，这就一块儿去抽他丫的，大不了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呵呵，生怕大家真的抄家伙出门，赶紧捎带上"鱼死网破……"云云提醒大家，现在去和项羽死拼哪，一定死得倍儿难看！

周勃、樊哙等将领自然也听出了老大的话外音，"皆劝之"，劝是劝了，可对将来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张飞穿针线——大眼瞪小眼，难道真的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么？巴、蜀偏僻，人烟稀少，没了老百姓供咱们剥削，别人不来打咱们，咱们自己先一个个饿了个英年早逝，总不能靠樊大胡子整天猎杀野狗来养我们吧！

关键时刻，萧何不能再自顾自品茶了，站了出来，力主暂时忍辱负重，接受鸡肋，移民巴蜀，开发大西南！"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虽说汉中之地目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可在那儿当个穷老大，也总比现在去白白翘辫子强啊，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吗？蜀中虽穷，然土地肥沃，不过是因为人口不足尚未开发罢了，"臣愿大王王汉中"！——注意，第一个称刘三为"大王"者，萧何也！

一看大家伙还是满脸旧社会提不起胃口，萧爷也不禁慷慨激昂了一把："咱们'收用巴、蜀'，'养其民以致贤人'，弟兄们自己先憋着点勤俭一些，优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制定优惠政策，休养生息；拥有了民心，有本事的'贤人'就容易被吸引过来；只要有了能人，我们就可以'还定三秦'，然后'天下可图也'，到那时诸位就可以放开肚皮腐败，要补上这一段拉下的亏空，不费吹灰之力！"

萧何为政的本事，那是有目共睹的，他既然说愿意去治理巴、蜀，自然大有指望，至少肯定是不用为米袋子发愁了；躲过了今日这番风口浪尖，他日杀将回来，吃香喝辣，未必遥不可及。于是乎来了个角色大变脸，大家伙一起反过来劝刘邦入蜀称汉王！

看看刘三这耍无赖的水平，明明是他在项羽面前装了回孙子，回来这出戏一唱，一来充了把好汉，保住了作为老大的颜面；二来摸清了各位将领的

国子藏书

心思，争取到了大批愿跟随入汉的高级将领；三来把主张入汉的责任转移到了诸将头上，等过到那边，谁也休想因为待遇差闹情绪，因为……因为是你们自己要来的啊！——呵呵，高明！有一套，是块做大事的料，萧爷眼光要得，硬是要得！

然而大家都忽视了萧爷的另一个话外音，萧何强调，要还定三秦、争霸天下，光凭在座的这群地痞流氓是不够的，还需要另招“贤人”！言下之意，咱们今儿混到这分上，毕竟还是兄弟们缺少盐分，咸（贤）得不够！萧爷虽然没有明说，其实已然认识到现有诸将军事天分的不足，要不然函谷关一战，能让人揍得这么跟三孙子似的？从此萧爷开始留心咸菜(贤才)的发掘，从而直接导致了一代兵仙韩信这根超级咸菜的脱颖而出，后话。

既然大家都同意辅刘邦称王，那就赶紧整编动身吧。第一步是给马仔们授衔，前已提及，汉王对这些侯啊爵的，从来没当多大个事，于是乎叽里卡嚓就派出一大堆高帽子，一串侯啊爵的把诸将摆得服服贴贴，虽然暂时看不到实惠，那也能先拿这虚名过过干瘾，再说这些名头就像汉王打的白条，等条件改善了，老板得兑现的。

小子我以为这次弟兄们加官晋爵，汉王唯一认真的就是封萧何为丞相。鉴于汉王的个性，其前后封过的丞相至少有一个班，韩信、樊哙等都曾经挂过丞相之名，但萧何处在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历时最久，从刘邦初为汉王，一直到萧何去世，都不曾有人越过萧爷，这足以昭示刘邦对萧何与众不同的器重了。

汉军历经艰辛，终于到达汉都城南郑。这一番长征，可让兵将们见识了什么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姥姥的，见过偏僻的，没见过这么偏僻的！由于环境恶劣，汉军的士兵和下层军官普遍对前途丧失信心，“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一路上动不动就有几十号子人不见了踪影，汉王也无可奈何，只好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溜去吧”来安慰自己。

到达南郑安顿下来之后，萧何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研究从咸阳搬过来的那些图书，主要精力自然是在琢磨巴、蜀、汉中以及三秦之地的地理人文，琢磨如何使这片封地上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琢磨如何把三秦这片乐土纳入汉王版图……

这一天萧何正在研究这一片地方的MM们为什么既漂亮又能干，简直能和诸“公”一样当壮劳力使，听见外面一声震耳欲聋的马嘶，就知道是夏侯婴这厮到了，哼哼，每次都说是拉本相出去兜风健身，还不是为了让我帮他遛那几匹从秦宫搞来的骏马？别人骑马上就知道狠抽鞭子，不如俺这副好脾气！

这扣门精，霸着这么些好马，宁可请人帮着遛，赠给本相的偏偏是他淘汰下来的老货，还不是以为俺不懂养马？幸亏俺不好那口儿，俺脾气好，不和这厮计较。反正俺想这些MM也想得头昏脑胀了，那就和你出去换换脑子吧。

一边想一边扔下图书低着头往外走，还没出门呢，却和风风火火往里闯的夏侯婴撞个满怀，差点就玩个四脚朝天，还好夏侯婴手快，才一把给扶住了，此公如今不叫“夏侯司机”了，受封“太仆”，称“滕公”，其实还是汉王的司机！这滕公顾不得问丞相肋骨断了几根，就眉飞色舞直嚷嚷：“丞相，我发现个人，来劲！来劲！”

到底这夏侯司机发现了何人，又为了何事而来劲，且看下回分解！

［注］萧何劝刘邦就汉一节引自《汉书》，《史记》中缺。

六、发现千里马

书接上回，人萧相好不容易把眼睛里的两个夏侯司机重合成一个滕公，又听到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脑子短路了两秒钟，才恢复正常供电，于是让这位爷把这兴奋得眼放金光、口吐奔雷的原因说来听听。

原来几天前，夏侯婴一时技痒，在那儿亲自训练两匹骏马合作拉一辆车，结果这两匹马吧，单跑起来都没得说，可一合伙做项目，却怎么尿不到一个壶里，把辆车拉得东倒西歪、惨不忍睹。呵呵，想想也是，一辆车安俩发动机、俩传动系，要协调不好，这车非散架不可！这滕公惜马，舍不得下鞭子狠抽，任由这俩马大爷是一通儿东扯西拉，抬头一看，给拉到不知哪个团哪个营的刑场上来了，那边厢正咔嚓咔嚓砍人脑袋呢。滕公正要骂晦气，却听那边有个待斩的死囚冲他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

滕公心里一震，“奇其言”：“嗯？这谁呀，小兵里头居然有这等人物？怎么知道咱们目前惨成这个德行，依然有东归争天下之心？”

要知道密谋东归，在当时还是只有高层才知晓的机密啊！在下层，大家看到从秦地过来的时候烧毁栈道、自绝归路，都以为要在这荒山一抔净土掩风流了！反正滕公也被这俩畜生折腾得哭笑不得，不妨过去看看吧。

于是滕公先喝住刽子手，下车，跑过去打量这个死囚，“壮其貌”。帅哥么，和美女一样，到哪儿都占几分便宜。滕公发话了：“兀那要大刀的，本公要和这位先嘀咕嘀咕，您嘞，先去上把厕所再回来挥刀不迟。”滕公说话，汉王也得买账啊，那位刽子手只好听话去上厕所，不想去也得去！

于是夏侯婴“与语”，就和这个死囚聊上了。不聊则已，一聊“（滕公）

国子藏书

大悦之”，他能不大悦吗？须知这个死囚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淮阴侯韩信！

滕公发现了宝贝，赶紧“言于上（汉王），上拜（信）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唉，夏侯婴这活宝眼光是有的，偏偏口才巨烂无比，估计他会的马语比人话都多。把韩哥推荐给汉王，翻来覆去就是“来劲”、“过瘾”之类的词儿，汉王根本没觉出韩信有什么过人之处，碍于夏侯哥们的面子，就给韩信封了这么个团级粮草官！

滕公一看怎么让韩爷去管粮草，根本专业不对口嘛，可自己又说不清楚，于是兴冲冲跑来找萧丞相，急着要显摆一下自己发现的这块宝贝，就这么着，急冲冲地进来把萧相撞了个骨头重组。

这夏侯婴掰了半天，萧相还是没搞清楚这韩哥怎么个厉害法，只是搞明白这滕猴儿从刑场上救下了一个死囚，这个死囚目前被汉王划归本相属下管粮草搞后勤，至于这韩哥到底是更适合做妇女主任还是街道办事处管图章，却是一笔糊涂账。这倒让萧相想起这个夏侯司机当初发现刘季，也是一个劲夸刘季“来劲”，如今此公又整出个“来劲”的角色，不会又给俺找出个老板吧？这事儿啊，马虎不得，老哥俺得亲自看看去！

高清PDF WWW.GQPDF.COM

好在韩哥目前是萧相的下属，随调随到，等打发走了滕猴儿，萧何就派人去把这个“来劲”的韩信叫来亲自考察一把。考察结果是“何奇之”！——上苍佑汉，赐下如此奇材，天幸又在刑场为夏侯司机所救，这不就是本相一直在掘地三尺苦苦追寻的咸菜（贤才）吗？——想起这韩公子差点就做了刀下亡魂，萧相爷的冷汗就坠如瀑布！

小子我有时候也不得不感叹冥冥之中的天意，阴差阳错，终是成就了一代军事奇才，也成就了一代泼皮帝王，华夏第一大族——汉族，也因此而得名！夏侯婴为车马所引而误至刑场，虽是小子的借题发挥，但韩信临斩遇滕公，确是无可争议的正史！

萧爷参听的军事会议可谓多矣，然单以用兵之道而论，汉王目前麾下那帮泼皮无赖无人能望韩公子项背！萧何自身并不善军事指挥，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识人的眼力，这就如一个字写得一般的人依然能欣赏名家名作；伯乐识马，却并不需要自己也得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随后的几天里“(韩）信数与萧何语”，话题自然而然开始扯到如何出汉地、定三秦的事，韩哥提到除业已被烧毁的秦岭栈道之外，如果能另觅得一条出汉入秦的密道，三秦弹指可定。萧何就搬出那一摞图书，拿出放大镜，撅着屁股趴地上在那儿苦苦搜寻……

这一段时间，萧相对韩信的才能了解得比较透彻，却对韩爷的性格脾气有些疏忽，尤其没注意到韩信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于是没有哭着喊着逼汉王赶紧封韩信个大官，终于导致了韩信的绝望大逃亡！（详见《谁与争锋话韩信》）

这天，萧丞相终于在一本很不起眼的小册子里发现一条废弃多年、偏峭无比的羊肠小道，可直通三秦军事重镇陈仓！萧爷喜出望外，确认无误后，于当天晚上派人去请韩爷来聊聊天，要给韩爷来个惊喜。一会派去的那位小赤佬自己一个人回来了，惊喜没带来，却给萧相带回一个地地道道的惊雷：“韩爷不在岗位，听说也想跳槽，跑啦！”

“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这还了得？这等咸菜咱们要吃不着也绝对不能让别人吃啊！要知道谁吃了这根咸菜都会跟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力大无穷啊！实在来不及通知别人，自个儿就扑上滕侯夏侯婴转送的那匹老马，一溜烟追去……唉，可怜那匹老马呀，岁数一大把了，本打算就这么跟了好脾气的相爷安度晚年了，谁知道今儿这么饱受虐待？

还别说，这韩公子就愣让萧爷给追上了，估计是韩爷离汉他投的决心并不坚决，一步三回头，是以走得不快。于是二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方

国子藏书

感兴趣的话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萧爷自然少不了一通劝说、鼓吹，反正萧爷帮刘三鼓吹又不是头一次，吕雉他爹还不就是听了萧何的一通“诚恳”的鼓吹，稀里糊涂就把女儿嫁给了刘三？最后，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该回到汉营碰碰运气！

通过这次深谈，萧何终于对韩信的品行脾气搞了个一清二楚，对韩信建功立业的渴望拍胸打肚大打保票，直让这位天真的韩哥感激涕零、引为知己，也为最终折在萧爷手里埋下伏笔，后话。

一听说韩咸菜要离汉他就，急得萧相屁都没来得及放一个，就自己上马狂追，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天，结果汉营里谣言四起，“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有人甚至去报告汉王刘邦，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这还了得？“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那些个小虾米成群结队开溜，刘邦都不露声色、假装镇静，萧丞相是什么人物？刘邦的心底石、汉家二把手啊，还指望他治理属地、吸引咸菜呢，这位爷要逃亡，兄弟们连饭票子都玄，你让汉王如何不惊慌失措？这个“怒”里头啊，恐怕更多的是绝望的成分。

“居一二日，何来谒上”，幸亏，过了一两天萧何就回来见汉王了，要不然刘邦非急得跳楼不可！萧相生怕这韩凤凰再次另觅高枝搭窝，不敢再耽误时间了，于是急匆匆就直奔汉王寝宫，还没进门就闻得酒气冲天，进门一看，但见……

七、做最出色的后勤总管

萧相爷撞入汉王的寝宫一看，好嘛，俺们敬爱的领袖只着内衣，光着脚丫子，脸不洗头不梳，歪地上还在喝呢，一双眼睛红得跟猴子屁股一般，旁边横七竖八散着几只空酒坛子。

汉王抬头瞪着红眼睛傻愣了几秒钟，终于搞明白灰头土脸进来的原来是萧何这厮，“上且怒且喜”，心情那个复杂啊！他奶奶的，想起老子这几天活得这个不爽，汉王“腾”的一声就弹了起来——难为他，喝成这样，还能弹起来——指着萧何的鼻子，老实不客气就开骂：“若亡，何也？”老子亏待你了吗？连你他妈也要逃？

丞相累得骨头都快散了架，先一屁股往椅子上一瘫：“臣安敢有逃亡之心，是去追一根想舍您而去的咸菜……”

汉王将信将疑：“是吗？‘若所追者谁何？’”

丞相正了正身子："就是滕侯给您推荐过的那个韩信韩爷！……"

汉王再次蹦高："放×屁！俺手下那些员工自动下岗的今天二十，明天十八，那么些人都没见你挪挪脚丫子，走了一个韩信，就把你忙得跟老婆赌气回了娘家一样？"

任凭汉王在这儿不停地练习双脚跳，萧相依然不紧不慢、郑重其事、侃侃而谈："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好一个"国士无双"！对于用兵一道，韩信确当得起如此评价！就你刘三手下那些溜兵健将，和韩爷一比，根本就是瓦砾对珠玉，不值一提！大王您如果打算率领大家伙扎根边疆，老死荒山，那就不必费粮食养韩信了；如果还想玩得波澜更壮阔点，活得更爽点，臣就武断地说：非用韩信不可！

一看丞相这么当事儿，刘邦终于停练骂功，身子一软，又歪地上了，估计气儿也顺得差不多了："'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一统天下，谁不想啊？可是……嗨，这这这不是胳膊粗不过大腿吗？"一想起这事儿，刘三的手就下意识地去摸酒壶。

萧相终于击到了汉王的痛处，赶紧趁热打铁："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遂留；不能用，信终亡耳。"——您再不给人韩爷整个大官干干呐，过不了三天，人还会炒咱们鱿鱼滴！

看萧相这么下死力推荐，汉王也不由得狠狠心："看您老面子，本王让他做个方面军司令。"

萧何不依不饶："虽为将，信必不留！"——老大，当韩信要饭的？不成！再大点！

汉王眼珠子瞪得溜圆："难为相爷您累成这德行去追他回来，得，偶让他做三军总司令好了！"

丞相这才满意了："幸甚。"——呵呵，大汉幸甚，汉王幸甚，群臣幸甚！韩信幸甚？

看萧相这么挖心掏肺力荐韩信，汉王也心里痒痒起来，想看看这姓韩的到底怎么个三头六臂，"于是王欲召信拜之"。火烧火燎，这就想派人把韩信叫到寝宫来受封。萧相一看这厮老毛病不改，赶紧站起来阻止。

"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大王您看您衣冠不整，袒胸露肚，走光了！把人家当三孙子一样呼来喝去，哪像个拜将的样子？您这一套对付您手下那批地痞流氓，行！对韩信，没戏！要让韩爷老老实实为您出力，三件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否则免谈！

"王许之"，得得得，都听您的，您别也闹情绪撂挑子就行啦，本王这几

国子藏书

天可是把库存的三鞭酒喝了个瓶干壶净了，您要再来这么一次，本王酒也没得喝了，只好去上吊了……

随后的几天，汉王刘邦老老实实斋戒、筑坛、沐浴、焚香、登坛拜将，韩信撑杆一跳而成汉军总司令。萧何又把图书中记载各地关隘、险要者相赠韩信，后来韩哥用兵，多有用到这些山川河流等地理因素，终成一代名将，成就万世功业，是谓“成也萧何”！

韩信的处女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正是利用了萧相发现的那一条偏僻山道，出其不意，兵出陈仓，收复三秦。这期间，“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正式脱离前线，集中精力从事后方根据地的经营，为前线将士筹集粮草、军饷。

巴蜀之地，从此有了相当完整、高效的行政格局，人口剧增，经济起步腾飞，由过去的安置遭发配罪犯的夺命岛，发展成后来的世人向往的天府之国！《三国演义》中，刘备死皮赖脸也要从刘璋手里巧取豪夺弄过来的，就是这块巴蜀之地！萧相鼓励黎民休养生息、以增加人口的大计一直延续至今世，君不见，四川当今人口之众，冠绝天下，嘿嘿！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刘邦、项羽这哥俩终于彻底扯下面皮，实实在在面对面操练起来。萧丞相把巴蜀整得欣欣向荣之后，又把办公室迁到了关中，着手整编三秦，“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刘邦在受封汉王开赴巴蜀之前就在此打下了极好的群众基础，所以三秦之地治理起来要容易得多了。

高清PDF www.GQPDF.com

在经营市场、狂刮银子广集粮方面，刘邦自知才能与萧相比差得太远。于是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让萧丞相全权担当关中这位体态丰盈的MM的经纪人。虽身居要职，萧何对自己的身份，却始终门清一条龙：尽管自己位极人臣，可毕竟人家才是老板，所以一旦对关中有诸如健身减肥、纤腰隆胸等大点的动作，“辄奏上，可，许以从事”，都是先打报告征得老板的同意；“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碰上有人往MM身上浇大粪之类的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后也一定要上报最高统帅。在恭敬主上方面，萧何比韩信要老道百倍！

汉王在前线与项羽挥拳抡棒槌，战事却并不是很顺，“汉王数失军遁去”，好几次都被项羽揍得丢盔弃甲，混成了光杆司令落荒而逃，都幸亏“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萧丞相都及时征召根据地的有志青年入伍，开赴前线接济汉王，使汉王得以重整旗鼓，屡败屡战。

久而久之，刘老大的心理却发生了微妙变化：“靠，本王挨这儿经常混

国子藏书

得山穷水尽，孤家寡人，你姓萧的倒好，不出血不流汗的，可这大后方给您整治得人模狗样，连本王都好几次托了您的洪福才保住了这条老命！这后方老百姓不知项羽的厉害，还不以为您萧相爷强过俺老刘百倍？长此以往，老子出血出汗打下的地盘上岂不是只知有萧、不知有刘？”这么着，这泼皮刘三开始玩花花肠子，“上数使使劳苦丞相”，不停地派人去慰问萧丞相，自然不少话讲：“丞相日理万机，劳苦功高，万民拥戴，主上让我来……哈哈哈。”

这萧何心里也纳闷：“从来就只听说从大后方派慰问团上前线的，俺这位老板怎么倒过来了？这种慰问，偶尔有一两次也就罢了，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哈哈哈’，老板葫芦里到底‘哈’的啥药啊？”——萧爷敏感性是有的，可对这些驭人的歪门邪道，就远不及汉王刘邦了！好在萧爷毕竟不是目中无人的自大狂，自己想不明白，难道不能去问问别人么？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真就有人一眼就识破了刘三的这点小九九，“鲍生谓丞相曰：王有疑君心也！”

这个“鲍生”是谁，无需深究，总之是萧何的朋友无疑。说这不明摆着的吗？老大在前线吃草流血，相爷您在后方吃肉流油，您隔三差五地组织个美女如云的文工团去前线“哈”一下“诸公”还差不多，现在却是掉个儿反过来了！汉王遣这些人来，不过是借用一下这些人和您对对招子，看看您是不是在后方网络人心、别有所图，这是对您老起了疑心！

为人臣者，天不怕地不怕，可千万别和韩信那样拿老板不当领袖！萧相如梦初醒，自然也有几分紧张。鲍生又为萧相支了一招儿，萧何也“从其计”，纠集自己所有的兄弟子侄，凡是一顿吃得下三碗白米饭的，尽数光荣参军上前线，来到汉王身边听从调遣。一看萧丞相把自己的至亲都送来当兵吃饷，并没打算培植自己的势力，“汉王大悦”！

萧何一贯温和宽容，一副慈眉善目的佛爷相，同僚多视之为宽厚的父兄长辈。却不知在萧爷心中，高祖刘邦才始终是他的唯一，为了这棵他亲手栽培起来的梧桐树，任何牺牲都是绝对在所不惜的！前有斩首沛令，今有悉遣子侄，后有诱杀韩信，无不表现得心、狠、手、辣！

八、大汉第一功臣

有了萧何的治国安邦，张良的运筹帷幄，韩信的百战百胜，汉王刘邦终于于汉五年彻底击败项羽，逼得“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自刎乌江，还带上一千娇百媚的虞姬MM。汉六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

王为皇帝”，刘季这泼皮终于站在雒阳城楼上，一字一顿高声宣布：“大汉儿郎从此抖起来了！”那个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爽！

虽说如今“天下大定”，高祖刘邦却没爽几天，就又陷入拿三鞭酒浇愁的地步。这次却不是为了抡砖拍不过人家，为的是手下那帮马仔争功论封。咱们现在说起这些个官僚的待遇，就是什么部级啊厅级啊处级啊等等，各级有各级的工资水准和福利等级。

刘邦那会儿的情况要比现在复杂得多，做臣子的，最高的级别是封王，划出一片地皮，由获得王位的臣子全权治理，王爷自己会建立一整套官僚机构；次一等的是封侯，侯爷的待遇是以封“食邑”的形式来体现的，所谓“万户侯”，就是老板指定一片大约住有一万户老百姓的地盘，称作“食邑”，这片地盘上的老百姓交的租粮，供侯爷“造粪”，收上来税金，供侯爷腐败，“千户侯”等等依此类推；对普通的官僚，才是按月按级别发放薪水。

刘老大指缝宽大，封侯无数，战争期间，马仔们出生入死，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还不是特别在意，如今天下一统，这个待遇问题可是绝对马虎不得的，尤其是这些“食邑”可以作为遗产世袭，实在是一份一劳永逸的家业，不是都老喊口号要“造福子孙”么？

天下就那么大，老百姓暂时也就那么多户，于是乎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前挤，互不相让，谁都明白只要能往前挤一位，就意味着能多得几百户老百姓供自己压榨。“群臣争功”，一帮子地痞无赖闹哄哄，害得“论功行封”一拖再拖，“岁馀功不决”，刘老大头上的白发也因此平添了三五根，这就是汉初有名的“诸侯大排队”事件。

也难怪刘老大满心不爽，吵吵了一年多，连谁该坐这开国第一侯位、享受最多的“食邑”都还没能定下来。这天刘老大再次召开职称评审会，一上来就恶狠狠地告诉大家：“这种会，他妈的第几次了？今儿老大我已在会议室各出口外埋伏下狼狗若干，不把这第一侯的名分议定下来，谁他妈也甭想出去！”

大家伙都晓得这位老大行事往往出人意表，不过这关门放狗，倒还是头一次练。樊大胡子虽然剑法精良，宰犬无数，偏偏今儿大家都没敢带兵刃，没辙，那就议吧！尽管知道今儿是没跑儿了，可真议起来大家伙还是和以前那样跟斗鸡似的寸步不让、口水横飞，吵了几个时辰，这兴汉第一侯的人选依然在难产中。

刘老大一看这一招又要被这群马仔们拿来泡汤，终于认识到民主过头了其实是浪费时间，必要时候独裁一下子有利无害，于是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

国子藏书

的底牌："以萧何功最盛"，为这一位子的不二侯选！

这一下子会议室乱了营了，文吏们自知不能和萧何争，也还罢了，可那帮子九死一生的武夫们哪儿干哪？"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咱们把脑袋拴裤带上跟着您干了这么久，能活着坐到这屋子里来，我容易吗我？他萧何是文官，"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这摇笔杆子和抡刀把子谁的风险系数大？耍嘴皮子和掉脑袋子哪个更酷？凭什么论功行赏起来，他还排在咱们前面？

刘老大的耐心早被消磨得一干二净了，老实不客气口水就吐向这帮子武将："诸位都懂得打猎吧？"说起打猎，武夫们谁不在行？"要比这个么，俺保证比萧爷能干多了"。嘿嘿，高祖刘邦哪那么容易对付？"这个打猎呀，'追杀兽兔者狗也'，那不过是体力活，技术含量不高！可是发现野兽的踪迹，给猎狗指示方向的是猎人！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技术活儿！各位在战场上大开杀戒，斩将杀敌，'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是猎人功劳大还是猎狗功劳大？嗯？"

得，咱们怎么糊里糊涂就变成狗了？既然老大这么说的，狗就狗吧。可如果我们是聪明狗、能干狗、猎坛高狗呢？不要猎人指手画脚也能逮着兔子吧？

刘老大一听这话，马上阴险地宣布：持这种论调的人，待会一律不供应午餐，让他们自己在门口伺候着的那些狗里头挑几匹"猎坛高狗"轰到山上自行捕猎，猎到的野味给这几位做午餐、打牙祭！

诸将目瞪口呆，这一想也是：没萧相告诉弟兄们何处有关，何处有险，敌人何处可能屯有重兵，我等又有何等地利可用……完全靠俺们自己盲人骑瞎马，估计坐在这屋子里的有一大半如今骨头都能拿来击鼓了！哪儿还有命在这儿争待遇？合辙和萧相一比，咱那点功劳，还真只能算只狗啊，顶多是只威风神气狗！悔只悔啊，当初入咸阳，俺们尽扮土包子，打的是那些黄货白货的主意，压根没想起大秦还有个图书馆，嗨，想起来了也没用，俺看不懂，唉……

高祖看大家都鸦雀无声在反省，进一步谆谆教诲："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说各位大部分也就是自己一个人跟着老大我掺和，顶多也就是再拉扯上一两个草包兄弟来混饭吃，人萧相爷可是把好几十个兄弟子侄都给捐献给了大汉的革命事业，你们如何能和他比？

"群臣皆莫敢言"，终于这项最佳男配角奖情归鄼侯萧何萧丞相！不容易，

历时一年多，把各位的口水收集起来都能灌满一个论坛了！平心而论，刘邦从一个乡间泼皮最终夺取天下，贵为高祖皇帝，萧何确实出力最多，老刘为这位老哥多争取点福利待遇，应该！这也正是刘邦的可爱处！

福利待遇争完了，麻烦事还没结束呢，大家又开始争朝堂上的座次问题。说起来这好汉排座次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不然宋江也不至于搞出了一个天降碣碑的玄虚才把手下那帮子变态们排好队。这不，轮到刘邦了。

武将们满心要扳回一局，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力主曹参第一，不信去数曹爷身上的伤疤。高祖刘邦尽管"心欲何第一"，但考虑到在论功行封的时候搞了把独裁，在这排座次上面不好意思再不顾群臣的意思，要安定团结嘛。

有意思的是，刘老大想妥协了，还有别人不干啊。关内侯鄂秋又站出来为萧何说话："我说诸侯啊，咱们不妨来假设一下，咱们要是没有萧相爷坐阵关中，会怎么样呢？"这么一提，从高祖以下大家都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刘邦："姥姥的，要没老萧呐，第一个玩完的就是老大我，和楚霸王奋战了五年，老大我'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当光杆司令，俺工作经验丰富，要不是'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俺这孤家寡人能蹦腾出去几步还真难说，真他妈没面子。"

诸将："要是没萧相爷么，估计本侯现在最多是只死侯——饿死的！本侯在荥阳这几年，好几次'军无见粮'，每次都是'萧何转漕关中'，想方设法给大家伙搞来几袋子面粉、大米，'给食不乏'，那几次荥阳被项羽这厮攻破，弟兄们落荒而逃，要是没萧相爷把关中这片地方整成这么个安乐窝，咱们只好沦落街头，加入丐帮荥阳分舵……"

看看大家都不说话作思考状，关内侯再次启发大家："如果没有平阳侯曹参的攻城略地，斩将立功，大汉江山又会如何？"

"这个么……，曹爷的那些战功大多是作为淮阴侯韩信的部将的时候立的，无论如何，曹爷还不像韩信那么不可或缺吧，韩信如今贵为楚王，那也不用提了，只是要是没曹爷么，问题似乎不太大啊……"

关内侯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做结："'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曹将军这样的人，得之是汉之幸，失之汉却不会因此而亡，找个替换他的人，不是难事；可像萧丞相这样的人，'失之则必无汉矣'——没有萧丞相就没有大汉朝！是以'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

话到如此，群臣再无异议，"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可以穿鞋带剑上朝、不必躬身碎步，萧何乃汉臣第一人！

国子藏书

九、诱杀韩信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高祖刘邦终于把这帮子牛轰轰的耍嘴皮子的、舞枪杆子的排好了队，满意的呢欢天喜地跑自己“食邑”上收租征税，不满意的呢恶狠狠地跑自己地盘上大搞“促生产”，鼓励大家多生优生，做英雄母亲，而且最最重要啊，不许分家！他奶奶的，五百户就五百户，我要让每户的年“生产”总值在十年内翻两番！

刘邦这厮也很有意思，就因为鄂秋帮他把心里话讲了出来，于是把他由关内侯升为安平侯，长两级工资，倒也进一步表明了萧何在高祖心里的分量。刘邦又童心忽起，“益封何二千户”，说是报偿当年刘三当亭长时到咸阳出差，萧何比别人多给刘邦凑的盘缠，尚记否：“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这个活宝刘三！

楚灭汉立，昔日的小亭长如今贵为高祖皇帝，群臣也各就各位……似乎汉军将士已然可以兵甲入库、马放南山了，事实却远非如此。历朝历代在立国之初都有这么一个战战兢兢的动荡期，刘汉天下自也概莫能外，其特色表演就是受封各地的诸侯们一系列的“造反有理”。自然，战场上摆平这些叛军，与身为文臣的萧何关系不大，值得一提的有这么两个叛臣：韩信、陈豨。

高清PDF www.GQPDF.com

高祖刘邦拿下楚王韩信是汉六年的事，在此小子不准备细述，有兴趣可参阅《游戏风尘话陈平》系列，总之，高祖“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韩）信迎，即因执之”，“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韩信后随刘邦迁往新都长安。

“汉十一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刘邦这厮不甘寂寞，决定御驾亲征，国事暂时交给他老婆吕雉把持，并特意交代萧丞相多多用心，然后刘老大“白将，至邯郸”。

这天下午，萧相散朝回来，脱下拖泥带水的朝服，打算换上方便舒适的全棉便服，赫然觉出这腰带子怎么又进展了几寸，未免感叹岁月不饶人，当初的那一拨同学少年如今都到了挺将军肚儿的年龄了，这不，俺萧相以身作则，捷足先登了，郁闷！再加上老大亲征，却迟迟没有消息，不由得更加提不起精神。对刘邦的用兵水平，萧相一直不大放心，要是韩信这小子如今还能为大汉出力，代主出征，那就一点悬念也不存在了，偏偏这个淮阴侯……唉！

国子藏书

这相爷就这么穿着短衣挨那儿发愣呢，管家悄悄进来，轻声禀报："相爷，皇后有密使到，要相爷火速秘密进宫，小轿已经备下了。"萧相心头一凛：莫非主上有事？知道问这些跑腿儿的也不可能有答案，赶紧抓过一件外套，上轿，悄没声息直奔长乐宫。

皇后吕雉正襟危坐于密室，柳眉微蹙，有太监正奉茶。见萧何进来，皇后免丞相行叩拜礼，即刻让左右退下。

皇后站起："丞相可知，我等危矣！"

萧相一颤："莫非主上……"

皇后有点气喘："非也，是有人谋反，而且起事在即！"

高祖无恙，萧相心里一宽："究竟何人大胆？"

皇后字从牙缝出："淮阴侯韩信！"

萧相一震："臣愿闻其详。"

吕后声调提高："韩信与陈豨谋，陈豨举兵反于外，韩信聚众叛于内，互为响应。眼下韩信已谋定假传诏书，释出狱中人犯，兼收京中官员的家丁、奴仆，整合成一支奇兵，攻杀本后和太子！"

萧相狐疑："敢问皇后如何得知此事？"

吕后往前跨了一步："韩信有个家人获罪，被韩信囚禁，欲于起事当日以此公头颅祭旗。此人的兄弟设法逃脱，将此事禀与本后。请丞相来，务请看陛下面上，代为筹划。"

至此，丞相萧何完全冷静下来，沉吟半晌，乃对曰："皇后，这淮阴侯对主上不敬，对诸侯不服，老臣耳闻目睹。其奴虽有因私恨而陷旧主之嫌，然当今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再者，我等亦无时日以求证此事的真伪，一旦打草惊蛇，必为其害！须知此子用兵，鬼神难测！当今之计，臣以为：先下手为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吕后坐回原处，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注视着萧何，注视着这张依然温厚的脸，萧何不躲不避，也注视着吕后的眼睛，良久，二人同时点了点头……

当晚，一顶大轿停在淮阴侯府前，轿中人峨冠博带、满面春风，出轿，径入韩府，家人高声通报："萧丞相到——"此次韩信称病，未随高祖出征。闻恩相到访，韩信礼迎何于客厅。萧何一见韩信，即大呼："大喜啊大喜，哈哈……"

韩信诧曰："小弟病体，何喜之有？"

国子藏书

萧相一脸的甜蜜："贤弟有所不知，主上出征多日，我等日牵夜挂。上苍佑汉，老哥刚得的讯息，主上今日遣使归来，'言豨已得死'，主上不日即班师回朝。此非大喜而何？"

韩信脸色微变："陈公他死了？何以小弟未知一丝一毫？"

萧何满眼含笑："皇后已然知讯群臣，群臣皆欲入宫一贺，唯体谅贤弟病体，欲毋惊动也。为兄自衬如此美事，弟若不俱，实憾事也。故特来知会贤弟，一同赴会。须眉男儿，些许小疾，何足道哉？"

萧相慈眉善目，看着韩信的脸，韩信的眼睛躲避着这温软的目光。韩信对萧何素来恭敬，引为恩师、知己，对这位恩重如山的兄长从没有过丝毫的怀疑。萧相既言陈豨已然兵败身死，可见本侯所谋无望了！如此朝贺，不知则已，知而不赴，与人口实，恐招人疑也！

萧何见韩信脸色有异，心中有数，假意问曰："贤弟很不舒服么？"韩信一惊，强笑曰："不碍事，丞相稍待，容小弟更衣，同往。"

于是韩信更衣，随萧何出。门外月色皎洁，韩信抬头看了看天，不由得想起恩相萧何匹马相追的那个晚上，依稀也是这轮明月。上轿，随萧相进宫。下了轿，萧何携了韩信的手，曰："我俩来迟了，想群臣皆已入大殿，倒让此外厢冷清如斯，贤弟，我俩得赶几步了。"一边说，一边加快了脚步，韩信想也没想，亦步亦趋，恩相的手依然温暖如初……

国子藏书

正行间，忽听一声呐喊，身边涌出武士数十人，不由分说，把韩信按倒于地，五花大绑起来。伴着太监的一声长喝："皇后驾到——"宦官二人抬一凤椅至，吕后出，落座，冷眼视韩信，不发一言。韩信大呼："臣无罪，丞相救我。"却见萧何出，立于吕后之侧，亦不发一言。吕后侧目视萧何，何缓缓点一点头，吕后启朱唇，拖长音："斩——"

韩信知再辩也无用，绝望而叹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可怜韩信，用兵如神，对这种政客间互设心机、尔虞我诈的伎俩，却始终是个门外汉，至死也不明白为何自己叱咤风云、无敌疆场，却屡屡折煞于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兵盲的小字辈之手！

"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宫）钟室"，"遂夷信三族"。一代兵仙，魂归茫茫夜空，那一轮本来依稀如昔的圆月，不知何时转过了她的脸，不忍目睹这人间的惨剧……

高清PDF WWW.GQPDF.COM

十、与刘邦吵吵闹闹的日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丞相利用了韩信对他的信任，没费多大力气就为老板刘邦去掉了这枚威力超强的不定时炸弹，虽然客观上确实达到了稳定刘汉江山的效果，但读起来终究让人唏嘘，然而……这就是政治！

韩信已除，关于萧何的大事记其实已然全部写完。高祖何幸，得萧爷辅佐大半辈子，从萧爷发现刘季，历经提拔为吏、助娶吕雉、奉为沛公、辅称汉王、力荐韩信、资汉灭楚、计除淮阴，高祖也对萧爷予与汉臣第一人的丰厚回报，似乎二人始终相辅相成、水乳交融，连牙齿误咬舌头的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其实并非如此。

"汉十二年秋"，继陈豨之后，淮南王英布又拉起了竿子，高祖刘邦大约也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一如既往，马甲裹身，御驾亲征。战火间隙，"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嗨，老一套，楚汉相拒时期，汉王就曾派人打听萧何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萧相受人点化，轻描淡写地让自己的所有兄弟子侄都去当兵吃粮，如今都已然在军中了。没了兄弟子侄可遣，萧何"悉以所有佐军"，所谓有人的捧个人场，没人的捧个钱场，萧相这次是倾家荡产，捐助军队。

萧爷于驭人一道，功力与刘邦相去甚远，有了上次的经验，萧相明了高祖所行不过是怕本相在后方势力渐大，危及主子。这一点是不错的，然而时过境迁，当初把兄弟子侄送到军中随老大征战，确实打消了汉王对丞相在后

方培植自己小集团的顾虑，可如今您萧爷已然贵为汉臣第一人，依然如此大公无私、拿家产充军费，岂不是网络人心、培养粉丝么？另立大功，让主子如何封赏呢？以天下相让么？

亏得萧爷养的食客还真不全是饭桶，其中就有这么一个，及时地给相国指了出来，并建议“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

萧爷如梦初醒，赶紧派人快马加鞭，把那几十车饷银追了回来，又是强买田地，又是狂放高利贷，可着劲地往自个儿脸上涂墨，“上心乃安”。在帝王眼中，养着道德楷模一样的臣子，永远是危险的！

偏偏高祖马甲不够厚实，在一次群殴中被一枝流矢射穿，加上高祖此时已然年逾花甲，免疫力下降，竟然一病不起。支撑着班师回朝，将近京城，突然涌出一群老百姓拦路告御状，告谁呀？告相国萧何！想想也是，萧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告御状，除了皇帝，谁还能动他呢！告他什么呀？“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得，强买民田的事儿犯了！

刘邦收了一大摞状纸，却没事偷着乐，心里高兴哪。这老小子成心要给相国难堪，就带着这一群老百姓一块进城。老板凯旋班师，相国自少不了率文武群臣夹道迎候。见了萧相的面，高祖第一句话居然是“笑曰：夫相国乃利民！”说合辙你老头子也是个唯利是图的主儿啊。挂着奸笑，把那一摞状纸朝萧相一摔，曰：“君自谢民！”您自己给子民们谢罪吧，一脸的幸灾乐祸。

强买民田，本就非萧何本意，几亩破地，稀罕么？既然老板让谢罪，这有何难？不就是答应归还田地么？大不了每户附加若干精神损失费，再打几个躬、作几个揖？这难不倒本相，三下五除二，这帮老百姓就心花怒放，三呼万岁了。你三呼万岁也就罢了，偏偏跟着也不知道谁起的头，大家伙跟着五呼相国九千岁！

刘邦心里那个满不是味儿：他奶奶的，五九四万五，不就超过三万了吗？心里正发酸呢，萧相一晕乎，把那个食客提的“自污”的宗旨忘了个干净，顺着田地这话头又奏曰：“说起土地，‘长安地狭’，如今人口越来越多，田地已然不够耕种，老臣见上林苑中空地颇多，‘愿令民得入田’，增加粮食以养民，所剩枝叶亦可喂马养驴，望陛下恩准！”那群状民一听萧相国建议把皇上的私家苑林捐出来让老百姓解决温饱，更是把句相国九千岁呼了几十上百遍，全然不知皇上的脸紫得像一副肿大的猪肝！

高祖气呼呼的判决如下：“上林苑之事，容后再议。萧何身为相国，强买土地，触犯众怒，着廷尉镣铐拘禁，日后再审！起驾！”一溜烟进城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萧老爷子和面面相觑的一群状民……

国子藏书

为官之道，萧何其实始终缺点天分，满脑子都是经济、人口、银子、粮食，也不知道好歹给老板做做脸，能有今天，凭的是治政的才能、若谷的虚怀和对刘汉死心塌地的忠诚，这次让他“自污”，他倒好，反把老板给污进去了，就这么糊里糊涂给下了大狱。这倒让人想起汉臣里另一位牛人陈平，这厮古灵精怪，把老板的心思吃得贼透，不差分毫，高，实在是高！

刘邦身在病中，脾气比较大，面子上一个挂不住，把个老相爷关了班房，事后想想又有点过意不去，就和他的王姓心腹侍卫长聊起这事，说老王啊，萧相的事，大家伙都怎么看啊？侍卫长对曰：“奴才愚钝，终究想不出相爷到底犯了什么大错，难道就为买了几亩地，皇上就这么严惩相爷么？”

刘邦伤病不轻，勉强笑了笑：“老王啊，有些事你哪里想得明白？你看人李斯当了秦皇帝的宰相，‘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如今萧相国也不知收了人家什么好处，居然打起上林苑的主意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等闲了就爱跑个马呀，打个猎呀，没了上林苑，难道去猪圈跑马，猎杀家猪？他分明就是‘以（此）自媚于民’，收买人心，不关他我关谁？”

这王哥真敢说：“皇上，请恕奴才直言，为黎民谋福，乃为相者本分，发现有利于民之事，而为民请之，‘真宰相事’！皇上何以因此而疑相国受人贿赂？皇上以前‘距楚数岁’，后来‘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相爷独守关中，那等好时机，相爷若有反心，随便抬抬脚，关西之地就不姓汉了；相爷连江山这等大利都不取，又怎会去贪那点可怜的贿赂呢？既无取天下之心，网络人心又有何用？”

高清PDF
WWW.GQPDF.COM

高祖沉吟半晌，兀自有气：“那他也该给主子留点面子啊，怎么不学学李斯？”王哥续曰：“皇上以为那样好么？‘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天下’，李斯难辞其咎，‘又何足法哉’？”妙！这小子，怎么才混了个侍卫长？

高祖再次沉吟半晌，在侍卫的搀扶下缓缓躺倒，叹了口气：“老王啊，持我的符节，去赦相爷出狱吧……”王侍卫长跪而泣：“皇上圣明！奴才三生有幸！”

萧何比刘邦还要大着几岁，如今也已是垂垂老者，从班房出来，听说高祖病情不轻，顾不上洗漱，光着脚丫子，就来到高祖病榻前，跪下谢罪谢恩。高祖勉强起身，微笑着：“相国免礼！‘相国为民请（上林）苑，吾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之君，‘而相国为贤相’。我所以把你下大牢，‘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何再拜而泣，不敢起。

呵呵，和刘备托孤异曲同工，刘备说：阿斗不灵，先生自立！诸葛亮从

国子藏书

此死心塌地扶那个扶不起来的后主；刘邦说：我是昏君，你是贤相，那意思：以后有金纸往我脸上贴，有锅灰往你自个儿面上糊，知道吗？

高祖刘邦终究未能抗过这次伤病，一代泼皮帝王于汉十二年撒手西归。其子立，为惠帝。萧何一来年事已高，二来为高祖的去世，终日郁郁，身子骨每况愈下，于惠帝元年年底一病不起。

惠帝亲往探视，言及继任者，问萧相："相国百年之后，'谁可代君者'？"

何对曰："'知臣莫如主'，还用老臣多言吗？"惠帝顿悟："相爷是说平阳侯曹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虽死无憾！"

萧何和曹参同随刘邦起于沛县，本是很铁的哥们，后为了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世人皆曰"（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当其时也，曹参远在齐地为地方官，听说萧何病故，马上告诉家人打点行装，说："吾且入相"，深知萧何必荐自己接任汉相。"居无何，使者果招参！"这哥俩，真知己也！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后 记

曾与人言道：初涉写作，其实谁都是半罐子醋，我等都在边写边学！此话未免小视了天才，于我自己却是实情。从《陈平》开始，直到《萧何》结束，一直得到网上高人的建议和点拨。这个大系列，多数帖子说到底其实是个集体创作，我只是个执笔人。写得很次的诸帖，都是我自以为是、不听劝告的涂鸦。本拟列出各位方家的名号以表谢意，奈何高人们欲闲云野鹤，坚不应允。我只好在此含含糊糊，一并谢过。憾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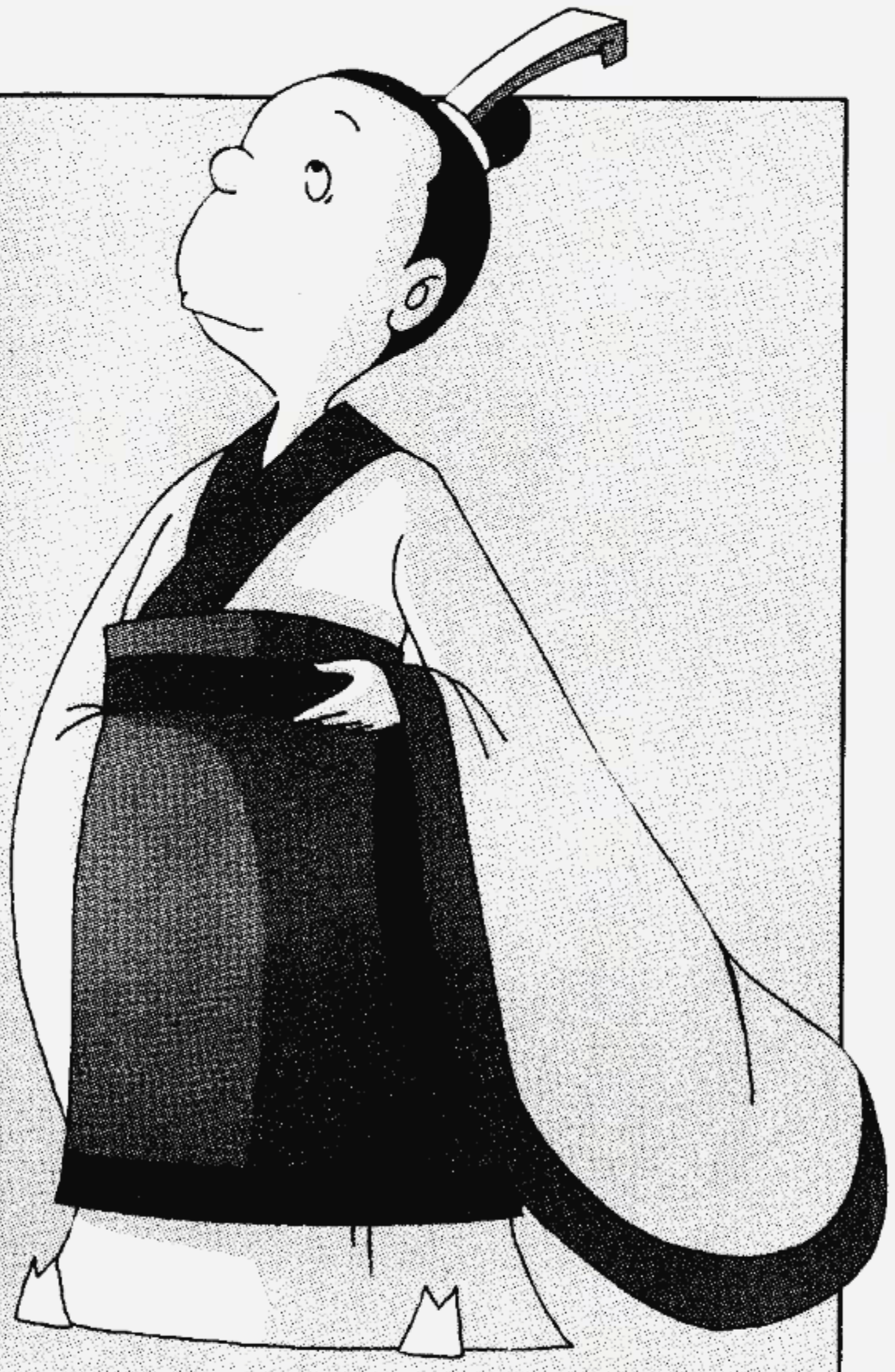
高清PDF WWW.GQPDF.COM

当初写《陈平》，时任文化走廊版版主的刘富贵就曾鼓励大家"向历史要文章"，我深以为然！想我泱泱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绝对是个取之不竭的宝库！四大名著，其三都源自一个（段）史实。在此我接着员外的话头，再次怂恿大家，以笔为锄，于历史中掘宝。自然，更愿意看到诸位演绎《史记》。"无韵之离骚"，随便拈出一段，都能写成一篇妙文。

国子藏书

仙人指路话

张良 Zhang Liang



高清PDF
WWW.GQPDF.COM

姓　　名：张良
外　　号：仙人，谋圣
性　　别：男
籍　　贯：颍川郡城父县（今安徽亳州市）
学　　历：曾经在淮阳(今河南淮阳)学习礼制
职　　务：谋士
家庭出身：官宦世家
生　　卒：(? - 前 186)
特　　长：擅长大战略，能作天下之谋
社会关系：家道中落后与母相依为命，其母赤忠
座 右 铭：有仇不报非君子
主要经历：1.因为韩被秦灭，早年曾策划刺秦，失败后改姓张
2.助刘邦一起杀入咸阳，一起赴鸿门宴，然后安全离开
3.跟老板分析天下大势，对项羽形成垓下之围
4.后来的工作就是练功，“辟谷”，成仙，偶尔保保太子

国子藏书

关于张良张子房的传说总是仙雾萦绕，从下邳黄石公授书，至功成身退而伴赤松子游，无不与仙人扯着关系。自然，张良是人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欲，也需五谷杂粮，辟谷废食只能是折腾坏了身子；其生年虽不可考，然其卒年却有史为证。得道飞升、不知所终云云，终为虚妄；时人为张良立墓数处，表露的是后辈对一代奇才的悠悠景仰。

然留侯作为高祖刘邦的首席谋臣，其略确无不高瞻远瞩，非凡夫俗子所能望其项背，高祖评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后世更崇之为"谋圣"。其才与常人相较既为天壤，以仙冕之，实不为过！此乃"仙人指路"一题的由来。

高清PDF WWW.GQPDF.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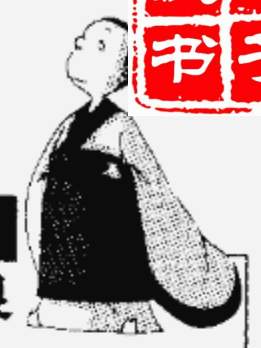
一、刺秦

张良本不姓张，"其先韩人也"，姓姬。姬家"五世相韩"，地地道道的官宦之家、名门望族。从良往上，"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再上，"大父（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再往上？再往上太史公也没提，估计是一庄稼人吧，就凭他老人家给自己仔仔起的这名儿——姬开地，怎么听怎么让人想起另外仨字儿——牛耕田！

小良打小体弱多病，又幼年丧父，是他母亲（简称良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不过因了他家的世代功勋，韩王待其甚厚，弱韩为强秦所灭的时候，"良家僮三百人"，可见上头有韩王罩着，小良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当滋润的。良自身自是对韩王感激涕零，也梦想着效其祖、父为官做宰，回报韩王。可惜这个美梦因为韩国的覆亡而破灭。年轻气盛的公子哥儿在良母每日里"有恩不报枉为人"理论的引导下转变成一超级愤青，对毁灭韩国的秦始皇恨得牙根痒痒，一门心思要置其于死地。

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当然是行刺，哥们一冲动，自个儿跑去练了几天武功，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奈何实在是先天不足，体弱力虚，能舞得动的兵器唯西瓜刀而已。想秦皇身边侍卫如云，自个儿挥舞西瓜刀，无论呐喊得如何高声，混不到秦皇身边就得被人当瓜给切了看看是不是沙瓤，于是另觅他途。自己不成，就寻摸一身强力壮的枪手来做不就行啦？

于是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欲“为韩报仇”。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经筛选，良终于“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良每日敦促那肌肉男拿大鼎、举杠铃、练力量、保体型，当然练得最多的就是那一招撒手锏的祖宗——放飞槌。

机会终于来了，“秦皇帝东游”，要途经暗杀圣地博浪沙。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令力士做好准备：“练槌千日，飞槌一时，机会就青睐俺们这样有准备的人啊。”

那位力士明白自己接的这一票风险系数高了点，估摸着明儿这一去生还的概率不大。咳，也值了！俺这几年，想吃的公子弄来给俺吃了；想喝的，公子也弄来给俺喝了。要说遗憾么，就是不曾近得女色，公子说那事儿泄元气，会影响飞棰的力道，唉……

这一捉摸不打紧，就让给他送饭的那仆从给弄了本类似手抄本的东东钻研了一晚，到第二天五更就早起，得，眼里长一瘤子，变成了一地地道道的斜眼力士！天色不明，又不敢明火执仗，良怎知就里？只念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和力士按计划分头潜伏下来。

等到秦皇的车队终于浩浩荡荡地过来了，这位大哥斜着眼睛瞄了半天，出手！铁槌呼啸而行，“轰”地一声，斜飞着“误中副车”，根本未伤及始皇分毫！那傻大个一愣神的工夫，早被围定，附近小良意欲来救，却实在有心无力矣……

力士被抓，初，也是高呼“打死俺俺也不说”的，练家子么，挨几下打，何足道哉？可待他一眼斜见始皇身边那位粉嫩丰满的侍姬，眼中的小瘤子不由得又膨胀了数倍。秦皇察言观色，立马把这位侍姬临时借调陪审团。那女娘嗲出第一声“哥哥”，这边骨头早酥成一把天津的麻花；嗲出第二声“哥哥”，口号变成了“不打死俺俺才说”；嗲出第三声“哥哥”，口号更变成了“打死俺俺也要说”，于是将小良的姓名、年龄、身高、三围、联系地址、邮政编码来了个言无不尽。

“秦皇帝大怒”，着秦公安部画小良的画像，以“大索天下”。画师凭感觉画了一幅，让那力士过目。这哥们那个着急呀，就盼着这事儿快快了却了，好让俺去把此生变得更完整一点，也不顾画师想当然画的是一凶神恶煞般的壮汉，就连说：“老兄的画技高！实在是高！”

良料定秦皇必大肆搜捕，“乃更名姓”，于是张家祖坟冒青烟，子孙里凭空多出这么一位旷世奇才。亏得满世界贴的都是一满脸横肉的壮汉，而张良实则“状貌如妇人好女”，尽管秦政府“求贼甚急”，张良却“亡匿下邳”，有惊无险。

博浪沙狙击不中终于成为张哥心中永远的痛，终究不能明了关键时刻为何这个杀手不太准，有歌《梦醒时分》一首为证：

你看你杀害了不该杀的人
我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看你毁了不该毁的城
我心中满是愤恨
你让我尝尽了亡国的苦
找不到可以投效的人
好男儿从此不再沮丧
而是开始寻找替身
早知道暗杀总是白费劲
我又何苦一往情深
因为壮士还不如奶油小生

国子藏书

何必浪费那一锭锭白银
就知道搜捕总是难免的
我来一个改名换姓
有些人他生来就是狠
有些人他永远就是蠢……

二、奇遇

张良“居下邳，为任侠”，就是很讲个义气、爱打抱不平，加之天资聪颖，很快就引起了周围的人的注意，是金子么，搁哪儿都免不了发几下光的。

这块金子发的第一束光是救下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叔父、在逃的杀人犯项伯。项伯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武侠小说看得贼多，满肚子都是受人点滴之恩当灌水相报。这不，自己的一哥们喝花酒的时候，与另一个“纨绔”争风吃醋，咱老项一激动，在那“纨绔”肋上狠狠插了两刀，犯下死罪。真真是做到了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过这刀是插别人肋上了。自然，吃官司坐牢俺是深恶痛绝的，干脆去仗剑江湖、潇洒走一回。

跳进了水里才发现江湖险恶、远不是那么浪漫旖旎，动不动就以身相许的美艳侠女一个没见到，想和他“断背”的络腮胡子倒碰上一打，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更要命的稍不留神就得被官差逮捕归案。天幸碰上了张良，张哥的水平自然比老项高了不只一个档次。跟着子房，再也不用饿了喝风、困了宿露，于是这老项对小张的感激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决心为了张哥再插谁两刀。后来在鸿门宴上，项伯力助沛公脱险，即为此也，后话。

张良这块金子发的第二束光是吸引了一位隐居于此的世外高人的眼球。老头儿身怀奇术，欲觅传人，然世间碌碌，智者难觅。这姓张的外乡人倒是根好秧子，只是聪明有余而隐忍不足，遇事爱出头，殊非保身之道，连那赵家的狗都要多看他两眼呢，真传给他，恐怕等不到施展这小子已然翘了辫子了，唉……再等等看吧……

张良也在为自己的锋芒毕露付着代价，毕竟是大秦公安部发了红色通缉令的，姓名可以改，可这个口音却在时刻揭发着这位其实是第一代移民，好几次被移民局抓住都差点被引渡到那个壮士身边以验明正身，亏得自己的急智，更亏了通缉令上那幅画像与自己的外貌差了十万八千里，才终得湿着裤裆子逃脱。

几经波折，张哥终于认识到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提出了好死不如赖

国子藏书

活着的临时生存纲领，自行在手心里用针文上一个“忍”字。后世文“忍”之风，概始于此焉。

那位世外高人发现咱张哥的尾巴终于夹起来了，估摸着时机已经差不多了。为防意外，老人决定最后面试张良一次。

一日张哥信步溜达到一座石桥（圮）上，心里还在琢磨那壮士平日里在三分线外投铁槌都百发百中，为何当日站罚球线上却把铁槌扔副车上去了。就见“一老父，衣褐”，走到张良身边，突然一抬脚，把鞋子甩脱掉到了桥下,直眉瞪眼盯着张良，毫不客气发号施令：“小屁孩儿，下去把老夫的鞋子捡上来！回头看什么？说你哪！”张哥莫名其妙，直视着那老汉，待其明了那老头确实在拿自己开涮，忍不住故态萌动，怒从心起，“欲殴之”。这一握拳头手心有点疼——敢情文伤感染，至今未愈——倒提醒了张良，手心里可文着那个字呐：“忍住啊，这糟老头吃了苦头，保不齐又去举报本公子如何如何……得，就算俺当把敬老模范好啦！”

乃“强忍，下取履”，谁知老头儿得寸进尺，曰：“给老夫穿好！穿呀，你倒是穿呀！”张良肚里自有骂字经出版发行，却少不得在“忍”字经的光辉指引下，又跪了下来把那老头的臭脚塞进鞋筒里。老头儿“笑而去”——得，这等无理取闹他都能忍，面试通过！

张良看着老头儿远去的背影正满头雾水，那老头儿又圈回来了，曰：“‘孺子可教矣！’五天后的黎明，‘与我会此’，老夫有物什相托。”良曰：

国子藏书

“‘诺’。老丈既有言相教，适才却何以离去？”老头儿哈哈一笑：“岂不闻人有三急乎？”笑声中一身褐衣飘然而去。

张哥倒想看看这老头儿臭鞋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遂于“五日平明”登录上线，那老头儿的头像早在那儿闪烁着了。张良正要打招呼，老爷子扔下一句话：“年轻人与老年人有约，倒要老年人先至久候，说得过去吗？您嘞，‘后五日早会！’”就怒气冲冲地下线了。

又过了五天，张良逼着公鸡早早打了鸣就摸到了桥上，“父（老头）又先在”，不等张良发送任何信息，那边发过来一句：“‘后，何也？’你小子，‘后五日复早来！’”人这边打好了一句话正要发送，那边头像已黯然无光矣！

张哥心话：“搞什么玄虚啊？本公子倒要看看这破ID后面到底藏着什么私货！”于是又过了五天，张良干脆不卸冠带，全须全尾站在床上等到二更半就往桥上摸，终于赶在老爷子之前亮起了小鬼脸。“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这老小子终于满意了！

老人往怀里一阵猛掏，“出一编书”，曰：“读通这部书，你就能当帝王之师了！”张良还想问点别的，老头儿止住他：“啥也莫问，放心，绝对正版！十年后你一准儿发！‘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那块黄石就是老夫的马甲啦。”“遂去，无他言，不复见”。张良“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相传十三年后，已辅高祖刘邦成就大业的留侯张良，跟随汉高祖刘邦路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恭恭敬敬扛回家进香上贡。“留侯死，并葬黄石”。

黄石公授书一节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其可信度历来存疑，更有人言其实为张良随沛公后的自我包装。然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这一段的逃亡生涯，迫使张良完成了从一个“任侠”到一个“忍者”的过渡，所以后来张良处事，总能冷静思考、理智抉择，而不是头脑一热，就要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二，张良在下邳这段时间，发奋苦读过，冥思苦想过，其后来的智谋即源于这一段时间的求索及思考，至于读的是《太公兵法》也好，《九阴真经》也罢，已经不重要了。

三、遇明主

却说张良隐于下邳，精研《太公兵法》，并著读书笔记若干，只等有机会出版发售，不觉已历十年，当年的义气少年如今已然到了一枝花的男人年龄。

国子藏书

当是时也，“陈涉等起兵”反秦，天下云起而应，外面的世界已精彩成一锅粥了，连邻县的楚国遗老景驹都“自立为楚假王”，当上临时大总管了。

张子房与后来的诸葛孔明完全不同，诸葛亮打着耕田的幌子在南阳疯狂炒作，搞得丧家犬一般的刘大耳朵都知道了“卧龙凤雏得一而得天下”，末了，还唧唧歪歪摆个三上茅房的臭架子。张哥这若干年，埋头夹尾苦读，名声不出下邳，诸侯们就算求贤求得把天下的厕所都考察遍了也难得光顾到张哥的茅房。然子房亡秦之心不死，天下既已鼎沸，何不乘势复韩？那神秘老头儿不是讲过“后十年兴”的话么？

张哥于是四下活动拉选票，又是发表演说，又是张贴海报，不亦乐乎。奈何张哥的理论实在高深，能稍懂其言论者十不过一二，愿相随而去者更为寥寥。忙活了个把月，也就聚了“少年百余人”，连编成一个连都不富裕。坐骑方面更是羞涩，因战乱四起，马比龙贵，张哥又不是财主，结果仅有的这点兵力成了地地道道的步兵连。

子房倒不以为意，反正自身也没当老大的野心，那景驹不是都在隔壁称王了吗？这百十号子人，权当见面礼了，“欲往从之（景驹）”。

张良带着这一个连从老窝出来行了几天军，就深刻认识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先天本就弱，加上这十年来忙于苦读，忽视了体质改革，如今正值壮年的张良却每走不上二里地就呼哧带喘、腿肚子抽筋。头领如此状况，喽啰们自也乐得一天少走几里地。磨唧了十来天，居然还没走出下邳县去。这要让他们玩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估计到他们的孙子辈才能转悠到陕北。

这一日傍晚，张哥一行终于到达下邳西界，又早早埋锅造饭、扎营打尖了。弟兄们一个个芳心暗喜：出来这些天，真真是牙好，胃口就好，嘿，路没多走，饭没少吃，体重方面个个都略有盈余！只有张哥歪在帐篷里，终于明白了陈涉语录之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俺要是只鸿鹄呐，“俺要飞呀飞，永远不回头……”

忽闻帐外一阵喧哗，有小兵进来通报：外面来了另一拨子人，有好几千哦，把头的那位名号下流，叫什么“配公”，幸亏俺们都是大老爷们……

“沛公”的名头，张哥是听说过的，遂出帐与沛公一叙。如今张哥已深知自身不是做老大的材料，见刘季手下有好几千人，尤其是一帮子部将个个雄赳赳屁昂昂，便有了加盟的想法。

有人愿意入股，刘三自然是高兴的，不过眼前这位病秧秧的读书人，本公还真没瞅出好儿来，再说您也就带来百十号子乌合之众，股资忒也有限；战略物资方面，占大头的乃锅碗瓢盆，甭说战马，连骡子也不见一匹。您这

京清PDF WWW.GQPDF.COM

个待遇问题么……俺这儿好像也没啥地方出缺呀，就有个管马匹的哥们头几天从马上摔下来，脸儿先着的地，破了相，回家整容去了……您看能否屈就一下呢？

小看张哥了不是？张良出山的目的与后来的兵仙韩信完全不同，韩公子一门心思建功立业，您这儿聘书没什么分量，对不起，本公子另谋他就去也，害得萧何萧老爷子都撒开嗓子唱了一曲“跑马溜溜的山上”才把这位用兵之仙给追了回来（详见《谁与争锋话韩信》）。张哥出山的初衷本就不在自身而在灭秦复韩，当弼马温怎么啦？自个儿还能划拉匹好马免受腿脚之苦呢！所以张良二话没说就“遂属（沛公）焉”，“沛公拜良为厩将”——“厩”就是马棚，都扔马棚里了，还什么酱（将）啊醋的？子房自此成为沛公部属。

自然，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扔马棚里也概莫能外。有天夜里，刘三灌多了黄汤起来小解，撒了泡热尿，打了俩冷颤，看见马棚旁边张良的临时办公室还开着门亮着灯，好奇，提着裤子就过去了，也不敲门，径入。见张良还在看书，就问：“子房所看何书？”张良见是老大，起，让座，应曰：“此乃《太公兵法》。”刘三半睡半醒，脑子还没迷糊过来呢：“太公？家父著有兵书？如何又到了你手里？”张良失笑：“非令尊刘太公也，此太公乃兴周之姜子牙姜太公。”

刘三终于醒透了，笑曰：“可是那个拿直钩子钓鱼的倔老头儿，年纪一大把了还摆酷！他还有兵书传世？恐怕是冒名伪作，不妨说一段来听听。”张哥终于“等”到这么一个一秀芳泽的机会，乃初言兵法于沛公。其口才自非沛公手下诸如周勃、夏侯婴之类的闷葫芦可比，直听得刘三这厮俩眼发直、哈拉子横流。待良言毕，刘三起身欲回自己的窝，兀自沉吟回味，不想裤带子依然未系，裤子直坠下来绊住了腿，一个大马趴直摔出门去，回首与良相视而嘻。

自此，“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刘三这泼皮不读书不看报，偏偏对这些玩意儿超有灵感，一点即透，“善之（良），常用其策”。张哥回想起自己游说募兵那阵儿，任凭俺口若悬河、磨破了嘴皮，一帮子听众仍傻呆呆作听琴之牛状，不竟感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景驹那儿，俺也不去了。

后世或为沛公“截胡”张良而为景驹惋惜者，岂能料其即便得了张良，不会用也是白搭？看看后来韩王成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后话。

久之，刘季也为只封了张哥一个马倌而好笑，什么事嘛，这等人才居然屈居马房。与良言及此事，良却不以为意，婉拒沛公为其升职加薪的决定，

国子藏书

只要能一展所学，做马倌又何足道？沛公感，曰：“本世纪什么东西最贵？马倌！”身为马倌而言将帅事，古今概唯子房一人耳。

陈涉语录之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意思：谁敢说俺没种？俺当把王侯给你看！结果是早早地称王，被暴秦枪打出头鸟，加之自身也确实缺了点底蕴，终为秦悍将章邯拍晕，早早失去了季后赛资格。大家伙一琢磨，发现陈王提出的主义虽好，却有点脱离中国国情：限于当时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本就是：“王侯将相，还真的有种耶！”

于是各路反王争先恐后搞“修正主义”，一窝蜂又去寻找昔日王侯的遗种而立之，以聚集人气、招揽粉丝——明白了吧？后来诸葛亮提到刘备言必称皇叔，无他，同一理也。

陈王已死，项羽的另一位叔父项梁所率的项家军从诸路反王中脱颖而出。时沛公及张良在薛，“见项梁”。项梁开发出一个放羊娃，认定是已故楚怀王之后，立之，又实在想不出个更有创意的新名号，就仍称楚怀王。子房一看有戏，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可别的王侯之后还在乡下插队哪，尽管他们也很有种呢。”见项梁不知所指，乃进一步启发：“比如说已故韩王之子，横阳君韩成，贤（咸）得赛过盐巴，‘可立为王，益树党。’”

项梁一想也是啊，这等傀儡王爷，立一个是立，立十个也是立，多立一个还能给俺带来不少灰色收入。于是，“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张哥曲线救国，用心良苦，复韩之路迈出一大步，心下甚喜。自此辞去厩将一职，离开沛公，出任韩王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想好歹划拉几块地皮，让这个韩王做得名符其实起来。

初至韩地，因秦军根本未曾注意到这支突然冒出来的新军，着实让韩王撞着几只肥大的死耗子，“得数城”。一旦秦军把韩军列入计划内，韩王就有点灰头土脸了，蒙过来的那几块地皮，“秦辄复取之”。于是韩王和张良就挨那儿上演着韩版《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偏不想搬出来，于是愣被轰着出来，过两天咱又再去轰别人出来——狗熊掰玉米棒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忙活了好几个月，大家伙儿依然紧密团结在以张良为政委的韩核心周围，当着光荣的游击队员，“往来为游兵颍川”，依然没一块落脚的地盘。

倒不是咱张哥不肯出力，实是韩成这块盐巴扶不起来。张良长于战略，精于大方向的策划，具体的战术指挥却并非所长，韩王手下除张良外，基本无人可用，你总不能指望张良挥舞着西瓜刀去冲锋陷阵吧？再说韩王的资质断难望沛公项背，张良那些谋划，韩王又能领会几成？不能领会又何谈贯彻

实施？难不成让偶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偶多没面子，到底你是老大还是偶是老大？

四、智取峣关

看看这个韩成就快要改名叫“韩不成”了，“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张良又一次“引兵从沛公”。二人见了面，沛公倒并不以张哥屡败屡战为意，一如既往：“子房辛苦了。”倒是张哥自己有点讪讪的，低声应曰：“为人民服务。”

刘三这群地痞流氓一旦和张良凑合在一起，无异于如虎添翼，砍瓜切菜一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两下里一比较，张良不由得感叹，自此复韩之心不如当日之切矣。方今群雄并起，如狼似虎，韩王若非有过人之能，就算给他个现成的公司让他打理，他也未必守得住啊。不管怎样，秦王尚在，俺大仇未报，先随沛公去闷死那群刽子手再说。

“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你小子抡板砖的水平也太菜了，就别跟着搅和了，留这儿种种蔬菜、栽栽果树，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嘛。刘三自己则“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直逼秦王朝最后一道屏障峣关！

在沛公西进之初，造反协会名誉会长楚怀王就召集各位会员定下赏格：“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三带着这一伙亡命徒东拍西砍，至今不曾有一块给自己搁床的地盘。关中肥沃，地势险要，人口众多，若能下而王之，也不枉了弟兄们整天拴在裤腰上的脑袋，于是刘三是鼓着眼珠子、咬着腮帮子也要拿下这块障碍赛金牌的。来到峣关之下，象征性地嚷了一嗓子“某奉天伐无道，还不快降？”对面还没反应过来呢，刘三就“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生怕磨蹭起来耽误时间，让别人抢走了这只煮熟的鸭子。

张哥一看老大又猴急成这个德行，急来见沛公，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强攻下来，将士死伤必众，就算先行冲刺撞线，倘若其他选手见我等已然兵寡力弱，而背约来抢这冠军奖品，奈何？”

一语惊醒梦中人，诸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老大俺是这么见滴，也是这么做滴。可若不能先行克敌入关，无名无分，岂不是连响屁都无权放一个？

张良笑笑：“不用强攻，未必就不能入关。”刘三知道子房又要发售高技术产品，忍不住一股子莫名的兴奋。

张哥续曰：“老大您可知对面秦军的头子为将之前是做什么的？”答曰：

“是做士兵的！”

对刘老大此等天才的脑筋急转弯应答，张哥如今已不以为奇，乃续曰：“非也，听说此子原来是个卖注水猪肉的，奸商一个！奸商么，所图者无非一个利字。”

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沛公立马会意：“子房之意，可发动银弹攻势？”良颔首：“仅诱之以利还不够，老大您先按兵不动，‘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再找几百人，每人扛面战旗在山上溜溜达达，‘为疑兵’，咱哪，吓唬吓唬他们。”

沛公乃“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那位猪肉贩子一见，哇塞，这多珠宝，能换多少病猪肉啊？俩眼儿立刻眯成了阳光下的一对猫眼石，又细又亮。再看看外边敌兵势大，满山都是战旗在飘，真打起来，估计俺可没多少吃猪肉的日子了，“秦将果叛”，这白眼狼还主动提出要和沛公一起入关，西袭咸阳。

刘三一得消息，乐得骨头都轻了许多，一溜烟跑张良那儿：“张哥你神了，那小子真降了！哈哈，走，收拾收拾，我等与他一起入关找乐子去也！”哪儿知道张良迎头又是一瓢冷水：“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

刘三一呆，旋即又急了：“难不成还得等对面的头儿给员工们做通思想工作先？”子房曰：“不如趁现在那个卖肉的有降意，防御松懈，挥军直进，杀他个措手不及！”沛公咬咬腮帮子：“你狠！”“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当将领的还歪在被窝里数珍珠呢，能不大败吗？

沛公再来个穷寇偏追，“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封皇帝玺符节”，出降沛公，秦王朝自始皇灭六国，历短短一十五年，至此完结。刘三将子婴移交关押，并未打算砍人的脑袋。子婴也满以为这吃饭的家伙算是保住了，谁知道还是被后来入关的项老大砍了下来以示革命之彻底，也算是晦气到了家……

峣关之战是有史可查的张良唯一一次介入具体的战术指挥，向为史家所推崇，被视为谋圣“九大计”之一，并被作为张良不仅善于战略运筹而且精于战术操作的例证。在小子看来，未必尽然。不妨来分析一下此次战役的规模。

先看一下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原文交代，刘老大拥兵二万，而且刘老大是基本决定硬碰硬的了，那秦兵有多少呢？原文没提，不过并不难推测一下。首先刘老大素不擅硬仗，他不是傻子，敌守我攻，如果敌人兵力比自家

国子藏书

还多出甚多，就算老刘猪头到了想光荣得快一点，他手下那帮子将领也不干哪，除非曹参、樊哙他们同时得了小儿麻痹。

再看看张良的疑兵数量，“为五万人具食”，拿五万人去吓唬敌人，那敌人能有多少呢？五万？得，秦兵大约都不会数数！可见秦兵充其量与沛公兵力相当，更大的可能是兵力比沛公更少。

再来看将领，沛公这边好手如云，曹参、樊哙、周勃等亡命徒悉在阵中，秦将呢？“其将屠者子”，连姓名也没提，会是名将么？鬼会相信！由此可以结论：峣关之战是刘老大率二万精锐对阵一位再就业的猪肉男带领的人数都不占优的秦兵，规模小得可怜！与淮阴侯背水一战中以二万新兵击败赵军二十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由此而夸大张良的战术指挥能力是牵强的。

举个例子：施大爷如果想夸解珍解宝兄弟狩猎技术就是高呀就是高，会狠狠的写他俩一次就猎回了俩肥大的耗子吗？你……你干脆抽他兄弟几耳刮子得了！

那太史公何以不惜重墨于此役呢？答案只有一个：子房的建议意义在战役之外！不妨来分析一下当时的天下大势。约半年之前，沛公的哥们、楚汉第一屠夫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击溃秦末头号悍将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秦王朝在军事上遭受毁灭性打击，几无力再战。所剩溜兵贱将苟延残喘，衰秦风雨飘摇。以张良的高瞻远瞩，自然看出秦王朝气数已尽、指日可灭。那秦灭亡之后诸侯会干嘛呢？在家老实呆着喝烧酒吃冷肉？

张良于峣关下给沛公的建议乃是提醒老大尽早为即将到来的诸侯争霸积蓄力量，尽量减少在秦这只已死了一大半的落水狗身上的消耗。此举与后来入关之后劝沛公勤俭自持、收买民心、勿留秦宫而安其乐等高招一脉相承，都是在为灭秦后沛公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做长远准备，窃以为此乃峣关之战的真正意义！

高清PDF
www.doPDF.com

五、项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且说泼皮刘三连蒙带骗，终于如愿以偿，先行入关破秦，自免不了去秦宫后院去关照一下，以便搜集点珠宝啊、金币啊等等秦王鱼肉百姓的罪证。不想一入秦宫，这土包子立马眼儿都绿了，“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刘三两腿一软，招呼随行的樊哙：“这天也不早了，老大俺今儿走了这许多路，乏了，怕是无力回营了，今儿就在这儿歇了吧。大胡子你体力好，

麻烦跑一趟，去把俺的洗漱用品拿来。”

樊大胡子看看天，晌午而已，明白老大不过是要对这些前朝遗物并姨太太们全面实行拿来主义而已，这哪成啊？这次出征之前，俺家太座可是嘱咐过的，务须帮她姐看住了这位“好美姬”的老公，否则搓板伺候！（注：刘邦与樊哙为连襟，刘邦妻吕雉，樊哙妻吕媭。）

一想起吕雉吕须姊妹的种种手段，樊爷也只好硬着头皮当把谏客：“老大，这样不好吧？咱是什么人啊，这个……这个……胸怀大志，啊，哪能跟个土财主一样没品位呢？咱还是回去睡吧，走不动，有马呢。再不成咱坐车？坐车……”

刘三一听，心里明白这位连襟肚子里的肠子在拐哪个弯，虽不大高兴，却不好点破发作，只管东张西望装作没听见。樊哙没法儿，俩眼无助地直瞧子房，盼张哥开金口拉兄弟一把。

子房看在眼里，一边欣赏宫廷美景，一边谓沛公曰：“老大您说，这么一个大国无数的秦家，如何就让咱们连后院都占了呢？”刘三兀自东张西望、心不在焉：“秦为无道！”张哥又问：“怎么个无道法，至使天下百姓皆叛之？”

刘三一愣：“这个么，你说说看。”张良曰：“俺琢磨着是因为官民冰火两重天，贫富差距忒大，黎民不服，欲易地而处，是故叛之！”

刘三看了一眼张哥，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张良续曰：“我等‘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据其宫室，收其重宝，纳其妇女，岂不又是一个二世皇帝？不同者名姓而已！官民皆贫，无所反也。民所反者，官家暴富而黎民贫苦耳！”——看看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吧！

刘季此人，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他是听得入耳的，于是问张哥：“今者若何？”良应曰：“为今之计，‘宜缟素为资’，与民同苦，如此则民心归附，何愁大事不成？樊将军所言有理！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沛公终于下定决心：咳，俺才不是那贪得无厌的财迷呢，这儿的宝物，关老子鸟事，俺不过想在这儿……罢，既然事关大业，俺这业余爱好就以后再说吧。“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鼓励萧何、曹参等皆穿破衣烂衫，勿惧走光。约束部下，严禁扰民。秦民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樊大胡子因张哥助其免却搓板之苦坚持要请张良喝顿酒，算计上了一小连长刚从秦地开发出来孝敬樊爷的一坛二百五十年的陈年汾酒。不想酒劲儿太大，几杯下去，樊爷竟连日浑浑噩噩，直似老年痴呆；张哥本就体弱，更

惨，烂醉如泥，竟一睡数日，几误大事！

所谓老虎一打盹儿，猴子就来劲儿，有个姓鲰的鱼头军师一直在刘三这儿潜水混饭吃，子房如今效法“憨湘云醉卧芍药茵”，这破鱼头立马上演“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自然，其裙内风光与香菱差着十万八千里。这哥们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邯）为雍王，王关中’，现正摸过来接收您的地盘呢。一旦让他们入关，老大还能独饮这煲汤吗？‘可急使兵守函谷关’，不放诸侯兵将入关，兵力不够，可以就地取材啊，‘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关中这块肥肉么，咱来个被窝里放屁——独吞！”

刘三自己也有点被那一系列胜利冲昏了脑袋，琢磨着俺刘家军如今是不是天下无敌了？又着实舍不得关中这块地盘，遂“然其计，从之”。此时项羽率军至关下，“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能不破吗？刘三这边十个当兵的里头就有七八个是刚刚招募上来的新兵蛋子，这乌合之众能与项羽的精锐抗衡就怪了！刘项这哥俩的第一次交手就以刘三的鼻青脸肿而告终。

屋漏偏逢连夜雨，刘三帐下不知怎么又冒出一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曹无伤。这王八“闻项王怒，欲攻沛公”，自忖“项羽兵四十万”，而“沛公兵十万”，琢磨着覆巢之下好蛋的没有，想先整点感情投资，以期沛公公司倒闭之后自己又能跑到项老大那儿玩个再就业。于是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一火上浇油，项羽立刻传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且说楚营里虾兵蟹将们磨剪子锵菜刀，一派杀鸡宰鸭前的忙乱，早惊动了左尹项伯。这个项伯自从当年在下邳为张良所救，一直没逮着机会回报一下。今闻听项羽明日就要拿沛公涮火锅，吓一大跳：“娘的，沛公是谁？死十次关俺鸟事！可恩公张哥现正跟他混一块儿呢，搞不好……不成，有恩不报非好汉，说啥俺也得救他出来！”这老哥们胸中义气一发作，是不管不顾，把楚安全部关于国家机密的十条暂行规定忘一干净，“乃夜驰之沛公军”。

合该刘三命不该绝，张良醉卧若干天，偏偏在这天醒转了，一边感叹好酒，一边拿冷毛巾敷额提神，项伯找到张良，“俱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

张良一听，最后一滴酒精也从毛孔里被惊了出来，然子房毕竟是经历过风浪的人，心里巨惊，处事却不慌乱，一边着人给项伯安排饮料水果，一边谓项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国子藏书

——张哥深谙老项为人，一上来就直奔一个“义”字！

张良一边让项伯稍歇，自己出了门直奔沛公营帐，等不及侍卫们通报，“良乃入，具告沛公”。这一家伙，直惊得刘三，上头俩眼傻瞪得如两颗熟透的石榴，下头更是有了释放“内存”的冲动。

沛公有点结巴：“这……这……‘为之奈何’？”

张良刚毅本性发作，俩眼直瞪着沛公：“谁他妈的给老大您出的这馊主意？”

沛公于是把鲰生灌的“馊水”据实相告。

张良一听，一屁股往椅子上狠狠一坐，俩眼依然盯着沛公：“真他妈的瞎侃，‘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沛公给张良的目光扫射得越来越心虚，曰：“‘固不如也’，先别管谁香谁馊，现怎么办呀？咳！”——老大就是老大，首先想到的是解决问题，至于追究责任该吊谁起来打，以后再说啦！

子房也冷静下来，沉吟半晌，曰：“事已至此，也只能放手赌一把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这位项大爷了，俺去叫他来见您，老大您钻墙打洞也得让他相信老大您根本没背叛项王的意思。”刘三此时脑瓜子也开始运转起来，问清了张良和项伯的关系，心下暗自盘算。

张哥回到自己的窝，“固邀项伯”，老项拗不过他，只好随他一同“入见沛公”。这刘三已然盘算就绪，一见项伯，一张脸立马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言必称兄，又是敬酒，又是把项壮士的义薄云天夸了千百遍，更无耻的是赶紧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老项一儿子，迅速与老项建立起亲家关系——呵呵，刘三这流氓，生死关头，让他认别人当爷爷，这厮也会义无反顾的。

趁着老项被捧得腾云驾雾、不知去处，刘三、张良赶紧捧出正题：“‘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至于函谷关与您侄子的冲突，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所以遣将守关者’，不过是为了防止盗贼趁火打劫而已，如今兵荒马乱，这个治安问题总不能基本靠狗吧？”

老项想了一想：“可不是这个理儿？狗管个屁用啊！”

刘三又摆出一楚楚可怜样：“您侄子带兵而来，关上守卫误以为盗贼，故有此役。俺‘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万望亲家公在您侄儿面前多多美言、代为解释。唉，如今也只有您这既有义气、又有能力的亲家公可以相救了……”本想顺便挤几滴眼泪，无奈其泪腺实在没进化到后来刘备那样随心所欲的地步，只得作罢。

项伯一愣一愣，满口答应，临去又一再嘱咐沛公明日务要早早“自来谢项王”。酒饱饭足，怀揣着一肚子马屁，踏夜而去！

六、鸿门宴

项伯回到楚营，找到侄子项羽，一通唾如雨下地为刘季鼓吹，顺便照方抓药，把自个儿刚刚挣来的马屁精选尽数招呼到项羽身上。自然项伯不会把刚刚还在老刘那儿嘬小酒、结亲家的事给端了出来，用的尽是“吾料”“吾闻”之类的词儿。最后归纳中心思想：“俺看沛公他们是大大的良民啊，所谓要自拉杆子立山头云云，一定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瘪三喷出来的谎言！再者说了，沛公他们不先摆平关中，咱们能这么穿着两条腿的裤子进来么？‘今人有大功而击之’，显得英明神武的老大您忒没哥们义气了吧？”

唉，武侠看多了就是天真啊，要玩转天下，岂是一个“义”字摆得平的？偏偏项羽这人就吃这一套，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怕别人说他不是义士、不是好汉、不那么英明神武，给项伯一劝，项羽“因而善之（沛公）”——得，连老大也拿着流氓不当混蛋了！

项伯一走，刘三这边也开始为明日的午宴做准备。谁去呢？刘老大自是逃不掉的，张良也得去，只有他能抓住项伯这根稻草了。樊大胡子听说因自己拉张哥瞎灌烧酒才惹的祸，执意同去，愿拼死保护老大。赴宴代表团的人员确定，子房又与各位团员面授机宜不提。

第二天，刘三带着张良、樊哙及百余骑至鸿门来见项羽。一见面，老刘就诚惶诚恐往地上一跪：“俺滴大王哎，别来无恙乎？”心话你怎么还没得禽流感啊？说着又磕下头去。项羽碍于礼节，只得应曰：“沛公不必大礼，请起。”刘三按既定套路开始耍赖：“臣有一言，不当大王之面辩说明白，今儿俺就跪晕了算！”

项羽一想：这哪成啊？传出去说某某某来给偶谢罪，偶愣让人跪晕了过去……这不是和伊拉克虐囚事件一样惨无人道么？只得又应曰：“沛公请讲。”

刘季再拜，耷顺着四片皱巴巴的眼皮：“昔日怀王召开造反派扩大会议，俺与大王均在席，自彼时一见，臣就心潮澎湃，对将军敬之佩之，以将军为天下苍生的盼头儿；我等相约群殴秦家，俺也没想到有这狗屎运，居然先行入关端了他娘的热窝。自入关以来，臣每日心怀惴惴，深知德才不俱，难以服众，是以不敢有任何作为，只日夜企盼将军前来亲主大局。不想小小寰球，

国子藏书

有几只苍蝇在飞，一拨奸佞小人，惟恐天下不乱，谗言挑拨，弄得将军您如今都对臣心怀疑虑，老天爷真他妈的……开开眼吧……”说着又想挤几滴眼泪以提升可怜指数，再次失败！只好拿熬得通红的两眼瞅了项羽一眼，可惜红的不是眼圈而是眼球儿。

说到底，刘三不过把项伯说过的活用一种比较辛苦的腔调再轱辘了一遍：一、灭秦大业，是老子先破门得分，俺至少是本场的最有价值球员；二、俺可没说要和队长您对着干，那不过是狗仔队的不实报道！

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被视作了真理，再看看刘三这副瑟瑟发抖的熊包样，这样的菜瓜也敢反楚汉第一猛男我？看来叔父所言不虚啊！于是项羽脑子一短路，想也没想就把那个潜入敌方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介绍”给老刘：“‘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哥们偶费这劲干吗？”一面说，一面扶起刘季，又传下属上酒上菜，“因留沛公与饮”。

当下项羽、项伯、范增、张良、沛公各怀心思坐定，刘三有意北向坐以示臣服。开始灌黄汤，别人也还罢了，老刘却是直接把酒喝在了表皮上，冷汗直沁，心里直琢磨曹无伤这厮的排骨。

几位就这么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灌了几杯，亚父范增哪里知道老板在项伯、刘季一唱一和之下而变了卦，还以为老板依然想割人的脑袋当球踢呢，可怎么迟迟不见动静啊？真他妈急人！于是几次给项羽抛媚眼，示意老大是时候喀嚓喀嚓了。项羽却是另一番心思：“本猛男武林称雄，所向无敌，今儿就这么宰杀几个根本无力还手的软皮蛋？靠，这不是毁偶英名吗？你老头眨巴眼干吗？偶没看见！嘿，你干嘛又眨一下？”

见发了几次信号，项羽都装痴卖呆，范增终于看出些门道。老范的智力指数自非项伯之流可比，深知沛公不除，必成大患！看看指望不上老板的快刀了，乃“起，出招项庄”，找到项羽的堂弟项庄，给他支阴招儿：“老板要讲啥劳什子道义，不忍心砍这个装得可怜巴巴的刘三。如今只能指靠将军了，您进去给各位敬杯酒，敬完了就以舞剑助兴为名，‘击沛公于座，杀之！’哼，今儿若让这厮活着离开，咱哥们最终肯定挂在这地痞手里！”

项庄心说了：“挂他手里？门儿也没有！俺今儿就让他先挂！”于是直入帐来，先“嘿嘿嘿”干笑数声，曰：“项王与沛公重逢畅饮，何等美事！如何气氛如此沉闷？想是‘军中无以为乐’，也罢，末将俺先敬各位一杯，然后给诸位舞上一套新学来的剑法。此术创自遥远的西方一放牛娃，因其所居之地名曰‘得空杀死’（TEXAS)而得名。不敢请各位指教，逗个乐子，活跃活跃空气而已。”举杯，饮，扔杯，拔剑，开练“得空杀死”剑法。

项伯一看：你小子舞剑就舞剑，干嘛老往俺亲家公身边凑合？呀，想揩油也不看看场合！难怪人老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原来是这么回事！独舞哪有二人转热闹？俺来和你转一段！

项伯就这么着也拔剑开练，可惜这老哥们天资有限，几年江湖算是白混了，剑术实在是菜得可以！几次看看项庄都要得手，亏得项伯关键时刻就要赖皮，以身相护，害得项庄“空”倒是得了，却怎么也不敢“杀死”。项伯是长辈！哼哼，你敢砍老子吗？连阿Q都晓得儿子不能打老子！

张良看他这位老哥们玩二人转还真转不过项庄，假称要上厕所，“出军门见樊哙”。樊哙正在那儿忙着用十五只吊桶打水呢，赶紧过来看看还要多久自己登场合适。张良也显得有些紧张，把酒宴的进展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

樊大胡子焦躁起来：“如此还等个鸟！待俺进去，跟他丫拼命！”不等张良回应，就扔掉水桶，带剑拥盾入军门而去——至此看出来吧，坐家里定计划、拟方案，张良首屈一指，然其临场应变，并不比项伯、樊哙等高明！此博浪沙狙击所以不成也！

樊哙是大踏步往里闯，门口俩执戟卫士“哐”把家伙一横，喝道：“无门票者禁止参观！”哙也不答话，抡起铁盾就是一撞，俩卫士直飞起来，“叭叭”落在地上成俩“太”字型。旁边另一卫士脸露窃笑，却不上前——此韩信也！斯时韩信尚属项羽，为执戟侍卫。

樊爷也不理会，掀开帐帘，入，西向立，刚好与东向而坐的项羽打个照面。老樊心下嘀咕：靠，敢情就是你想打俺老大的主意！反正救不下老大，俺回去也得给周勃、曹参他们当天灯给点喽，俺豁出去了，先扮个鬼脸吓唬吓唬这帮兔崽子们！于是“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一不小心用力过猛，“目眦尽裂”，连眼眶子也瞪裂了！

倒真吓了项羽一跳，下意识握住剑柄，长身而起，问道：“何人大胆，擅闯军宴？”张良刚好跟进来，赶紧介绍：“都不是外人，这是沛公的连襟兼贴身保镖樊哙樊将军。”经此一闹，那舞剑的叔侄俩也各自喘着粗气得空歇会儿。

项羽内心也有几分为樊大胡子的雄壮喝彩：“既是沛公亲随，何不共饮？来啊，为壮士奉酒。”不想下面那位侍应生，却是刚刚被樊爷撞成“太太”的俩卫士之一的小舅子，闻听要上酒，酒杯也免了，递给樊爷烈酒一整坛。樊哙内心冷笑：你爷爷刚被二百五十年陈年汾酒考验过，会怕你这点醪糟？也不说话，提起酒坛，张开大口，把一坛酒直泼进腹中，似乎连喉节都没怎么动一下！扔下坛子，红着眼眶子兀自逼视项羽。

项羽琢磨：老瞪着偶干吗？偶又不能吃！能吃的在这儿呢。“来呀，给壮士来条烤后臀肩！”那位侍应看看一坛烧酒没把樊爷咋地，这次更狠，干脆扔给这位大胡子一条连皮都尚未烤透的生猪腿！

樊爷心知考验俺的时候到了，今儿不震他们一下，还当俺以前宰的那些恶狗都是老弱病残孕，怕是不肯轻易让俺们脱身。于是把盾牌搁地上当菜板，横过猪腿，“拔剑切而啖之”。虽然吃生肉直犯恶心，也粗着脖子把那只猪腿连皮带骨头生吞死咽了下去。

项羽也不禁挑大拇指：“酷！‘壮士！能复饮乎？’”樊哙忽然觉得昨夜张良教的台词又回到了脑瓜里，顺着项羽的话头就入了角色：“‘臣死且不避’，喝几杯酒又何足道哉？想当初怀王跟前众位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如今俺家老大九死一生，得以先行破秦入咸阳，按理应为秦地之王。可俺家老大素来景仰大王您，进关之后，‘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苦盼大王早来为天下之主。项王对如此劳苦功高之人，‘未有封侯之赏’，反而听信小人谗言，欲予诛杀。这和刚刚被拉下宝座的秦王有何分别？这等事岂是我等敬仰的大王您之所当为？”

一席话慷慨激昂，张良心里也直夸这莽汉背台词功夫了得。同样的话，通过樊爷这个大老粗之口又重复了一遍，已然接近真理了。项羽也不知该如何应答，只是招呼樊大胡子入席。樊爷于是挨着张良坐到陪席上。

酒席再次陷入沉闷，又灌了几杯，刘三赔了个笑脸：“臣有点不胜酒力，得亲自去尿一泡，失陪一下。”然后起身去寻WC，贴身保镖樊哙自紧随而出。项羽暗笑：“肾虚！”不想沛公这一出去，再也不曾回转……

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却说沛公在樊哙的陪护下就离席去了茅房——尿是肯定没有的，刚灌下去的酒早化作了潺潺的冷汗交待给内衣了——这二位在茅房就嘀咕上了，中心议题就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樊大胡子的意思是赶紧嘞，一鸭子加俩鸭子，咱撒丫子逃命吧。老刘呢，保住老命当然是俺热爱的，可毕竟是老大呀，尚担心如此不辞而别会不会不合礼数，会不会因此而激怒项羽……

樊爷可不管那么多：“‘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还辞他个屁！想当年俺在沛县做宰狗营生的时候，那些恶狗啥时候还跟俺讲礼数？再着说了，老大您可别害俺再吃生猪肉了，真吐出来会很没面子的啦……”

国子藏书

二人在茅房切磋良久，仍形不成决议案。张良见二人良久不归，恐有差错，起身上茅房来寻，正赶上二位讨论这脚底抹油的后遗症问题。良琢磨目下的形势，项王那边是基本摆平了，其挥军相击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然其部署里头琢磨喝沛公肉汤的人可就不在少数了，尤其范增那个倔老头不知道这会儿肚子里又在生产什么牌子的坏水，刘老大多留一刻就多一分掉脑袋的危险。既然项王已然无意相击，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

刘三见张良也主张走人，巴不得早点回自己的窝去，喝洗脚水也比回席上喝美酒强啊，于是从樊大胡子手里接过那瓶滑油就往自个儿脚底板上糊，想了一下又谓张良曰："张哥你毕竟是跟韩王混的，在俺这儿只是借调，那帮子王八蛋其意只在老子一人，当不致为难张哥，要不就烦请张哥留下来回席上为俺解释一下？理由么，你自己比俺更能编！"

张良想了想问："老大你来蹭饭，就没想着捎点意思过来？"一语提醒沛公，往怀里一阵掏："'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刚才那阵势，老子就顾着抹冷汗，倒把这档子事给忘了，'公为我献之'。"说着把礼品转交张良，想想还是不大放心，忍不住又补上一句："老大俺抄小路回去，也就二十来里地，俺肯定像逃脱了的野狗一样雷厉风行。张哥你再想法子拖延一下，估摸着俺已光荣回营了才进去献礼，可得记住了……"

呵呵，生怕消息走漏得太早，范增派兵追杀，俺骑的可不是那跳涧越谷的千里马，本帅哥要捐躯也得捐在秦后宫大院呀……

交待利索了，刘三是车也不要了，捐给项羽手下的残疾人吧，脱身独骑，在樊哙等的护卫下，遑遑然如漏网之鱼，连滚带爬，匆匆逃去。"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无伤无伤，恐怕已没法不伤了，就算这会跑项羽这边来，香的怕是也没得吃了，辣的倒是有得喝——辣椒水！

项羽在帐里琢磨着这几位尿技也太高超了吧，这么久都不回来，于是"使都尉陈平召沛公"，看看是不是集体摔茅坑里了。张良与陈平这一正一邪两大谋士于是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为后来的陈平弃楚投汉埋下伏笔。

估摸着沛公差不多已趴在自个儿的床上喘粗气了，张良才与陈平一同入见项王。项羽见就张良一人回转，满脸狐疑，子房赶紧捧出礼品呈上，赔着笑脸解释："'沛公不胜杯杓'，不及项王海量，刚刚在茅房吐了个稀哩哗啦，如今烂泥一堆，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加上一身污臭，惟恐回席扰了各位雅兴，'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区区薄礼，很成敬意，望二位笑纳。"

项王不以为意，只是问："沛公呢？难不成摔茅房里了？偶军中可从不

备醒酒汤滴。”良曰：“沛公生怕项王怪罪其酒后失礼，早吓得过街鼠一般，亏得樊将军扶着，横趴在一匹马上，估计这会儿该回到自己的营帐了吧。”“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心下得意，脑瓜里再次无情地嘲笑：“脓包一个！全无男儿气概！凭你也配与本王掐架？”

亚父范增却知大事不妙，接过玉斗，默默举到眼前，凝视半晌，又默默把玉斗平放于地，依然目不斜视，众皆纳罕。却见范增突然起身“哐”地拔出佩剑，“咔嚓”一声把那双玉斗拦腰斩为四段，众皆惊。增立顾四周，最后把目光停在项羽脸上，片刻，怒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我等将来必挂在这小流氓手里！可是你们……你们……咳！”抛下佩剑，大步走向帐门，撩起帐帘，又回头怒喝：“‘竖子不足与谋！’”言毕，一甩帐帘，径出帐而去……

范增这个人，水平是有的，可是脾气太大，不谙进谏之道，一味吹胡子瞪眼，管个屁用！做老大的还以为你从不拿村长当干部呢，能听你的吗？如今拿这哑巴物什撒气，好歹也是俩玉斗呀，你不稀罕，难道不会赏给门外吃了樊爷盾牌的那两位去当了银子买狗皮膏？后来范老爷子更是负气卷铺盖不干了，背生脓疮而死（详见《游戏风尘话陈平》）。

新丰鸿门的烧酒奇宴刚刚以沛公的侥幸脱逃而收杯，由项老大一手主持的另一场超规模的蛋糕派对又业已燃烛。项老大亲自操刀，把天下这块大蛋糕一切十八块，分封各路诸侯。沛公受封汉王，盘子里是巴、蜀两块边皮。这刘三是满心不爽，然怵于霸王之威，也唯有忍气吞声而已（详见《育木而栖话萧何》）。张良的名义老板韩成也得保王位，都城阳翟。

尽管一肚子委屈半肚子火，汉王还是极感子房之功的，鸿门午宴前前后后，要不是张哥极力周旋，俺这吃饭的家伙如今是不是已然沦为夜壶还真难说。乃“赐良金百溢，珠二斗”，一如既往的出手豪阔、一掷千金——真不明白，那会的人上哪儿搞来那么多金啊珠的，尤其是珠，那会儿又不兴人工养殖，估计贝壳里面连肉都甭长了，一打开，哇噻，跟鱼子一样满是珍珠啊——张良呢，深念此次得护汉王周全，全仗了项伯的哥们义气了，乃“具以（金、珠）献项伯”，自个儿一文不留——真是视财帛如粪土啊，要是鄙人俺呐……

把个项伯感动得想晕都晕不过去，刘三又趁热打铁，令另备一份大礼“厚遗项伯”，顺便让这位亲家公再去跟他侄子“蘑菇蘑菇”，能不能再多扔给俺一片皮——汉中。

楚霸王心里直乐：刘三这小子如今是不是穷得掏穿裤袋了？连汉中这等

兔子不拉屎的地都要可怜巴巴地托人来走后门！巴、蜀之地已然偏芜，再多给你一块你又能多收个三五斗？“乃许之”，不想这几片地经汉相萧何一打理，迅速成为世人向往的天府之国，汉王以此为依托而终得天下，汉中更成为了汉王出汉入秦的门户。后话。

汉王刘季不日即率部开拔，前往汉都城南郑赴任，张良依依不舍，“送至褒中”。因张良此时的组织关系依然在韩，得回到上级那儿报到注册。眼看子房明日将去，汉王摆宴为其饯行，萧何、樊哙、曹参、周勃、夏侯婴等将领悉数相陪。与人饯行本就是件伤感的事情，更何况汉军此次为项羽所阴，前途渺茫，兴亡难料，那群地痞流氓如今一个个蔫不溜秋，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气得刘三肚里暗骂：“他妈那个蛋，怎么最近的宴会全他妈一个德行——大眼瞪小眼灌黄汤？”

宴罢，汉王愁眉苦脸独自来寻子房，欲问后计……

八、烧栈道

宴罢，汉王扛着张苦瓜脸独自寻到子房的帐篷，也顾不得摆酷了，直来直去就问：“子房将去，何以教我？你看日下这乱摊子，真他妈遍地狗屎了！”

良因说汉王曰：“王所惧者，项王耳。只要有办法让那位相信老大您已然下定决心扎根边远、老死荒山了，其眼球必不再挂您身上了。老大您只要能赢得些许喘息之机，攒攒劲儿，静待时机，出头之日未必遥不可及也。”

刘三屁股往椅子上一坐，双手捧住了脑袋：“这事儿俺懂。可俺三孙子也装了，礼也送了，那屠夫显然还是对俺心存疑虑，这才塞给俺那几片人比鸟少的地皮。‘而三分关中，亡秦降将’，对俺虎视眈眈，俺以后甭说有啥大动作，就算撒泡尿都得瞅瞅身后有没有人偷拍。唉……”

子房笑笑：“大军此去，路可好走？”一提这事，刘老大更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好走个鸟！通共那么个栈道，日久失修，吨位稍大的哥们都能把它压塌喽，没见樊大胡子这几天忙着带头跳健美操减肥吗？”

张良颔首，续曰：“一把火烧了它如何？”

“啥？烧？烧了咱爷们怎么过去啊？”

“自是待弟兄们过去再烧。”

“那将来咱还怎么回来？俺可长不出翅膀来。”

子房依旧不紧不慢：“若果项王得知老大烧毁了栈道，如何？”

汉王皱眉沉思片刻，不由笑逐颜开："好！此举一则可以'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二则还可防止诸侯派兵追着俺打屁股。高！就这么办！然则子房适才所言静待时机又是何指？"良笑曰："天机不可泄漏。"

汉王知其尚不便明说，然子房有此一言，已足以让汉王肚里的酒精松快松快了，于是脸上泛红，开始有了点酒意。二人又扯了几片鸡毛蒜皮，张子房歇息，刘三心里有了些底，自去找烧酒加练不提。

第二天，汉王"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项羽得知刘三连出汉入秦的唯一通道都付之一炬，果然放松了对汉军的戒备，终予汉军以可乘之机，后话了。

张良辞别汉王一路东行，到达韩都城阳翟，才发现所谓的韩国根本不存在，连国家主席韩成都根本不曾宣誓上岗。一打听才知项羽以军功封国，张良的功劳全都记在了汉王刘邦的头上，到头来"韩王成无军功"，是以"项王不遣成之国"。可怜巴巴的韩成无可奈何，随项羽"俱至彭城"。

说穿了还是项羽见韩成光杆儿司令一个，软柿子一枚，捏着舒服，不如把他那份蛋糕省下来自个儿吞了抑或用来拉拢某个亡命徒去给自己卖命。所谓刀把子下出地盘，这就是乱世哲学！您嘞，生不逢时，命苦别怨政府，点背别赖社会！

对项羽封而不遣的赖皮手段，张哥自是满心不爽，然老板被扣，也只得打起精神重新上路向东往彭城而来。

项羽的分封天下并不能服众，反埋下祸胚子若干。

张良东行尚未至彭城，北方的田荣就因没吃上蛋糕而赶跑了楚霸王亲封的齐王田都，率先在齐地唱起了反调。项羽有心北上去臭扁田荣，又怕西边的汉王趁虚搞事，是故犹豫不决。

张良知有机可乘，无奈自己体弱，机动速度一向极惨，乃修书一封，派人特快专递送项老大亲启。中心内容有二：一、"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鸿门宴后，汉军上下无不感念大王好生之德，早起漱口毕，必面向东方，诵念红太阳宝训。今已自毁栈道，以表忠心。您也知道，那栈道是连接三秦与巴蜀的唯一通道，如今已只剩下绝壁深谷，汉军将士目前尚未进化到长翅膀的程度……我说您倒是信了没有啊？二、田荣的表现，人神共愤！大王高高在上有所不知啊，小人俺微服私访明了表里：田荣每日都要依次拜访大王的女性长辈若干次，并敦促治下百姓，每日往大王画像上裱以浓痰而焚之。臣力弱不能止也……呜呼，痛哉！呜呼，愤哉！

直把个项羽气得地砖都跺碎了一大片，又把那个逃回来的田都叫过来证

国子藏书

实。田都这猪头巴不得老大星夜发兵去帮他抢回齐王宝座，于是拍胸脯打肚皮力挺张哥所言句句属实。项羽终于“大怒，乃北伐齐”，北上为项家女性长辈讨说法去了。

子房行此一计激项王北伐，一来是要分散其对西边汉王的注意力，使汉王他们有机可乘，玩点猫腻。二来是想趁项羽、范增北伐，彭城松懈而伺机救出韩王成。

不想项羽比张良预想的要暴戾得多，田荣之反实为对分封不满，韩王成也不可能对项羽的封而不遣心满意足。对此，项羽自然心知肚明，为防止他成为第二个田荣，项羽干脆于北伐前“杀之（韩王成）彭城”。子房抵达彭城时，韩成已被专政多日矣……

韩成之死是张良第二次经历主亡国灭，对张哥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已然成熟的子房自不会对项羽再愤青一次博浪沙飞椎。从彭城逃出，子房痛定思痛，终于悟出复不复韩、立不立先王之后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天下之大，唯能者居之。若非能人，就算是王侯之后，任其治理国家，也难逃国灭人亡，子民生灵涂炭。

似韩成这般，栖身于野，未尝不能终老天年，如今寻他出来，反害其命……韩国可以不复，韩后可以不立，然杀主之仇却不可不报。张良自此一心一意，辅汉灭楚，为韩复仇，不再以复韩为念。许多文献提到张良一生其实都在复韩，小子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张良所行都是在为韩复仇。这一点后文中还会提及。

张哥的激虎离山虽不曾救得韩成，却确实给汉王刘邦提供了一个出汉入秦的天时。加之汉王此时又因萧何、夏侯婴的掘地三尺而刨出了兵仙韩信这根超级“咸菜”（详见《育木而栖话萧何》），拜为三军总司令，于是于汉元年“八月”，趁老虎北顾，“汉王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击败雍王章邯，迅速将三秦这块肥肉扒拉到自己盘中。又趁项羽无暇西顾，疯狂扩张，其发财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比尔·盖茨。

福不独行，喜偏双至，张良在阔别汉王近一年之后于汉元年底“间行归汉”。汉王大呼小叫，乐得像只被放生的猴子，忙不迭又是摆酒接风，又是加封其为“成信侯”，全然没体会到张哥心中的那份痛。

刘三这王八蛋，没准儿巴不得项羽封的那些个王啊、侯啊，赶快一个个得非典死翘翘呢。

至此，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已齐聚汉王麾下。不久汉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子房对此无可无不可。

国子藏书

九、作天下之谋

却说汉王刘邦在三秦之地拳打脚踢，疯抢地盘。为了网罗人心，孤立楚霸王，又假惺惺为了被项羽杀害的义帝（楚怀王）“袒面大哭”，“为义帝发丧”，并派一帮耍嘴皮子的去游说各路反王，曰：“义帝是谁呀？昔日‘天下共立义帝’，那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这姓项的连咱前总统都宰了，是不是‘大逆无道’呀！这不是把您当初投的庄严而神圣的那一票当手纸擦了屁股了吗？走，咱一块儿去拍他板砖，吐他口水！”

就这么着，纠集了各国大军，“凡五十六万人”，浩浩荡荡就向楚都彭城进发。张良也加入多国部队智囊团，“从东击楚”。

时项羽及其主力尚远在齐地跟田氏兄弟较劲，都城空虚。汉王的杂牌军这空子钻大发了，一不小心居然占领了楚霸王的老窝，可把这群人乐得直找人问哪边是北。刘三旧病复发，老实不客气“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不想项羽听说自个儿的卧榻正让别人酣睡，顾不得齐地那群兔崽子们，率三万精锐星夜而回，与昏昏然的反楚联军“大战彭城灵璧东睢水上”。张良虽也在联军阵中，奈何战术指挥不是强项，结果项羽“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汉王被揍得鼻青脸肿，仓皇西退，连父母妻子都顾不上了，被项羽“置之军中以为质”。说起唱《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出戏，汉王刘邦比周郎周公瑾唱得早得多了，也入戏得多了。

不仅如此，汉王扛着义帝的灵牌，凑合起来的多国反楚同盟也随之瓦解，“诸侯见楚强汉弱，又皆去汉复楚”，回过头来就要搁刘三。这刘三一面逃，一面捧着三字经挨个拜会这群无义之徒的祖宗。“至下邑，稍收士卒”，终于有空喘几口粗气，顺便把尿湿的裤衩子换下来。

刘三一边下马解裤带，一边骂骂咧咧：“他妈那个蛋，看老子吃了败仗，掉头就去给项羽当三孙子……别说，项羽就厮打仗还真他妈强，老子不如也！”一面说，一面又心有余悸地回头看看项羽这屠夫有没追上来。

这一回头没看到项羽，倒看到了同样俩眼乌青的张良，于是，转而愤愤地问张良：“张哥你说，这群王八羔子义气何来，良心何在？”张良下马，对曰：“老大，其实也怨不得他们，如今捧义帝这种过气偶像的臭脚已然不灵光了，一句话：理论没联系实惠！”汉王一呆：“啥实惠？”

张哥在汉王对面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如今楚强而汉弱，就算他们拼死相随，于他们有啥好处？等义帝给他们发年终奖金？那也只能用冥币了，永

垂之后才能花的！不过老大您也不用过于心焦，您也看到了，他们那几把刷子，拿去对付项羽，肯定是早早去找义帝领奖金的货。没了他们，咱的损失也没到哭爹喊娘的程度。既然如此，何不更换外援，另觅同道？”

汉王一琢磨，可不是这个理儿？娘的，亏俺为义帝挤出那几滴热泪，我容易吗我？得，那热泪算是血本无归了！

一边很酷地把裤子往上一提，一面又问张良：“就算另有强手，问题是如何让人与俺始终穿同一条裤子哪？”

张良曰：“老大东向，所为者何？”刘老大慷慨激昂，振臂高呼：“为义帝报仇！”见张良没啥动静，又讪讪地接口：“顺便划拉点地皮遛马用。”

张良笑笑：“然也。所谓英雄所见大致上是一致的，您这位英雄为了地皮不惜捐妻子，那别的英雄就不能为了地皮而效犬马乎？”汉王眼珠一转，恍然：“张哥是让俺以地为饵，驱狼噬虎？”良颔首曰：“愿闻老大出得起什么价。”

汉王来回踱了几步，停下，一屁股坐在地上：“你看咱家也不富裕哈，老大俺拖家带口不容易呀，现有之物，实在不舍得割舍与人。关东之地，尚在项羽手中，也罢，这片地皮老子不要了，哪些个冤大头能与俺合伙去整死项羽，这块烧饼就便宜他们了！只是可千万别摊上几位只会造粪的饭桶啊。”

子房听汉王开出了这么一张慷他人之慨的支票，随手在地上捡起四块长形石条摆成一个横着的“不”字形。刘老大一看，不由得两眼溜圆：“不？这价钱还不行？难道俺还非得赔上关西那块自留地？”子房曰：“非也。俺摆的不是‘不’字，而是目前咱们的处境。西边这一石表示老板您，另外指着您的三石表示目前咱必须应付的三把刀！”

刘季盯着指向“自己”的三块石条：“愿闻其详。”

良对曰：“中路正顶老大您的乃是项羽自领的精锐，毋须多言。南方‘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也’，此次咱们彭城大……撤退，如若此君亦发兵合击，后果勿须俺多言。其所以按兵不动者，只因其‘与项王有隙’。然在项王施压之下，此子必会有所动作，如此我等危矣。老板可速派说客，前往策反，务须夸大其与老项的裂痕。所谓经济杠杆一撬就灵，只要诱之以地，定能促其与项羽彻底划清界限。”一边说，一边将表示英布的石条立起，使其转而指向“项羽”。

汉王开始由沮丧转兴奋，两手撑地，撅着屁股，眼巴巴地看着地上的石阵。子房续曰：“中路的项羽，目前他胳膊比您还粗着一圈，咱拧不过他。然‘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已经站到了项羽的对立面。”说着又在“项羽”

中部压上一圆石："咱们要做的是让彭越更进一步，可派人说之曰：俺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干吗不走到一起来呢？有了这姓彭的在项羽后面恶心他，项羽饮食不调，力道必定大打折扣，否则咱还真扛不过他。"

汉王曰："此不难，彭无赖与俺同好，也是旧识，有些交情，北面如何？此次陈余叛我而去，赵地迟早跟俺唱对台戏。"

子房另捡一石，曰："'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不妨许之以地，令其分兵北进。以此子之才，燕赵指日可定。"搬开表北赵的石条，代之以指向"项羽"的"韩信"，又顺过"汉王"，使其与"项羽"头顶头："如此老大您自己只需于中路专心伺候项羽而已。既然舍下了孩子，要套就套这三匹恶狼。群狼环伺，'则楚可破也'"！

这就是后世称道的下邑惊天之谋——捐关三人！私以为其对天下大势、各方的情势，以及未来的走势等等的把握，都远超诸葛亮的隆中对。别的且不说，就凭隆中规划其实并未彻底实现，下邑之谋，却直接导致了楚灭汉立！

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英布"，至布反戈击楚，南路威胁因此而解；"而使人连彭越"，彭越从此与汉王合拍共舞，使出浑身游击天赋，"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致使中路楚军攻击力大减，项羽几次击破汉王亲自镇守的荥阳，皆因饭票告罄而未能进一步西进；"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兵仙之名不是白给的，韩信砍瓜切菜，连下魏、代、赵、燕、齐，北方因之而定。汉王与狼共舞，最终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合围，继而会兵垓下，破楚灭项，皆始于张子房的下邑之谋！

十、都是说客惹的祸

虽说张子房下邑之谋为天下大势画好了走向，然毕竟项楚势大，霸王在政治上玩得一团糟泥，但这厮拍板砖的技术却是震古铄今。汉王刘邦铆足了劲与项羽死磕，仍不免时时落了下风，首当其冲的就是汉王与项羽当面锣、对面鼓的中路荥阳。项羽也知道荥阳乃汉王关中老窝的门户，是以亲自领兵日撞夜顶，要轰开这扇门。

可苦了刘三，这泼皮硬扳腕子又干不过人家，为了守住大门，是坑蒙拐骗、撒泼打滚，什么招都使上了。饶是如此，依然被项羽逼着扒光衣服就职了数次光杆司令。亏得每到关键时刻，彭越就要在后面拽住项羽的尾巴，阻其西进，荥阳才得以失而复得。恶心得老项想起老彭就想吐。回头想咬他一

国子藏书

口吧，这无赖又不知所终了——呵呵，深得敌去我拽拽，敌来我拜拜的游击思想精髓。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得，又被围了个连臭屁都散不去的地步，“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讨论着下次当光杆司令的时候如何裸奔得更酷一点。这个郦生说客一个，嘴皮子相当能侃，搁现今肯定是论坛灌水大户，当初峣关下持重宝赂反秦将的就是此君。这哥们本着逮机会就侃的职业素养，忍不住就给老板上了一堂生动的道德修养课。

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商汤、周武那是什么人？俩字儿：牛人！又凭啥立国，俩字儿：德义！连被自己拍死的仇敌之后都得获封地，老大您说他德不德义不义？那秦为啥这么快就玩完了呢？还是俩字儿：德义——‘秦失德弃义，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这恰是老板之福啊。他在哪儿跌倒，咱就在哪儿爬起来。‘陛下诚能复六国后世’，让他们重获王位，那您就是他们的干爹呀，他们不拥戴干爹又能拥戴谁呢？‘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那时候呐，咱反过来逼项屠夫裸奔便了。”——怎么也没看出不给六国之后封块地皮就是缺了八辈子德了，什么德义不德义的，拿德义说事，更能打动听众而已！——呵呵，说客本色！

这刘三呢，当光杆司令实在是当怕了，如今病急乱投医，给食其一通神侃，也不由得神魂颠倒晕了菜，曰：“善，封王刻印的事儿你就去办吧。刻得花哨点知道吗？刻好了你跑一趟去给各位干儿子授衔。”

老板能听从自己的建议，那干起活来自然浑身是劲，不几日，食其已然身背一摞图章，饮马披鞍，即将开始此次慈善之旅。适逢张良下基层公干回来见汉王，刘三正美滋滋撕咬着一只德州扒鸡，一看子房进来，着急显摆一下自己和郦食其整出来的新战略，不等嘴里的鸡肉跳下喉咙，就含含糊糊地嚷嚷：“子房快来，有人和俺合计出一个整死项羽的好方子。”然后是眉飞色舞就把郦食其烧的那几碟子菜和盘托出，末了还问：“于子房何如？”眨巴着一双小眼等着张良点评鼓励。

张良却脸色大变，一连声曰：“‘陛下事去矣’，赶快去阻住食其，快！快！”把个汉王也吓一跳，一面命人去传食其暂不出行，一面又问子房：“怎么啦？”

张良也不就座，立于汉王桌前，曰：“请借老大那把筷子一用。”待汉王递过筷子，张良乃以箸记数，列举了不可颁印立王的八大理由，原文甚长，在此不一一赘述，只摄其大意：“德义德义，先贤所行德义之事海了去了，然时过境迁，岂能依葫芦画瓢？不错，昔日商汤确封桀之后于杞，可他老人

国子藏书

家作这秀是什么时候呀？是已有了把握‘制桀之死命’；同样的，‘周武封纣之后于宋，度能得纣之头也！’咱现在整天被搧得满地找牙，又有几成把握摘下项羽的脑袋？咱自己还时时觉得脖子发凉呢！德义德义，周武还‘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呢，咱如果也学他大慈大悲一把，让弟兄们瘪着肚皮抡板砖去？找死还是减肥？人家又‘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难道老大也要‘偃武行文’？洗干净了脖子等项羽来磨刀？”

张良居高临下，每问一句，这刘三的心房就抽搐一下，直被问得心虚与悚然齐至，连含嘴里的鸡肉也忘了咽。

张良语气稍缓：“一概言之，商汤与周武所谓德义，都行在天下行将大定，鸭子已熟九分之际。如今俺们现在能看到的还远不是天下大定，倒是咱们随时可能被项羽搞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岂能不问局势而妄法古贤哉？”

汉王刘邦终于有机会咽下了口中肉，曰：“然则立六国之后，终何患之有？”张良续曰：“兄弟们‘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跟着老大您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图什么？不就是指望有朝一日天下大定能获得几片封地么？‘今复六国’，地皮产权下放，‘天下游士各归其主，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岂不闻因人成事，人为霸业之根本，各位都去伺候各地的王爷了，老大留下来与项羽光膀子单练吗？”

高清PDF WWW.GQPDF.COM

刘老大一幻想自个儿单枪匹马去挑项羽，不禁又冷汗直冒，浑身起疙瘩，直如盘中的鸡皮。张良不停：“分封六国之后，您总不能让这群王爷们也个个练光杆吧？多少

得分掉一些兵力。目下楚强汉弱，六国复立之后，这帮子王爷们如果抱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懦夫哲学而去归附项楚，‘陛下焉得而臣之?’这不是割自己的心肝肉去喂虎吗？‘诚用客（食其）之谋，陛下事去矣!’”

汉王看着桌上并排摆着的八根筷子，就像指向自己胸脯的根根利箭，再也坐不住了，战兢兢从椅子上站起，拿袖子抹一把脑门上的冷汗，骂曰：“这个臭书呆子，差点误了老子的大事！你、还有你，傻站着干嘛？还不去让那小子把那些狗屁图章一把火烧掉？什么？当然是全部，一个不留!”

这儿也可以看出张良与萧何的不同之处，萧何对刘邦向来恭敬有加，从不会用张良这样的口气对刘邦讲话的。张良大事上冷静，但与生俱来的脾气并不小，激动起来，是不惧拿老板当训话筒的。当初就是脾气一上来，在博浪沙飞了秦始皇一槌。好在刘邦这个人从来不看重繁文缛节，只要你讲得有道理，用啥口气讲都成，这正是刘邦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四方豪杰争相来投的原因所在。

十一、合围项羽

汉王刘邦为了不让项羽入室抢劫而死抵着荥阳这块大门，日子混得那叫一个惨。这也难怪，以项羽的骁勇善战，冲谁去谁都得祭告天地、请祖宗显灵相助不是？刘三干仗输得都麻木了，也不再以屡破当光杆司令的次数纪录为念，只是希望在外围的韩信、彭越他们快快壮大，并时刻谨记着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千万惦着点这边厢你们老大正在边战斗边挨斗，关键时刻务必拉老板一把。

与刘邦的惨不忍睹相反，韩信在北方却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详见《谁与争锋话韩信》），于汉四年彻底摆平北方诸王，完成对项楚的战略合围。此时的汉王刘邦已经给折磨得脖子细得像根磨芯。得了韩信破齐的捷报大喜过望，一边压榨看自个儿肌肉里仅存的几滴力气苦苦支撑，一边伸长了脖子苦盼韩爷分兵相救。

不想这一盼直盼得两汪秋水里都生了蝌蚪也没见到韩爷的救兵，却盼来了韩爷的信使。原来韩爷摆平北方之后，怎么想怎么为自己的巨额创收得意，怎么想怎么觉得老板得给自己升职加薪，怎么想怎么觉得就当个汉左丞相太委屈自己。于是就等，等啥？等汉王送绶带印信来!

刘、韩二人就这么各自吟唱着：“你知道俺在等你吗?”一个是愁眉苦脸，一个是满怀期待。最后就韩爷沉不住气了改唱：“俺再也不敢这样活，

国子藏书

俺再也不能这样过。”给老板写了封信，又不好意思太直白了，只说：“‘齐伪诈多变’，南面又毗连项楚，不封个偶像在这儿给他们顶礼膜拜，‘其势不定’。在老板您找到合适的齐王人选之前，本公子愿‘为假王便’，临时代理齐王，为革命再多发点光和热，你也知道，做偶像其实压力蛮大的……”

信使带着这么一封措辞谦虚的拥兵索封函来见汉王，正赶上汉王、张良，还有另一个流氓陈平陈帅哥这三大腕围在一张桌子上会餐黑狗肉。汉王把满是狗油的手在衣衫上擦了擦，拆封，抖开信函，不等看完，早气得眼眶瞪裂，美髯飘飞，那肚子里的黑狗肉直化作一团烈火喷射而出：“好你个兔崽子，‘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你……你……”正打算顺溜着骂下去，突觉得桌下双脚被张良、陈平一左一右死死地一踩，同时见这二位的眼睛各以极高的频率眨巴起来。

汉王脑子转弯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马上意识到韩信的信使还在，本待狂奔出口的三字经立马被掉了包：“……大丈夫建功立业，要当就当个货真价实的真王，当什么鸟代理呀！”——高！

待打发走了韩信的信使，这三位就开始嘀咕如何应付韩爷索封之事，有子房在，陈平这小子乐得少说几句，专心享用狗肉美酒。张良曰：“目下汉方不利，韩信若一心自立，老大你拿什么阻止他呢？咱目前能做的唯北向狂吼而已，咱们可都没练过狮子吼，吼不死人的。”刘邦一屁股坐下，叹了口气，未发一言。张良续曰：“为今之计，‘不如因而立，善遇之’，做个顺水人情。否则不用韩爷回头搧咱们耳刮子，他只要坐视楚汉相争，您恐怕就会被项羽……总之，很难看啦！”

汉王刘邦自也明了眼下大势，想想其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毕竟当务之急是拍死项羽而不是韩信，乃曰：“本王所虑者，此子一旦做大，倘有噬主之祸……”张良用手势止住汉王，又指指挨那儿连撕带扯算计那条狗腿的陈平，冲汉王眨眨眼睛。刘邦心里一宽，心话：“咳，有陈平这兔崽子在，由他整死范增的手段来看……不怕！”楚灭汉立之后，韩信果为陈平所阴，被高祖所擒而失国，后话（详见《游戏风尘话陈平》）。

刘、张二人合计好，回头看陈平，却见咱陈帅哥眯着眼睛拍着肚皮，喃喃自语：“俺实在不能再吃了……因为没了！”

于是这三人评审会议全票通过韩爷的晋升申请。印信备好，因事体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刘三又派张良随信使前往授衔。汉王深知韩信为人，若随便指派个阿狗阿猫前往，必令韩爷怀疑其封王的诚意。

果然韩信见汉王的总参谋长亲自来，感激涕零，就任齐王之后，立刻发

国子藏书

兵击楚。亏得册封及时，才稳住了这匹战力超强的饿狼，须知当是时也，前往游说韩信背汉自立的说客是前脚接后爪啊（详见《谁与争锋话韩信》），正是这顶堂皇的王冠使得这些耍嘴皮子的全然浪费了感情！

在刘邦、英布、韩信、彭越等群狼的撕咬之下，楚霸王项羽这头猛虎也终于遍体鳞伤，后力不继，不得已于汉五年提出有条件议和："咱呐，来个'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如何？不干？那老大偶捎带脚把在偶这儿实施双规的你爹你妈你老婆一律奉还，这总可以了吧？"——相传这便是中国象棋盘上楚河汉界的由来，不过韩信发明象棋，却忘了把刘三的老父老母老婆也做成棋子，呵呵。

刘三这几年与项羽死扛，苦头还真没少吃，现人家主动要求和解，开出的条件也还过得去，那何不借坡下驴，保全几颗槽牙吃饭呢？就这么着，两位老大各自在谈判协议上按了手印，项王"乃引兵解而东归"。

这可急坏了张良和陈平，这正邪二士齐齐找到老大给老大会诊："老板啊，初步诊断您脑子里有水啊。如今'汉有天下大半'，外面诸侯也都站咱们这边，项羽那边呢？弹尽粮绝，每天自动下岗的员工比咱们面试的新兵都多，'此天亡楚之时也'！咱不趁着虎落平阳算计它，是要等它养好了伤再来拿咱们塞牙缝乎？"

高清PDF WWW.GQPDF.COM

刘三却仍心有余悸："咱……咱真的捶得过他了？"子房斩钉截铁："光咱一家自然不成，再加上韩信、彭越他们，则万无一失！这就是人民战争群殴的威力。"

看看张、陈二位态度这么坚决，刘三头皮一硬，立马号令三军准备追袭，一面又着人快马至韩、彭处，相约共同出兵，合击项羽，全然忘了自己拇指上刚刚按手印留下的印泥都尚未干透……

汉五年秋，汉军于固陵追及东归的楚军，不想韩、彭二部人影都没来一个，刘三单挑项羽哪里是对手，楚军一个反扑，刘三就又满地找牙了，没辙，只好据险而守，苦等后援。这刘三找到子房："这几个王八羔子一个也不来，成心拿老子开涮，咱……咱玩个屁呀！他们干嘛呀，这是？真他妈纳闷了！"

张良却已窥透韩、彭的花花肠子，叹了口气，对曰："这几位所图者不过是几片封地而已！楚军一旦告破，他们也就差不多下岗了，哪里再去找升职加薪的机会？'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至也'！俺知道您也是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不过值此关健时刻，吝守恐致大祸啊！"

刘老大也深知，光靠自己这一拨人马也就是充当赔货，不得已，"用张良计，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允诺楚破之后，"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

阳北至谷城与彭相国”。可以想见，刘三一边咬着牙写支票，心下却在盘算战后应对韩、彭之法。这二位后都不得善终，说起来也是因果了，后话。兵仙韩信用兵如神，做人的心机就差了，终不免为刘邦、张良、萧何、陈平之流玩于掌股，唉……

这几匹饿狼收到刘邦抛出的香饵，如张良所料，立刻倾巢出动，围项羽于垓下。可怜项羽一代英雄，终落了个败走疆场，自刎乌江，害得千娇百媚的虞姬妹妹也陪着魂消香断我犹怜……项羽之败，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唏嘘，其实纵观项羽的所作所为，注定是难以长久的。他不懂得世上最厉害的杀人手段其实并不是武力，惜乎霸王除了武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武力终归只是个工具，刘邦、张良的高明处就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操持这个工具而不是局限于这个工具本身——打住，这一扯就远了。

十二、仙人就是仙人

楚灭汉立，张子房的杀主之仇再次得报。如果说在此之前，张良对刘邦的辅佐主要是在假刘邦之手为韩复仇，那么于此之后，子房为刘邦的出谋划策就基本属友情客串了。前已述及，张良出山的目的并非为了什么黎民百姓，也不为自己封王拜相，乃是为故主复仇。今心愿已了，逐渐退出风口浪尖，也就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后话。

汉六年正月，泼皮刘三在兄弟们面前秀了一把“三让”的行为艺术之后，“不得已”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啥叫“三让”？说起来这也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国粹了，也算是一种帝王的“选举”制度吧：某某头目的手下看看时机差不多了，就起哄说：“老大您称帝吧。”当老大的立马诚惶诚恐：“不行啊，俺觉悟还不够高，尚需学习呀。”弟兄们不依不饶：“老大您就上吧，除了您没别人了。”当老大的再次“谦让”：“俺功力还不够强，尚需锻炼呀。”弟兄们很“不高兴”了：“老大您再不称帝，俺们跟您没完！”当老大的第三次“推辞”：“俺血压还不够高，尚需吃药呀。”

三次一过，臣僚们一齐下拜：“老大，为天下百姓着想，称帝吧！”当老大的于是“勉为其难”地爬上第一把交椅——瞧咱祖宗这股子谦虚劲儿，哪像如今洋人的竞选，逢人便声嘶力竭地叫喊：“你就选俺当总统吧！俺更干更爽更安心……”呵呵，天壤之别啊！

废话少说。如今天下大定，帝王首当其冲的业务就是为马仔们论功行封了，也就是把手下这群跟随自己东拼西杀的弟兄们论功劳大小排好座次，再

国子藏书

按座次分配不同等级的待遇。老刘的臣僚一旦位及列侯，那就得封予有相应数目住户的地皮供其享用——万户侯得封给他一万户百姓供其压榨，千户侯封千户……以此类推。

汉初的群臣争功事件历“时”悠久，状况百出。主要是刘老大战争期间指缝宽大，封侯太多，如今都拿着老大开的白条来兑现，都要多争得几户百姓为自己造福（详见《育木而栖话萧何》），害得刘三见了臣子倒像杨白劳见了收租子的黄世仁一般。

众多“爱卿”都叫化子烤火，往自个儿跟前刨，独独一个人反把火堆往外推的，此人就是帝王师张良张子房。张良跟随高祖多年，虽不曾冲锋陷阵，然其所立大功刘老大是心知肚明的：“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也不等子房自己来申请，高祖就说了：“张哥你自个儿在齐地挑三万户腐败去吧。”

对于高祖批下来的三万户侯的待遇，张良对曰：“想当年臣从下邳起兵，混得那叫一个霉。与陛下您在留地邂逅，才算是走上金光大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啊。想臣手无缚鸡之力，所持者不过一张嘴而已。陛下对臣言听计从，这已经是对臣至高的奖赏了，哪里敢再领三万户这么高的封犒？陛下若能把臣与陛下初识的留地封予臣下，足矣！”高祖乃封“张良为留侯”——看看，如今的贪官污吏们真该好好看看张良语录了，准保比戴三块表强！

关于子房辞封的解读，当今主流的说法是张良深谙伴君如伴虎的宫廷哲学，是以采取了万事隐让的做法，与其后来的求仙访道、不问政事一样，都是要向刘邦表明臣下无野心，这是子房明哲保身的高明处。说穿了，子房辞封也好，修道也罢，都只是为了自保的做秀！在此小子愿意提供一点争鸣。

首先，张良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当初为了那博浪沙惊天一击，子房不惜血本招募勇士，弄到“弟死不葬”，连亲人死了都没钱安葬的地步，可见说其心中将钱财视若无物也不为过。其主动辞封是有足够的心理基础的，未必就是感受到了来自帝王的压力。

其次，张良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为韩复仇，这一点与韩信建功立业的奋斗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为了复仇，张良自己努力过，但未能成功，最终是借刘邦的手达成大愿，其内心对刘邦是感激的。这可以从他讲的另一番话看出来：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子游耳。”

国子藏书

这话强调了两个意思：一、出山的目的是为了“为韩报仇”，并非为了建功立业，也不是为了百姓苍生，张良还没共产主义到那么高的觉悟——咳，历来的战乱，各方豪杰又有几个真的是为了黎民百姓呢？尽管大家嘴里都这么喊。既然出山是为了韩仇，如今韩仇得报而归隐，何需其他理由？

二、对地位钱财的态度，是“不爱万金之资”。或许有人说张良此话又是一次高姿态的豪言壮语而已，陈某人倒台前还在高喊廉洁奉公呢！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信仰问题了。

张良信道，那是真信，“乃学辟谷”（就是不吃饭），“道引轻身”（修炼引导术，试图腾云驾雾）。是吕后感念留侯曾助其子坐稳太子之位，强迫张良重新吃饭，才没被饿死。后话了。

高清PDF www.ggPDF.com

信仰的力量之大，看看中东的人肉炸弹就知道了。张良为了信仰而放弃爵位财帛等“人间事”，实在是正常不过了，未见得就是为了逃避刘邦的忌杀。中国文革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让国人丧失了信仰，有时很难理解别人因信仰而做出的抉择，甚至对别人的信仰报之一笑。把张良的功成身退解释成作秀高招，或多或少有点以什么什么之心度什么什么之腹的影子。这是题外话了。

由此小子结论：留侯辞封，退出政坛是真心的，不是怕了什么，也不是作秀。说张良为自己选的路客观上助其躲过了君王的忌杀，说得过去。但说张良是为了保身而有意选择了归隐，就未免牵强了。无论如何，断断没有为了保身而选择饿死的道理。

十三、玩的就是心理

如果刘邦手下都学着张子房一般轻看爵位财帛，也就没了“高祖以犬喻功臣”这段佳话了（详见《育木而栖话萧何》）。事实却是群臣为了封地各各撕破脸皮，“日夜争功不决”。这也难怪，毕竟凡夫俗子，哪能个个都和张子房这位“仙人”相比呢？

却说刘邦又被一场职称评审会吵得头晕脑胀，瞪眼大呼一声：“休会，放风！”就闷头出了会议厅，找了个风口吹冷风，不想遇上了在此采气的留侯张良。张良不参与诸侯大排队，也已不大过问政事，然其深知刘汉江山初定，政局尚不稳固，这论功行封却是大事。弄不好搞得鸡飞狗跳也不稀奇，看看后来的钟会、邓艾争功搞出的乱子就知道了。出于对刘邦的感激，张良再次

国子藏书

友情客串了一把。

当时刘邦一边吹凉风，一边东张西望，看看能不能瞧着个漂亮妹妹养养眼，却看见一帮子将领从会议厅出来，一起跑到一片沙地上，围坐在一起又开起了小会，一边还在沙地上比比划划。刘邦骂道："一群会议迷！人说楚营税多，汉营会多，大会还折腾不死你们？完了又开小会继续折腾！哪来那么些屁话要说？"

张良却脸色凝重，对高祖说："陛下还看不出来吗？他们在谋反啊。"刘邦失笑："好不容易打完了仗，过几天太平日子，他们谋什么反啊？有病啊？"

高清PDF
WWW.GQPDF.COM

留侯却说："陛下，这事马虎不得。臣观察好几天了，也听到一些风声。论功行封的事，这一论就论了一年多了吧？如今已得封赏的却都是萧何、曹参等您的死党。和您有点过节的，不仅未得封赏，反让您给挂了几个。您瞧，他们在沙地上写写画画，那是在算计天下的地皮，按您现在这么大手大脚封下去，轮到他们估计连边皮也没了。再说了，这些人都是大老粗，谁还没个顶撞开罪您的时候？他们生怕您将来翻出旧账本多退少补，不仅不赏，反而端了他们的脑袋，'故即相聚谋反耳'。"

这一说，还真吓了刘三一跳："为之奈何？"留侯问："群臣知道的陛下您平生最不待见的人是谁？"

刘三张口就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都是爱卿！既是爱卿，俺哪会不待见谁呀？"子房也不语，只盯着刘三微微一笑，靠，估计刘三自个儿也知道说了句废话！终究是想解决问题的，这种假大空的套词儿不顶事，只好又讪讪地老实交待："也就是雍齿这混……爱卿，早些时候，没少干让俺丢分子没面子的事儿，俺早就想拆了他的骨头熬……帮他检查一下有没有骨质增生，可考虑到他丫立功确实不少，所以一直不大忍心。"

留侯支招："陛下赶快封赏雍齿！"高祖不解："啥？俺不打他骨头的主意也就罢了，还……"留侯解释："如此一来，陛下能让群臣看看，您连这等死对头都让中彩了，肚量大得像座谷仓，那别人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刘邦也真听话，赶紧备了桌酒席，烧酒冷肉齐上，海报满世界贴，诏告天下："封雍齿为什邡侯"！什邡县百姓从此归雍齿这个"公仆"压榨。

——什么叫作秀？这就叫作秀！

雍齿这兔崽子祖坟冒青烟，因祸得福，估计做梦都要笑醒。群臣一看，皆喜曰："'雍齿尚为侯'，俺还担心个屁呀！"——一场危机就这么消于无形！

忽然明白，为啥什么人都敢报名超女比赛，原来是一样的心思：哇，瞧那位，脸长得都走了形了，瞧她握话筒那手，跟糖醋凤爪似的！说俺唱歌能把野狼招来，她呢？简直能把野狼吓得落荒而逃！这都可以上电视耶！本MM再怎么也比她强呀，不上屏幕秀上一把简直是埋没人才呀……各位MM,是这想法不是？

留侯的这等高招，如今也被榨取咱们剩余价值的万恶的资本家学以致用了：一看市场不稳，人心思动，那么公司老板就把那个水平最臭还骂过他娘的小职员叫来，当众一通狂捧，末了再给其每月的薪水加上个仨瓜俩枣，于是乎余众皆喜："这等脓包都加薪，俺就等着吧，就快轮到俺了！"

那小职员也别得意得太早了，等老板把各条线理顺了，第一个开路的就是阁下您！嘿嘿，谁愿意付着高薪养个人跟自己抬杠呀？所以说各位呀，老板的马屁还是要拍的，老板的糗事是不能揭的。尤其是老板如果突然暴夸了你一顿，甚至还给加薪水，您嘞，赶紧找下家吧，切记切记，要紧要紧！

十四、保太子

随着高祖刘邦从雒阳迁都关中，刘汉政体逐渐稳固下来，留侯也越来越远离政治舞台，一心练他的道家气功，"杜门不出岁余"。练练气功也就罢了，谁知道他老人家还练上了"辟谷"，本就体弱多病，这一不进饮食，不几天还真离"飞升"不远了。

这事给吕雉知道了，她可不信啥飞升不飞升，不就是饿死吗？她说啦："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干嘛这么没机会挨饿创造机会也要挨饿呀？跟自个儿较劲不是？"她也不管那么多，找了一帮子人就给张良灌汤的灌汤，填饭的填饭。张良那个样子，连挣扎的劲儿也没了。没辙，只好又恢复饮食。还好，没被饿死。

吕后为啥要救张良的命，必须得先说说吕后。吕后这个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心狠手辣，说好听点就是为人"刚毅"。这蹄子大事不糊涂，敢作敢为，其实是块搞政治的料。吕雉另有一个好处是为人义气，在上层将领中人缘不差，所以刘邦死后，吕后当权，碰上的阻力并不是很大的，估计比后来的武则天当上女皇碰上的阻力要小得多了。当然这也得利于惠帝刘盈实在不肖，与他老子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是题外话了。

吕后和留侯的交情却正是为了立太子的事。高祖本来立了吕后的儿子刘盈为太子，但以刘邦的识人之眼却看出刘盈生性过于善弱，不是玩政治的材

国子藏书

料，所以“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俗话讲母以子贵，臣僚们自然知道更立太子对吕后意味着什么。因大臣们多与吕后交好，所以很多人谏争，劝高祖勿更立太子，从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刘邦看出吕后的野心，为了“刘”汉江山，决心不听诤谏，坚持更立太子。吕后为此坐卧不安，苦无良策。有个亲信就给她支招：“留侯鬼点子贼多，而且皇上对其言听计从。如果他老人家能帮咱灌点水，这个……哈哈哈。”

吕后一听，也觉得这位“哈哈哈”得有道理，就让她哥哥吕泽去找张良，让张良“帮衬”一把。斯时张良已不问政事久矣，专心修道，自不愿出来插手老板的家务事。

在吕泽的百般耍赖之下，张良最终还是给支了一招。然吕泽到底如何耍赖撒泼却不得而知，估计用的也是《三国》里刘琦上房抽梯对付诸葛亮之类的损招——呵呵，再聪明的人碰上无赖，有时候还真的很无奈。

高清PDF www.gqpdf.com

张良曰：“这事啊，‘难以口舌争也’，磨破嘴皮也未必有人同情您。圣上爱才啊，这是圣上的长处，咱们不妨就借势发力。圣上历来招贤纳士，如今别的人都已经在朝混饭吃了。可有这么四位，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角里先生’，那都是德高望重的奇人，因嫌皇上不重礼仪，言辞怠慢，无论皇上怎么着人招请，这四位就是不肯出山相助。这事跟追MM一样：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他们越是不搭理吧，皇上就越是朝思夜想。今为皇后计，可备份大礼，派一侃将陪太子亲往，一定要尽恭谦之能事，行善辩之奇才，外加甜言蜜语及银弹齐下，应该能打动他们的‘芳心’。只要他们能来，不妨像对待祖宗一样供养着他们，时不时带他们出席晚宴呀、参加舞会呀、上朝议事呀……总之，得让皇上看见他们。只要引得皇上问起这四位的来历，就万事大吉矣。给，这是他们的联系地址。”

吕后及太子刘盈按子房所言，还真就把这四个老头儿给请来了——看起来还是摆酷摆得不够彻底，说什么“义不为汉臣”，说穿了虚荣心作怪！只要人给足了面子，还不是巴巴地就服务上门了？

这四位后来倒也出了些招儿以保全太子，不过依小子看来，那些招儿都水平有限公司产品，平平无奇，有些到底是起了正作用还是负作用还真不好说。倒是这四位在刘邦心中的“崇高”地位帮了大忙。

汉十二年，高祖御驾亲征英布，为流矢所伤，班师回朝后，自知时日不多，就想抓紧时间在驾崩之前把换太子这事给摆平了，是以谁劝也不听了——人老了，又有病，听不进劝谏，正常，可以理解。

在一次酒宴上，高祖终于注意到了随太子而来的那四个老头，但见“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从古到今，世外高人都长这模样，也不知道是太史公这儿落了俗套呢，还是后人在抄袭古人的包装设计。

高祖自少不得问问这几位老同志都是谁呀？在哪个顾问委员会发挥余热呀？待人报上名号，惊得刘三是把一杯酒直接喝进了肺里。心里骂了几句姥姥，忍不住又问：“俺力追诸位数年，‘公避逃我’，如今却如何跟着我儿在混呢？难道这兔崽子比俺还帅？”

这几位可逮着机会为太子鼓吹一把了：“‘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再看看皇上您这二流子样，‘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谁高兴整天给你当三孙子呼来喝去呀？”

刘邦确实太把这四位当偶像了，被这四位贬了一顿，不但没生气开骂，反而客客气气下拜：“烦请高贤调护太子吧……”

待群臣散去，刘邦把这四位老者指给戚夫人看，对她说：“不是你老公我不疼你啊，如今他找了这四位高人相助，‘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的是你的主人了。天意，唉……”终于打消了更立太子的念头，同时也预见到了吕后主江山的未来，后话了。

刘盈终于得保太子之位，进而继皇位，为惠帝，吕雉为太后，辅政。善弱的惠帝没练几天就被政治斗争的残酷吓傻了，主动放弃朝政，最后是落了个英年早逝。吕雉最终得以把持朝政，兴旺吕氏家族，归根到底，源于留侯招四贤之力也。这便是吕后强迫濒临饿死的子房进食的缘由。

张良“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后记

留侯张良的一生说起来也简单：前半生为韩复仇，后半生慕仙修道。其前半生的谋划铺奠了刘汉数百年的基业，后世因而名之曰“谋圣”；其后半生的作为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多少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由此而来，市客们更愿以“仙人”冠之。

关于楚汉相争这段历史，本人已经完成了四个系列：《陈平》《韩信》《萧何》和《张良》。自评写得最有创意的是《萧何》，因为《史记》里关于萧何的记述少而零散；写得最没创意的是《张良》——太史公太喜爱子房了，写得细而又细，留给别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估计把《留侯世家》直接译成白话文，都比本人的这个系列好看。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

Zhanguo Fengliu

兵符是对的，但是没有大王的亲笔签名……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前言

俗语说："树大了分杈，孩子大了分家。"看起来，我们的老祖宗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对此话了然于胸了。且看，原本家底殷实的晋国，养出了魏氏、赵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这么六个儿子，时称"六卿"。六兄弟日益强壮，竟不再把本是老爹的晋王室（注：时晋国还是一公国，故严格说尚不能称为"晋王室"。这一段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称呼特别多，王、侯、君……。本系列里面，只要不至于引起误解，在这些称谓上就不仔细区分了）放在眼里。

兄弟之间处得并不和睦，家常便饭是喊打喊杀，往来行走是尔虞我诈。

经过若干年的明争暗斗，知氏、范氏、中行氏三卿终被魏、赵、韩三兄弟赶尽杀绝。这剩下的哥仨因为瓜分了另外三家的私囊更显富足雄壮，忽然就想起了"树大了分杈"的自然法则和"孩子大了分家"的社会规律，哥仨一合计，把个年老体衰的晋王室扔进牛棚里"颐养天年"，至于老人家的遗产么，一个字：分！

这便是史家所谓的"三家分晋"了，华夏版图上自此又多出了魏、赵、韩三个诸侯国，而且是强国。史家对东周史的划分也大致与三家分晋相合：之前曰"春秋"（因孔子著《春秋》而得名），之后曰"战国"（因刘向著《战国策》而得名）。魏、赵、韩与已有的另外四个诸侯强国秦、齐、楚、燕合称"战国七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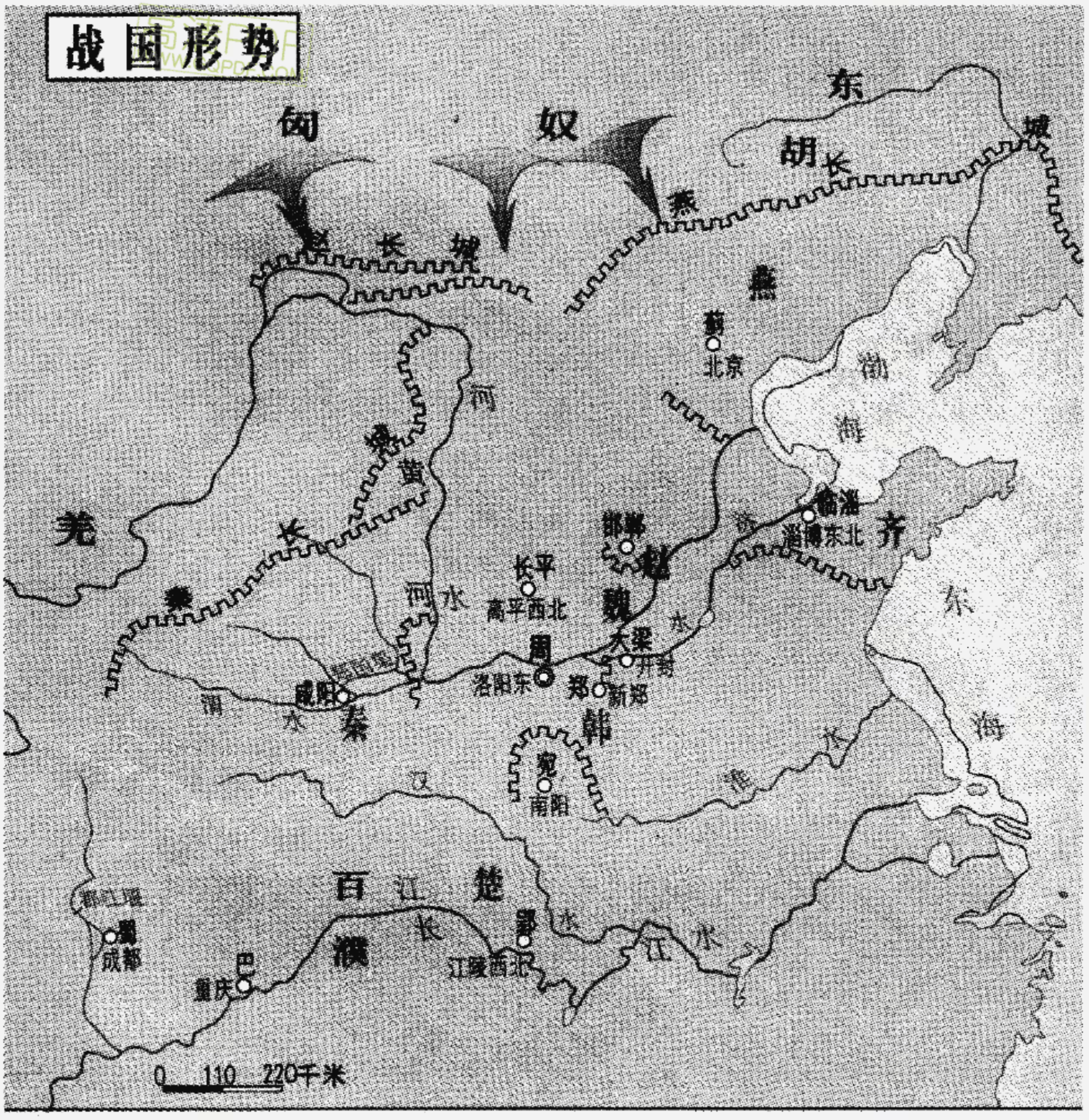
窃以为"战国"这个名称再也贴切不过了，从三家分晋至秦王嬴政灭六国而称"始皇帝"这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人们最最司空见惯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攻伐征战了：有邻国之间的放对单挑，也有同盟与同盟之间的混战群殴；有强国对弱国的硬吃，也有弱国对强国的巧斗……那是一个被称作"真正的乱世"的年代。放眼这段历史，如果不得其脉，得到的印象无外乎——怎一个"乱"字了得。

国子藏书

然而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就因为战国时期无以伦比的乱，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英雄人物也就无与伦比的多：有博大精深的军事家吴起、孙膑，有雄才大略的变革者商鞅、赵武灵王；有以兵而名闻天下的白起、廉颇，也有以舌而动四方的纵横家张仪、苏秦……

人类社会不是马戏团，舞台再乱，登场的却只能是人。以人物为脉络，其实不失为理清这一段乱世的良方。本系列就试图选定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十个人物略予评说，藉此勾勒出一幅战国概貌，并与诸君共同探讨人之兴亡、国之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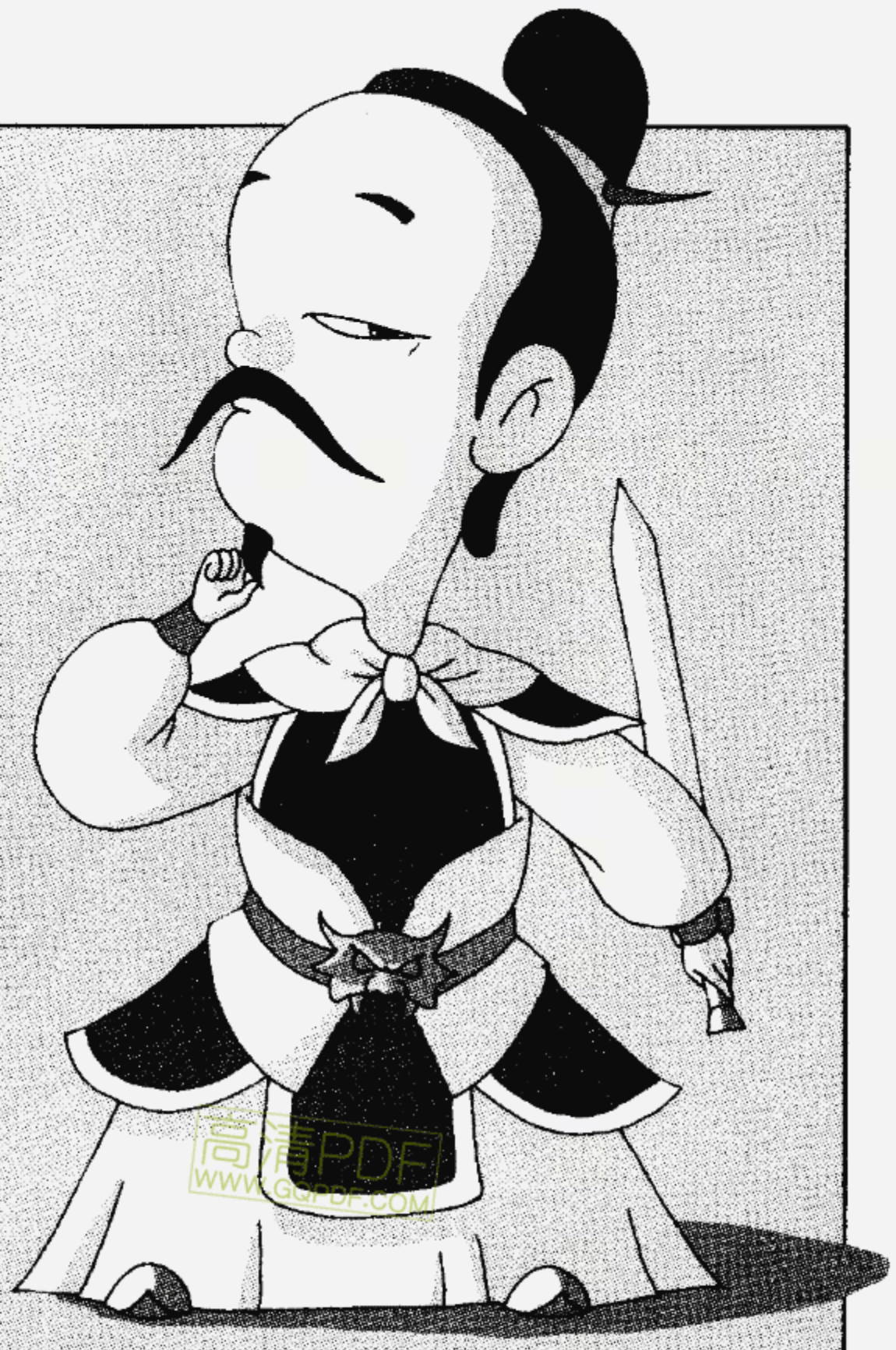
这十个英雄初定为：吴起、商鞅、孙膑、张仪、赵武灵王、乐毅、田单、白起、魏无忌、李牧。文曰：《战国风流》。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吴起



姓　　名：吴起
性　　别：男
籍　　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
学　　历：孔子弟子门下肄业
职　　务：将军、相国
家庭出身：纨绔子弟
生　　卒：？～公元前381年
特　　长：军事
座 右 铭：兵不在众，以治为胜
主要经历：1.公元前425年～公元前421年，师从孔子得意门生曾参，未等毕业因不孝被逐
2.公元前420年～公元前415年，杀妻，求得鲁国将位
3.公元前414年～公元前394年，在魏国大兴军事改革
4.公元前393年～公元前381年，在楚国为相，后被同僚乱箭射成刺猬

高清PDF www.GOPDF.COM

国子藏书

一、杀老婆，当我乐意啊

战国时期的所谓东方六强最终都为西秦所灭，然而在战国初期，七雄中最强盛者却并不是秦国，而是靠瓜分晋国发家的三兄弟之一的魏国。魏国的强盛又离不开魏文侯对吴起的重用。

吴起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军事家，所著《吴子》与孙武所著的《孙子》被后人合称《孙吴兵法》。仅此一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然而本篇并不打算在吴起的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成就上着墨太多，关于这些的论述早就汗牛充栋了。本篇主旨在于评述吴起生平的潮起潮落及其对当时诸侯格局的影响，或许对各位的用人之道有所启发。

“吴起者，卫人也”，时卫国虽存，然国小力弱，又夹在魏、齐之间，在外交舞台上基本上说不上话，只有陪着干笑的分。要拯救这么一个弹丸小国，难度简直超过了让阿尔巴尼亚强大到与美、英抗衡的程度。于是和我等一样，吴起跑到了鲁国留学，其导师就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参。

不过没等吴起毕业，曾教授就把他给轰出来了，原因是“其（吴起）母死，（吴）起终不归”，本就以孝道著称的曾先生哪里容得下这等不孝行径呢？

好在吴起虽然没从曾导师那儿学到什么东西，在军事一道却极有天赋和偏好，再说当时诸侯国之间的限制并不像当今的国与国之间那么严格，倒更类似美国的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各诸侯国任用“外籍”人才极其普遍，也不需要什么H1B、绿卡之类的繁文缛节，吴起于是留在鲁国的军队里打拼。几年下来，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也混成了鲁军的高级将领，“事鲁君”，并“娶齐女为妻”，大搞跨国婚姻。

后来问题就出在他这位老婆的国籍上了。

当时齐国人本着“战国战国，不战不国”的精神来攻打鲁国。鲁国呢，

国子藏书

文人不少，武将却奇缺，鲁国国君着急找个人挂帅出征。吴起看看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临，自然不肯放过，数次面见鲁君，阐述自己的治军、退敌方略。

对吴起的用兵水平，鲁君并不怀疑，问题是这次要打的齐国，那是吴起他老婆的娘家，搞不好吴起的小舅子就在齐军中当将领呢，那吴起会全心全意助鲁抗齐吗？是以“鲁疑之”。

高清PDF WWW.GQPDF.COM

吴起看看好不容易等到的这么一个机会又要擦肩而过，急于出人头地的他一咬牙，“遂杀其妻”，以此来证明自己彻底与齐两不相干。鲁君终于任命吴起为统帅，“将而攻齐，大破之”。

这便是千百年来吴起为人诟病的“杀妻求将”。看起来吴起有严重的人格缺陷，为了一己之功名利禄，不惜砍杀自己的结发妻子，为人也太自私。不过想想当年祖国大地上，多少人为势所迫，夫与妻决裂、子与父划清界限，或许更能理解吴起所为，何况两千多年前，女人的地位卑微，哪像如今大有凌驾于男子之上的架式。

这里不打算评述吴起的道德水平，只来看看周遭的人对其行事的反应。

吴起很快就为他的人格缺陷付出了代价。率部抗齐大胜而归，吴起并未得到期待中的升迁犒赏，相反的，他被鲁君炒了鱿鱼。原因是几位同僚联名参了他一本，列举了以下事实：

一、吴起“其少时”，祖上留下家财万贯，这老兄四处打点，谋求做官，

国子藏书

结果官没当上，反落了个倾家荡产。“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成为卫国头号通缉犯。

二、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吴起告别他的老母亲，咬着胳膊发誓说：“我吴起要不混到出将入相，誓不再回卫国！”结果在他随曾参求学期间，“其母死，起终不归”，连他的导师都深以其不孝为耻而与吴起绝交。

三、为了当上统帅而斩杀妻子。

四、鲁国是小国，如今有了战胜国的名声，“则诸侯图鲁矣”。况且鲁国、卫国本是兄弟，卫国通缉吴起而鲁用之，这不是要毁掉与卫国的邦交吗？

因了这么四条理由，“鲁君疑之”，罢免了吴起。

这么四条理由，看起来有些道理，细想起来却只能读出鲁国君臣全是胸无大志的迂腐虫，难怪混得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首先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评议吴起的能力，可见对吴起的大才大家是认可的，无话可说。

且来看第一条，谋求做官以至倾家荡产有啥值得好笑？要知道当时并没有完善的官吏选拔制度，一个老百姓要入仕全靠人推荐，不搞点投资，人凭啥推荐你？难道全无追求在家守着祖产，锦衣玉食就是正道？杀死乡党三十多人，作为一个老百姓是过分了，该通缉，可你现在要找的是一个带兵杀敌的将领，而不是慈善棚里的施粥员。连人都不敢杀的人，何以为将？

第二条，母亲死了没回家奔丧，人那会还是通缉犯呢，回家不是找死吗？

第三条，为求将而杀妻，还不是你们逼着人家这么做的？用人的时候就称此举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如今敌兵退了，这做法就成了惨无人道，什么人哪？长此以往，怎不让天下英雄却步？

第四条就更可笑了，你是战胜国别人会来图谋你，难道你是战败国别人就拿你当爹养着了？笑话！为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卫国邦交而放弃一个大才，猪头！

同样的人同样的品性，在明君眼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且看魏文侯是怎么审查吴起的。

吴起见弃于鲁之后，“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拿着吴起的RESUME就和他的智囊团团长李悝（又名李克）讨论起这事情。这个李悝可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惜其生平事迹已难确知其详，然于他人的传记里多有此公的身影，后话。

文侯问：“你看这小子到底怎么样啊？”李悝敲敲脑壳，故意说：“如果单论用兵的话，司马穰苴也不在他话下。可这个人么，贪求名声，为了求名

可是连老婆都宰了啊。”

文侯想了想说：“是一个将才对我们重要呢，还是一个头衔对我们重要呢？拿一个大头衔去换一个大将，合算吗？我们给他名，他还会杀老婆吗？”

李悝又说：“听说这小子还有点好色。”

文侯笑笑：“好色？那他会被女人所左右吗？如果不会，那他中美人计的可能性不大吧？再说咱们军中不设女兵连吧？将士女眷允许随军吗？”

李悝进一步“刁难”：“他不孝，老妈死了都不奔丧。”

文侯更不以为然：“设若将士们频频以母丧、父丧、七大姑生娃、八大姨出嫁而告假，如何？”

李悝终于会心一笑：“君得之矣。”

于是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牛刀小试，即“拔五城”。后因“吴起善用兵”，而且为将廉洁公平，“尽能得士心”，被文侯任命为西河守将，“以拒秦、韩”。正是在位西河守将期间，配合李悝在政治领域的变法，吴起也在军事领域高举改革大旗，把军事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吴起用兵强调兵不在众而在“治”，以首创的精选士卒之法组建“武卒”，免除武卒全家的徭赋，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从而得到一支真正的精锐之师。凭着这支王牌部队，吴起在任西河郡守期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招地千里”。在著名的“阴晋之战”中，吴起以五万魏兵，击败十倍于己的精锐秦兵，尽“夺秦河西地”，迫使秦让出河西地区大片领土，魏国国力甲于诸侯。

二、疯狂的代价

吴起功立多了，“甚有声名”，就开始琢磨魏国的相位。时文侯已逝，当头的是文侯的儿子武侯，担任相国的是以惧内闻名当世的公叔痤。吴起对名声的趋之若鹜让这位相国食不甘味。这位公叔先生自知才不及吴起，能坐上相位多亏了自己那位身为魏国公主的贤内助。

这位妻管严相国才能有限，眼光却实在厉害，门下多奇谋之士，后以变法而强秦的商鞅即出自他的门下，后话。

且说公叔痤有个门客，一看主子相位不保、自己饭碗不稳，就给相爷支招了。他说：“要除掉吴起，这有何难？‘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特有骨气又特好面子，咱们不妨就于此下手。老板你不是怕老婆吗？您只需如此如此，吴起必除无疑！”

国子藏书

公叔痤于是跑武侯那儿吹风："'夫吴起贤人也'，那真是经天纬地的大才呀，咱们魏国这一洼水泊，怕是难有蛟龙搏腾的空间，'臣恐（吴）起之无留心也'，臣担心他会另攀高枝啊。"

于用人方面，武侯比他老子文侯要差着几个档次，一听公叔的话，立马紧张起来。公叔痤又说："臣也只是怀疑，并无凭据，不过咱们可以试探他一下。"

武侯问："奈何？"

公叔痤亮出门客出的高招："这样吧，大王您把一位公主也许配给他，'（吴）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且看看他的态度再行定夺。"

武侯许之。

我等凡夫俗子实在难以明白这种政治婚姻，我对你忠诚就得娶你女儿？什么逻辑嘛！大约爱情这个东东在当时，尤其在上层社会根本还没问世，婚姻么，不过是一种政治交际。不过这法子还真屡试不爽，一个昭君出塞就能换来北塞几十年的相安无事呢。

看起来武侯也聪明得实在有限，居然没听出这位老女婿的另一个话外音："我说小岳父啊，您这基因怎么传递的？家教怎么操练的？女儿一个比一个丑，一个比一个难伺候，为了表示对您的死心塌地，您看俺连你女儿都娶了呀，现在就拿这试金石试试吴起吧……"

过了几天，公叔痤就邀请吴起上他家蹭饭，吴起哪儿知道这里面的文章，这么提了两坛酒就去了。结果席间公叔痤故意把一碗汤洒在老婆身上。这还了得？这位公主立马亮出河东狮本色，又是跪搓板，又是顶茶碗，当着吴起的面，把个相爷一通折腾。公叔痤唯唯诺诺，连屁都没敢放一个。吴起目瞪口呆，晚宴不欢而散。

没几天，魏武侯就让人来谓吴起曰："君上打算把一位沉鱼（吓的）落雁（薰的）的公主许你为妻，驸马爷您可别又把她给宰喽。"

吴起想起另一位驸马爷，人身为国相，尚被公主轻贱成那样，让本帅也和他一样？以后还怎么在哥们跟前抬头呀？于是吴起"果辞魏武侯"，落入公叔痤预算中。

"武侯疑子（吴起）而弗信也"，不再信任重用吴起。久之，吴起也怕上面找个茬治他的罪，"遂去"，逃亡到了南边的楚国。文侯地下有知，当斥儿子不肖……

"楚悼王素闻起贤"，眼看着北面的邻国蒸蒸日上，心里羡慕死了魏王有吴起这样的王牌，如今魏王把这张王牌拱手相让，悼王除了高赞魏武侯慷慨

之外，内心自少不得骂此子蠢才、傻蛋。

吴起一到，楚悼王立马任其为相，以国事相托。

吴起于是又在楚军中实施变革，并效法李悝，把改革深化到政治领域。和治军一样，吴起在政治领域也推行精兵简政，淘汰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并停止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王族成员的按例供给，省下的钱米，“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

在楚悼王的铁腕支持下，吴起变革卓有成效，尤其是楚军战斗力显著提升，“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楚国地盘之大达到前所未有，几乎等于其他所有诸侯国的领土之和，诸侯无不“畏楚之强”。

谁知道好景不长，吴起没干几年，力挺吴起的楚悼王就因病医治无效于公元前381年壮志未酬。那些因吴起的变革而失却爵位、俸禄的“宗室大臣”，早对吴起恨得牙根痒痒了，“尽欲害吴起”。

吴起对这些威胁虽也有些心理准备，但万万没想到这帮人会来得这么迅捷。悼王刚刚咽气，尚未安葬，这帮失势宗室就已然高喊着“吴起纳命”冲杀进来。吴起退路已断，仓皇之间“走之王尸而伏之”，趴到了楚悼王尚未凉透的尸骨上，心存一丝幻想，以为这些王公大臣不敢伤害悼王的遗体而投鼠忌器。

高清PDF WWW.GQPDF.COM

哪里知道这群王八蛋因悼王曾经支持吴起剥夺他们的利益而连故主一并恨之入骨了，根本不在乎悼王的尸骨，“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亡”，一代风流竟给射成了刺猬，命丧楚宫……

吴起相楚，虽然让楚国强盛一时，然因为历时过短，其变革是不彻底的，与当初在魏的变革以及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都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在楚悼王死后，悼王的儿子肃王虽然“使令尹尽诛射吴起并中王尸者”，因此而致灭族者多达七十多家，然而在肃王心中，此举未必就是为吴起复仇，反倒是为了他爹以及为了他自己找回面子的成分居多。肃王本人并不认可吴起的变法，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吴起死后，他的那些强国措施并未延续下来，换而言之：楚国，复辟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是独裁政体下的宫廷哲学，昭若魏文侯、楚悼王，自有吴起的用武之地，魏、楚也因之强盛；昏如魏武侯、楚肃王，只能是把吴起及其心血扼杀。到了魏文侯的孙子惠王，更是把祖上积累下来的产业挥霍殆尽，两次被田忌、孙膑率领的齐兵击败，魏国终失强国风采；楚国地盘虽大，在战国期间却一直只有唱配角的份。

初，本人欲觅一楚人列于本系列“十大”之数，终不可得。唯能叫得出

国子藏书

名的楚将项燕，却是因其孙子项羽而成名。或许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也是射杀吴起的报应吧。

司马迁评价吴起，认为他的被杀是因为“刻暴少恩”，本人并不完全认同。须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不强兵就是等死，要强兵就需要钱粮。吴起要变革，无可避免的损及这些世袭的旧奴隶主，不诉诸铁腕、不采用蛮力，谁又能甘心交出其既得利益呢？实在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可以既对他们“多恩”，又能从他们手里索要利益。在那么个特定的时代，是大刀阔斧变革旧的体制、使之更加高效迅捷，还是委曲求全、安于老牛拉破车更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风流何须善此生？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商鞅 Shang Yang

姓　　名：商鞅
别　　名：卫鞅
封　　号：商君
性　　别：男
籍　　贯：卫国帝丘（今河南濮阳县）
学　　历：无文凭，以其实际能力可评个高级经济师
职　　务：左庶长，大良造（相当现在的总理）
家庭出身：贵族
生　　卒：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
特　　长：治理国家
座 右 铭：人挪活，树挪死
主要经历：1.早年为请魏国救自己的祖国，到魏国当人质
2.公元前373年~公元前365年，在公孙痤家当门客（不是看门的，是以前有钱人养的智囊团成员）
3.公元前364年~公元前362年，固定管饭的没了，改到处自由混饭
4.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57年，到秦国积极求发展
5.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38年，获秦孝王重用，在秦国大行变法，当上了大良造，掌军政大权。前340年，因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本不姓“商”，而是复姓“公孙”，因出自卫国，又多称“卫鞅”。

说起来卫鞅与吴起极有渊源：首先二人都来自弹丸小国卫国。看起来卫国虽小，风水却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出这么两个大腕，也算是奇事一件了。这让人想起三晋中最弱小的韩国，虽然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最弱，是最先玩完的诸侯国，然而后来的初汉三杰中却有其二（张良和韩信）来自韩国。

高清PDF WWW.GOPDF.COM

其次，吴起、卫鞅都是从魏国出走的，二者的变法思想都深受李悝（李克）的影响——吴起把李悝的变法搬到了楚国，卫鞅更是把李悝的著作《法经》捧到了秦国，并以此为蓝本，糅入自己的见解，写成秦国法典，作为变法的准绳。这也是李悝被尊为法家始祖的原因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吴起、卫鞅离开魏国是因为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本人在《吴起》中提到的妻管严相国公叔痤。公叔痤这个人，识才有一套，压才也是一点也不含糊，在借助他强悍的公主老婆挤走吴起之后，不久就发现其门客中的卫鞅同志实在是怀具经天纬地的大才。不过他并不曾举荐过卫鞅，无外乎害怕弄出第二个吴起来危及自己的相位。一直等到这位公叔先生得了重病，估摸着不能再霸着相位了，才在“魏惠王亲往问病”的时候良心发现而举荐卫鞅。

他老人家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老臣门客中有个……有个公孙……公孙鞅，‘虽年少，有奇才’。老臣估计是没……没戏了，愿大王能把国事交……交给他……操练吧。”

这个魏惠王乃魏武侯之子、魏文侯之孙，以败家速度之快享誉诸侯。听老姐夫推荐出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默然”。公叔痤看看这位小舅子不以为然，又示意其它人退下，再次举荐：“公孙……公孙鞅非同小可，

国子藏书

大王如果不能听信老……老臣而用他，‘必杀之’，千万……千万不能放他出魏国境，否……否则，后患……咳咳……后患……”魏惠王呢？“王许诺而去”。

唉，既知鞅之大才何以又至今才举呢？要任用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年轻人为相，就算是一代明君，也确实有点难度。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惠王走了以后，公叔先生又觉得对不起卫鞅，让人把小伙子找来当面道歉：“‘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老……老夫推荐了你，看惠王的脸色，似乎……似乎看不上你。老夫行事，一向……一向‘先君后臣’，是故老夫嘱咐惠王，如果不能任用……任用你的话，‘当杀之’。你……你赶快收拾收拾，这就逃命去吧……”

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高明！惠王如果认可您说的话，觉得我确有大才，必会任用我而不会杀掉我；如果认为鄙人不过是废物点心不值得一月，那自然也构不成对他的威胁，那杀我何用？

对公叔痤的举荐，魏惠王根本没当个事儿，不过是觉得老姐夫病糊涂了在胡言乱语罢了，魏国就这样与卫鞅失之交臂。这事，公叔痤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嫉贤妒能，此公平时所荐都不过是些不会危及其相位的瓦砾，惠王又哪里想得到你临死推荐的乃是珠玉呢？

公叔痤没几天就“嗝屁”了，和其他门客一样，卫鞅如今也混成了自由球员到处找饭碗。此时在西陲秦国，经过好几十年的三天两头换老大，终于传到了秦孝公一代。孝公素有大志，看到国土不断被吞噬，终于认识到了欲富国强兵，人才才是根本。遂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我封他高官，并予与封地。卫鞅听到了这事，“乃遂西入秦”，魏国果然对其出境不设防。

卫鞅入秦之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三见秦孝公，畅谈强国之策，终于打动孝公。孝公虽心仪卫鞅的变法韬略，然鉴于自己刚刚当政，根基不稳，所以暂时没有动作。两年后，一切就绪，“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左庶长是个什么样的官呢？当时的秦国因为地处偏僻的雍州，官职称谓与中原各国不同。设置大、右、左、驷四种庶长，大庶长相当于丞相。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之外，其余全部都是王族专职。这就是说，秦孝公给卫鞅的乃是他能给的最高的职位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卫鞅已然充分取信于君了。

然而卫鞅认为要确保新法的实施，不仅要取信于君，更重要的是取信于民，于是发生了所谓“南门立木”的佳话。“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

贴出告示：只要哪位哥们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能获得黄金十两。“民怪之”，有这等便宜事？那树看起来也不沉啊，一定有诈！

于是乎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就是没人敢上去。卫鞅一看这样，开始提高赏金，二十两，三十两，四十两……嘿，你赏金越高吧，越是没人敢上去。有个过路的叫花子，饿好几天了，心想：“有什么呀，大不了是个死，与其饿死，还不如上这个当死个痛快算了。”于是压榨出仅剩的几滴力气，连扛带拽，把那根木头给弄到了北门。政府说话还真算数，当着众人的面，真就赏了这位伸手大将军五十两黄金。据说这哥们从此改行经商，生意是越做越大，后来的巨商兼相国吕不韦即为其后人。不过这就是野史了。

通过一系列的类似措施让老百姓见识到了政府的言而有信之后，卫鞅终于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6年）颁布变法令。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具体细节此处不拟赘述，只拣几例直接影响到卫鞅最终命运的举措加以评述。

时秦国地处僻远，教化远逊中原地区，“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即是明证。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文明程度极其低下，民众素质还远达不到能理解卫鞅法度的水平，以至于新法实施的第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上首都告新法御状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卫鞅并没屈从公众的压力，而是坚信“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针锋相对地出台了极其残酷的刑罚，以铁腕迫使老百姓就范。从户籍着手，将就近的每十家编为一“什”，每五家编为一“伍”，让大家互相监督，实行“连坐”——一什或一伍中有一人犯法，其他人连带治罪。对违反新法的人处以严厉的惩处，除已有的劳役、充军、斩首等刑罚外，又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不仅老百姓不能理解卫鞅的新法，王公大臣也多对新法持抵触情绪。首当其冲就是太子。新法出来没几天，吊儿郎当的太子就以身相试：我TM是太子我怕谁？他哪里知道他碰到的是一位举世罕有的硬骨头，而且有孝公在后撑腰。卫鞅曰：“‘法之不行’，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一咬牙，“将法太子”。后经孝公亲自说情，言道太子日后得即位为君，一个君王要是少了鼻子，没了耳朵，抑或脸上给文上了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这个……这个……说不过去啊。卫鞅这才让步，念太子年少，改为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给暴揍了一顿，公孙贾被脸上刻字。可叹这个公子虔，仗着是孝公的弟弟，不引以为戒，过了几年再次犯法，被卫鞅杀鸡儆猴，对其处以“劓刑”，割掉了鼻子。

就这样，卫鞅以铁腕逼着秦国上下一步步纳入自己的法制轨道。从根本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上说，卫鞅的变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代表着从腐朽的奴隶制度向先进的封建集权制度的过渡。尽管其用于保障变革实施的方法严酷到了没人性的地步，然而“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一跃取代魏国而成为头号强国，虎视东方，开始着手收回当年被魏国吴起攻占的河西之地。

二、作法自毙又如何

上天也赐给了卫鞅和秦孝公大展宏图的良机，一方面秦国由于卫鞅的变法，实力呈跳跃式增长，另一方面在魏国，败家子惠王他……他就是不死。上次的败家壮举是错过了大政治家卫鞅，这次又错过了大军事家孙膑，结果被田忌、孙膑所率的齐兵一败于桂陵，再败于马陵，损兵折将，太子被俘，国力呈现跳水式崩盘（详见本系列另一篇《孙膑》）。

消息传到秦，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时庞涓已死，魏国都找不出个像样的大将了，矮子里面拔大个，“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

高清PDF WWW.GQPDF.COM

昔卫鞅栖身魏国公叔痤门下的时候，曾和这位公子卬有过数面之缘。如今两军对垒，卫鞅就给公子卬射过去一封箭书，信说：“想当年咱俩称兄道弟，卡拉、桑拿、马萨基，啥没玩过？如今虽说各为其主，可小弟哪里忍心攻伐哥哥您哪？明儿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整个互不侵犯条约啥的。完了咱一醉方休，从此两下罢兵。”

公子卬于是带了几个随从就这么去赴宴了。老朋友见面，相谈甚欢，然后各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画押，再然后是灌黄汤。还没喝出味来呢，“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公子卬就这么糊里糊涂当了俘虏，卫鞅一边搜出刚签的协定烧毁，一边指挥秦军乘魏军不备实施突袭。魏军连指挥官都没有，打个屁呀？公子卬也够可怜的啦，这儿就不骂他猪头了。

魏惠王就这么“兵数破于齐秦”，迅速把点家底折腾干净了，“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与秦以和”。此公终于哀叹：“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还有什么用？晚了！

卫鞅因破魏而夺回河西之地大部，被秦孝公“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这便是后世称卫鞅为商鞅的由来。

与吴起相楚一样，商君的变法得罪诸多“宗室贵戚”，它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但商君的变法因为历时更长，因而也更彻底。作为变革执行者的商君，却逃不过与吴起相似的个人命运。

国子藏书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21年），商君的后盾孝公去世，“太子立”，为秦惠王。这伙人终于等到了报复商君的机会。想起当初商君拿他们处刑明法，这伙人就牙咬得咯咯响。没了鼻子的公子虔在惠王的授意下，率众诬告商君谋反，“发吏捕商君”。商君见势不妙，仓皇出逃。

却说商君仓皇出逃，直奔函谷关。一日天色已晚，人困马乏。于是找了户人家想歇息一宿再走。谁知这户人家并不识得商君，坚持让商君出示身份证件，并称：“‘商君之法’，留宿无证件的人要与借宿者一起治罪的。你赶快出示证件的干活，否则跟我去见官！”商君匆忙出逃，何曾来得及带证件？一看不妙，假装一拍脑袋：“呀，小人包袱尚在外面马上，证件在包袱里，容小人取来。”出了门，上马落荒而逃。

当夜只好露宿于野，一边冻得牙齿打架，一边喟然叹曰：“唉，想我卫鞅竟作法自毙如斯……”

商君历经艰辛逃到魏国，“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谁也不收留他。商君无可奈何，打算另投他处。已成了惊弓之鸟的魏人生怕放走商君而给强秦留下攻伐的借口，结果把个商君又轰回了秦国。

商鞅回到自己的封地，组织家丁负隅顽抗，哪里是他多年经营起来的秦兵对手？结果被杀死在郑国。秦惠王、公子虔等连其尸骨都不放过，将其五马分尸示众，并灭商鞅满门……

高清PDF
WWW.GQPDF.COM

司马迁评价商鞅之死，认为导致其灭门之祸的原因是他制定的法令过于刻薄寡恩，重酷刑而轻仁义，致使积怨太深。这种看法千百年来一直是主流，在本人看来，这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罢了，却并不深刻。

商君制定酷刑也好，拿太子老师试刀也罢，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最终目的是要推行他新的行政体制，刺激农业，发展军事，从而达到迅速富国强兵的目的。当初孙武子为明军纪也曾斩杀吴王宠姬，如何孙子就得到褒奖而商君就得到诟病呢？

那么不采用酷刑铁腕，而采用仁义教化，能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呢？答案是：能！然而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孝公、商君都是心智高明之士，岂不知仁义治国的道理？那他们为什么依然选择了酷刑铁腕呢？这从卫鞅初入秦之后三见孝公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一见孝公，卫鞅说之以尧、舜治国的方略，“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之“以禹、汤、文、武”的治国之法，孝公还是“未中旨”（不合意）；三见孝公，说以“强国之术”（即后来的变法强国之术），大合孝公口味，“语数日不厌”。

商君懂不懂仁义？尧、舜、禹、汤等先贤那都是仁义治国的典范！然均未被采纳者，孝公一语道破天机：“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要以仁义强国，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看看，要以仁义教化来振兴文明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秦国，恐怕需要“数十百年”的时间，孝公不能等乃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是好大喜功，然而秦国等得起吗？虎视眈眈的其他诸侯会安安静静地坐等秦国慢慢施仁政、善教化么？

秦国等不起！教化非一日之功，以圣人之术让秦国缓慢崛起，固然能够让百姓、官员更乐意接受，商君也不至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然而如此一来，秦国可能等不到富强的那一天就已然为他国所灭了！

商君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然明白他的“强国之术”必给自己招来骂名了，在三见孝公之后，他就叹息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商君在黥太子师、劓公子虔的时候也想到了会因此而招致报复，然而他依然义无反顾。可以这么说：商君以自身及其家族的生命为代价大大缩短了秦国的强国历程，使秦国迅速立于不败之地，为最终吞并天下打下了基础。

国子藏书

即使是从当今的眼光来看，商君的许多做法也值得推崇。比如政府取信于民，总比出尔反尔、朝予夕夺强；比如王公贵族犯了法也要受刑，总比明哲保身、官官相护强。商君逃亡途中投宿，那户人家依法而不纳，恰恰说明了商君的成功，何叹之有？如果临时组建的家丁能打败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正规部队，那才是他真正的失败！

正是：恩威善恶我自知，笑傲生死寻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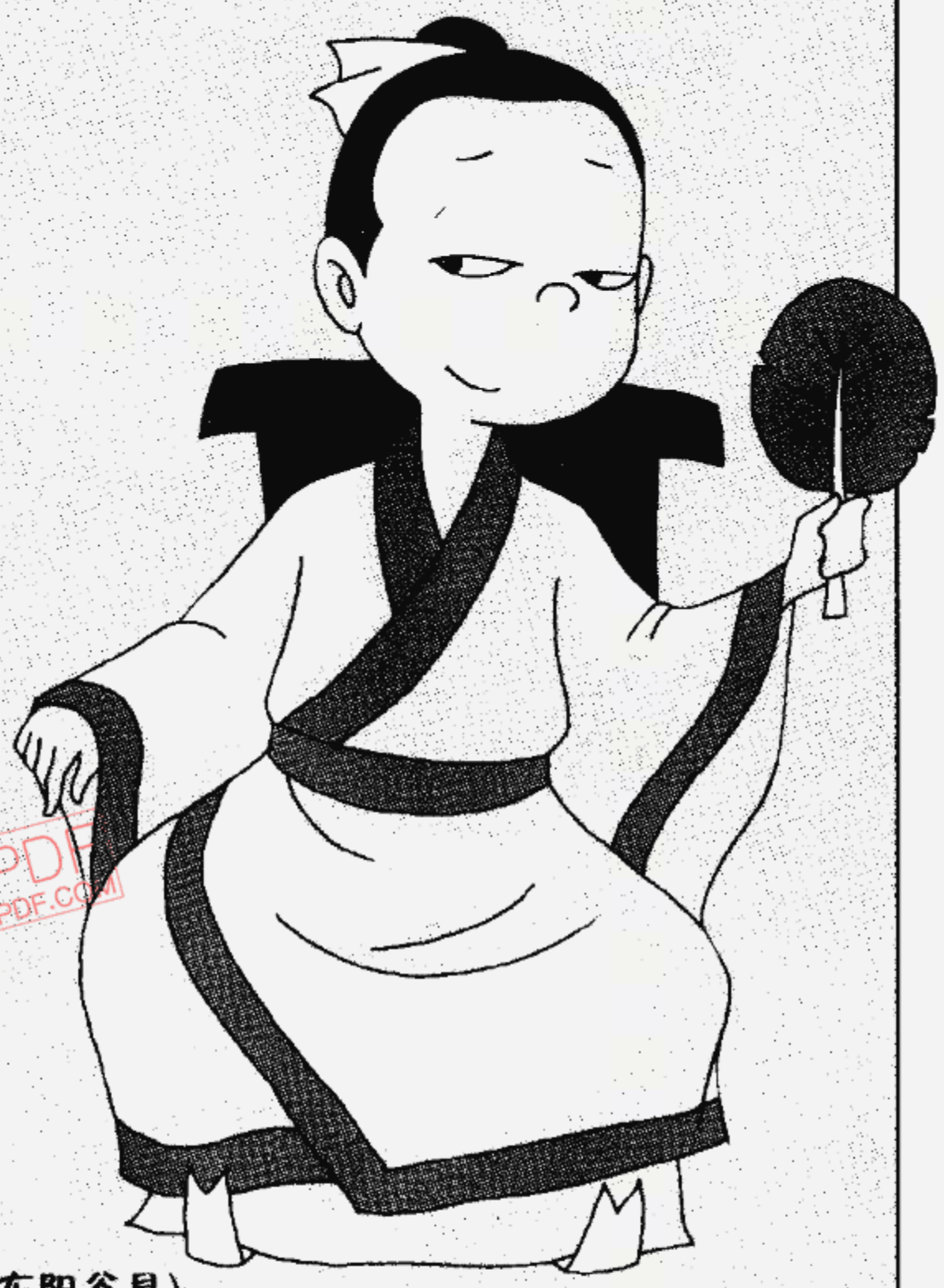
以此向商君及其家族致敬！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孙膑



姓　　名：孙膑
性　　别：男
籍　　贯：齐国阿(今山东阳谷县)
学　　历：鬼谷子门下毕业
职　　务：军师(总参谋长)
家庭出身：军人世家
生　　卒：不详
特　　长：军事，著有理论名作《孙膑兵法》
座 右 铭：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
主要经历：1.公元前363年～公元前358年相传与师弟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
2.公元前357年～公元前356年在魏国受诽被处膑刑，装疯卖傻
3.出逃回齐国，先在田忌处做门客，一场赛马中露脸后当齐国军师。桂陵之战成功围魏救赵，马陵之战大败魏国，战果累累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一、如此同门之谊

就在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的第一年（公元前356年），东方的齐国进入了齐威王时代。早在威王即位之前，相邻的魏国经李悝、吴起的治理已然傲视群雄，尚为太子的齐威王时时感受到来自强魏的威胁，所以威王一上来就把强齐弱魏列为战略重心。

齐威王是个明白人，清楚人才才是强国之本，一上台就大刀阔斧整顿官场。首先是严明赏罚，亲自考察官员的政绩，对政绩显著者，重赏；对文过饰非者，烹杀——又一狠角儿。同时礼贤下士，招揽可用之才，把人才真正视为国之重宝，对于举荐人才的官员予与厚待。一代军事奇才孙膑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被人携至齐国。

孙膑是兵家始祖孙武的后代，原名不传，后因受膑刑（剔除膝盖骨）而得名。自然，说起孙膑，就不得不提他这位“膑其骨”的师弟庞涓了。相传孙膑、庞涓均为齐国人，曾同师鬼谷子先生学习兵法。不过这个说法值得怀疑。因为鬼谷子先生的强项并不是兵法，而是精于纵横之术（关于纵横术见本系列另一篇《张仪》），也就是辩论啊、外交啊什么的，与用兵之道隔得远了点，难以相信他能教出孙膑这样的军事大家，况且也没人说过孙膑口才如何如何、如何能言善辩。不管怎样，孙膑与庞涓是一师所带的师兄弟，这一点当无别论。

庞涓虽是师弟，出道却比孙膑早些，“事魏”，官拜魏惠王的大将军。此人领悟力一流，自视也高，然而学艺期间他师兄孙膑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却总在他之上，连庞涓也“自以为能不及孙膑”。孙膑看上去老实巴交，一点也不像很聪明的样子。庞涓想不出孙膑比自己厉害的道理，便猜测孙膑有从祖上秘传下来的“私货”，谁让他祖上是孙武孙老爷子呢？

当上大将军之后，庞涓对孙膑的“私货”念念不忘，坚信只要从他师兄

手里取过来研读一番，凭自己的资质，水平必居师兄之上，进而天下无敌。于是乎魔由心生，派人去招请孙膑，说：分手日久，很是想念，奈何军务繁忙，脱不开身，烦请师兄移步魏营一叙，师兄弟见见面、侃侃山啥的。

看起来孙膑确实有点老实巴交，丝毫没怀疑这位师弟的“良苦用心”，就这么欣欣然进了魏营。师兄弟见了面一讨论业务，庞涓惊诧于师兄的用兵见地又上新台阶，嫉妒得连毫毛都是酸的，生怕师兄一个不小心被人发现而任用，那会儿哪还有我庞涓的汤喝？于是恶从胆边生，诈称孙膑是奸细，对师兄处以膑刑。废了他两条腿还不算完，又在他脸上文上黑字——如此对待师兄，只能评他四个字“丧心病狂”！

庞涓这么做，无非是“欲隐勿见”，目的就是要让孙膑不再抛头露面，以免被人发现而任用，否则孙膑是敌是友都没我庞涓的好果子吃。另一方面，留着孙膑一条命，继续索要也不知道是不是实有其事的祖传私货。

孙膑轻信师弟而致其祸，完全可以理解。各位设想，如若某一天你的同学殷勤相邀，你会前往么？

孙膑虽为人诚实却不是傻瓜，为了麻痹看守他的魏兵，孙膑开始装疯，直至嚼咽马粪的地步。也曾拦驾魏惠王欲诉冤屈，卫士们回了一句：“那是个获罪腿残的疯汉”，魏惠王即避之唯恐不及，就这样又与一个旷世奇才擦肩而过。

后来有个齐国使者到魏国送礼，鉴于齐威王对贤才推荐者的一贯厚待，如今的齐国官员们走到哪儿都是俩眼瞪得溜圆，看看能不能瞄着几个可用之才送上去捞点外快，这位齐使也不例外。孙膑于是利用装疯换来的守卫松懈的机会去见齐使。这位齐使倒也有些眼光，并不以孙膑身残貌败而拒之门外，而是给了孙膑一个自荐的机会。于是孙膑“说齐使”。这位齐使对用兵一知半解，不过孙膑的老祖宗孙武帮了他的大忙，听说他是孙武之后，“齐使以为奇”，偷偷把孙膑藏在运马匹草料的车里运回了齐国——感谢上苍，终于跳出火坑了。

进入齐国之后，这个齐使找到大将军田忌，想让田忌帮着鉴定一下孙膑到底是真才实学还是为了活命而攀龙附凤。田忌自己是搞军事的，当然识货。和孙膑没聊几句，就捧出一大包银子把那个齐使打发了。孙膑呢？被田忌自己留着了。

孙膑从此成为田忌门客。同样是在军界混的人，同样是深知自己才不及孙膑，庞涓废人腿、黥人面，而田忌“善而客待之”。人品高下，一目了然。

那田忌为什么没有把孙膑直接荐与齐威王而是让他暂为门客呢？这有个

缘故，时养士之风渐起，各达官贵人，都去社会上搜刮一些小有本事的无业游民养起来，称作门客，以期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当时官吏选拔制度不健全，有点野心的人先给人做门客借主子的推荐而入仕的大有人在。自然，如果门客里偶尔能出几个大才，主子脸上顿时也贴满金纸，极有面子。

田忌是大将军，将孙膑以自己门客的身份荐于齐威王，显然是有利于其政治资本的积累的。另一方面，让孙膑在齐国先呆一段，积累点知名度以后再荐给齐威王，获得重用的机会也会大增的。所以说，田忌，是个明白人。

好在孙膑没花多少时间就引起了齐王的注意，这就是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这个人，爱赌马，经常和威王、王子们赛马赌钱。王子们的马也还罢了，威王乃一国之君，想搞几匹好马自然比田忌容易些，所以与王赛，田忌罕有胜绩。结果孙膑看了几场赛事以后，就胸有成竹地告诉田大将军：“将军尽管下重注，‘臣能令君胜’。”

如今对孙膑的话，田忌是深信不疑了，结果赌注就从百两一跃而上千两了。那些王子们，谁都以为财神爷大驾光临，一个个掏尽箱底也要搞到银子跟注押威王赢。看看马赛即将开始，马匹入场，田忌就骑马到孙膑的帷帐车前问计。

孙子说："不是分上、中、下三档马赛三场吗？臣观察过了，在同一档上，将军的马虽比不上大王的马，但也相差不是很大，咱如今换个玩法，'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将军以为如何？"

田忌哈哈大笑，由衷大叫"高明"。比赛过程就不说了，反正田忌当天最后是挤在孙膑的车上回府的。他的马呢？在后面驼着赢来的银子呢。

别小看了这么一场赛马，它展现了孙膑高深的避实就虚、放弃局部、确保整体的军事思想，不是一般人首创得出来的。齐威王也是个明眼人，并不为输了大把银子而沮丧，而是连夜招田忌入宫，追问帷车中所坐到底是何方高人，"于是田忌进孙子于威王"。

威王迫不及待："那还等什么呀？走，这就上你家去。"

田忌曰："臣知大王何以深夜相招，孙先生已在宫外相候。"

威王大喜："既然来了，何不一并进来？"

田忌曰："禀大王，孙先生为人所害，双腿已残，行动不便，且面黥黑字，臣恐惊了圣驾……"

威王一边着人去抬孙膑入见，一边骂田忌乱弹。等孙膑入见，"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立刻拜孙膑为师。当夜留孙子彻谈，打发田忌独自回去，顺便"建议"大将军捐款以扩军，谁让你白天赛马赢了那么多呀？

孙膑自此成为齐王重臣，职位相当于总参谋长。因为行动不便，难以直接参与军事操作，加上面目已毁，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不愿示人，所以孙膑相当的低调，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实则在这一段时间的齐军，从征召到训练，从调动到驻扎，无不在孙子的授意下进行。

要说庞涓用兵水平也不差，毕竟是孙膑的师弟嘛，加上吴起训练"武卒"的办法在魏国还在沿用，魏军战斗力居高不下。这不，庞涓在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4年）率魏兵攻赵，打得赵国连首都邯郸都丢了，时赵成侯当政，是一边仓皇奔逃，一边派人到齐国求救。

二、跟我斗？别傻了

却说赵国求救于齐，齐国得到消息，是救是不救有点两难：救吧，魏军太强，可能赵国没救成，自己也搭进去了；不救吧，万一赵国灭亡，土地并入魏国，魏国会更强大，图谋齐国那是早晚的事。想起这些年在魏国的威慑下过日子这个不爽，齐威王决定冒点风险出兵救赵。

国子藏书

国子藏书

派谁领兵呢？这还用说？“齐威王欲将孙膑”，孙膑却苦笑着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臣受过酷刑，活动不便，且面目狰狞，不可以为主将。田忌将军治军日久，声望日隆，可为大将，臣愿为军师随行，以报主恩。——一如既往的低调，且吃水不忘挖井人，好！

且说大军整装待发，田大将军钻进特意为孙膑定制的带帷幔的车中问计。

忌：“先生见识过魏军，据先生看，齐军较魏军如何？”

膑：“尚不如也。”

忌默然良久，曰：“不如则何以为战？”

膑笑曰：“将军之马较齐王之马如何？”

忌释然：“今待如何？”

孙膑展开一张地图：“将军请看。魏攻赵，赵国并非弱不经风，如今被打得邯郸不保，可见魏国的精兵锐卒都已远赴赵地为战，留下来担任守卫者，不过老弱病残而已。将军何不‘批亢捣虚’，引兵直入魏地，作势攻击其都城大梁。庞涓知国都空虚，必回师相救，如此赵国之围自解。庞涓回师，急欲回护大梁，必抄桂陵近道。若我等又舍却大梁，改向西北，于桂陵设伏，将军以为如何？”

这便是成语“围魏救赵”的由来。后来战事的发展完全如孙膑所料。庞涓闻都城告急，率八万精锐从赵国回师，经由桂陵，被埋伏于此的齐兵杀了个措手不及，狼狈败回大梁。由此也可以看出魏军战力确实高出齐军一等：一来魏军是遇伏击而仓促应战，准备不足；二来魏军急行军回师，人困马乏。可魏军应付数量相当、以逸待劳的齐军，依然得以保全大部，撤回大梁。

有鉴于此，加上齐军救援赵国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是故齐军未作久留，凯旋回齐。就因为齐军的迅速撤离，倒给魏军上下造成了齐军怯弱的假象，为后来的马陵之战埋下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国因为威王的任人唯贤而悄悄崛起，魏国则由于人才的大量外流而逐渐衰落，借助一场荡气回肠的经典战役，齐威王终于彻底搬倒横亘于自家门前的大山魏国，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这就是历来为兵家称道的马陵之战。

在桂陵之战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341年），魏国自恃强大，又去欺负他的另一个同胞兄弟韩国。韩国大约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自然抗不住魏国的全力相击。没奈何，派人“告急于齐”。齐国故技重演，“使田忌将而往”，再次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

“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把个庞大将军气得牙根痒痒：“你他妈干

国子藏书

嘛老跟老子的都城过不去呀？”听说庞涓已然挥师东向，田忌又坐到了军师孙膑的帷幔车上。

忌：“今者咱们折向何方？何处设伏？”

膑：“这次么，咱们哪儿也不折，咱们逃！”

田忌知道军师自有妙策，是以听军师说要开逃也并不吃惊，只是静待其下文。

孙膑续曰：“自吴起强魏以来，魏兵素以悍勇而闻名，尤其看不起齐兵，以为齐兵怯弱不堪击。‘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咱们如今就利用一下魏兵的这股骄狂气焰。今且作闻风而退状，魏兵必以我为怯而倾力相追。兵法说：‘百里而趋利者而蹶上将军（急行军百里而与敌军争利者，会折损掉上将军），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急行军五十里而与敌军争利者，有一半的士兵就会掉队）’，今日我军开始后撤，动身前砌十万人做饭的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

田忌会意，连称高明，自去调派不提。

庞涓回到魏都大梁，却探得齐兵已然开溜，以为报桂陵一箭之仇的机会来临，极力主张将兵追击。魏惠王在都城两次被吓得尿了裤子，这次也想出口恶气。于是集中魏国精锐部队，并让太子申也随军历练，以积累资本。庞涓就这样率领大军，气哼哼地向东追杀。

有了上次桂陵的教训，庞涓刚开始还小心翼翼，生怕又中了埋伏。待得探子不停来报“十万灶”、“五万灶”、“三万灶”，庞涓不由得心里一宽，得意地笑道：“‘我固知齐军怯’，听说本将大军来追，三日之内，齐军溜掉的士兵就超过半数了。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这一得意不打紧，庞涓扔下粮草辎重，只率轻装骑兵就拚死命地往前追，结果是累死的累死，掉队的掉队，开溜的开溜，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

孙膑一边“撤”，一边估算庞涓的行程，断定庞涓当天晚上能赶到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是设伏的理想地带。田忌、孙膑令部队停止退却，将路旁一棵大树剥下树皮，露出白树瓤，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

“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发下号令：但见树旁有人举火把，就万弩齐发，殆误者斩！

且说庞涓拼死相追，“果夜至斫木下”，夜幕中，朦朦胧胧看见树上有字，就让人搞根火把来照照亮。不曾想“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齐发”，但闻弓矢声、惨叫声、马嘶声响彻山谷。魏军大乱，彼此不能相顾，几乎死伤殆尽。

庞涓率数十残兵往来路败走，但听得一声呐喊，前面灯火齐明，一彪军拦住去路，为首乃大将田忌。只见田忌一挥手，齐军安静下来，两下分开，中间缓缓走出一黑幔马车。黑幔开处，火光下但见车中端坐一人，却是满脸黑字的孙膑。

孙膑凝视庞涓良久，缓声问道："庞师弟，还认得我么？"黑幔复闭，幔中传来一声长叹，无限的伤感、无比的惋惜，尽在这一叹之中……

"庞涓自知智穷兵败"，就算插上翅膀也逃生无门了，"乃自刭"。抹脖子之前犹恨恨连声："遂成庶子之名（你小子终于成名了）！"——至死也不知悔悟！这世上有些人啊，就算死了，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庞涓自裁之后，孙膑欲将其尸首带回齐国安葬，田忌自满口答应。一面着人敛尸，一面调兵遣将回头痛击被庞涓拉下的后续部队，"齐因乘胜尽破魏军，虏太子申以归"，连魏太子申也被齐军俘获。

大军返齐之后，孙膑再三请田忌先行，言自己带几名跟随多年的卫士觅地安葬师弟后再赶来齐都会合领功。田忌应允。却不料孙膑再也不曾出现过，虽经多方查探，连同其卫士，竟不知所终。致使一代用兵大家，卒年竟不可考，憾！

不管怎样，在孙子的帮助下，齐国终于崛起东方，与西秦两强相望。魏国经马陵之战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有强国风采。后又被商鞅趁火打劫，夺去河西之地（详见本系列另一篇《商鞅》），文侯、吴起当年为魏国打下的基业就这样被武侯、惠王迅速败光。

推究起来，人才流失是魏国迅速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赫赫有名的吴起、商鞅、孙膑居然无一例外地是从魏国出走的。魏惠王晚年，终于有所觉悟，自责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并"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奈何为时已晚，相邻的虎狼之秦哪里容你有喘息之机？魏惠王死后，其子襄王在秦国连年征伐之下几无还手之力，曾经雄踞中原的那个巍巍魏国一去不复返了。

推究孙膑的为人，虽于用兵一道机变百出，然与人相处却谦逊实诚，所以他会被庞涓轻易以师门情谊骗倒，这也是庞涓始终不服孙膑的原因所在。对于仕途，孙子并不热心，是以师弟都是大将军了，他还是白丁；是以他前有谢不为将，后有隐而不功。其助齐王、田忌者，一者是为了庞涓这厮，二者是为了答谢知己之恩。如今毕其功于一役，效法其祖孙武隐身而退，恐怕是他必然的选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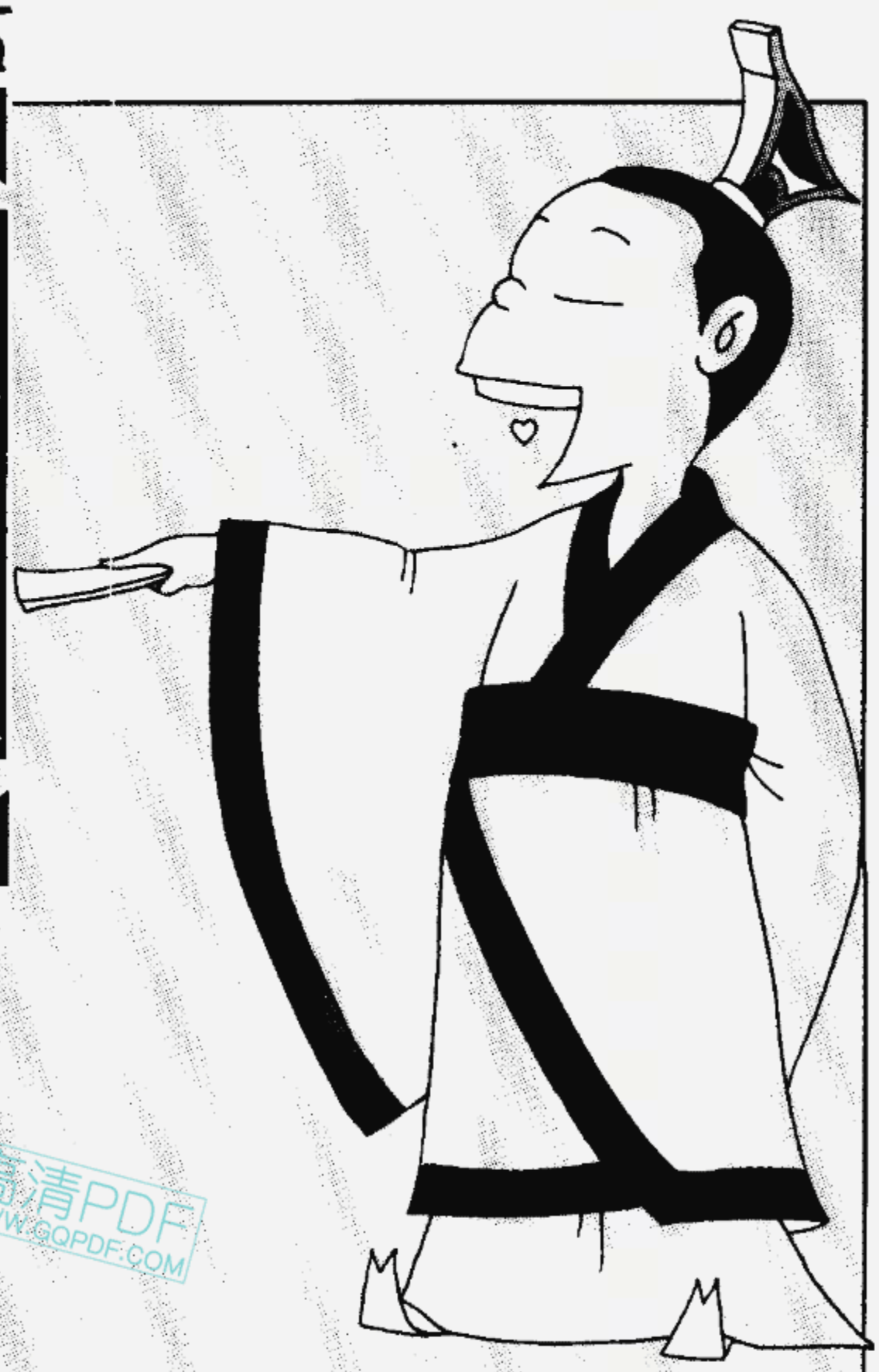
正是：涕零明主知遇恩，不齿同根相煎急。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张仪

Zhang Yi



高清PDF
WWW.GQPDF.COM

姓　　名：张仪
封　　号：武信君
性　　别：男
籍　　贯：魏国
学　　历：鬼谷子门下毕业
职　　务：相国
家庭出身：贫农、无业游民
生　　卒：？~前310年
特　　长：公关
座 右 铭：一把好嘴闯天下
主要经历：1.与苏秦同师从于鬼谷子
2.公元前338年~公元前310年，在秦国发展，出使魏、楚、韩、赵、燕，官至相国，致力于连横的游说，到处卖嘴皮，当说客，极有成效

国子藏书

一、留得舌头在，何愁没架吵

随着魏国的衰落和齐国的崛起，在战国时期风行诸侯的两个词汇开始粉墨登场，一曰“合纵”，二曰“连横”。先来看看什么叫作合纵，什么叫作连横。由于强大的西秦和东齐都开始以中原地区作为自己的图谋方向，使得处于遭夹击态势的三晋（赵、魏、韩）急谋出路。如果哥仨联合起来，甚至北连燕、南合楚，以便东拒齐或者西抗秦，这就称为“合纵”，大概是因为在以北方朝上的地图上，这种联合是纵向排列的吧？反过来，如果某个或者多个弱国与秦国或者齐国联合起来而和另外的诸侯过不去，这就称为“连横”。

不过到了战国晚期，由于秦国取得了对东方诸侯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的意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东方六国合力抗秦就称为“合纵”，秦国联合任何诸侯国对付其他的弱国都称为“连横”。

伴随着合纵连横策略的出现，一批所谓的“纵横家”也应运而生，说到底他们是一批谙熟时局，且口才超群的说客，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也混得一个个出将入相。以鼓吹合纵而发家的最著名的就是苏秦了，而以连横致富的就莫过于张仪了。

张仪是魏国人，相传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是同门师兄弟。说这哥俩是鬼谷子先生的弟子，比附会说孙膑、庞涓是鬼谷子先生的的徒弟要可信得多了，因为鬼谷子先生就是精于辩论技巧的。自然老先生也精通教育，要不然能教出这么牛的弟子？搁在当世就算没文凭也得当教育部长。

张仪学成之后，到各国去耍嘴皮子游说，想混个一官半职，屡屡失败，直混得倾家荡产，还落了个品性不端的臭名。不过这哥们百折不回的韧劲确实值得佩服。据传到楚国面试的时候，刚好楚相丢了块玉佩，大家本着“饥寒起盗心”的常理就怀疑上了衣衫褴褛的张仪，抓住张仪就一通狂扁。

张仪满脸青紫，一张嘴巴张开了就合不上，合上了就张不开，但是就是

宁死也不承认。楚相没辙，只好放了他。他老婆一边给他擦洗血迹，一边心疼地嘀咕："早让你别干这读书游说的营生了嘛，瞧这日子还怎么过哟。如今连门牙都活动了。"

张仪忍痛张开嘴巴，对他老婆说："核头还爱木爱？"（舌头还在不在？）他老婆见他都这副德行了，也忍不住破涕为笑："舌在也。"仪曰："留勒核头爱，木怕没架巧"（留得舌头在，不怕没架吵）——真佩服他的执着。

后来张仪为秦相之后，数次拿楚国开涮，一方面是为了秦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为了这段冤案？有据可查："张仪既为秦相，为人檄告楚相曰：吾始从若欢，我不盗尔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说当初我何曾偷你什么鸟玉佩？你他妈把我那通狂扁，如今你好好看着你的国家吧，我回头就来偷你的城池了，你又能奈我何？

张仪在东方游来说去，鼻子都碰扁了也没捞着啥好处，"念诸侯莫可事"，"乃遂入秦。"

最终选择秦国有他的道理，仔细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用人，只有秦国始终对外来人才持欢迎的态度。其他的诸侯国，偶尔有个把明白君主，可往往是只要这哥们一死，他的下一任立马就对外籍人才说No。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恐怕也是秦国最终胜出的原因之一。同样是除了一条巧舌别无其他，张仪在楚国是受诬遭笞，在秦呢？"（秦）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这个秦惠王就是九年前将商鞅五马分尸的那位，何以如今又如此厚待同样出自魏国的张仪呢？有个缘故，商鞅变法是重内政图自强，张仪却相反，他是搞外交图诸侯。商鞅的内政确实损及了一些惠王（其时尚为太子）的私家利益，张仪的外交却只会让这群王公大臣们欢欣鼓舞，所以张仪在秦国获得的支持比商鞅当年要广泛得多。

张仪任客卿不到一年就初露锋芒。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秦国继续欺负日益衰落的魏国，派公子华将兵围困魏国的蒲阳。张仪因为刚刚来自魏国，熟悉魏国的地理人文，被秦惠王委任为随军参谋。魏、秦之间的军力对比早非吴起时代可比，没几天，蒲阳就落入了秦军手中。极善机变的张仪马上抓住机会开始展示其纵横大才。

张仪先是劝秦惠王把刚刚到手的蒲阳城还给魏国，秦惠王说啦："凭什么呀？我死了那么多人才抢过来的，我容易吗我？"架不住张仪巧舌如簧，循循善诱，最后是惠王不仅同意归还蒲阳，反而追加投资，"使公子繇质于魏"，让张仪出使魏国，还带着公子繇去魏国做人质。张仪终于开始了外交生涯第一票。

国子藏书

张仪到达魏国，说秦国要归还蒲阳，并追设人质，把个魏襄王感动得呜呜咽咽，定要摆酒三日，款待张仪。

张仪看看魏王喝得差不多了，就问了："秦王待君如何？"魏王迷迷糊糊："跟俺亲爹差不多吧。"张仪又说："既如此，如今秦王送还蒲阳，您是不是也该意思意思，以示礼尚往来呢？"魏王醉眼惺忪："请先生教我。"

张仪说："人与人之间送礼首推珠玉，国与国之间送礼首推土地。您何不把上郡和少梁回送秦国，以示真诚？如此一来，秦魏两国就是亲密无间的同志了。咱们两家合伙，哪还有别人的戏唱？啥？您也热爱土地？这个好办，咱俩合伙，尽管去别的诸侯那儿去取呀。到那时候呐，您收回来就远远不是区区上郡和少梁了。"

一来秦国力强，与秦合伙，前途无量；二来张仪善诱，天花乱坠；三来魏王醉酒，脑子短路，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就这么稀里糊涂换了主人了。吴起时代夺取的河西之地，至此全部回到秦国手中。

张仪回到秦国复命，秦惠王大喜过望，决定首次在秦国设置相国一职，并让张仪担当第一任，地位超过了由商鞅设立的最高行政长官——大良造。

接下来的两年里，秦惠王对张仪的至上信任引起了诸多臣僚的嫉恨，这里头又首推本为大良造的公孙衍（犀首）和同为策士出身、来秦国淘金的陈轸了。公孙衍自然是因为大权失落，这可以理解：明明我是总理，您非得忽然在我面前另设置一"大号总理"，居其位的居然还是这么个毫无资历的菜鸟，什么意思嘛！陈轸则是因为前景渺茫：因为张仪已经上去把着高位了，除非张公子英年早逝，要不然啥时候才轮得上我呀？

高清PDF WWW.GQPDF.COM

这哥俩一合计，一致认为：此处不用爷，自有用爷处！于是公孙奔魏，陈轸奔楚。

公孙衍一到魏国，马上和张仪唱反调：你不是要和魏国连横吗？本大爷偏让魏国与别人合纵！魏襄王本就是个耳根子软的人，加上张仪当初鼓吹的从别的诸侯国"取"来补偿上郡、少梁的地盘迟迟未能兑现，于是在公孙衍夜以继日的唾沫星子下，魏襄王又放弃了连横而投向合纵。再经过公孙衍年余的游说，魏国终于与韩、赵、燕、中山结成同盟，相约一方有难，四方支援。看来公孙衍的口才也是一流的。

秦惠王很不高兴了，找来张仪商讨这事。张仪一看自己的连横策略要泡汤，那秦王对自己的信任还不得流水落花？那股子狠劲一发作，对秦惠王说："请允许臣辞去相位入魏，不摆平他丫的誓再不为秦相！"

国子藏书

二、一舌能当百万军

张仪入魏以后，找到魏襄王，立马机关枪一样的一通训。原文甚长，此处只述其大意：“一、您以为搞个啥鸟合纵就底气足了？就高枕无忧了？‘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即使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为争钱财还撕破脸皮呢。请问您那些合纵弟兄们，至今可表现出一点诚意？他们有像秦国那样还您土地吗？有把儿子送您这儿当人质吗？您真的落了难，他们不出兵相助，您拿什么敦促他们？

“二、秦国强大，有目共睹，秦魏又是邻国，您整天去和那些二等残废们混在一起而放弃强秦，惹毛了秦国，秦国如果举兵攻伐，您算算打到您的卧榻跟前需要几天啊？您那些阿哥阿弟们来得及过来罩你吗？

“三、您不就是嫌本人上次所说的从别人那儿抢地盘的事儿没兑现吗？那我告诉您，‘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楚国地皮多不多？楚国地盘虽大，‘而实空虚’，‘其卒虽多’，可一打仗个个争当溜兵贱将。咱们这就合伙去打他，‘胜之必矣’，然后割他的地来填您的腰包，几个上郡赚不回来啊？”

魏襄王给训得一愣一愣，想想张仪的话也大有道理，而且这次比上次更明确地指出咱们去楚国打劫。楚国地盘之大，连俺刚纳的第八房王妃都知道了，看来大有指望。于是乎这位魏襄王一抹脸又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为连横大唱赞歌，直把个公孙先生气得吐血数升。

“张仪归，复相秦”。接下来也该兑现诺言，给楚国一点颜色瞧瞧了，否则对魏王没法交代，再说当年在楚国相府挨揍那段冤案，也该讨还点利息了。谁知道跑到楚国去了的那个陈轸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知道张仪迟早来打楚国的主意。心话：“你他妈会搞连横，难道俺就不会？”于是说动楚怀王与齐国联盟。时齐国强大，几可敌西秦，齐楚联盟，实力明显在秦魏同盟之上，要想动楚国，就得先拆开齐楚同盟。

张仪成心与陈轸一较高下，乃故伎重演，主动申请出使楚国。张仪如今贵为秦相，楚怀王也不敢怠慢，“虚上舍而自馆之”，直接入住五星级宾馆，并设晚宴为张仪接风——看看，饭桌上谈生意，自古如此。

张仪深知对付魏襄王那一套肯定是不灵了，为啥？那套说辞，陈轸同志肯定都对楚怀王念叨九十九遍了，不过就是把“秦”换成“齐”、把“楚”再换成“魏”啊“宋”啊啥的，要不然楚、齐怎么穿上连裆裤的？所以张仪一上来根本不跟你丫废话，直接利诱：“秦王派臣来，无非是想和大王修好。

国子藏书

大王若能‘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并秦美女百名，以表鄙国与大王永结同心的诚意。”

楚怀王一听，立马晕了菜：“寡人与齐国连横了半天，甭说土地六百里，连六百个泥球也没连过来，倒搭进去酒宴六百桌。美女？更别提，为了巴结齐宣王，哪次节假日送礼不得搭上几名楚女？哪像人秦王这门拿寡人当亲兄弟呢？同样是连横，东连不如西连。”就这么着，“楚王大悦而喜之”。

一群马屁精臣属都起身道贺，唯独陈轸满脸青霜，一言不发。楚怀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而得六百里地’，你他妈哭丧着脸给谁看呀？”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不是因为咱们有多帅，而恰恰是因为咱们与齐结盟。‘今闭关绝约予齐，则楚孤’。秦国人脑子里又没进水，凭啥给咱们六百里地呀？张仪这个厮，臣了解他。他回到秦国，‘必负王’，您能拿到那六百里地就怪了。到那时候您发现上了当还会与秦结盟吗？可您又已然宣布与齐国断交了，齐国也会为此而恼火，您这不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楚怀王大怒：“你他妈闭嘴！谁不知道你与张先生有宿怨？你就等着看我收六百里地的大礼吧。”

宴会就这么散了，陈轸不甘心自己的连横心血毁于一旦，又连夜找到楚怀王提了一个退一步的方案：“咱们表面上与齐国断交，暗地里还和齐国通好，并派人跟着张仪入秦。秦国果真把六百里地划归楚国，咱们再真正与齐国断交不迟。否则，咱们还有与齐国复交的余地。”结果呢？楚怀王只采用了陈轸建议里的一点点，那就是“使一将军随张仪”入秦接收土地，其他的方面却与陈轸对着干，干净利索与齐国断交。

张仪至秦，假装不小心一个大马趴从车上摔了下来，并声称把心脏摔进腹腔里了（真有本事！），一连三个月都不上朝，自然也就没法议定赠地的事情。楚怀王闻之，自然不相信什么摔伤需要修养三个月之久。这哥们一琢磨：“张先生莫不是嫌寡人与齐国断交得不够彻底？”脑瓜子一热，派了个勇士就跑到齐国都城门口把齐国君臣骂了个底儿掉，末了还拿出楚国的符节一通显摆，好让别人知道俺来自楚国，是授意于楚王。

把个齐国气得恨不得点楚怀王的天灯。张仪看到齐楚联盟彻底瓦解，终于“伤愈”复出，跟那个从楚国跟来的将军说：“贵上言而有信，鄙人也不失言。这是鄙人的封地六里，您这就拿回去复命吧。”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楚国将军一听，赶忙提醒："不对吧，应该是'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何曾听说过什么六里？"张仪肉笑皮不笑："俺摔跤摔的是心脏，不是脑袋，没有失忆啊。自己说的话难道自己还不清楚？自然是六里，何来六百里之说？"

这次轮到楚怀王气得要去刨张仪家的祖坟，趴在床上："寡人……寡人……"半天也没寡出个所以然来。如陈轸所料，与齐国恢复同盟的可能性也没了，楚怀王真的混成"寡人"了……

楚怀王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一个着急上火就要发兵去找张仪讨个说法，陈轸也不亏是连横的高手，反劝楚怀王："'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咱不能连横齐国，那就割点地连横秦国，拉着秦国一同去攻齐，反正您已经连人家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这样子呢，堤内损失堤外补，'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如此大王的江山或许还能保全。"

楚怀王哪里听得进去？急于用武力去找回面子，结果楚军遭到蓄谋已久的秦、魏联军的迎头痛击（丹阳之战），全军覆没，主将被杀。秦、魏如愿取得楚丹阳、汉中之地。楚怀王还不甘心，又增兵发动第二攻击波，结果再败于蓝田。楚怀王这才害怕了，割了两座城池才让秦军停止攻击。诚如张仪所言，与秦军相比，楚军的战斗力低得可怜，魏国还真就从楚国捞到不少好处。

三、找个暖窝养老去

楚国被揍得没了脾气之后，又过了几年，秦惠王觉得实在不能忍受齐国强大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相国张仪再次祭出连横法宝，主张联合齐国以外的其他诸侯国共同对付齐国。别人都好说，只是那个曾经被咱们痛扁的楚国如何会甘心与秦合伙呢？为此秦惠王派人去探楚怀王的口风，说："要不我割片地给您消消气？等您气消了咱们再合伙去抢齐国吧。"

楚怀王兀自为受张仪的愚弄而耿耿于怀，恨恨地说："寡人地大物博，不稀罕你的地皮。只要您把张仪这厮交给我，我愿意拿黔中之地来换。"这话带到秦国，秦惠王哪里舍得送张仪入虎口？张仪倒胸有成竹主动请行："如今'秦强楚弱'，臣捧着大王所赐的符节而使楚，那就代表着大王您，'楚何敢加诛'？就算他丧心病狂要了臣的命，但以臣这把老骨头而使大王获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不管怎么说，这股子气魄令人佩服！

张仪胆子大，却不鲁莽，尚未至楚就派人先行，金银珠宝去贿赂那个与张仪有过数面之缘的楚臣靳尚。原来这个靳尚，小白脸一个，职位并不高，却与楚怀王的夫人郑袖有点不清不楚，自然楚怀王是戴着绿帽而不自知的。俗话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收到张仪的大礼包，靳尚就开始筹划。

张仪一到，楚怀王哪里管你是什么秦国使节，立马就给扔进了班房，只等个好日子开刀问斩。那个小白脸就跑去做楚怀王夫人的工作："我说宝贝儿，你得楚王宠爱的日子大概不多了。"郑袖白他一眼曰："好好的，咒我干嘛？"

靳尚说："大王今天扣押了一个秦国来的使节，这人叫张仪。秦王可是一直把张君视为臂膀的，一听你老公要杀他，慌了手脚，打算以上庸六个县的地盘外加秦国头号美女莉秀河送给你老公。你老公那个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来人家比你年轻漂亮，二来人家的陪嫁是大片的土地。你老公因为感激秦国，还不把对你的宠爱尽数转移到这位莉小姐身上？那时候你还能住冷宫、啃冷馍就不错了……"

直听得郑袖冷汗直冒、俏脸煞白："不成，本夫人决不能让这等不讲人权的惨剧发生！""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大王何必为了张先生曾经相欺而不悦？'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又不是故意针对大王您个人的。再说秦王对大王您看重得很啊，您看您许诺的黔中之地还没划归秦国，秦国就把张先生给您送来了。您要是杀了张先生，黔中之地就不得不划归秦国了，否则

国子藏书

您就是受礼而不还，是失信于诸侯。‘秦必大怒而攻楚’，如果是那样，妾愿带着孩子回江南老家，再也不要和你过了。”

这位楚怀王啊，看起来啥毛病都占全了，现又加上惧内。在郑袖这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之下，加之又确实舍不得黔中那块地皮，于是乎“赦张仪，厚礼之如故”——唉，怀王啊怀王，说你什么好呢？

张仪从班房一出来，逮着楚怀王又是一通神侃，无外乎威逼利诱之类，并答应连横之后，如果打下宋国，土地都归楚所有，楚怀王好了伤疤忘了疼，终于答应与秦联盟。

张仪回秦途中，顺道又去了一趟韩国。有了魏、楚的加盟做底子，张仪轻易就迫韩就犯了，于是七强之中同意连横抗齐的诸侯达到了四个。

回到秦国，秦惠王大喜过望，“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该封，要知道人这次可是提着脑袋入楚的，结果不仅把脑袋安回了脖子，顺便还说服了楚、韩共同抗齐，本事确实大大的！

高清PDF WWW.GQPDF.COM

秦惠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张仪出使赵、燕，他一条巧舌再次建功，说服赵、燕联秦抗齐，这样战国七雄之六都站到了齐国的对面阵营，致使齐国空前孤立。

张仪从燕国回来，尚未到秦都，秦惠王就结束了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儿子闪电接班，是为秦武王。秦武王与战国时期的历任秦王相比，很有些另类。比如说对待张仪，按说张仪为了秦国可以说得上出生入死了，也没像商鞅那样夺走武王私家后院的什么东西，可武王就是不喜欢张仪，从做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怪吧？此公更搞怪的是后来因为举周鼎而腿折身亡（详见本系列另一篇《赵武灵王》），让人大开眼界。

就因为武王不喜欢张仪，几个嫉妒张仪的大臣就趁机诋毁张仪。碍于张仪的大功，再说连男女关系都查过了也没查出张仪什么大错，武王暂时也不好拿他怎样，但明显张仪不再受到重用。

敏感的张仪觉察到了这一点，深知再混下去不知哪天脑袋就莫名其妙地搬了家，于是再次自荐于秦武王：“今年真是天下太平啊，诸侯也不互相攻伐了，这未必是好事。对咱们来讲，东方诸侯互相掐得越厉害，咱们就越能见机行事，坐收渔利。老臣游走一生，干的都是齐国不待见的活儿。‘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要不是畏秦之强，估计齐兵如今已在咱们城门口叫阵了。老臣愿意以这把老骨头再为大王尽绵力。臣愿意出走魏国，引齐兴师伐魏。趁他们打起来无心他顾，您悄悄带兵假道韩国，到达周都洛阳。周天子如今穷得连侍卫都不敢多养了，大王兵临城下，周天子只好

国子藏书

献出所有了。如此大王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帝王功业了。”

武王一听是正中下怀，于是乎吹吹打打送张仪入魏，生怕别人不知道张仪去了魏国。齐军果然闻风而动，欲入侵魏国。还没出门呢，忽然就有这么个神秘的说客找到了齐宣王。这位说客倒是一门心思为齐王打算：“张仪这次入魏，故意搞得天下皆知，为什么呀？不就是要引您去打魏国么？他和秦王谋划好了，等您与魏国开战，秦王就趁你们脱不开身，就直出函谷关，兵临周都。如此秦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进而成就帝王功业。您这一出兵不正好落入张仪算中吗？这不是因为憎恨他反而帮助他又为秦国立一大功吗？”

高清PDF
WWW.GQPDF.COM

齐宣王一听，心想俺不上你这个当，马上宣布：“全军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集中精神筹备……过年。”也不看看外面知了长鸣，正值盛夏。

齐宣王这个人，人不坏，有时候未免浪漫得过了头，缺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通盘考虑。他很崇拜有学问的人，曾经在稷下专门划出一块地盘供养这些“游说之士”，孟子、荀子、驺衍等等都曾在那儿著书立说，为百家争鸣的佳话添砖加瓦。不过这并不表示齐宣王就会用他们的理论、学说，齐宣王说了：“你们啊，就在这儿挂着虚衔‘不治而议’吧。”所以稷下这帮人议论来议论去，思想家出了一堆，政治家一个也无。齐宣王一如既往地想起一出是一出，让三军大夏天就筹备过年，未免前卫了一点。

这儿齐宣王拍拍 PP 回去睡觉去了，根本没去魏国。秦武王哪儿知道其中奥妙？只说张仪计策不灵而已，却不知那个劝齐宣王罢兵的神秘说客，正是张仪的门客冯喜！——一切都在张仪算计中。

张仪对于魏国，多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出现的，也确实助魏国从楚国捞了不少好处，与魏国君臣关系不差，因而得以在魏国养老，于一年后寿终正寝。

从一个道学者的角度看张仪，他当然是为人所不齿的，简直是奸诈到了极点，屡次戏楚也免不了公报私仇的嫌疑。然而本人认为他的品性却是符合他的职业的。外交场上，从来就只有利益，哪里有什么诚信？虽然大家都这么自我标榜。

去看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比张仪尤甚十倍，何以诸葛行之就称智慧，张仪行之就称奸诈呢？或许智慧和奸诈本身就是一对同义词，取决于评判者的视角而已。外交场合的楚怀王，那不叫诚信，而叫愚蠢。

张仪也出自魏国，然而与吴起、商鞅不同，本人并不觉得张仪的仕秦是魏国又外流了一个人才。在张仪游说的辩词中，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到了秦国

国子藏书

如何强大无敌，用以威迫对方就范。应了那句“弱国无外交”，私以为以魏国日益衰落的国力，难以有张仪的用武之地。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孙衍和陈轸了，他俩的水平恐怕也并不比张仪差到哪儿去。能让张仪有所发挥的，唯秦、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仪应该多给商鞅烧些纸钱，感谢商鞅留给他一个强大的秦国。齐国没有得到张仪是齐国的不幸，秦、齐曾国力相当，然而由于张仪助秦抗齐，齐国在外交舞台上大输特输，综合实力无可避免地向弱于秦国的方向滑去。

始终不明白秦末诸侯反秦，立的那个义军首领如何要称作“楚怀王”。他的先祖楚怀王实在是个提不起来的人物，刚愎、贪婪、愚蠢、好色、死要面子……你几乎可以把所有能想到的贬义词都在他身上用一遍。难道就因为他最后是死在秦国，因而更能激起老百姓的反秦情绪么？据我看来，他死于秦国也实在是蠢死的。上天弄人，楚怀王几乎是在与张仪升任秦相的同一时间登基为王的，从此简直成为张仪找乐的对象。可惜了陈轸的大才了，如本人在《吴起》中所说，战国时期的楚国，没出大才，有的只是埋才，屈子投江，又未尝不是为此而绝望呢？

让我们以景春之语为一代纵横家张仪作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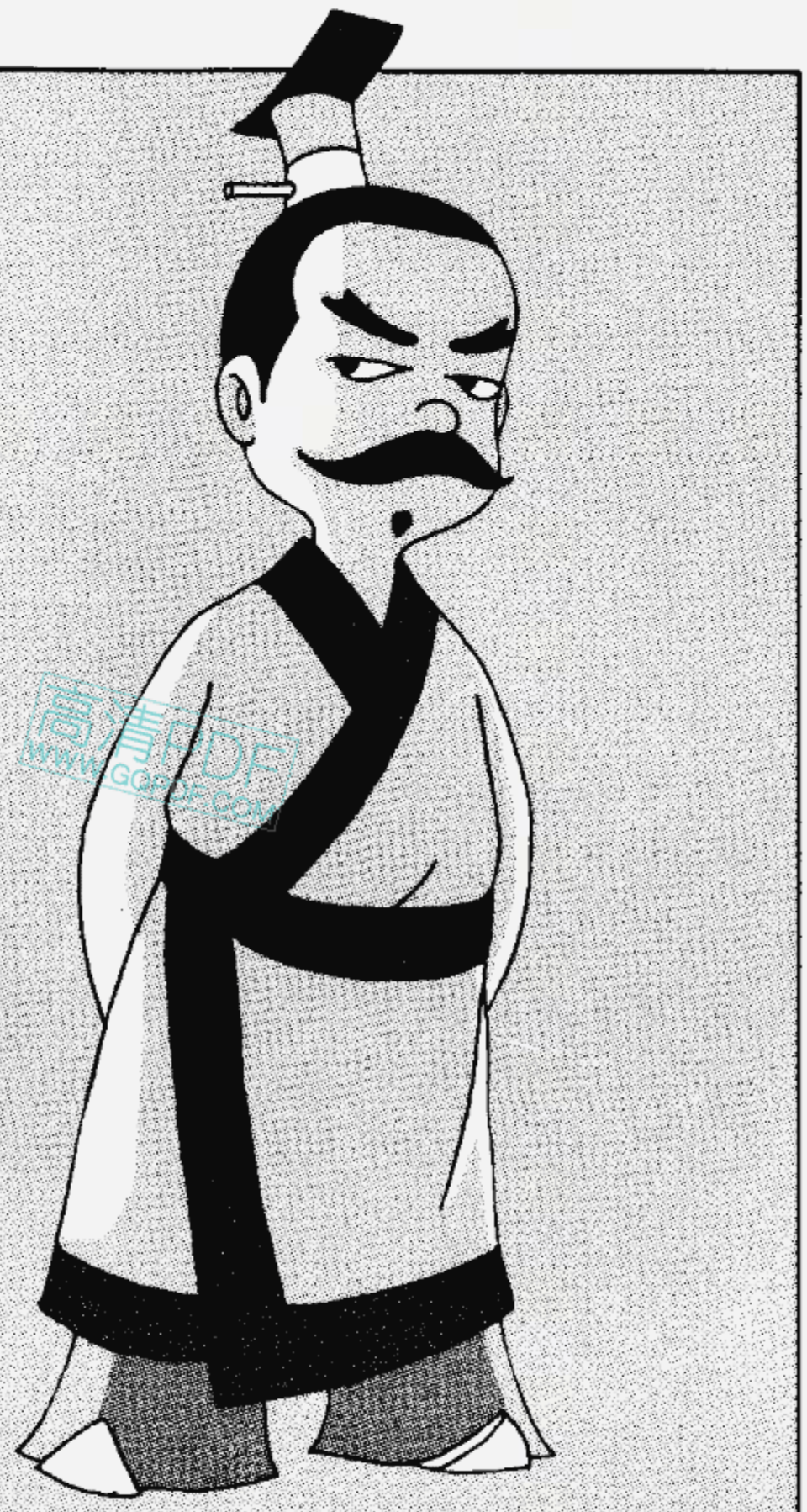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赵武灵王

Zhao Wu Ling Wang



姓　　名：赵雍
别　　名：赵主父
性　　别：男
籍　　贯：赵国
学　　历：无文凭，世袭王位，不需要这些表面文件嘛
职　　务：相国
家庭出身：王侯
生　　卒：前340年～前295年
特　　长：公关
座右铭：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
主要经历：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99年，世袭王位，大肆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壮兵强国，威慑匈奴

国子藏书

一、都给我换新装

在中原地区，张仪、公孙衍他们一会儿连横，一会儿合纵，乱得一锅粥一般，卷进来的主要是秦、齐、楚、魏、韩这五个诸侯国，远在北方的赵国却显得安静许多。其实也不是不想凑过来掺和，实在是因为力不能及。

与七雄中的其他诸侯国相比，有两个很独特的因素制约着赵国的发展：其一，赵国是邻国最多的诸侯国，从东经北至西，依次与齐、燕、东胡、楼烦、林胡、秦接壤，南面还比邻魏国，尤其是北方的东胡、楼烦、林胡等游牧民族屡屡骚扰赵国边境，甚至深入腹地，无非是为了抢点自己造不出来的好东东顺便杀掉不想让他们抢的赵民之类（有点像当年的八国联军），因此而牵扯着赵国相当部分的兵力，阻碍着赵国集中精力过问中原事务。

其二，横插在国土中间的中山国就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一样，把赵国阻裂成以邯郸为中心和以代郡为中心的两片，使得赵国在交通运输、兵员调动上都极不便利，而且其他的诸侯国也拿中山国当钳制赵国的一个筹码，动不动就要撺掇他兴风作浪，搞得赵国君臣寝食难安。

赵国要想在诸侯中说话声更响亮一点，就必须先解决掉这两个问题。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凭借着妇孺皆知的胡服骑射，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而且使赵国实力平地拔起，一跃而成为战国后期与强秦抗衡的中坚力量。

公元前325年，年仅15岁（一说12岁）的赵雍即位，为赵侯（此时尚未称王，“赵武灵王”实为其死后的追称，为叙述上的方便，本文中一概称其为赵武灵王）。此时张仪已为秦相三年，正为拉魏国连横的事忙得不亦乐乎。在此后张仪为秦相，南方五强为连横、合纵的事情上窜下跳的这十五年里，头脑聪颖的赵武灵王不愠不火，于不动声色之中为解决胡人问题、消灭中山国做着外部环境的准备：

一、“五年，娶韩女为夫人”，这儿“韩女”可不是金喜善那样的“韩国

MM”的意思，而是韩宣王之女——又一桩政治婚姻，意图很明显。至于“韩女”模样美不美、性格淑不淑，谁在乎？

二、“八年”，齐、燕、魏、韩四国的使节集体登门，说咱们商量好了，不再称“侯”了，而是互称为“王”，以便把各诸侯的独立自治明朗化，您也和咱们一道欢欣鼓舞吧。得到的答复是：“‘无其实，敢处名乎？’咱还是发展中国家，哪里敢担待这么大个名号呢？诸位称王，名符其实，恭之贺之。”不仅不称王，反而“令国人谓己曰君”，从侯到君，自降一级，无非是行“缓称王”的策略，低调一些，以免引人注目。

三、“十一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一时兴起，趁乱攻破燕国，燕王哙死于乱军之中。赵武灵王从他的姻亲韩国接回在韩为人质的燕公子职，“立以为燕王”，并派大将乐池护送回燕，是为燕昭王。（关于燕昭王的记载，史家有争议，或说燕昭王为公子职；或说为公子平，而赵武灵王虽使乐池送公子职，终不能就。本文采用《史记·赵世家》的说法。无论何种说法，赵武灵王确插手燕昭王之立无疑。）

一切的一切，赵武灵王在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友善，最大程度地减少敌意，以便集中精力处理赵国的“内政”。

本人在《张仪》里提到过力挺张仪的秦惠王死后新上来的秦武王个性有些另类，这不，在张仪免相奔魏两年之后，秦武王这哥们自恃力大，与臣子们比举鼎玩，结果“绝膑而死”，膝关节被生生压碎，王位还没坐暖和就这么死了。死的时候连儿子都还没生，结果秦国大统的继承人可就抓瞎了。

赵武灵王抓住时机，利用与燕王的良好关系，派大将从燕国迎回做人质的秦公子稷（秦武王之弟），“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致使秦国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赵国的动作睁只眼闭只眼。此时赵武灵王已即位十八年（公元前308年）。

赵武灵王认为一切准备就绪，遂于次年（公元前307年）第一次攻击中山国。

如果单论实力对比，赵国显然远在中山国之上，而且由于赵武灵王的裙带外交，如今也没哪个诸侯要来对其讨伐中山国横插一杠子，然而战事却并不顺利，中山国的抵抗超乎想象的顽强，赵军的推进速度极为缓慢。赵武灵王亲临第一线，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即刻下令停止攻击，退回国境。

原来中山国为求自保，在军中大量任用胡人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来自游牧民族，紧衣短褂，能射善骑，机动性能极强。反观赵军，作为王牌的武装乃是中原各国沿用多世的战车，在丘陵纵横的复杂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步

兵虽众，但用来对付迅猛灵活的胡人骑兵，效果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回到邯郸以后，赵武灵王紧急召见相国肥义商讨对策，“五日而毕”，这会一开就是五天，可见实在是个不易绕过的难题。正是在这长达五天的商讨中，“胡服骑射”的大变革开始萌芽。

会议结束之后，赵武灵王又只带数名随从出行，“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山之上”。赵武灵王此行，自然不是在游山玩水，而是在为胡服骑射的可行性做实地考察。要知道一旦下达变革的指令，诸多问题必接踵而至：所需要的大批马匹从何而来？军队在何处训练？所需草料从何方供给？……

考察结束后，赵武灵王回到邯郸，胸有成竹，正式把胡服骑射的构想公诸朝堂。这一家伙炸了营了，绝大部分臣僚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支持的唯肥义、楼缓等据说有胡人血统的极少数而已。尤其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仗着自己资历老，势力大，采用极端不合作的态度，称病不朝。

这是可以想象的，就官僚的服饰而言，当时都以中原地区流行的峨冠博

国子藏书

带为正统，胡服么，实在是不入流得遭鄙弃的。就好像当今的西装领带对牛仔裤，你能想象中南海的弟兄们一律穿着牛仔裤蹦进蹦出？可赵武灵王为了确保军队的变革，恰恰要求把胡服作为唯一的工作装，朝堂之上不许见到别的打扮，难免引起思想稍微保守点的满朝文武的抵触：好好的宽袍大袖不穿，去穿那些野蛮人才穿的紧裤窄褂，这……这怎么出去见人嘛——各位，当年为割下一根长辫子，又何尝不是鸡飞狗跳、哭爹喊娘？

更何况这次大变革还远不只换身衣服那么简单。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中原的习俗教化为正统，而鄙视胡人的粗蛮作风，赵国地处远北，虽与胡人时有来往，但总体而言，胡人处于一个被种族歧视的地位。如今胡服骑射，其实就是公然承认胡人的东东比咱们现有的先进。尤其是如此一来，赵人将不得不高薪聘请胡人教习，全面学习驯马、骑射、军事训练等等一系列技艺，胡人地位将显著提高。这让内心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满朝文武如何接受呢？——看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咱们开始说要改革开放、向老外学习，又有多少文武重臣难以理解呢？

二、都是女人惹的事

对于众多大臣的不合作态度，相国肥义建议效法商鞅，施以铁腕，强行推行新装，并以商鞅语录“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来鼓励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虽豪气干云，发出“虽趋世以笑我，中山吾必有之”的豪言，但他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蛮力，对于反对一族，还是要尽量做到动之以情、服之以理。

高清PDF www.gaoqing.com

赵武灵王选定叔父公子成作为攻坚目标，先是写了封信给这位称病不朝的钉子户，以“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令行为上”相劝，公子成则以赵武灵王“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告使者，依然不肯就范。

赵武灵王又亲自登门拜访，以“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来说明古道并非不可以变更，又详细剖析了赵国的地理人文，指出胡服骑射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赵国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赵武灵王侃侃而谈，口才简直不输张仪。在他的雄辩之下，公子成哑口无言，终于同意听命，胡服上朝！

拔掉了这个最大的钉子户之后，其他人就不构成大的阻碍了。赵武灵王终于于公元前307年年底下达“更衣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在北赵迅速展开。

国子藏书

其实发展骑兵，赵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时赵人已在北部一些地区与胡人杂居，很容易请到教习，有些局部地区已有了骑射的时尚，北方地区又盛产良马，这在南方的楚国是望尘莫及的。

胡服骑射，立竿见影。由于作战方式的改变，赵军战斗力迅速增强，赵武灵王于是于一年后“三略中山地”，都取得了完胜，“至宁葭”；又向北攻击林胡，林胡惨败，林胡王表示愿意每年进献良马以示臣服，赵国从此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良马来源。楼烦也在赵国的屡次打击之下，成为赵国藩属，每年进献马匹以及胡兵，编入赵军作战。

赵武灵王又派大将赵固驻扎胡地，招募胡兵，并在草原辽阔的原阳建立骑兵训练基地。至此赵国的骑兵从兵源、马匹、训练等各个方面都进入了正规化。战国后期，赵国军队战力高居不下，并出了赵奢、廉颇、李牧等赫赫有名的良将，无不得利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在这么一支强大的赵军面前，中山国终于不能自支，加上前已提及的赵武灵王一系列的外交操作，其他诸侯国都对中山国持不管不顾的态度，中山国终于在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二十三年（公元前303年）和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三次攻击下支离破碎，并于公元前296年完全为赵国所灭。

至此赵国合为一体，林胡、楼烦、东胡不仅不再为乱，反而为赵所用，赵国国力扶摇直上，成为能与秦、齐抗衡的第三个强国。中国大地上，战车自此逐渐被单兵骑乘的骑兵所取代，到了秦汉之后，战车已经很少见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看上去很美，赵武灵王威风八面，如日中天。然而赵武灵王的悲剧却是从他的“家务事”而来。咱们不妨当回狗仔队，八卦一下他的私人生活。

赵武灵王的第一个夫人，是于武灵王五年娶的韩宣王之女，一桩地道的政治婚姻。既然是政治婚姻，政治才是其第一要义，美眉可不可爱是无足轻重的。看起来夫妻二人处得并不好。武灵王在婚姻生活上的极不满意，使得武灵王屡屡做着“春梦”，老是梦见一个美丽的少女抚琴而歌：“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容，命兮命兮，曾无我嬴（美人光彩艳丽啊，容貌好像苕花。命运啊，命运啊，竟然无人知我嬴娃）。”看看，连姓号都梦出来了。因为梦见了多次，武灵王在一次酒后不小心就把这个梦泄露给了大臣。

有个叫吴广的臣子，大约想走捷径攀高枝，就去找了一位漂亮的抚琴才女，收为养女，并让她姓嬴，然后把她献给了赵武灵王。这一年是武灵王十六年（公元前310年）。

国子藏书

既然是专门找来取悦武灵王的，这位嬴娃的可爱指数自非那位韩王之女可比。于是她“甚有宠于王”。君王宠爱一个妃子，这可以理解。问题是时隔不久，武灵王就把那位“韩女”晾在一边，立这位嬴娃为后，是为惠后。要说那位韩女还真不错，并没因此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而影响到赵、韩两国的邦交，武灵王才得以胡服骑射大变革，并兵发中山国。

那位进献嬴娃的吴广，似乎并没捞到太多的好处，至少在赵国重臣的名单中，并没因此而加上此君大名。

高清PDF

谁知这位惠后福浅命薄，竟于与武灵王婚后九年病逝，临死前恳请武灵王立其子为太子。出于对嬴娃的百般宠爱及其即将远去的伤痛，武灵王废去韩女所生的公子章，而更立年不足八岁的公子何为太子！

这是一件让人难以评判的事情，一个男人如果对于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最后请求都不愿满足，未免显得铁石心肠；可如此一来，对韩女母子是不是又显得绝情呢？这让人想起了叱咤风云的康熙大帝，也是由于宠妃将死而立储，结果最后也是搞得一团糟，若不是雍正的铁腕，清廷内乱都不知要拖多久。

那位“韩女”能为武灵王的日渐冷落而忍气吞声，她儿子章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此子威武雄健，颇有乃父之风。早在四年前随父伐中山的时候，“公子章为中军”，已经是一方统帅，在军政两方面都已小有势力。如今无过获黜，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呢？

应该说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在军事上没得说，在内政上却显得缺少些理智，带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废长立幼，已然种下祸根。这还不算，武灵王又于“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这就是赵惠王，“肥义为相国”，并兼任国师，教辅惠王。年仅十岁的惠王就这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武灵王退位，“自号为主父”。“令子主治国”，而自己领兵“西北略胡地”。赵武灵王的初衷是好的，一来可以趁自己还在，把惠王扶上马再送一程，以免等自己临死仓促之间传位而引发不必要的内乱，显然武灵王对废长立幼可能带来的危机是有所意识的；二来武灵王想借此建立一个军政分开的二元政体，儿子搞内政，自己则搞军事。这一招放在当世或可奏效，但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可就是超前得有点离谱了。

马克思教育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隶属于生产关系”，看起来当时的生产力只青睐封建集权政体，而容不下武灵王设想的二元政治。刚开始还好，主父威信还在，调谁谁到，使之得以于惠王三年（公元296年）彻底灭亡中山国。在这对中山国的最后一战中，出于对长子章的补

偿，主父再次携章前往，并委以重任，公子章也不负所望，屡立战功。

班师回朝之后，主父论功行赏，“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并派田不礼为相辅佐。不知道“田不礼”这个名字是不是后人的捏造，反正此子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人如其名、不礼得很。公子章素来自负，“心不服其弟所立”，从此在田不礼的“调教”下以代为根据地，暗中培养势力，以图王位。

三、天尽头，哪里是沙丘

打瘫中山国、摆平诸胡部落之后，雄心勃勃的主父开始秘访各国，搜集情报，为进一步攻伐其他诸侯做准备。《史记》里记载了他偷入秦国的历险：主父诈称赵国使者入秦，受到秦昭王的接见。这个秦昭王本来是武灵王派人送回秦国而登基的，却不识得武灵王，只是惊诧于这位赵国使者“状甚伟，非人臣之度”——没办法，身份名号可以瞎编胡造，这王者气质却难以掩藏——等这位“使者”离去，秦昭王派人一查证，才知道此人正是赵武灵王，急忙“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知道胡服骑射的厉害了吧？你想追我，没我快，奈何？

正是由于主父长年不在中央政府，甚至不在赵国，他对赵国的政局失察，也逐渐失去对军、政的控制。此时在赵国国内，一方面公子章越做越大、蓄势待发，另一方面在年幼的惠王身边，形成了两大派势力，一派以忠心耿耿的相国肥义为首，另一派以根深蒂固的公子成挂帅。尤其这个公子成，资格老、势力大，当初以称病不朝对抗胡服骑射的就是此公。

对公子章的图谋不轨，成、肥两派都心知肚明，老奸巨猾的公子成把它当成了攫取更大权力的良机，派出干将李兑游说肥义，指出公子章与田不礼“二人相得”，作乱“必不久矣”，相国您“任重而势大”，“祸之所集也”，公子章要谋反，必先拿您开刀，如今明哲保身，您何不“称疾毋出，传政与公子成”？说您何必不要老命，把着高位不放呢？不如把大权交给公子成独揽算了。

对此，忠诚的老臣肥义（据说他有胡人血统）回以身负主父重托，不愿做“变负之臣”，愿与惠王共赴危难，虽死无悔。对肥义的大义凛然，身为政敌的李兑都悚然动容，“涕泣而去”。感动归感动，李兑却拿不出拯救肥义的良策，只能回到公子成身边，“以备田不礼之事”。

肥义也预感到危机将至，于是嘱咐侍卫长高信：“‘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从今天起，凡有要面见大

国子藏书

王的，务必先见老夫，老夫欲先以身试，确认安全之后大王才可出见）。

这里看出，大家谋划来谋划去，却未有人提及主父赵武灵王，一方面显示主父失去对政权的掌控，另一方面是因为主父对公子章负疚的态度，使得连老臣肥义都对靠主父来控制公子章不抱指望。有事为证：赵惠王四年，公子章同邯郸朝见惠王，主父在暗处观察群臣的一举一动，看见自己的长子满面颓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不由得心如刀绞。

平心而论，武灵王立王子何，并不是因为此子如何能干有才，而是基于对嬴娃的万般宠爱，而真正表现出令赵武灵王心动的雄壮武力的，恰恰是这位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长子章。时嬴娃已逝，主父“爱弛”（对嬴娃的爱松动了），又开始“怜故太子”。

主父当时就打算把赵国一分为二，让公子章王于代，让兄弟二人两头大。理智的相国肥义自然不同意赵国合而复分，才使得主父此议作罢。在肥义心中，或许认为主父在更大程度上是站在长子那边，自然不会于此时要求主父出手对付公子章。

主父对两个儿子的予夺优柔寡断终于导致了史上著名的“沙丘之乱”。惠王四年（公元前295年）的一日，“主父及（惠）王游沙丘”，天色已晚，惠王和主父在不同的宫室歇息。忽有人来报，说主父要召见惠王。惠王刚从主父处回来，如何又要召见？此事引起了相国肥义的怀疑。老相国决定先行查探，并嘱咐侍卫长高信高度戒备，约定如果肥义逾时不归，就立刻向邯郸告急。

肥义随召使进入一处宫室，等待他的果然不是主父而是公子章、田不礼及刀斧手，可怜一代忠骨，命丧刀下……

高信久候相国不归，一边着人飞骑传讯告急，一边部署守卫。随后的几天，高信死守行宫，击退了公子章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手下兵员几乎耗尽，终于捱到了公子成、李兑从国都带来的勤王大军。公子章毕竟兵少，战败，逃进主父行宫，马上又被公子成和李兑带兵重重围住。

此时的主父哪里还指挥得动公子成？公子成却也不敢冒然上刀加害主父，只是围住行宫，高呼“交出叛贼”。日久，宫中食尽。公子章眼看着慈父为己受累，形容憔悴，想起平日父亲待己的种种好处，早把废立之恨抛诸脑后。为保父王活命，公子章于是瞒着父亲自出宫门，当着公子成、李兑之面，自刎而死……主父随后而来，老泪纵横，抱起爱子尚温的尸首，踉踉跄跄回宫而去……

然而至此公子成、李兑却不敢放过主父了，公子章自刎一幕，让公子成

国子藏书

看到了主父与公子章的父子情深，如今公子章因成、兑而死，二位又负攻打主父的大罪，一旦主父脱困而出，追究起来，成、兑都是要遭灭族的。于是大军围而不攻达三月余，主父几次欲出，均被乱箭逼回。腹饥，直至攀梁掏幼雀为食，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终被生生饿死在爱子坟旁……

此时的赵惠王年仅十二岁，一切听成、兑的摆布，于是公子成终于取代肥义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死守行宫、血透重甲的侍卫长高信反而被调离京都，只因他是已故相国肥义的人……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子成和李兑把持朝政，为己谋得封地千顷。好在武灵王的变革已深入人心，这二人虽官瘾极大，却不卖国，赵国得以在战国后期担任抗秦中坚。

古人说：忠孝难两全，“忠”是臣属对君王的，是公事；“孝”是子女对父母的，是私情。不妨把“忠孝”的含义扩大化一点，用“忠”泛指所有公事，用“孝”代指一切私情，忠孝难两全反映了许多时候公与私的难以兼顾甚至是尖锐对立。作为一方君主，家事国事本就互相纠缠，难以理清。在大枝大节上，是取国事还是善亲情，需要超人的定力，甚至是冷血的定力。

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雍正，他在杀子之时，何尝又不是心在滴血？然而他与他的兄弟间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使得他在这个大关节上选择了国事而放弃了亲情，从而为乾隆的顺利掌权铺平了道路。然而作为一个父亲，雍正至今被人唾骂。

赵武灵王或许是个好父亲，但他在国事、亲情上的抉择是失败的，最后是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并几乎害了赵家江山。有人说看重亲情的人要玩好政治是很难的，因为政治要求你关键时刻六亲不认，这话实在很有道理。我等凡夫俗子，看着孩子在幼儿园受了点委屈尚且陪着哭鼻子，又如何能在大关节上彻底地舍私为公？幸好我们都是寻常百姓，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赵武灵王的悲剧在于身为君王，却有着平常百姓的儿女情长，在更立太子的时候感情用事，偏离了任人唯贤的原则——或许公子何甚有潜质，然毕竟尚未表现出来，为什么要废掉一个已经初露头角的长子呢？须知废长立幼，历来就是大忌！等看到长子的不得意，又忍不住舐犊情深，甚至打算采用分裂国土、自我削弱的荒唐做法。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父亲，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正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慈心一片谁人知？

国子藏书

夹言

早先时候看《三国演义》，就只喜欢看上半部，原因是罗灌水同志一上来就站在了一个拥刘抑曹的清流派立场上。你看在上半部里，那些个英雄人物，刘备啊、关羽啊、赵云啊……等等等等，虽然饱受挫折，但总的来说，大趋势是向上的，无论是兵力还是地盘，手下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是在越混越多，让人看到的是希望。这种总体向上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刘备入川而成三国鼎立，这便是我说的《三国演义》之上半部。

到了下半部呢？尽管也时有激动人心的场面，像什么七擒孟获啊、计收姜维啊，但总的来说逃脱不了一个向下的大趋势，让人越看越灰心，以至于三国后期出现的英雄人物，连记得住名字的都极其有限，尽管他们的个人能力未必就比关羽、赵云之辈差。小说的结局居然是在上半部里拼了命鼓吹的刘家为人所灭，更是让人提不起劲来。

高清PDF www.gaoqingpdf.com

回到战国史。我们自然知道战国时期的东方诸侯最终都为西秦所灭，人是很容易同情弱者的，看战国这段历史，会不知不觉地站到东方六国的立场上，所以评价起最终灭亡东方诸侯的秦国就没什么好词了，什么“虎狼之国”呀、“暴秦”呀……不一而足。

如果不小心站到了东方六国的立场上来看这段战国史，就未免有了读《三国演义》一样的感觉。上半部充满希望，一会儿是吴起强魏，一会儿是孙膑强齐，一会儿又是赵武灵王强赵……反正是令人振奋不已、希望无穷。到了下半部，就尽是“××年，秦伐我，拔××城”之类的丧气词儿了，一如《三国演义》下半部里的蜀汉，今儿丢了这块儿，明儿又丢了那块儿，简直不忍卒读。

《战国风流》写到赵武灵王已经完成了一半，东方六国的风光事儿基本上

国子藏书

写完了，余下的下半部就是令人丧气的秦灭六国了。虽然也偶尔有诸如乐毅兴燕、田单复齐这样的小高潮刺激一下神经，然而从大趋势上说，东方六国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再没有对强秦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一如当年的蜀汉，虽几出祁山，又何曾真正撼动过曹魏的根基？

这就不免对乐意看到希望的人性提出了挑战，要写战国下半部这段历史，未免有点吃力不讨好：一边是作者挖空心思、杜鹃啼血般的鼓吹，一边是看客哈欠连天，连人名都没记住几个。对这一点，鄙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实在受不了了就厚起脸皮想想罗贯中，顺便再忘掉几个三国后期英雄的大名。

毕竟历史就是历史，从来就不以人的喜好所动，罗贯中再怎么清流派，再怎么为刘备擂鼓摇旗，最后一本《三国演义》也不得不写到蜀汉灭亡、三国归晋。鄙人再怎么同情弱者、鄙视暴秦，《战国风流》也不得不写到秦灭六国，天下一统。

已有的五篇，《吴起》、《商鞅》、《孙膑》、《张仪》、《赵武灵王》，实际上只追求了大意上与历史的吻合，在一些细节上自我发挥得比较多。以《赵武灵王》为例：沙丘之乱可以说是全文的高潮，然而沙丘之乱的细节，几乎全是鄙人的虚构。有史可查的只有“武灵王被围困饿死”这么个大意，至于高信死战搬救兵、公子章自刎、主父死于章的坟边等等细节全是鄙人虚构，在正史上的两个人（信期和高信）的事迹被我合到了一个“侍卫长高信”的身上……自然，在大的方面，本人不敢突破历史而胡说八道。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乐毅 yue yi

田单 tian dan

高清PDF
WWW.GQ-PDF.COM

姓　　名：乐毅
封　　号：昌国君、望诸君
性　　别：男
籍　　贯：赵国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
学　　历：无文凭，但具军事学院博士同等学历
职　　务：上将军
特　　长：打仗
座 右 铭：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主要经历：1.早年在赵国为军将
2.后在燕国任上将军，攻下齐城七十余座

姓　　名：田单
封　　号：安平君
性　　别：男
籍　　贯：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
学　　历：无文凭，但具军事学院博士同等学历
职　　务：相国
特　　长：带兵，擅长心理学
主要经历：1.在赵国当小官
2.带领齐军击败燕国，光复齐国

国子藏书

一、千里马是怎样找到的

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而使赵国崛起于北方，进而灭掉中山国之后，战国诸侯出现了秦、齐、赵三强领跑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仅仅持续了十年的时间就以齐国被燕国彻底击溃而告终。率燕军击败强齐的是赵武灵王的一名粉丝——名将乐毅，而此时执掌燕国的正是赵武灵王亲手扶植起来的燕昭王——再次感叹赵武灵王了不起。

高清PDF网 WWW.GQPDF.COM

先说说这位燕昭王，在《赵武灵王》里曾提到武灵王十二年（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乱攻破燕国，燕王哙死于乱军之中，赵武灵王派兵拥燕太子职回燕，即位为燕昭王。这哥们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孝子，回国后见父亲尸骨无存和纷乱的国土，一笔笔账尽数记到了齐国君臣的头上，丝毫没检讨他父亲的意思：他是俺爹，俺爹怎么会有错？

好在这位燕昭王虽不愿编派他爹，为人却不糊涂，明白欲报复强齐，任用牛人是唯一的途径，是以自即位以后，即“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谁知道招了半年多，甭说咸菜（贤才），连泡菜都没招来一根——燕国国小力弱，又地处偏远，魅力实在有限——要打工谁不先往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跑啊？

燕昭王有点着急了，听说有个叫郭隗的老头儿有些本事，眼下正隐居于燕，于是不辞辛劳就登门拜访。郭老爷子听昭王说明来意，也感其诚意，就给昭王讲了个故事：

“从前有一座山，山下有一个国，国里有一个国王，国王有一个嗜好，那就是他爱极了千里马，派人打着灯笼火把到处去找，三年而无所得。有个臣属打听到哪儿哪儿有一匹千里马，就是价钱贵了点，要一千两黄金。那国王倒也不小气，就让那位臣子带了金子去买。谁知道那匹马与国王无缘，赶在那位臣子到达之前得病死了。这哥们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就花钱把那匹马的骨头尽数买了回来。马骨头当然不能当马骑，国王少不得发发脾气、瞪瞪

国子藏书

眼珠什么的，那臣子自有应对：若果天下人知道陛下您爱马爱到了连马骨头都要花重金买回来的地步，那活马离您还远吗？国王转怒为喜厚葬马骨。这事儿就传了开去，不到半年，千里马自个儿都往国王的马圈里钻了。”

燕昭王会意，乃问：“然则寡人之马骨何在？”郭隗对曰：“老朽行将就木，愿为马骨，‘王必欲至士，先从隗始’，如此一来，那些比老朽年更富力更强的俊杰，怎会不千里来投呢？”

“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瞧瞧人家，为自个儿谋了福利，别人还得感恩戴德，高！豪杰果四方来投，一代名将乐毅就是这么成了燕昭王的千里马。

再来看看乐毅。乐毅，“其先祖乐羊”，乐羊是与吴起同时代的魏国将领，比较牛的纪录是带兵帮助魏文侯灭掉了中山国，并因功被封在了中山国境内的灵寿。这个中山国，后来又挣蹦着复国了，就跟当今的以色列一样。中山国的行事方式也跟以色列差不多，没个安分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烦他，结果被赵武灵王又灭了一回——如今几千年过去了，大概再没复国的指望了——乐羊的子孙们也就跟着一会儿挂魏国国旗，一会儿挂中山国国旗，到了乐毅这一代，挂了赵国国旗。

高清PDF WWW.HQPDF.COM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于是乐毅进入武灵王的赵军，为中级将领，自然衣服是胡的、马是骑的、箭是射的。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乐毅成为赵武灵王的铁杆粉丝，为赵武灵王的治军手腕很是唱了些赞歌。哪里料到赵武灵王传位与惠王之后迅速失势，最后惨被饿死于沙丘（详见本系列另一篇《赵武灵王》）。乐毅预料把持朝政的公子成、李兑必将对武灵王的死党来一次清洗，自己是武灵王的拥趸，知道的人又不在少数，为避其祸，乐毅“乃去赵适魏”。看起来乐毅不仅仅是善于军事，其政治嗅觉也是一流的敏感。

乐毅在魏国却没去军界混，而是成了一名外交官，正是一次“为魏昭王使于燕”，把他和正求贤四方的燕昭王绑到了一起。一听乐毅的谈吐见识，燕昭王当即“以客礼待之”，留贤之意，溢于言表。乐毅先是辞让，架不住燕昭王一片诚意软磨硬泡，终于同意委身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任以国政”，乐毅终于找到一个一展所长的舞台。

给燕昭王打工，也无外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打垮齐国；基本点一：不许编派俺爹；基本点二：不许以燕国弱小而打退堂鼓。人燕昭王说了：“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我跟齐国的宿怨源远流长，甭管自身力量有多弱小，也要让齐国死得很难看！）

燕昭王与乐毅在宫中分析时局，乐毅认为齐国自孙膑以来，“练于兵甲，

习于战攻”（士兵训练有素，谙熟攻战方略），国力方面虽不如齐威王时期之鼎盛，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与目前的燕国相比，仍占据绝对优势。

燕昭王一听，立马以基本点之二——不许以燕国弱小而打退堂鼓——提醒乐毅。乐毅说：“要击败强齐，以雪先王之耻，须做到两件事：一、图自强。只有国富民强，方可一战，此事自古如此，无需多言；二、争取强援。‘王必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而诸侯之中，‘莫若结于赵’。赵国力强，今非昔比。因为赵武灵王的关系，大王与赵国关系融洽，若许之以河间之地，赵国必出兵相助。

“且赵王与秦国也有交情，秦欲图齐久矣，由赵王出面而说秦，至少能令秦国两不相助。然后大王允诺事成之后，瓜分目前已为齐所据的淮北、宋等地与楚、魏，楚、魏自也乐得分一杯羹。如此一来，大王即可与率燕、赵、楚、魏等四国之兵，‘齐可大破也’。”

看看，把乐毅简单地称为名将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他同时又是一位极有见地的纵横家。乐毅这一番伐齐大规划被称为“宫中对”，多年以后的三国时期，诸葛亮仿效乐毅搞了个《隆中对》，难怪诸葛每每“自比管仲、乐毅”。

乐毅规划好大方向之后，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了。对内，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颇有点公仆的味道；对外则是四面示好，争取同盟，对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帖子，只要不是说齐国好的，一律顶！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边厢燕昭王、乐毅没日没夜地、刻骨铭心地“惦记”着齐国，那齐国在干吗呢？时齐国已是齐湣王当政。这个“湣”字很不好写，一不小心就写成了湣（同“混”）蛋的“湣”字了。不过这位老兄的所作所为，还真就基本上跟个混蛋差不多，就算写成了“齐湣王”也没冤枉了他。

二、敌人的老大是俺卧底

《史记》里评价这个齐湣王用了两个字“自矜”，用当今的话就得四个字“骄横自大”。也难怪，从他爷爷齐威王任用田忌、孙膑而强齐以来，齐国国力就一直处在一个傲视群雄的水平，作为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君，放个屁都得让周围的卫国啊、鲁国啊、宋国胆战心惊，没吃过苦头的齐湣王不自觉地就把眼睛长额头上去了，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大家想想当今的美国总统布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因为这一个骄横自大，齐湣王与臣子们的关系处得一团糟，对于来自相对弱小的燕国的威胁也根本没当个事儿。

国子藏书

几年过去了，燕国因为燕昭王的礼贤下士及与民同苦而富强起来，“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士卒同心，愿为王死战。齐国呢？湣王骄横，“百姓不堪”，愿意为他卖命的人实在不多了。时刻惦记着齐国的乐毅认为伐齐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出使赵国。

燕赵两国的良好邦交归功于赵武灵王，燕昭王得赵武灵王相助才得以即位为王，后燕昭王又投桃报李，让赵武灵王从燕国接走在此作人质的秦公子稷，立为秦昭王，赵国才得以集中精力处理中山国问题和胡人问题。如今燕国又约定破齐之后赵国可拥有河间之地，所以乐毅没费多少口舌就说动赵惠王联兵伐齐。

乐毅从赵国归燕，立刻派人南下游说楚、魏，赵王则遣使西入秦拉秦昭王。燕王与魏王、楚王自然没那么好的交情，不过燕国使者一亮出淮北、宋地相诱，这二位立刻眉开眼笑，同意出兵。秦昭王听说大家要合伙去找齐国的麻烦，大喜过望。能合力干掉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谁不高兴呀？于是不仅自己调兵遣将，还拉上此时已然沦为秦国附庸的韩国（详见本系列另一篇《白起》），共同出兵赴燕参战。

“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为了报仇雪恨，真是倾全国之兵。赵、秦、楚、魏、韩各国大军也陆续抵达，赵惠王干脆“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多国部队总司令。

联军渡过黄河，迅速向济水挺进。齐湣王急派触子为将、达子为副将，率齐军主力迎击，在济水之西与联军形成对峙。

鉴于联军有备而来，且其中有骠悍的秦、赵骑兵，齐将触子建议取守势，先避其锋锐，假以时日，联军补给必然不济。按说这一构想深得孙膑持久战的精髓，实在是破解联军的高招。结果到了骄狂的齐湣王这儿，这老兄勃然大怒：“屁话！我军所向无敌，避其什么锋锐？你分明是怕死，找借口畏惧不前。传我号令，三军用命，奋力向前。畏退者斩，‘掘其冢墓’（刨他的祖坟）！”

因为齐湣王平素骄横，愿意为其效死命的本来就不多，这会儿他老人家又来这么一杠子，这士气还要不要了？仗还怎么打呀？触子将军没有办法，咬牙挥师而出，结果遭到乐毅的联军的迎头痛击，前军一触即溃，后军是扭头就逃，心想：“您要刨俺祖坟这就请吧，要刨这么多将士的祖坟，我……我累死你！”触子将军无可奈何，丢下乌纱逃亡——逃吧，反正祖坟也保不住了，别连脑袋也丢了。

击溃齐军主力之后，乐毅兑现承诺，遣还参战的他国部队，任赵军自去

国子藏书

攻击向往已久的河间，魏、楚自去攻击垂涎三尺的宋地、淮北。“而燕军乐毅独追”，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长驱直入，进入齐境。齐军主力被联军击得溃不成军之后，残部跟着副将达子一退再退，直至秦周，已经相当接近齐都临菑了。

齐将达子实在看不下去部下低落的士气，请求齐湣王开库犒赏将士，上前线搞搞演讲啊、慰问啊之类的，好歹先稳住士气再说。

这齐湣王又来了：“屁话！诸将不思死战报国，一退再退，还赏？寡人赏你们一人一把铁镐，去自刨祖坟吧。”——各位说说，摊上这么一位老大，下边马仔们还怎么玩？

结果秦周没几天又被尾随而来的乐毅击破，达子将军战死。

齐湣王这下子慌了手脚，知道秦周既破，燕军不日即可抵达临菑，不等燕军攻到，慌慌张张就弃城而走——不知道他有没想到自己也没死战向前，该去刨自己的祖坟了。

“湣王出亡，之卫”，跑到了弹丸小国卫国，卫国国君一看超级大国的国王驾临，好比埃塞俄比亚总统见到布什一样受宠若惊，把自己的宫室腾出来给湣王住，自称微臣，好酒好菜地伺候着。湣王呢？还真就拿卫君当奴仆使，呼来喝去给脸色瞧。卫君的手下人不干了：“你干什么呀，落难的凤凰不如鸡！谁是你三孙子不成？”结果“卫人侵之”，故意给他洗脸水里尿点尿啦、夜壶里放只青蛙啦，反正就不让你过安生了。

湣王呆不下去了，又先后去了邹国、鲁国，站城下就直呼人国君名讳，让人赶快开门伺候。邹君、鲁君能高兴吗？结果连门都没让他进去，齐湣王只好又逃回齐国，一路忍饥挨饿，等挨到莒邑，本来一张白胖的脸都被拖得整个走了形了，该！

乐毅开进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合辙齐湣王仓皇出逃，连金银细软也不要了。“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真值得齐湣王好好学学啊。

关于余下来的战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说乐毅善兵，齐师勇猛，半年而下齐城七十余座，只剩下莒邑、即墨二城没有攻下，后来正是凭着这最后的二城，齐将田单以国际首创的火牛阵而驱燕复齐；另一种说法里乐毅的用兵水平就菜了许多，认为他攻下这七十余座城花了五年的时间。

关于这两种说法，可查的典籍多有矛盾之处，往往是上不对下、前不对后。本人赞成后一种说法。半年而下齐城七十余座，平均两天半就得攻下一座城池，以燕军的战斗力，不大可信。《史记·乐毅列传》记载，齐都沦陷之

高清PDF
WWW.GQPDF.COM

后，“齐皆城守”（齐国各城邑都据城坚守），如果让人每两天半就端一座城池，这叫什么坚守？

再说田单复齐是在五年之后，这么算起来，燕军首先在半年里就拿下齐城七十多座，然后又花了四年半也没把剩下的两座孤城攻下来——呵呵，这不要说燕王会对乐毅起疑心，连本人也要怀疑他在磨洋工啊。

《史记·乐毅列传》里另有一句话：“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所以本人认为乐毅在齐国转战攻下这七十余座城池花了五年的时间，而且乐毅伐齐可不是齐宣王伐燕，抢了就跑，而是每攻下城池都要设立郡县，任命地方官，建立燕国的统治。

这么一说未免看低了乐毅的用兵水平，使那些把乐毅当军事天才来膜拜的粉丝们内心不爽，不过我们却由此看到了乐毅过人的政治才能，也算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吧。

国子藏书

三、反间计就是好使

随着战事的深入，逃到莒邑的齐湣王再也不认为齐军天下无敌了，再不想辙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遂派人入楚，说你楚国这次跟着别人找寡人的晦气，不就是想要淮北之地吗？行，咱俩也别打了，如果您能把攻打淮北的兵调到莒邑来帮寡人抗燕，寡人把淮北整个拱手相送；如果能帮寡人把燕军赶出去，寡人另有重谢。

楚国本来也是伐齐多国联盟中的一员，济西之战后把军队调去攻打淮北，折腾了一年多也没把个淮北拿下来。没办法，齐军据城而守，老鼠不出动，如果攻方将领没点花样新招，一味的蛮打，真无异于小猫吃乌龟了。如今齐湣王伸出这么一根橄榄枝，不抓白不抓，于是命大将淖齿率兵赴莒邑帮齐湣王抗燕救齐——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楚国在扇自己耳光啊。

淖齿到了莒邑，与齐湣王守了一段时间，见燕军势大，这王八蛋又开始琢磨把齐湣王卖给燕军以图个人富贵，加上齐湣王这个人也实在太难相处了，结果淖齿用极其残酷的手法杀死了齐湣王（因实在太残忍，具体细节这儿就不说了）。齐湣王骄横一生，到头来引狼入室，惨遭杀戮。

淖齿的泯灭人性激起齐民众怒，义士王孙贾愤而击杀淖齿，访得湣王之子法章立为齐襄王。齐军之败，其实很大程度是败在齐湣王自己手里，如今没有了这根搅屎棍子，新王初立，所谓换帅如换刀，莒邑百姓终于齐心护主，皆拼死战，致使燕军久攻莒邑不下。此时齐城仅余莒邑、即墨两座。

正当乐毅带兵加紧围攻莒邑、即墨的关键时刻，已然奋战了三十三年的燕昭王突然病逝，“子惠王立”，一幕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剧再次重演。这幕历史剧的导演就是本篇的第二位主人公田单。

田单是齐王远亲，本在齐都临菑当个小官。了解他的人评价他“有智术，知兵”，可惜以齐湣王那派头，哪里识得这等人才？乐毅攻破秦周、迫近临菑、齐湣王落荒而逃的时候，田单职位低微，连随湣王逃难受罪的资格都没有。手头又没兵，有本事也白搭，遂率族人逃到安平。

田单的成名作不是在战场指挥作战，而是在安平指挥族人逃难——啥叫行行出状元？只要有本事，逃难都能成名。临菑沦陷之后，燕军不止不休，继续在齐境攻城略地，使田单认识到此次燕军其志非小，远远不是出口气那么简单。安平城薄，难以久守，再次逃难是早晚的事。

田单于是让人把马车的轮轴伸出在外的部分锯下，固之以铁箍。时燕军

尚远，人皆不明田单所为，只有田单族人听命而行。

不出田单所料，安平后遭燕军攻击，“城坏”，于是乎齐人争相逃窜，乱作一团。“乘车者推挤，多因轴头相触”，伸出来的车轴左挂右碰，折断的折断，散架的散架。乘车的人呢？“为燕所虏”。惟田氏一族概无此虞，“竟得脱”，向东直奔即墨而去。

田单逃到即墨之初，依然未得重用，直到齐国仅剩莒邑、即墨二城，几近亡国。公元前279年，乐毅久攻莒邑不下，挥师东进，围攻即墨。即墨守将冒然出击，“败死”。残兵退回即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终于有人站出来推举田单做他们的新首领，理由很简单：“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田爷能预知安平不守，并出奇而脱，可见田爷“谙熟兵法”。到底改造马车这件事与兵法有多大联系，如今也没人追究了，田单终受命于危难之间，“立以为将军”。

田单明白当前两军的实力对比，像前任守将那样贸然出击只能是自寻死路，遂率全城百姓据城坚守，等待时机。莒邑因更立新王而不破，即墨因田单死守而得保，为齐国最终的翻盘留下筹码。

这一战略相持阶段并没持续太长的时间，上天就以良机相赐田单，这就是燕昭王之死。消息传到即墨，而且听说新立的燕惠王“与乐毅有隙”，田单暗喜，开始导演他的反间大戏。

田单先是四处散布谣言说：“齐国现在‘城之不拔者二耳’，你以为乐毅真的是没能力打下这两座孤城吗？您被耍了！他不过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而已。这厮‘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他故意留下莒邑、即墨，不过是找借口以便留在齐国，进一步收买齐国人心，为他自立为齐王拉选票。这要是换了别人为齐将呐，‘即墨残矣’。”

这话就传到了燕惠王耳朵里，“燕王以为然”，“乃使骑劫代将，而招乐毅”——昏君就是昏君，听见风就是雨，乐毅真有称齐王之心，明知齐襄王就在莒邑，还不加紧攻击、以绝后患？就好像有人想王燕，会留着你燕惠王吗？

“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知道燕王招自己回京没安啥好心，“畏诛，遂降赵”，奉召回京难免一死，于是回归故土赵国。——乐毅此举，一如当年畏赵公子成、李兑之清洗而奔魏，比后来的岳飞做得好，做忠臣不是要做迂臣。

且看乐毅的离去带来的后果吧。燕军方面，“燕人士卒忿”，乐毅将兵，与士卒同食宿，深得部下爱戴，现莫名其妙被罢免，部下没点想法才怪；齐

国子藏书

军方面，田单看到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个与乐毅一比都可以称作“智障”的骑劫，大喜过望，妙招连出，戏骑劫于掌股。

深受孙膑军事思想熏陶的田单深知士气对用兵的要义，“乃令城中人食必先祭其先祖于庭”，也就是吃饭之前找块开阔地，摆上饭菜汤汁让死去的祖先们先行“享用”。自然，已登仙界的先祖们是不屑来吃这些俗物而自毁道行的，来享用这些祭品的，却是眼尖嘴馋的飞鸟。于是乎一连多日，即墨城上空，飞鸟翔舞。

“燕人怪之”，他们哪儿知道这不过是“鸟为食翔”？田单开始装神弄鬼，让人传出话去：“天神下界，瑞鸟先行，‘当有神人为我师’。”

有个小流浪汉初到，不知利害，就跟田单说：“你看我像不像你说的那位神师呢？”田单灵机一动，立马就把这位给按到了神椅上，“东向坐，师事之”，三拜而呼：“神师助我。”

那瘪三哪见过这等阵势？吓得浑身筛糠、结结巴巴：“小人……小人瞎说的，小人……其实狗屁不懂。”因内心恐惧，说的话细若蚊足，唯田单闻其言而已。田单沉声喝道：“子勿言也”，吓得那小子连屁都没敢再放一个。

高清PDF www.gaopdf.com

田单就这样把这位供养起来，每每有号令下来，“必称神师”。这样一来，齐人听说有神师相助，士气大振。燕人呢？本来为了乐毅的离去就很不痛快，现下又开始心里发毛——人家有神助，你看那些鸟，就是来给神师捧场的，谁敢和神斗呀？除非你想早点升天。

四、火牛火牛我爱你

随着敌我双方士卒心理的变化，田单又出妙手，故意放出话去：“我看对方燕军将官，不过如此。他们俘获咱们那么些士兵，咋不利用呢？如果把他们割了鼻子放在冲锋的队伍之前，咱们的人一见，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还打什么啊？若然如此，‘即墨败矣’。”骑劫还真听话，“如其言”，真就割了俘虏的鼻子来冲锋，“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一个个的死战坚守，就怕当了俘虏变成“平面人”。

燕军没讨到丝毫便宜，辍攻修整。田单开始使出障眼法迷惑燕军，称“神师”已赐他破敌妙方，乘燕军修整之机，“使老弱女子适城”，精壮男子却不露面，皆挥镐于城根向外挖洞，却不挖透，只留最外一两层砖，从外观之，一无异样。骑劫这猪头看城上巡城的不是老弱就是女子，还以为齐军阵中精壮男人都在他上次攻击中死光了呢，心下得意。

国子藏书

田单又继续“指挥”骑劫：“咱们身在城里，先人祖坟都在城外，这燕军要是去刨了咱祖坟，让咱先人暴尸，咱哭也哭死了，军心可就散了。”骑劫这家伙比三孙子还听使唤，立马又派人去“尽掘垄墓”，并焚烧尸骨。“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哭是哭了，军心散了吗？——“怒自十倍”，都大喊着要出城与燕军决一死战！

田单看看火候已到，让大家稍安，言“神师”灭敌就在今晚。一面令人四下出动，见牛就征用。属下不明所以，然既是“神师”所教，谁敢怠慢？“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一面又派使者出城找到骑劫，说城内兵员耗尽，无以为战，愿献城投降，只求活命。“燕军皆呼万岁”，高兴啊，战事终于要结束了。

田单把戏做足，紧跟着又派几个人装作城里的富豪，拿着大家凑起来的金银去“贿赂”骑劫：“即墨说话就要降了，望将军入城之后约束下属，多多照顾小人妻妾老小，区区薄礼，还望笑纳。”

一切的一切，把个骑劫乐得一张嘴巴裂到了耳朵根儿，军备也不要了，爱松懈就松懈吧，反正明儿齐军就降了，俺就可以去燕王那儿表功了。乐毅攻了那么久的城池就这样被老子拿下了，哈哈哈。

田单让人在收来的千余牛身上都披上大红帛被，系好，被子上绘以张牙舞爪的神怪图案，两只牛角上缚以寒光闪闪的兵刃，在牛尾缠上浸过油脂的干草。另选壮士五千人，披挂待命。齐人因祖坟被掘，恨不得这就出城死战，是以人人当先，五千勇士，须臾而就。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当夜，齐军大开城门，燕军兴高采烈，以为齐军开城出降。正观望间，突然一声巨响，城墙根砖头突然向外飞出，出现数十个大洞，紧跟着只听见轰隆隆响如巨雷，城门及各洞内火光大盛，奔出狂牛无数。原来齐军撞开早先挖好的洞穴内仅剩的外砖，点燃绑缚在牛尾的干草，“牛尾热，怒而奔燕军”。

燕军措手不及，乱做一团。火光下燕军见绘于牛背帛被上的图案，莫不是凶神恶煞一般猛扑过来，以为天兵降临，何敢当其锋？牛尾吃痛，只顾狂奔，角上利刃，真真是见神灭神，遇佛杀佛。燕军大败，死伤无数。此时城内鼓声大作，“声动天地”，那五千勇士，左手火把，右手大刀，跟在牛阵之后冲杀而出。

有些失去攻击方向的狂牛反奔齐军，待一见火光一片，牛惧火，又转身往燕军阵中猛扑。乱军之中，骑劫也中牛角利刃，竟被开膛破肚，白天刚收来的金银珠宝散了一地……

齐军一鼓作气，挥军进击，穷追不舍，“所过城邑皆叛燕而归田单”。这没办法，毕竟燕王在齐国的统治日浅，还像窗户纸一样的一捅即破。作为主将的骑劫又是割人鼻子，又是刨人祖坟，民心尽失。现有田单聚众乘胜反击，谁不高兴呀？

于是田单“兵日益多”；反观燕军，“燕日败亡”，每天除了逃跑就是撤退。田单“转战逐燕”，“北上黄河”，“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田单“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齐国至此复国，燕昭王、乐毅数十年心血，就这样被败家子燕惠王毁于一旦……

高清PDF WWW.GQPDF.COM

田单一战成名，“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关于田单，再无故事。

齐国虽然赶走了入侵的燕军，但其国力一泻千里，不再是当年打个喷嚏都地动山摇的强国。在战国后期无所作为，甚至坐视赵军长平之败而不救，致使秦国打瘫赵国这最后一只拦路虎，进而吞并六合。齐威王、孙膑培植起来的强大齐国，自湣王起，没出过一个有见识的国君，其亡者，必也。

孙膑击败强魏而使齐国傲视群雄，乐毅却不能因击败强齐而使燕国称霸，个中原因，虽一言难尽，然燕惠王的急功短视终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乐毅又不是吴起、商鞅那样的改革派，因而也不会侵犯了燕惠王什么私家利益，到底燕惠王如何与乐毅“有隙”，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乐毅的《报燕王书》中看出端倪。

乐毅从齐国归赵之后，燕惠王生怕乐毅因此而怀恨，率赵军公报私仇，就给乐毅写了封信，极力为自己辩解开脱。乐毅回书作答，这就是享誉后世

国子藏书

的《报燕王书》。

乐毅在书中提到“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先王格外抬举我，先把我列入宾客之中，又把我选拔出来高居群臣之上，不同父兄宗亲大臣商议，就任命我为亚卿），这儿“不谋于父兄”，不能理解为“未谋父兄”，设若宗亲大臣也任人唯贤，认可乐毅，燕昭王又不是骄横的齐湣王，干吗不和他们谋呀？解释只有一个：昭王与他们谋了，遭反对，昭王认准了乐毅就是他在苦苦追寻的千里马，是以不顾群臣反对，让乐毅“立之乎群臣之上”，所以“不谋于父兄”准确地说是“不顾父兄”。

高清PDF WWW.GQPDF.COM

如此一来，乐毅受到的嫉恨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后来燕昭王又“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更是让一群红眼病人病入膏肓。他们知道在燕昭王这里没什么文章可做，于是把怨言尽诉太子。所谓乐毅与少主的“仇隙”，即因为惠王宠臣的嫉妒而来。历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太子尚未登基就对乐毅充满了恶感，所以一听有人说乐毅要背燕王齐，惠王就深以为然。

可笑这个惠王，在调换乐毅致使燕军惨败之后，又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左右臣子身上，在给乐毅的书信中左一个“左右误寡人”，右一个“左右误寡人”，难道你自己的脑袋只是个摆设？就算看在他爹的分上也该先作一番考察再做决定啊。

燕惠王哪里明白乐毅的一片苦心：攻伐齐国，可不是强盗打劫，抢完了就跑。乐毅要把齐国变成燕国的一部分，是以每下一城，乐毅都要设郡立县，建立燕国的统治。燕国地小力弱，众所周知，如果燕齐真正的合为一体呢？那种成就便不是孙膑弱魏强齐那样的档次，恐怕连强大的秦国也不在其话下了。所以有人以乐毅削弱齐国而间接帮了秦国就怀疑乐毅的远见，就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了。

在这一点上，满脑子复仇情结的燕昭王恐怕都没明了乐毅的宏图大志。可惜，燕惠王这种政治蠢才，只配支使骑劫这等军事蠢才，把前人的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从这个意义上讲，乐毅的政治才能其实远在其军事才能之上，仅仅冠之于“名将”是不对的。事实上，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倒有限，无法与孙膑这样的用兵大家相提并论：齐国主力是被联军击败的，而且齐湣王自己也帮了乐毅的大忙，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乐毅能一路势如破竹，实在是因为齐湣王这个超级“卧底”了。乐毅下齐国七十余城，并没经

国子藏书

历过真正的硬仗，否则何以史书无著？等到齐湣王一死，齐民一同心协力，乐毅就拿不出田单那样的生花妙笔。单论战术，乐毅甚至逊于田单。自然，在大的战略方面，田单难望乐毅之项背。

这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第一牛人诸葛亮，每每自比管仲、乐毅，是很有道理的。诸葛亮其实也是精于政治，长于战略规划，真正于军事指挥方面，建树并不像《演义》中写的那么赫然，罗贯中没少干把别人的金纸贴在诸葛脸上的活儿。

乐毅被赵王封为望诸君，最后“卒于赵”，也算叶落归根了。

正是：千里良驹世罕有，慧眼伯乐益难觅！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高清PDF WWW.GQPDF.COM

姓　　名：白起
封　　号：武安君
性　　别：男
籍　　贯：秦国郿县(今陕西眉县)
学　　历：无文凭，但具军事学院博士同等学历
家庭出身：贫农、无业游民
生　　卒：？年～公元前257年
特　　长：打仗
主要经历：一直在秦国为军将，以依湘之战成名，此后东征西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前260年，长平之战，坑埋赵军40万人，打痛东方六强之四，大肆杀戮，最后杀的一个人是自己

国子藏书

一、杀人之戏

齐国蹦极似的崩盘，获利最大的其实就是西秦了，因为他的头号竞争对手东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瘫了——这让人想起当年苏联的解体，那时候美国从上到下，肯定也是个个回家煮喜面吃的。其他参加伐齐的诸侯，燕国是挥刀自宫、自取其辱，赵、魏、楚都或多或少得了些实惠。只有韩国纯属为他人作嫁，未进一毫之利。那韩国明知无利可图，当初干吗还要派兵参战呢？《史记》里写得明白，韩国此举是“佐秦攻齐”。

原来在乐毅伐齐之前，韩国在秦国一系列拳打脚踢之下几乎报销了，最后是不得不割地求和，托庇于秦国。秦昭王这次让他佐一把，韩国倒是想不去呢，敢吗？而打瘫韩国的这一轮组合拳中，又首推一代军事统帅白起指挥的伊阙之战了。

“白起者，郿人也”，是战国时期秦国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牛人（商鞅、张仪、范雎等全是外来户）。“善用兵，事秦昭王”，完胜韩、魏二十四万联军的伊阙之战是其成名专辑的主打作品。

秦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魏国遣五万大军入韩，会合韩军，组成联军二十四万，以韩将公孙喜为首，进据伊阙，欲将于去年攻占新城的秦军驱逐出境，守住韩、魏的西边门户。身为左更的年轻将领白起率十万左右的秦兵与联军就这么对上了眼。

战事之初，身为菜鸟的白起还有点紧张，小心翼翼地据险而守。等了几天，发现对面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什么像样的攻击动作。派尖兵乔装改扮偷入韩营逮了几个“舌头”回来，一审问才知道对面玩起了两个和尚没水吃的把戏——都想保存各自的实力，都想让对方先上，等打得差不多了自己再蹦出来捡死鸭子。

白起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天助我也，我让你俩全变成熟鸭子！”因韩、

魏双方都不打算先行攻击，白起料联军根本尚未进入战斗状态，遂先布设疑兵稳住韩军主力，让其不敢轻动。然后集中秦军主力于夜间出其不意对魏军营寨发起猛攻。魏军根本未曾料到秦军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竟然弃守转攻，一个措手不及，还不等从被窝里爬出来披挂整齐就灰飞烟灭了。白起身先士卒，阵斩魏军主将犀武。

这一家伙，秦军如同从天降临一般突然出现在韩军防守薄弱的侧翼，韩军来不及重新部署，仓促应战，被冲得七零八落。这没办法，好比两个人掐架，攻击、防守的能力都集中在正面，如果让对方绕到你的侧面揍你腰眼，那还不死得很难看？白起带兵一向鼓励部下心狠手辣，结果二十四万联军一大半身首异处。联军司令公孙喜当了俘虏，成了秦兵的“公孙”，喜是喜不起来了。

高清PDF
WWW.GOPDF.COM

随后的几年里，白起又揍了韩国几次，次次完胜。韩釐王一看既然竞争不过你那就干脆合资，于是割地交了一笔保护费之后，就让秦王给他当家算了。这便是伐齐之战中韩国为秦国免费跑腿的缘由。白起也因屡战屡胜而积累起足够的自信心，并因伐韩之功晋升大良造（相当于副宰相）。

打瘫韩国之后，秦昭王看看楚国由于官僚们大搞腐败而让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善心”一发，就打算把楚国那些地盘划拉到自己名下算了，以便“解放”生活在那一片土地上的广大楚国人民。然楚国幅员实在辽阔，要全面入侵楚国以秦国现有的兵力显然是不够的（这与二战时德国入侵苏联类似）。昭王委决不下，遂问计于大良造白起。

白起笑曰：“大王何太痴耶？楚地博大，穷全秦之兵尚不足踞其一隅。然大王既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

王曰：“愿闻其详。”

起曰：“大王欲图其地，何不先图其兵？臣闻兵者，杀人之戏耳。设若敌兵尽为我戮，其地非我属而何？”

王曰：“理虽如此，然楚屯重兵于秦楚边境，欲图其兵，非易事也。”

起曰：“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臣不才，愿领奇兵一支，寻隙直入楚地，奇袭楚都郢城。首都沦陷，楚军必乱。是谓黑虎偷心，乃伐楚之上策。”

对这么一个大胆的军事构想，昭王有点犹豫。白起又详细分析了秦楚双方态势，并摆出了自己的具体规划，何处进兵，途经何处，何处取得给养等等，终于说服秦昭王冒险一试。

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年底，经过精心筹备，白起率四万黑衣

黑裤黑旗的黑虎悄悄沿汉水东下，历尽艰辛，突然出现在汉水中段要地邓城，把屯扎在秦楚边境的楚军主力甩在身后数百里之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本来就守卫薄弱的邓城。

白起在邓城补给之后稍做修整，就挥军直扑楚国别都鄢城。楚国君臣深知鄢城实为国都郢城的门户，鄢失则郢危，可楚军主力尚在数百里之外，没奈何，急调郢城卫戍部队及周围地区的军民开赴鄢城守卫，对付这群借水遁而来的黑瞎子。

一来秦军人数上处于劣势，二来楚国军民皆死战，秦军强攻鄢城数日竟未奏效。楚国的上层把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下边的军民却能万众一心，誓死抗秦，实在难能可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是白叫的。

白起深知自己孤军深入，如果不能速战速决，自己连同手下数万将士都得交待在楚国腹地，黑虎偷心就玩成黑虎痛心了。急中生智，突然想起自己是顺水路而来的，干吗不再利用一次汉水呢？遂在鄢城上游筑坝拦贮汉水，实施水攻。可怜鄢城，被吞没于滔滔洪水，十万楚国军民，尽遭溺毙，汪洋之上，浮尸相接……

鄢城失守，本来守卫郢城的楚军又尽折于鄢，楚顷襄王哪里还敢蹲在郢城恭候白起？不等兵到，就宣布：生命在于迁都，于是“东走徙陈”。白起于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进占郢城，偷心之战大功告成。

由于首都沦陷，国王出逃，致使西线楚军军心动摇，秦军乘势跃出战壕冲锋，楚军全线向东溃逃，直至竟陵，致使竟陵以西、以北广大地区皆为秦所有。“秦以郢为南郡”，昔日楚都，至此沦为秦国一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武安，欲以武力而安天下也。

五年之后，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赵魏两国因屡遭秦国进犯而迁怒于秦国的小弟韩国，联军十五万（赵二万，魏十三万）攻击韩都新郑的北门户华阳。韩国哪里抗得住？“冠盖相望告急于秦”。小弟挨揍，做老大的自然得去找回场子，再说整瘫赵魏也是秦之大愿。然而华阳位于韩国东部，与西秦八百里之遥，如此于仓促之间劳师袭远，会不会把活儿练成偷鸡不着蚀把米呢？为此武安君白起与左庶长王龁在朝堂上就争执了起来。

龁：“劳师袭远，兵家大忌也，敌以逸待劳，我何以为战？”

起：“将军此言大谬！若敌知我之将至而有备，是谓以逸待劳；然若敌未知我而无备，敌何逸之有？如此一来，以我之有备攻敌之不备，如何？”

龁：“然大军东向，敌焉不知哉？”

起：“兵贵神速，我若日行百里，敌岂能料我之速至如斯？”

国子藏书

龁："兵法说：五十里而军半至，士卒如此长距离、长时间急行，达者能有几成？"

起："将军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普通士卒如此急行，十不至二。然则若果精挑士卒，配以良马，如此专为长途奔袭而组建的特师，将军以为至者几何？"

龁："说起来容易，将军敢亲领兵乎？"

起长笑曰："正有此意！等我凯旋，将军何以堪也！"

昭王也认为白起之言有理，遂挑精兵三万，即日启程，令白起火速救韩。

二、决战长平

白起深知此行成功与否，全在一个"速"字诀上，一刻不敢耽误，迅速挑兵、配马，然后率领这群救火队员以罕见的急行军速度远程奔袭，从决定出兵那天起算，仅八天时间就到达华阳。赵魏联军此时正全力猛攻据城而守的韩军，根本没料到秦军会来得如此迅捷。

白起一到，根本不等联军调整部署，就立刻指挥部下轻骑全力冲锋。韩军见援军到来，也大大嘬了一口兴奋剂，士气大振，打开城门就奋勇出击。联军遭到前后夹击，阵脚大乱，主将芒卯败逃，十五万联军被"斩首十三万"，二万败兵被追兵迫进黄河，溺毙无数，生还者屈指可数……

武安君白起得理不饶人，会合韩兵，乘胜直逼魏都大梁（大梁隔新郑、华阳都不远）。魏军遭此大败，短时间内几无力再战，不得已割让南阳与秦讲和——六国怎么死地？就这么割死的！——自此，三晋之兵闻起名而丧胆。白起自回咸阳与王龁理论不提。

随着秦相范雎（封应侯）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秦王开始着手吞并隔自己最近的小弟韩国，就跟韩王说了："瞧你这君王当的，太惨点了吧？要不你别干了，把你的地盘全部交给寡人打理，你自己找个景致好点的地方养老多好？"韩王一听："好嘛，敢情连小弟也做不成了。你以为就你想自称寡人啊？想兼并寡人的产业，门都没有！"于是秦韩同盟破裂，开始拳脚相向。

自然，韩国哪里是秦国的对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韩王最常见的尊容就是鼻青脸肿了。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左庶长王龁"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致使韩国被拦腰切成两段，北方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断绝。

韩王想着反正上党与咱失去联系了，咱是管不了它了，就干脆把上党郡

献给了秦国，看看能不能以此与秦讲和。上党郡守将冯亭却不愿降秦，反举该郡十七县投赵。他希望以此来把秦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赵国身上，“秦怒，必攻赵”，这样秦就成了赵、韩共同的敌人，进而可促使“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

“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仍旧驻守上党。应该说冯亭的策略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的秦国对付东方某一个诸侯国，自然是占优势的，但如果东方多个诸侯国能实实在在地联合抗秦（不能是依阙之战那样的貌合神离），秦国是很难讨到便宜的。尤其是赵国，此时国力不弱，如果能与东方诸侯修好，全力对付秦国，秦国未必就敢为所欲为。惜乎此时自大的赵国君臣还没充分认识到联合对抗秦的重要性，还在那儿今儿掐这个一把，明儿又揍那个一顿，一把子好力气全然没用对地方。

本来按照远交近攻的方略，赵国暂时还应该是秦国拉拢的对象，可就因为赵国捡了上党这么个现成便宜，秦昭王、范雎一怒决定提前对赵国下手。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龁开始攻击上党郡，冯亭他们哪里是善打硬仗的王龁对手？没招架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退向赵国本土。赵使名将廉颇进驻长平，以便镇抚从上党败退下来的军民。王龁尾随而至攻击长平，先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由于秦兵远离本土作战，宜以速决，因此王龁督战极严，又大幅度提高犒赏的数额，秦兵看见一个赵兵那就是看见了一堆会活动的银子呀，谁不想要呀？秦兵立功心切，士气极旺，致使赵军初战失利，先锋受挫。身经百战的廉颇立刻改变策略，“赵军筑垒壁而守之”，高筑围墙，“秦数挑战，赵兵不出”。

这样一来，轮到秦兵抓瞎了，劳师袭远，给养是第一难题，一旦相持日久而饭票告罄，秦军只能不战自退。赵军如果捏拿好火候出击，秦军可能真的就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对这么一个对峙的态势，秦、赵双方的君王心里都很不爽。秦昭王自然是担心战事拖得时间长了对己方不利，赵孝成王对战事进度的不满就纯属骄狂自大的瞎比划了。于此之前，赵军主力与齐或韩等弱国对垒总是占尽优势，致使年轻的赵孝成王以为赵军天下无敌。天下无敌的赵军，在廉颇手里不仅“卒多亡失，军数败”，现在更是“坚壁不敢战”当起了缩头乌龟。这位寡人搞不清状况，对廉颇极为不满，自觉地为秦国随后行反间计打下心理基础。

秦相范雎于是以重金贿赂赵王近臣，让他们在赵王跟前吹风：“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秦国最伤脑筋的，就是怕马

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来统军而已，廉颇么，小意思啦，他就快投降了呀)。”赵孝成王本就对廉颇是一肚子不满半肚子怨，于是不顾蔺相如等元老数次以赵括仅能纸上谈兵相谏，“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廉颇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赵孝成王这混蛋换将上瘾，之前就曾因在北部边境更换个性名将李牧而自讨没趣（详见本系列另一篇《李牧》），还不吸取教训，这次又打起了廉颇的主意，也不看看如今赵军面对的可是以悍勇出名的秦国兵将啊。

秦昭王闻听赵军易帅，暗喜，又秘密委派武安君白起上前线接替王龁担任上将军，王龁降为副将，听命于白起。生怕赵军听说白起为将而走谨慎路线，于是严密封锁消息，“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看起来王龁用兵不如白起，在敌我双方都是公论了。

这场换将大戏就在范雎的一手策划、赵王吐血“配合”之下演出成功，秦军换上了更为老道的煞星白起，赵军呢？好好的良将不用，换上这么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侃将。双方高层的较量……唉，不说也罢。有时候真搞不明白，秦国上来的君王，怎么总是个顶个的，其他的诸侯国就尽摊上一些傻帽头目，什么楚怀王啊，什么齐湣王啊……这又出一赵孝成王。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轻狂的赵括一上任，又是更换军官，又是调整部署，廉颇的那一套全当垃圾给扔了。白起指挥“秦军佯败而走”，赵括“出兵击秦军”，结果钻进了白起布下的口袋大阵，被秦军切断归路，最要命的是“粮道绝”。从秦昭王四十七年七月底一直围困到九月初，“赵军不得食四十六日”，直至杀人食尸。

赵括数次冲杀，“不能出”，终被秦兵乱箭射死，“赵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长平之战，以赵军主力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曾率众投赵的上党守将冯亭愧愤自刎而死……

如何处理这四十万赵军降卒呢？四十万啊，当下降秦不过是因为食绝多日，无力再战，如果遣归，这些人吃饱了饭重新拿起武器，这就又是四十万赵兵啊！所谓时不我待，如果以这些赵兵再来一次长平之战，赵孝成王会再次傻乎乎地换将吗？

那这些人可不可能为秦所用呢？白起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有了“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的先例，使白起认识到秦国在天下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怎么光辉灿烂。为防后患，一向认为“敌尽为我所戮，其地非我莫属”的武安君白起，决定把降卒尽数坑杀!

国子藏书

三、我何罪于天

一个秋雨霏霏的傍晚，数万秦兵押解着赵国降卒进入一个巨大的山谷，天色因为秋雨而愈加暗淡。押解的秦兵令赵卒停了下来。这时赵卒看见秦兵们各自掏出一块白布系于额头，正诧异间，却见山谷两侧的丘顶上出现无数手持镐锄的秦兵。

随着一声呐喊，这些负责押解的秦兵各自刀剑归鞘，手脚并用向两边丘顶攀爬。赵卒预感不妙，回过神来也往丘顶爬去，又有人试图沿来路突出谷去，哪知秦兵早有准备，凡头上未系白布的一律斩杀，其余秦兵也开始飞快地往谷中抛石扬土。

手无寸铁的赵卒先是大乱，待看到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之后，忽然有几个赵卒席地围坐到一起，开始低唱赵民发送死去的亲人所用的丧葬歌，歌曰：

天兮地兮，子是所归，归兮去兮，乐土无陲；
时兮命兮，我是所从，从兮愜兮，怆何以隆？
（你今回归天，回归地，这就归去吧，那里的乐土广阔无边；我顺从时命的安排，顺从了内心就欢畅了，哪里还有大悲伤？）

歌声一遍一遍，往来反复，越来越多的赵卒跟着放弃抵抗，围坐于地，加入这最后的唱叹……

歌声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嘹亮，甚至压住了镐锄之声，本是屠场的山谷，却是一片的平静、安详……

歌声终于越来越弱，越来越小，直至寂寥无声。天色已全黑，一只乌鸦“呀”的一声为赵歌画上最后的休止符。一生以铁血著称的统帅白起，竟在这休止符中猛然一颤……

十月，“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龁攻皮牢”，“司马梗定太原”。白起怀着一种莫名的复杂心境回到咸阳。坑杀四十万赵卒一事对其触动极大：对一个好胜如武安君的人来说，对手的反抗越是顽强，恰恰越能激起他的亢奋。然而这一次，是目睹如此多的生灵束手被自己杀戮啊。赵卒临死悲壮的丧歌总在他耳边回响，挥之不去；他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一簇簇席地而坐的赵卒和一片片飞扬的土石。白起毕竟是人不是魔，反思自己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忽然对战争这个“杀人之戏”极度地厌恶起来。

一年之后（公元前259年）的十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

一听说又要伐赵，白起耳朵里“轰”的一下子又是赵歌，眼前又是围坐待毙的赵卒，竟至卧床不起。这便是“武安君病，不任行”的由来。

王陵攻击邯郸，战事不利，虽经秦王于次年正月发兵增援，仍然不见进展。此时“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令秦昭王始料不及的是，白起生平第一次拒绝将兵出征。他说：“‘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大王发兵攻赵，赵国每天都能得到诸侯救兵。况且，‘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如今举兵攻赵，赵军在城内应战，‘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这仗还是别打了吧。”

武安君这个托辞看似有理，实则危言耸听。史载长平之战，秦军“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而其中的四十万赵卒是在降秦后被白起坑杀，那就是说真正战死疆场的，五万而已。那秦军能损失多少呢？能死出二十万去？白起不会傻到活埋赵卒的时候把自己人也一并埋坑里吧？既如此，又怎么说得上“秦卒死者过半”呢？

发现这个悖论的读者为数多矣，惜乎多在怀疑四十五万、四十万是否确数，却少有人怀疑白起此言的真伪。君不见赵军的伤亡数字在《史记》、《战国策》等文献中多处提及，而“秦卒死者过半”之说，唯见于白起辩词，孰更可信呢？鄙以为武安君为不出战找托辞耳。

这么个似是而非的解释自然蒙不过秦昭王，遂再次命令白起赴邯郸代替王陵，白起再次抗命；又派丞相范雎登门相请，“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干脆闭门不出了。与当年的锐气逼人相比，如今的白起简直判若他人，当年以少胜多横扫韩军难不难？孤军深入楚地偷心难不难？急行数百里决战华阳难不难？——白起何曾有过半句推托？

秦昭王没有办法，又让王龁去代王陵。王龁打仗硬碰硬冲锋是强项，可如何诱敌而出历来就不得其门，是所以长平之战中白起之代王龁也。秦王这次无可奈何又派上了这位，结果是围着邯郸又打了八九个月，邯郸还是没打下来。终于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双双率军援赵（详见本系列另一篇《信陵君》），秦军力不能支，节节败退。

白起私下里和人说：“秦王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啊？”这话传到昭王耳朵里，“怒，强起武安君”，严令白起即日出征。白起再次称病情严重，任凭范雎怎么给他做工作，白起就俩字：不去！秦昭王实在怒不可遏了，削去白起爵位，贬为士卒，并把他轰出咸阳。

白起动身之后，范雎与群臣告诉秦昭王：“白起动身的时候，很不服气，满口牢骚呢。”秦王怒益盛，同时也考虑到以白起之才，一旦为他人所用，必为大患，“乃使使者赐之剑”，令白起自裁。

白起接到宝剑，沉默半晌，不禁一声长叹：“我何罪与天而至此哉？”缓缓抽出长剑，盯着剑锋上闪闪的寒光良久良久，说，“是时候去了，‘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遂自杀”，是时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一月。武安君一生斩敌无数，哪里知道他最后斩杀的竟是他自己……

关于白起说什么也不肯再次伐赵的原因，历来说法很多。一说认为白起预见到了秦军难以取胜，是以不愿意去当这个败军之将。本人认为这个说法有漏洞：一、白起说长平之战中秦国消耗太大，难以再战，然而不要忘了，赵国是长平之战最大的受害者，其各方面的损失都要比秦国大得太多，秦国对赵国还是有绝对优势的；二、从王陵开始攻击邯郸，到楚、魏援军到来，历时一年多，即使是从白起“病愈”起算，至春申、信陵来救，也有半年多的时间，并不是白起所说的“诸侯救日至”。

这就是说，以白起往日用兵的神出鬼没，秦国是很有希望拿下邯郸的。否则秦昭王、范雎又不是傻子，干吗去自取其辱呢？退一步讲，就算担心当败军之将，也不至严重到一再抗命的地步。须知在那种独裁政体之下，抗命就意味着死亡！败军之将与无头之鬼二选一，该选哪个？

另一种说法认为：因为白起与秦相范雎不和（范雎曾因害怕白起功多、位于自己之上而下令停止伐赵），所以白起赌气不上前线。这种说法问题更多：白起抗王命之后，范雎多次登门相请，表明范雎已经迈过了害怕白起立功这道坎，那你白起还抬什么杠？又不是小孩子。而且，如果此说成立，那白起临死应该很清楚自己致死的原因乃是与相国的内斗，怎么会把原因找到坑杀降卒上头去呢？

本人正是从白起临死的那句话试图窥探其内心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只是那被他坑杀的数十万赵卒，而且很显然他为这件事是歉疚的，认为他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说明在平时，白起是反思过这件事的，而且不止一次！谁会在临死的时候想起一些与平时不相及的风马牛呢？

长平之战是白起的最后一战（有人认为他之后还围攻过一次邯郸，本人认为这是误解，《史记·秦本纪》里明确记载，长平之战后，秦军一分为三，白起带一部回秦了），长平之战之前和之后，白起对待战争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转变呢？长平之战与往日白起指挥的战役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坑杀了数十万降卒，再结合他临死的感言，几乎可以肯定正是这次大规模的坑降事件给了白起当头棒喝！——其实晚年自觉杀戮过多而忏悔的将领，恐怕也远不止白起一人，不同者，各人的机缘而已。

不管怎样，白起于军事一道，绝对是古今罕有的统帅。他的屡次违背常理的出奇制胜，比如孤军深入的偷心战术，比如急行数百里的劳师袭远，都不失为对用兵之道的闪亮补充。惜乎无兵书传世，让后人难以全面领会其军事思想。所以本人称之为“统帅”而不是“军事家”。理由很简单，连论文都没有的人，好意思称博士吗？最起码，也该来个《俺的前半生》、《俺的路》什么的吧？

白起为将三十七年，无一败绩，歼敌逾百万，东方六强先后被他打瘫其四，尤其是长平之战，击溃了东方最后一个强国——赵，为秦吞并天下铺平了道路。白起是残忍的，他为将期间，少有抓多少多少俘虏的记录，有的只是斩首、溺毙多少多少万。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抓俘，还被其尽数坑杀。然而也正是这次坑卒，让他幡然而悟，毕竟，武安君是人不是魔。

正是：战神嗜血一煞星，且将残躯祭素灵……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信陵君

姓　　名：魏无忌
封　　号：信陵君
性　　别：男
籍　　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
学　　历：无文凭，出身王侯，他也是不需要这个东东滴
职　　务：君侯
家庭出身：王侯
生　　卒：？年～公元前257年
主要经历：1.在魏国广纳食客三千
2.公元前258年～公元前248年，窃符救赵后，留居赵国
3.公元前247年～公元前243年，回归魏国，率燕、赵、韩、楚、魏五国联军于河外之战大败秦军

高清PDF www.gaopdf.com

国子藏书

一、啥叫门客？看门的呗

赵国长平之战惨败，国力大衰，致使东方已没有哪个诸侯国具备独力抗衡西秦的能力了，合纵实际上已成为东方诸侯生存的唯一途径。这类似三国时期的孙刘联盟——孙权也好，刘备也罢，单独去和曹操练，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深明时局的鲁肃多方周旋也要维持住这个联盟。虽然在一些局部似乎让刘备占到了便宜让东吴吃了亏，但是站在大战略的高度，鲁肃对东吴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周瑜，断断不是《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那个傻乎乎的“老实人”。

回到战国。秦国自张仪以来就一直坚持打击与拉拢两手抓的外交政策，致使被拉拢的一方总也看不清形势而对秦国抱有侥幸心理：以为秦国揍了别人气儿就出完了，就对揍寡人提不起兴致了；更有甚者，还幻想依附强大的秦国而从其他诸侯那儿捞得好处。所以以往的合纵攻秦，总是因为关键时刻有人掉链子而罕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然而六国之中也出现过一个类似鲁肃那样高瞻远瞩的大才，他就是因养士而名闻天下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魏昭王在位混了十九年，没啥建树，于公元前277年蹬腿闭眼了，把魏国这个乱摊子传给了长子，这就是安釐王。公子无忌是和安釐王一起长大的，二人关系不错，所以做哥哥的一登位就封他的小弟为信陵君。时无忌尚年少，约十来岁。

此时的魏国愈加衰落，安釐王又是一个一无胆气、二无才气、三无运气的三无青年，即位之后的十年内，哥们最常练习的功课就是割地与秦求和，动不动就是“×年，秦拔我数城，杀数万人，予秦××地与和”，连臣下都觉得丢人实在丢得够了，尖锐地指出“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窝囊废却说了：“您说得很有道理啊，可事已至此，我还有甚办法呢？”

国子藏书

相比之下，比安釐王年少的公子无忌反显得有进取心得多了。看到魏国简直沦为一块任秦国宰割的里脊肉，不甘坐以待毙的无忌公子决心有所作为，以保全祖宗传下的家业。从哪儿着手呢？自然是从人着手。要振兴一方，文臣武将，哪方面缺得了人呀？于是信陵君开始舍财下士，不管对方是捡垃圾的还是掏粪坑的，也不管人是穷得掏穿了裤袋还是背得喝凉水都塞牙，只要你有二两本事，信陵君就舍得花百两纹银。于是“士以此方数千里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呵呵，跟有编制似的，战国四公子养士全是三千人。）

信陵君与同一时期以养士闻名的楚公子春申君不同，春申君那哪叫养士？说到底是把士当作一个对外炫耀的摆设而已，他手下的门客的唯一任务大约就是吃饭了。信陵君却是真的把门客们当人才、当老师，尊重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教诲。久之，信陵君的眼界也大非从前可比。同时由于信陵君天性重信用讲义气，在诸侯中人缘极佳，魏国有难，谁都愿帮一把，致使秦国也对其忌惮三分，其声望甚至远超身为魏王的乃兄，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隔阂。

且说一日魏王吃完早点，抹抹嘴就问执事官：“今儿割哪一块啊？”执事对曰：“恭喜大王，秦兵已退多日，今日不用割肉……啊不……不用割地了。”魏王愣了一下，心不在焉地应道：“是么？”

不用签割地文书，倒显得无事可干了，想了想，着人传公子无忌，想与这位小弟玩一把小时候常玩的博棋。二人激战正酣，却见那个执事官慌慌张张进来，抖抖索索就趴在地上：“大、大……大王，不好了，北……北面赵军……杀过来了，就快进入魏境了！”魏王一听心里咣当一凉：“唉，连赵国也想来割寡人的肉吃啊。”站起身来，“欲召大臣谋”。

信陵君倒泰然自若，止王曰：“王兄不必惊慌，‘赵王田猎耳’，大概想猎几头野鹿回去补补身吧，并不是要来扰咱们的雅兴啊。来来来，接着下棋，这颗子王兄到底打算落哪儿啊？”魏王将信将疑，坐了下来，心不在焉地一通胡下。

没过一会儿，那位执事又进来了，眉开眼笑，满脸的褶子都拧到了一起，活像一只小笼包：“大王洪福，‘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这才把一颗悬在房梁上的心放回到肚皮里，忍不住问信陵君：“公子何以知之？”信陵君笑笑，依然低头看棋：“臣弟有个门客，现去了赵都做卧底。此子好生了得，赵王的一举一动，他都能及时通报。这次的田猎么，赵王都筹备好久了，‘臣以此知之’。”魏王低头，看棋盘之上已被信陵君占据大半，若有所思……

公子无心，魏王有意，“是后魏王畏公子贤能，不敢任公子国政”。——

国学藏书

有什么办法，一无超过信陵君的才气，二无让信陵君放手一干的胆气，只好祈祷列祖列宗们多赐给他点运气了。

却说那个潜进赵国的卧底，与信陵君之间的联络是通过另一个骑术精湛的门客。这门客又一次从赵国回来见信陵君，说完赵国的动向，忽然提到一件奇事："臣由东门入，监门的一位老者突问臣下：'赵近有事乎？'令臣好生纳罕，不知如何作答。"

信陵君大惊，一个看门的老者如何有此神通？遂备了一份大礼，与那个骑士就赴东门找那个老门监一睹究竟。原来此人姓侯名嬴，"年七十，家贫"，已于此看守城门多年。信陵君要送他这份大礼，尽显结纳之意。侯爷微微一笑，却"不肯受"，说："我老头子确实穷了几十年了，可也不能因为薪俸不高就无功而受禄啊。"

公子曰："无忌有一事不明，万望先生指教，当值此金。（叫过那位骑士）先生何以知晓此子自赵国而来？"侯嬴笑曰："无他，我见此子多矣，此子每入城，赵地有事十之八九，以此知此子必自赵也。"公子与骑士相视而退。

高清PDF
WWW.GQPDF.COM

信陵君知道他遇上了真正的高人，识破骑士身份已属惊人，一个看门老头对时事了如指掌，这在通讯水平几近于零的战国时期简直就是奇闻了。乃广发请柬，置酒，欲"大会宾客"。到了那一天，信陵君亲自赶着马车，空着左边的尊位，去接侯老爷子。侯爷这次倒没谦让，整了整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公子执辔愈恭"。

走着走着，侯爷忽然说："小人有个朋友在市上杀猪卖肉，不知可否劳公子绕道载小人去看看他？"信陵君哪敢怠慢？"引车入市"，侯爷下车自与满身猪油的屠夫朱亥谈笑风生。朱亥呢，只管与侯嬴寒暄，对侍立一旁的无忌公子视而不见。"公子颜色愈和"。

侯嬴朱亥这哥俩倒像三十年的亲戚四十年没行走过了似的，把前八十年发生的旧闻都翻了出来侃一遍，引得"市人皆观公子执辔"，纳闷这谁这么大排场，配用这么玉树临风的马夫？随从们惦记着那业已摆上桌子的酒菜，心里没少骂"姓侯的这老王八蛋"。

终于侯嬴与朱亥打住了话头，随公子"至家"，家里早就是"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了，个个饿得前胸湿嗒嗒的一片——酒菜早上来了，可主人迟迟不归，谁不淌口水呀？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然后举杯，说今日请大家来就是为了给各位引见这位高人侯先生，"宾客皆惊"，就这么个其貌不扬、破衣烂衫的糟老头？原

国子藏书

来姓侯？还是高人？

席间，无忌公子又屡屡起身为侯爷敬酒，侯嬴终于为公子的一片诚意打动，原意为公子出谋划策。这倒让人想起授留侯张良《太公兵法》的黄石公了，是不是有本事的老头都这么喜欢折腾人啊？

侯嬴又数次推荐他的屠夫朋友朱亥，信陵君登门送礼多次，朱亥对送来的金银礼品一律照单全收，不过始终惜言如金，每每说不上三句话，喜怒不形于色，让无忌公子暗暗纳罕。

侯嬴如今衣食无忧，却死活不肯放弃他的老本行，还去东门做他的门监。于是信陵君时常往东门求教，见识日增，认识到要保全宗庙祖坟，凭一己之力及区区几千门客根本就是瞎掰，唯一的途经就是合纵——合众弱以与一强。

可惜诸侯之中有此见识的人实在太少了，不顾强秦在侧虎视眈眈，还在一味南征北伐互相削弱。这不，魏安釐王十一年（公元前266年），“齐楚相约而攻魏”。魏国没法自保，“使人求救于秦”。

齐楚退兵之后，不长记性的魏王因为秦国救了他，“欲亲秦而伐韩”，想夺回华阳之战后割给韩国的土地（关于华阳之战，见《白起》），全然搞不明白秦国是出于什么目的而援之以手。对此，信陵君坚决反对，一篇慷慨陈词，充分展现了无忌公子的远见卓识及对时局的精准把握，现择其大意：

“一、‘秦之欲无穷也，非尽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秦，虎狼之国，所图者绝不仅仅是哪一个诸侯国，而是整个天下。大王切莫幻想秦灭亡某一个诸侯国之后就从此兵甲归库、马放南山了。岂不见今日秦国的疆土比之孝公之初，早已倍之，然秦国停止攻伐了吗？

“二、韩国目前处境艰难，‘内有大乱’，若此时‘外交强秦、魏之兵’，韩国必亡！韩国一亡，秦国进据新郑，‘与大梁邻’（韩都新郑与魏都大梁相近），犹如放只老虎于大王卧榻之侧，‘王以为安乎’？

“三、秦国一旦灭亡韩国，次必图魏。以往隔着韩国，咱们还被打得连年割地呢，若果韩国灭亡，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之水以灌大梁’，大王以为还能持多久？

“四、为今之计，应该‘速受楚、赵之约’，与楚、赵两国结盟，不仅不能伐韩，反而应合力存韩！如此，魏国就成为韩国赖以生存的依靠，‘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为魏之县也’，大王欲亲秦，所图者不过韩地，若果‘魏得韩以为县’，与大王尽得韩地又有何区别？”

由于信陵君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情入理，文武大臣几乎全部站出来反对助秦伐韩，安釐王一看这次寡人真是寡得可以，不得已，此议作罢。否则，

国子藏书

秦灭六国可能要提前三十年了。

二、赵国，我救定了

长平之战后的次年（公元前259年）十月，秦军再次围困赵都邯郸（详见《白起》），赵国复用老将廉颇顽强抵抗，战事一直打到第二年。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的赵国力不能支，遣使四处求救。赵相平原君赵胜的夫人乃是信陵君的姐姐、安釐王的妹妹，是以平原君“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于公于私，魏国出兵相救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

秦昭王探得魏兵既出，就派了个使者“告魏王曰”：“寡人拿下赵国，只是早晚的事，我看你们谁敢去救赵！寡人先把话撂这儿，谁敢去救赵国，等寡人拿下赵国，‘必移兵先击之’！”

魏安釐王那点胆气早就被秦兵打成了负数，如今给秦昭王这么一瞪眼，立马觉得裤裆子里湿乎乎的，忙不迭派人飞骑而出，追上晋鄙，令其于邺城屯扎，“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信陵君心急如焚，“数请魏王”，又派“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安釐王呢？任你长跪、抢地啥招都使上了，我自“巍”然不动！

信陵君苦求多日，安釐王干脆闭门不再见他。公子急怒攻心，胸中义气一发作，跑回家召集门客，凑了百余辆勉强还能跑的战车，“欲与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我救不了赵国也不独活着了——够义气！

信陵君连铠甲也不披挂，率着这百余辆战车就这么出发了，“行过夷门，见侯生”。

嬴：“公子意欲何往？”

无忌：“无忌苦求王救赵而不得，‘计不独生而令赵亡’，这就去与赵共生死！”

嬴默然良久，笑曰：“如此公子多努力吧，老臣就不跟随公子了。”

信陵君领着这群待宰的羔羊走了几里地，慢慢冷静下来，寻思：“我平生待侯生不薄，侯生见识广博，为人仗义。我如今以死赴赵，他……他怎么连句像样的话都没一句呀？这可不是他平素之为人，我是不是哪儿做得不对啊？”越想越觉得蹊跷，遂止住车队，又下车来回踱了几步，终于下令羔羊们回城来见侯生——好险啊！

侯嬴见公子回来，欣然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已恭候多时了。”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无忌问曰："先生何以知之？"

侯爷答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如今国家有难，公子以区区百余破车'而欲赴秦军'，这不是往老虎嘴里填羊肉吗？义则义矣，然'何功之有哉'？公子素日待臣甚厚，如今赴死而臣连句好话都不曾送公子，老臣岂能无义至斯？'以是知公子之复返也'。"

信陵君闻此言，知侯生必有妙策，"噗通"一声就给侯嬴跪下了："无忌无能，出此下策。万望先生教我，以救国家。"侯嬴慌忙扶起公子："公子何以至此？请退左右。"

待左右都退下之后，侯嬴低声语公子："公子可知调令晋鄙的兵符位于何处？"

公子："常在王卧内。"

嬴："然也。公子尚记得大王的宠姬如姬否？"

公子点头不语。

嬴："臣听说如姬之父为人所杀，如姬悬重赏'欲求报其父仇'，连大王都惊动了，可一晃三年，连仇人是何方神圣都没查出来。如姬知公子门下能人云集，于是将此事哭诉于公子，'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不知可有此事？"

公子："久矣，提它作甚？"

嬴："公子高节，自不以此为恩。然如姬实至孝至义之人也，为谢公子，便是搭上性命也'无所辞'。如今如姬最受大王宠幸，能'出入王卧内'。公子何不请如姬窃得虎符？如此持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

不等侯爷说完，无忌打断："不可！大王追究起来，势必害了如姬性命！以薄恩而欲人以性命相谢，岂是我辈之所当为？"

侯爷满脸凝重："公子，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公子是明白人，若不能救得赵国，魏国能独存乎？魏之不存，如姬则为秦走卒之妾矣，虽生又何欢？况其时魏民尽为秦奴，又岂只一如姬哉？"

信陵君知侯嬴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左思右想，确无他法，遂"从其计"，修书一封，派门客入宫面交如姬。

门客去后，侯嬴和公子也没闲着坐等。侯老爷子进一步为公子谋划："'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万望公子以大局为重，放手一搏。与晋鄙合验虎符之后，如果晋鄙一切听公子号令，'大善'。如果晋鄙尚存疑虑而不与公子兵，'事必危矣'。"

公子："如之奈何？"

国子藏书

嬴："公子还记得那个屠夫朱亥吗？'此人力士'，昔与人搏，人十余不能近其身，如今深藏不露，隐于屠市。今可随公子，晋鄙一切听命则罢，万一有变，'可使（亥）击之'。"

"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一如既往，二话没说，操起家伙就随公子来见侯生。正当此时，门客归，"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无忌接过兵符，终忍不住问曰："如姬如何？"门客对曰："如姬无他言，但焚公子书耳。"

"于是公子泣"，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侯生轻声问："公子怕死了吗？'何泣也'？"

公子曰："晋鄙，悍猛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如姬焚毁书信，欲报无忌而为开脱耳，终亦难逃一劫。军未至赵而已累数人性命，无忌心何以安？且背王命，是不忠也，'是以泣耳，岂畏死哉'？"

侯生动容，叹曰："公子至忠至义，此臣所以事公子者。公子身系天下，岂能背负如此不义之名？一切皆出自老臣，臣老了，不能随公子出征，那就让臣这把老骨头来承担一切不忠、一切不义。公子走后，老臣会计算公子行程，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死向晋鄙将军、如姬和大王谢罪，以减公子罪孽，也算老臣报公子相知之恩吧。"

高清PDF www.gaoqing.com

信陵君尚待言，侯嬴止住他："公子且退，容臣独与朱亥诀。"

事已至此，信陵君也只得出来披甲戴盔（终于肯披挂了）。少顷朱亥出，并无言语，径与公子同乘，不等公子多言，即御马出城而去。

三、真的有鼠兄龙弟

信陵君与朱亥率门客日夜兼程，到达晋鄙屯军之处邺城，假传王令让晋鄙交出军权。果如侯嬴所料，晋鄙在小心翼翼地合验过虎符之后，依然心存疑虑。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信陵君，说："'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如今君来代我，一无大王书函与鄙，二无大王近臣相随，是何道理？"

信陵君无言以对，晋鄙见如此，"欲无听"，却听得一声大喝，"朱亥袖四十斤铁椎"，一声闷响，正中晋鄙前胸，晋鄙当场口喷鲜血，连惨叫都没一声，仰后身亡……

至此，信陵君再无犹豫，"遂将晋鄙军"。又立刻"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均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令既出，军欢呼，"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

适逢楚国援军在春申君黄歇的率领下抵达邯郸，楚魏合兵攻秦军于外，

廉颇率赵军破门而出击秦军于内。内外夹击，败秦军于邯郸城下，史称“邯郸之战”。“遂救邯郸，存赵”。赵孝成王及赵相平原君再拜以谢公子——应该！私以为平原君以相位相让都不为过。

信陵君自知魏安釐王必“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是以却秦存赵之后，即令部将率军归魏，而公子独与门客留居赵国。从魏国方面传来消息，侯嬴果北向自刭，如姬则已自缢而死……公子闻之，嗟叹不已，亲设奠以祭之。

不想无忌这一寄居赵国就是十年。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元前247年），秦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看看再割地就割到自己的卧榻跟前了，终于低下身架“使使往请公子”。信陵君在门客毛公、薛公的劝说下驾归救魏。安釐王再怎么令公子失望，可公子毕竟是魏国王族，谁愿意看到先王宗庙为秦所夷呢？

“魏王见公子”，双双执手而泣，毕竟是两小情笃的兄弟，一别十年，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安釐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受命于危难之间。无忌深知单以魏国之力抗秦，根本毫无胜算，上任之后，立刻“使使遍告诸侯”。

信陵君窃符救赵，天下知闻，诸侯莫不折服于公子高义。今“闻公子将，各遣将发兵救魏”。信陵君遂率燕、赵、韩、楚、魏五国联军“破秦军于河外”，打得秦国名将蒙骜落荒而逃。信陵君身先士卒，率军穷追，直至秦国门户函谷关下。此役，史称“河外之战”。

秦国几次折在信陵君手下，不得已又祭出了那记撒手锏——反间计，一

国子藏书

如当年田单之于乐毅、范雎之于廉颇。秦王派人持重金入魏，收买那些晋鄙的旧门客。那些门客，曾因晋鄙将军被信陵君击杀而丢了饭碗，现有人重金相请诋毁信陵君，立马上窜下跳比谁都欢。以他们那点可怜的眼界，又哪里能够明白信陵君存赵为魏的苦心？

他们四处散布谣言："你们看哪，魏无忌在外一漂十年，可是他一担任魏将，诸侯们立刻四方来援。咱们魏国，在诸侯眼里根本就只有信陵君啊，哪里还有魏王呢？看着吧，他哥俩在朝堂上的位置就快调个个儿了。诸侯们干吗那么看重信陵君呀？还不是指望他做了魏王之后倾魏国之力而相助！"

本来安釐王已与信陵君冰释前嫌了，可架不住众口铄金啊。安釐王早就自知贤不及公子，就怕他这位小弟取而代之。这哥们别的本事没有，偏偏把那些中途下台的君王的悲惨命运背得烂熟。结果"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对信陵君日渐疏远。

秦王再给他加点料，故意派了使者携重礼入魏，吹吹打打来恭贺魏国喜得新王，言："寡人得公子书，将于近日王魏，特遣人以贺。其他诸侯也将不日抵达，万望公子为王之后，念在寡人第一个到贺的分上多多亲近。"

安釐王闻之此事，惊怒交集，"果使人代公子将"，并遣使知会诸侯：更王之事纯属谬传，勿再遣使以贺。搞得诸侯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指。

信陵君也知道自己因毁谤而遭罢免了，可他有口难辩啊：魏国遭秦攻击，安釐王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也搬不动救兵，公子一接将印，诸侯立刻四方来援，这难道不是事实？诸侯会盟，多相热言与公子而冷魏王，这难道不是事实？如今诸侯遣使登门道贺，难道不是事实？啥？你说除秦之外都不曾来？要不是寡人知会他们，他们会不来？

昏庸的君王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少检讨自己的，出了任何的纰漏，责任永远在别人，错失永远属于臣下！今日之事，你安釐王怎么就看不到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你自身呢？

无忌绝望之极，仰天长叹曰："侯生，如姬，晋鄙，你们都看到了吗？我欲全魏，奈何无门啊！你们死得真不值啊！"大笑三声，含泪出宫而去……

信陵君自此"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多近妇女"。在他看来，魏为秦所灭已是注定的事，一切的自救都只是徒劳了，还不如寻欢作乐了此残生。公子无忌就这样"日夜为乐饮者四岁"，于安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年）因饮酒过量而英年早逝（约四十五岁）……

在信陵君死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230年），韩国为秦所灭；又五年，"秦灌大梁"，"灭魏以为郡县"。魏国果然紧随韩国成为第二个被秦吞并的诸

侯国，连大梁城陷的方式（灌）都与无忌公子当年的预料（决荥泽之水灌大梁）严丝吻合……

信陵君是聪颖的，对局势了如指掌，早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才是东方诸侯唯一的生存之道，早早预言了韩灭所带来的后果；信陵君是重义的，为了救赵，不惜慷慨赴死！金庸笔下虚构出来的重义轻生的大侠们也不过如此；信陵君是仁义的，能为一场救国斗争中伤及的无辜而泣，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尤显难能；信陵君是卑谦的，因了他的卑谦，天下士千里来投，侯生、如姬等更不惜以命相报……

信陵君是软弱的，他知道危赵非救不可，但面对他昏庸的王兄毫无办法，窃符救赵的实际主角是隐士侯嬴，信陵君倒像被胁迫一般；面对废黜，他没丝毫的反抗而是选择了毁灭自己。上天弄人，有时候想，要是信陵君与安釐王易地而处，历史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信陵君大约是最后一个合纵的坚定支持者，与他同时代的人能真正了悟合纵的要义的，能有几人？诸侯救援魏国是为了信陵君而不是为了魏国，这本身就与合纵的宗旨格格不入。既然如此，在信陵君死后，诸侯重新是一盘散沙，被秦国各个击破就毫不奇怪了。

正是：文韬武略佳公子，偏生末世徒奈何？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战国风流话

李牧

姓　　名：李牧
封　　号：武安君
性　　别：男
籍　　贯：赵国
学　　历：无文凭
职　　业：军官
生　　卒：？年～公元前229年
特　　长：带兵
主要经历：1.公元前235年之前，戍守赵国北方边境，抗击匈奴
2.公元前235年～公元前229年，守赵都邯郸，抗击秦军，后被昏君赵王迁诱杀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一、和匈奴玩，谁有我在行

赵国的崛起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详见《赵武灵王》），一代雄主用无可反击的雄壮武力吞并中山国，镇服东胡、楼烦、林胡等胡人部落，迫使他们进献良马、提供兵源。俗话说英雄不过三代，武灵王的子孙里，似乎就没出过什么好鸟。到了罢免廉颇而至长平之败的赵孝成王一代，更是败家有方，令人扼腕。由于赵惠文王把过多兵力投入到东方六国的内耗，致使北方东胡和林胡的军事力量逐步恢复强大，与赵国渐行渐远，后来干脆与北方崛起的匈奴合伙，开始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赵国没辙，只好遣将带重兵于北境戍边，由此倒引出了东方六国最后一个名将李牧。

高清PDF

李牧赴北戍边大约是在赵孝成王即位之前（约公元前270年），因为当时赵王的主要精力放在南方，致使北陲的李牧迅速做大了。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的租税也由李牧一手掌管，俨然一方封疆大吏的派头。

自然，李牧不是当今的贪官污吏，租税由他掌管是实，但并没有掌管进他自己的腰包，而是“为士卒费”，根据需要购置军需呀、犒赏士卒啊等。李牧每日里敦促军士“习骑射”，小心看守烽火台，又挑选会讲胡语（不是说胡话啊）的士兵，精心训练，派他们深入胡地刺探军情。

李牧练兵有个很特别的奖赏，他每天都要杀几头牛，把肉切成大块，烤熟（跟胡人学的，类似当今的烧烤）。这些大块的牛肉只用来奖赏训练中表现极佳的将士。久之，李牧军中要说谁谁谁又在大块吃牛肉，无异于当今给记一等功一般，羡煞旁人。

胡人南侵可不是为了传播文化，不过是为了掠夺而已。李牧呢，偏不给你如愿，给你来个坚壁清野。军中严令：“匈奴如果入侵，人马立即收拢进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出击者斩！”李牧的烽火报警系统又灵敏高效，结果匈奴每次南下，赵军都早早得了消息，立即收拾东西退入营垒，恨不得连马粪都

不留一堆。匈奴抢无所抢，打又打不着，每次都满怀胜利的喜悦空手而归。

不过让匈奴“喜悦”的次数多了，虽说赵军人马物资都没什么损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连赵兵自己也为摊上这么个熊将领而暗呼窝囊。赵孝成王即位之后，对李牧的这种龟甲战略更是大为不满，这厮军事上狗屁不通，逼着将士们出击那是有瘾的。一听李牧尽做缩头乌龟了，就派人去骂李牧给赵国丢脸。李牧心想：“你懂个屁呀！”依然我行我素，把赵王让他出击的训导全当了耳旁风。“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合辙这厮后来长平之战使赵括代廉颇早有预演啊。

李牧呢？代就代，谁怕谁呀？稀罕么？你以为这大北方的风景优美怎么着？——卷起铺盖就回邯郸享福去了。

结果李牧的继任者干了一年就主动要求不干了，咋回事？原来这位按孝成王的意思，匈奴兵每次出来，这位必出兵交战。一来别人有备而来，二来匈奴骑兵骠悍善骑，抢了就跑，赵军虽也有骑兵，可比拼骑术，哪里是这些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的对手？于是赵兵“数不利”，“失亡多”，边境附近再也没法像李牧在的时候那样耕种放牧了。

这位主将自己呢，有一次因追击匈奴兵落了单，被人反追，慌慌张张扯下裤衩子往后扔，匈奴兵见那物事颜色鲜艳，不知是何物而互相争抢，此公才得以逃脱。

赵孝成王一看启用新人不灵，“复请李牧”。轮到李牧摆谱了，“杜门不出”，“固称疾”，今儿肠子酸，明儿脑子痒，就没个合适的时候。孝成王一看这还了得？乃再次严令李牧领兵。李牧没敢再犟，不过提出了条件：“臣赴北戍边也可，不过一切得臣说了算，一如从前，不然大王这就宰了臣算了。”“王许之”。

李牧复任，一如既往。匈奴兵又喜悦了几年，可就是一无所获，除了嘲笑李牧胆怯之外也别无他法。李牧不动声色，开始筹备反击，首先就让孝成王协助准备战车一千三百辆。

赵王纳闷：“与胡人战，兵车何用？先祖武灵王正是因此而令胡服骑射啊。”

李牧：“臣自有妙用，请大王备之。”

李牧又精选战马一万三千匹，善射者十万人，加紧训练。一千三百辆战车送到之后，却不训练乘者冲锋杀敌，而是先把战车各插上不同颜色的战旗，李牧亲自把硬弓，射出一支支带着彩色小旗的长箭。每射一支，插着与箭上小旗相同颜色战旗的战车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围成一道车城。另选五万步

兵勇士，皆左手一盾，右手一刀，每日就练一招：砍马腿。将士们也不解何意，只是按将令勤练不辍。

一切准备就绪，李牧开始让部下把大批牲畜轰出去放牧，结果搞得北境跟南泥湾一样遍地是牛羊。匈奴就派小股人马来打劫，李牧这次倒是带人出击了，但是“佯北不胜”，还故意舍却一些人口、牲畜。匈奴单于一直就认为李牧怯弱，听说有那么多好东东可以抢，于是率大队人马南侵。

李牧设好埋伏，亲率少数人马开始诱敌，和匈奴兵一碰转身就逃，一边跑还一边扔东西。匈奴单于更加证实了李牧就是个胆怯的脓包蛋，率领大队人马在后面追得兴高采烈。因为一边追一边还要捡李牧扔下的东西，渐渐与李牧拉开里许之距。

李牧突然回身“嗖嗖”射出一支支带彩旗的长箭，埋伏在两侧的车卒齐声呐喊，一涌而出，各按颜色排在一起，飞快地用战车在匈奴兵与李牧之间筑起一道彩色的城墙。

匈奴兵前路受阻，正惊异间，前方及两侧赵兵弓箭手齐出，箭如飞蝗。匈奴兵遇伏不乱，一边纷纷用兵刃击打飞箭，一边缓缓调转马头，拟沿着没有赵军弓箭兵的来路撤出。哪里料到来路上，无数赵国步兵手举盾牌，黑压压一片冲杀过来，见马腿就砍。

匈奴兵哪里见过这等立体攻击？自个儿击打天上的箭矢要紧，哪里还顾得上座下的畜生？赵兵有盾牌在手，只专心伺候马腿，这五万勇士又训练有素，跟梳头一样在匈奴阵中梳了一遍，匈奴骑兵十之八九变成了步兵，剩下的也大多战马受伤，一瘸一拐。

这时赵军弓箭手停止射箭，两个侧翼埋伏的万余骑兵呼拉拉冲杀而出。战局戏剧性地演变成了赵国骑兵对匈奴步兵。赵国骑兵干不过匈奴骑兵，可要欺负一下本就不善步战的匈奴步兵还是绰绰有余，结果可想而知。

是役“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单于仅以身脱。李牧乘胜攻击，“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匈奴自此闻李牧之名丧胆，“其后十余岁，不敢近赵边城”。看到赵民放牧也不敢过来，谁敢担保这不是李牧的诱敌之计？赵王这才明白，李牧要那些战车并不是要用来冲锋陷阵，而是把它当作可活动的壁垒使用。自此北部边防，无人敢对李牧说三道四。

二、昏君就吃反间计

长平之战后，赵国混得一日不如一日。赵王迁元年（公元前235年），时

国子藏书

廉颇已一怒奔魏。赵军在武遂吃到长平之战后又一次大败仗，“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兵锋直逼赵都邯郸。赵王迁吓得屁滚尿流，北方边防也顾不上了，急调李牧率边防军南下，以大将军身份抗击秦军。

李牧带领跟随自己多年的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不期而遇。对付劳师袭远的秦军，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筑垒固守，俟敌疲惫，伺机反攻。这法子廉颇在长平之战初期用过，惜乎被赵孝成王换将中断了（详见《白起》）。李牧又是壁垒坚守的行家，如今是毫不犹豫就祭出了这一招。

秦将桓齮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位桓将军想与李牧斗心眼，他留一部分人看守粮草辎重，自己则率主力佯攻肥下，企图诱使李牧破垒而出救援肥下，这样两军主力就可实施决战。

李牧当然也想保肥下，但依然不想与秦军硬碰硬。老到的李牧也效法孙膑玩了一把围魏救赵的把戏。

李牧并不率军增援肥下，而是对看守粮草辎重的留守秦军发动突袭。这群留守的兵油子们还以为李牧肯定去肥下了呢，防守上吊儿郎当，结果在李牧的突袭之下根本没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稀里糊涂把什么都丢了。

桓齮大惊，急忙舍了肥下回师相救，希望抢回点大军口粮。李牧故伎重演，以少量兵力用兵车布成壁垒守住正面，精锐尽埋伏于侧翼。桓齮急急忙忙赶回来，中伏被围。赵军先是招待秦军吃了一顿箭雨，然后四下里一个冲锋，十万秦军就这么交代了。主将桓齮看看混成了光杆司令，回去没法交代，畏罪逃亡入燕。

李牧因功封武安君——与秦将白起当年封号相同，不祥！

三年之后（公元前232年），“秦攻番吾”，李牧与部将司马尚兵分两路，司马尚坚守南路，李牧则出击北路秦军，再次击败秦军，秦军溃败回国。这大概是赵军最后一次战胜秦军了。

在秦军数次全力打击之下，赵国毕竟综合实力远逊秦国，赵王又没那个魅力争取外援，终因伤亡过多而无力大面积用兵，令李牧率军开始退守邯郸。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息尚存的赵国于赵王迁五年（公元前231年）发生大地震，六年（前230年），又发生特大旱灾，几乎颗粒无收，“大饥”。致使这两年赵国的休养生息一片空白，而秦国却顺风顺水，元气大复。

赵王迁七年（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利用赵国连年天灾之机率大军攻赵，分南北两路夹击邯郸。此时的赵国哪里还有力出城反击？李牧与司马尚仍旧采用壁垒固守、伺机驱敌的策略，致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翦都强攻数

月不胜。

一日秦军再次强攻被击退之后，王翦看着一个个精疲力尽的部下，不竟也对李牧钦佩起来："我秦兵数倍于敌，围攻邯郸一座孤城，竟然数月不下，李牧这老头有一套！用兵不在当初廉颇之下啊，了不起！"想起廉颇，就接着想当初秦军是怎么击败廉颇的，跟着又想起了那个出卖廉颇的赵王宠臣郭开……王翦忽然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一想起郭开，王翦有了主意。这个郭开，乃赵王迁宠臣，终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敛财，只要有人给钱，让他自刨祖坟他都眉开眼笑，当初赵王想重新召回奔魏的廉颇，派人去魏国考查他，结果搞出了"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屎矣"（廉将军虽老，饭量还不小，只是陪臣坐着侃山，一会儿就拉了三泡屎了）。这么一个荒唐的考察报告，就是这位郭先生做的手脚。俗话说物以类聚，赵王迁尽宠信郭开这种人，他本人那副德行可以想象。

王翦派人扛了一大包金银珠宝就偷入邯郸，找到郭开。包袱一打开，这扛包袱的人立马就成了郭开的爹了。他"爹"说了："这只是定金，事成另有重谢。"郭开就问："您老人家要成什么事啊？"他"爹"说："很简单，让李牧不再为将，用什么办法你自己看着办。"

诬陷好人，那是郭开的拿手好戏，第二天就去跟赵王说："臣听说李牧与秦兵合谋，要把大王献于秦王，秦王将封地与李牧以谢。你看秦军今儿都不攻城了呀。"

这次轮到赵王迁拿郭开当爹了："天哪，寡人……寡人可怎么办呀？"郭开说："还不撤了他？"

次日赵王驾临李牧城防大帐，李牧接驾行礼毕。赵王迁一开始还摆出一副王者的"威严"相：

迁："李牧，知罪否？"

牧："臣只知死守邯郸，无罪！"

开："秦兵这两日何以不攻击？"

牧："秦兵前日为臣击退，正修整间。"

开："放肆！再容尔等修整，寡人即为尔等所戮！来呀，拿下李牧！司马尚削去爵位官职，由赵葱及颜聚代。"

李牧霍然而起，大喝一声："谁敢动我？"李牧身材高大，虎威四射，竟无人敢上前拿他。李牧激动申辩："臣曾守代地而御匈奴，王祖怒臣不进而罢臣，后因北境不利而复召；廉颇将军曾守长平而与秦，王祖又怒其壁守而代之赵括，致使长平之败。大敌当前而易将，大弊明矣。如今邯郸危在旦夕，

国子藏书

大王不思赴前而旺士气，却听信谗言而忌大将。王祖后以罢臣及廉将军为憾，今王欲效长平之败乎？俟战事息，王欲罢臣，可。敌尚在城下，不可！”

“李牧不受命”，赵王迁反被吓得矮了半截，一面称：“一切由将军。”一面慌慌张张起驾回宫。急急又找到郭开，俱告以事。这一提到廉颇，正触动了郭开心中的鬼。赵王也怒李牧斥之如小儿，这俩王八蛋凑在一起，定下斩杀李牧毒计。

高清PDF
WWW.GQPDF.COM

是夜，赵王诈称燕国有使者来，愿出兵救赵，着人传李牧议定盟约。李牧率部守邯郸委实已至极限，听闻有救可请，不疑有他。寻思所谓议盟云云，无非是让赵国割地以谢，一边思考哪片地可舍，哪片地必握手中，一边随召者入宫。不料暗处飞出一箭，中右腿，左右所伏甲兵齐出，将李牧五花大绑，立刻推出宫门，“斩之”。时赵王迁八年（公元前228年）。一代虎将，纵横四十年，没有战死疆场，却死于谗臣昏王之手……

“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打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公子嘉自立为代王”。六年后（公元前222年），“秦进兵破嘉，遂灭赵”。

李牧是东方六国最后一个良将，在李牧死后，东方六国加速崩溃，仅七年时间即尽为秦所并。赵武灵王兴赵之后，历经惠文王何、孝成王丹、悼襄王偃、幽缪王迁（及代王嘉），共四代，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孝成王狂妄自大，换将上瘾，致使长平一战，元气大丧。不过此公知错了还能改，李牧、

廉颇均获复职，赵国得以一息尚存。

到了赵王迁，临阵换将不算，还干脆宰了算了。混蛋如明崇祯皇帝，尚知等清兵退去再拿袁崇焕开刀呢，赵王迁更是敌军未退就斩杀良将。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赵国不亡，真是没有天理了！难怪司马迁都要在《史记》里写上“赵王迁，其母倡也”，这与我们骂“赵迁，你个婊子养的”没有区别。

李牧用兵极善转敌之优为劣、转己之劣为优，破匈奴之战，以骑兵见长的匈奴兵最后恰恰是以步兵在迎战赵国骑兵，此长彼消，堪称经典。肥下之战，李牧避实击虚，围魏救赵，又深得孙膑之精髓。在军事上，李牧与廉颇齐名，此名不虚！

个性方面，李牧极有主见，棱角分明。因不善阿谀，开罪君王权贵是家常便饭，是以独掌大权于北戍边几十年能相安无事，一旦入朝侍君，则冲突不断，终招杀身之祸。李牧这等人才，非汉高祖刘邦类型的明君不能用也。

正是：我自孤高我自狂，任尔俗子无知诮！

国子藏书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后记

高清PDF
WWW.GQPDF.COM

终于写完了，《战国风流》共计九篇十大人物（乐毅与田单写在同一篇里）终于写完了。

这十个风流人物，秦占其三：商鞅、张仪、白起；齐占其二：孙膑、田单；赵占其二：赵武灵王、李牧；魏占一个半：吴起（算半个）及信陵君；燕占其一：乐毅；楚占半个：吴起。客观地说，战国二三百年，堪称风流的当然不只这十个人物，他们也未必就是最出类拔萃的十人。

本人不是学历史的，也不可能奢望为考证这段历史做出什么贡献，闲了写出一些读史的感言，目的不过是想给自己脑子里那蓬乱草理一理脉络，同时也希望能用一种更吸引人的方式介绍这段历史——通俗地说，想为这段历史吆喝一嗓子而已。

既然要介绍的是这一段历史，那么在大框架上就不能突破史实而瞎编胡造，所以整个系列并未杜撰一件史事、并未生造一个人物。然又要兼顾生动，所以也不可能原封不动抄历史书。好在能查的史书上记录得都相当简略，给我等留下了充足的自我发挥的空间，幸甚！

同样，既然是要介绍这段历史，在人物的选择方面，就不能单纯地考虑人物的“业务能力”，而是必须考虑这个人物在这段历史中所占的分量。举例子说，田单的用兵水平不如赵奢，这个连他自己都承认，然而田单在复齐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离开田单，要介绍东齐复国这段历史是不可能的，是以田单位列十大之数，而赵奢就只能割爱了；再比如廉颇与李牧，个人认为他俩的用兵水平不相伯仲，但李牧是为六国最后一个良将，他的结局更能体现赵王自毁长城的愚蠢，是以入选十大的是李牧；还有秦王政和王翦，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历史功绩，都绝对不在入选的十大之下，但因为这

俩的故事实在是家喻户晓、演义成堆，私以为没有再进行介绍的必要……等等等等，这便是选择从吴起始至李牧止等十大人物的由来。

基本上这十大人物也能够串起一部战国史了，在了解了这十位的事迹之后，战国时期的大事记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三家分晋）——吴起强魏——商鞅强秦——孙膑弱魏强齐——张仪戏楚——赵武灵王强赵——乐毅占齐及田单复齐——白起伐韩、楚、魏、赵——信陵君救赵——赵王杀李牧——（秦并天下）。

魏国因吴起而强，因孙膑而弱，为秦所灭；秦国内政由商鞅奠基，外交有张仪定调，军事由白起代表，终得天下；齐国因孙膑而强，因乐毅而衰，因田单而复，为秦所灭；赵国因武灵王而强，因信陵君相救而存，因李牧被杀而灭；燕国因乐毅而占齐，因罢乐毅而弱，为秦所灭；楚国和韩国，始终在充配角。

以上说法，虽不十分准确，然可以藉此把人之兴亡与国之盛衰联系起来，同时也能大体上看到“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再次提及，本人专攻并非历史，也不是文学，所持者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一腔热爱而已，是以插足这类题材，无可避免的漏洞百出，文采黯然。诸君高士，有不同见解，敬请指教，只要不是怀疑历史本身，只要不是怀疑鄙人的一份热情。

以此为《战国风流》作结。

高清PDF WWW.GQPDF.COM

国子藏书

大话史记

DAHUA SHIJI

说家读史

PDF WWW.GOPDF.COM

策　　划：陈　皮
责任编辑：李　谓
插　　图：有　强
封面设计：邓传志

上架类别：历史/通俗读物

ISBN 978-7-5360-5093-8

9 787536 050938 >

定 价：23.80元